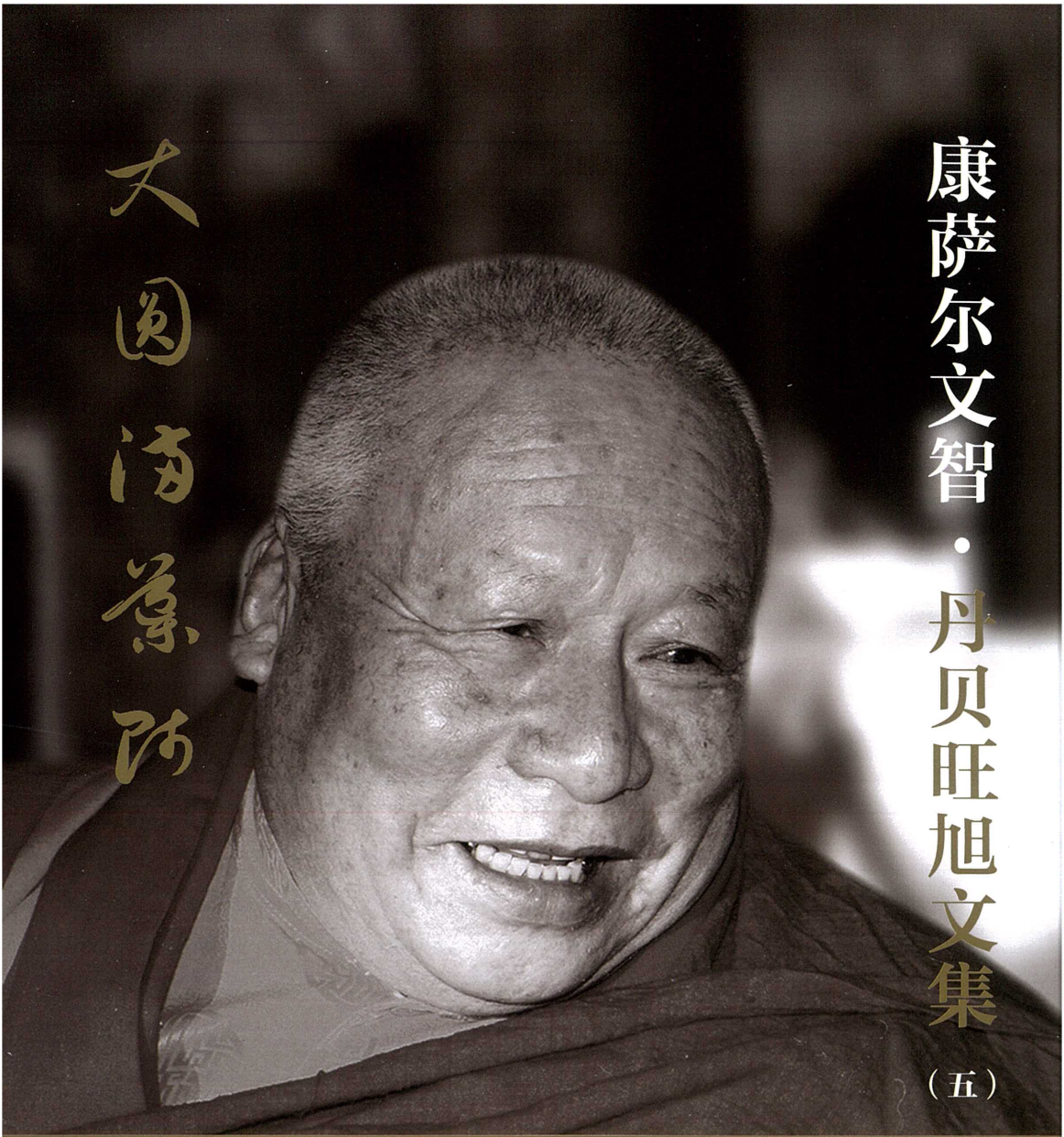


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文集

（五）

智美洛珠 译

尊者说：“我不怕在生世轮转中变成昆虫、牲畜，但我的确很怕变成伤害生命的生命。”

OVERSEAS CHINESE PRESS 華僑出版社

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文集

第【五】卷

智美洛珠◎译

OVERSEAS CHINESE PRESS 華僑出版社

Title of Book: KANGSAER WENZHI DANBEI WANGXU QUANJI (V)｜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全集（第五卷）

Author: Kangsaer Wenzhi Danbei Wangxu｜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

Translator: Zhimei Luozhu｜智美洛珠

ISBN: 979-8-88892-345-0

List Price: US $22.80　CN ¥158.00

Copyright © 2024 by Overseas Chinese Press Inc｜Imprint: Overseas Chinese Press

Detailed Subjects: Philosophy; Publication Date: November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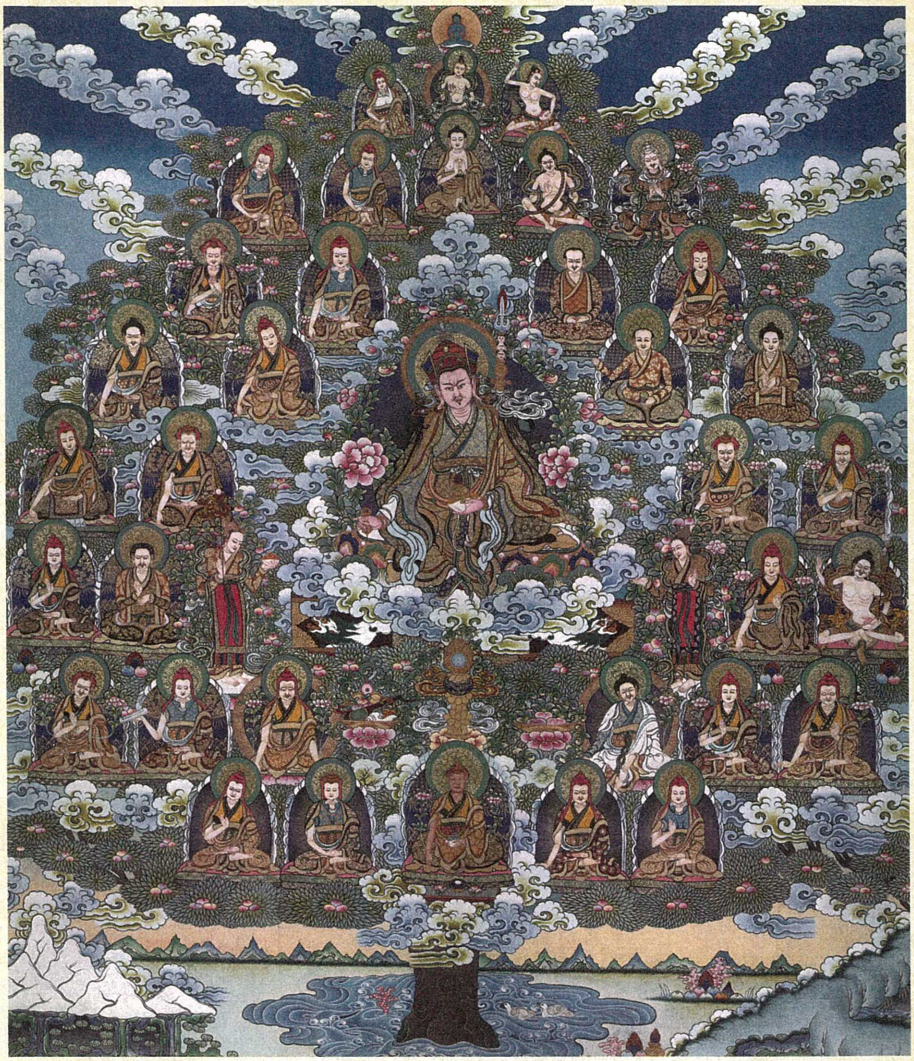
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全集（第五卷）

作　　者：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
译　　者：智美洛珠
责任编辑：田绪清
封面设计：安　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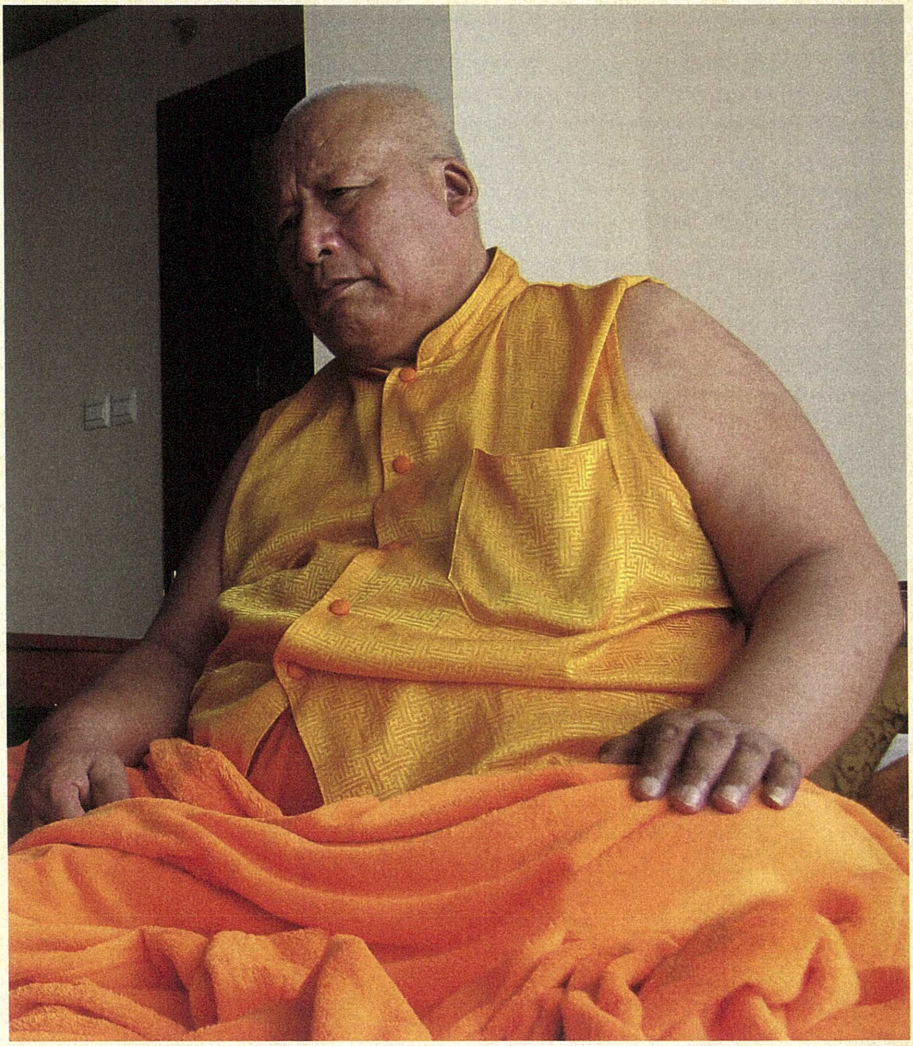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华侨出版社〔Overseas Chinese Press〕
地　　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州街 90 号 700 单元 40 室
网　　址：https://www.oc-press.com
邮　　箱：oc-press@foxmail.com

规　　格：787×1092 毫米，16 开，30.25 印张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2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9-8-88892-345-0
定　　价：US $22.80　CN ¥158.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如有装订错误，请与我们联系更换。



南无大圆满传承祖师



南无大圆满导师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仁波切

前言

大圆满导师康萨尔文智丹贝旺旭仁波切撰著的此《法界宝藏论字释·光明唯一明点》的原文，是由遍智无垢光尊者（隆钦绕绛）著作的。对此，华智额金吉美秋吉达瓦华桑波有言："善说五明持者萨班尊，善宣显密泉源宗喀巴，圆满教法怙主隆钦巴，雪域三尊文殊幻化身。"

意思是说，此论典是雪域三文殊之首位——隆钦巴尊者所撰著的《七宝藏》之精髓，是抉择一切法为唯一觉性的大法界。此论典总释了"心""界""窍诀"三部的密义，尤其是属于特别强调"密窍诀部"之密义的一部论典。

总的来说，隆钦巴尊者所著作的广大班智达之法类——《七宝藏》和甚深古萨里教法——《四心滴》，以及俱全无谬阐释"深""广"二者之要义的究竟大车——《三休息》《三自解脱》《三除暗》等当中所阐述的"本净立断"之一切要义均圆满摄纳于本论典。

此前，《法界宝藏论》的讲解只有无垢光尊者本身的自释（《自释论证宝库》），但此自释除了多次运用大圆满续部的论证外，并没有对词义进行详细的讲解。基于这一点，至尊仁波切对本论撰著了字释《光明唯一明点》。本论是根据《自释论证宝库》和大恩上师们的口传窍诀，另有尊者本身的验证为旁饰，将整个《法

界宝藏论》的全部内容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方式撰著。尤为妙哉之处是，当尊者在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深奥的密意时，一髻佛母与紫尔玛护法便会亲自降临至尊者的光明界，并给予尊者字字细述。而且，又有无垢光尊者以法身化为光身降临在尊者面前，将整个《七宝藏》从头至尾摄受于尊者，尊者曾亲言："当时能够感受到《七宝藏》的每一张经纸，一页一页地悉数融入我的体内。"诸如此类的不可思议之征兆许许多多，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若是有缘具根之人能够做到如理实行，那么，即生获得"究竟果位"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如此，就算对本论仅仅做见、闻、念、触的一切众生，也都是属于具缘者。

目录

003　法界宝藏论
047　法界宝藏论字释·光明唯一明点
061　第一品字释
089　第二品字释
111　第三品字释
133　第四品字释
157　第五品字释
191　第六品字释
211　第七品字释
225　第八品字释
249　第九品字释
293　第十品字释
353　第十一品字释
379　第十二品字释
431　第十三品字释

法界宝藏论



法界宝藏论

顶礼具祥普贤王如来

元始任运奇妙稀有法　自成本智光明菩提心

现有情器轮涅所显藏　不变离戏于之作顶礼

诸乘顶巅山王日月界　光明任运金刚精髓界

无勤无作自性依然界　本然浩瀚奇异宣谛听

任运之界诸法所现基　本体为空自性不灭故

任皆不成任皆现一切　三身界中轮涅虽自现

界则不动法性安乐刹　心性大界无变如虚空

游舞不定大悲神变界　所现无它皆为界庄严

内外集散菩提心妙力　任皆不是任皆显出故

稀有神变不可思议法　有形而显内外有情众

界之庄严现为身本体　所传无余诸种之语音
界之庄严现为语言轮　念知动散无念不思议
界之庄严现为意续轮　虽有六趣有情四生处
法界本状尘许无动摇　虽显现有六境二取相
法界本状无显幻相理　无依清明本空广大际
自明如是法界庄严现　于此何之显声大法界
任平不动法身菩提心　本然自空无有迁变故
任显法性自成本智状　无有勤作唯一意乐界
自明不动圆满受用身　凡显当下自性任运成
无作无变任运平等成　诸种不杂游舞显式中
自成化身了义不思议　弃世普贤界中不动摇
无有怖崖菩提心本体　虽无勤作三身自圆满
界中未动任运而无为　身与智慧事业虽圆满
大资本圆大本现之界　本来任运无迁变刹土
法性之中见观有所法　遍知不灭显为界庄严
无作无立本来已安住　犹如旭日稀有殊胜法

本来任运成之此界中　轮回普贤涅槃亦普贤
普贤界中本来无轮涅　显相普贤空亦为普贤
普贤界中本来无显空　生死普贤苦乐亦普贤
普贤界中无生死苦乐　自他普贤常断亦普贤
普贤界中无自他常断　执无为有迷失于假立
无依如同梦境之自性　执恋轮涅自相诚可笑
悉数皆为普贤大任运　未迷不迷亦不转为迷
三有仅名超越有无边　任谁何处昔时亦无迷
当下不迷亦不转成迷　此乃三有本净之密意
无有迷失故无不迷法　本来任运自成大觉性
未解不解亦不转为解　涅槃仅名谁亦未解脱
本来无解是故无束缚　等空清净远离私偏袒
此即普解本净之密意　总之任运广大之界中
游舞妙力轮涅现为何　当显之下轮涅从未成
眠之妙力梦境现为何　实则无存自证大乐处
任平极为广大周遍矣

法界宝藏论第一品·轮涅于界中不动摇之自性

界之自性本来已任运　无有内外周遍一切处
无边无际越上下方隅　广狭无二觉性等空净
远离以念射收界本性　无生界中所生诸神变
不定为何何处无偏断　此即无表为器无诠示
遍满犹如虚空之自性　无生任运离前后始终
轮涅一切本体菩提心　不显不生不定之任运
不由何来何处亦无去　前后无别菩提心之界
无有来去遍满一切处　无初中终法性真如性
周遍等空清净之自性　无有始终超越前后境
无有生灭亦无物诠示　无有来去亦无此表诠
无有勤作所行法本空　无方所中真如元本基
无念无间断也平等界　一切法性平等之自性
未住平等界者一亦无　一平诸平菩提心之态
未生等空广大而周遍　于等性态无有间断故

任运无有方隅周遍邑　上下无间本界广大邑
无偏普容无生法身邑　不变任运珍宝秘密邑
现有轮涅本邑同圆满　无偏漫布周遍之大地
有寂无别菩提心之殿　广大法性顶峰极高耸
未作自性四方宽广央　超离渐勤入门极宽广
任运富裕布局庄严饰　安居自成本智国王座
集散相与智慧诸妙力　为大臣故自在于诸境
自住禅定贤圣之王妃　密意自显子与眷属众
大乐界央自明无妄念　不变远离言思状态中
自在权于现有诸情器　浩瀚法界之域极大矣
若住彼境悉皆为法身　唯一自成智外无动摇
未作本成远离诸勤作　无角边之圆圆明点故
如实无别界中均摄纳　六趣各处乃至如来刹
并非他处法性虚空中　自明菩提心中一味故
觉性之中轮涅容聚矣　一切悉生此法界宝藏
不寻涅槃本来任运故　不变法身无境皆遍满

内外情器所现受用身　如同影像自显变化身
三身庄严无不圆法故　一切现为身语意游舞
善逝刹土无余亦无量　其本所显心性三身界
轮回自性六趣之城邑　法界之中仅为像而已
生死苦乐诸种之显相　心性界中如赏幻化戏
亦无亦有亦显均无基　空中云般唯骤然缘出
非有非无自性超离边　离戏明点之中均容聚
心性乃为菩提心自性　如空清净无生死苦乐
无偏实有解于轮涅法　无以能表浩瀚广界故
不变无迁任运而无为　光明金刚心要达佛位
是故一切均为安乐刹　任运平等菩提心性矣

法界宝藏论第二品·现有显为刹土

一切普集集于菩提心　不属菩提心则无法故
万法菩提心之自性矣　菩提心之表喻如虚空
心本无因无所生境故　未住超离言思及念境

谓虚空界唯仅以喻表　喻表本身即此无作为
表喻之意怎能存言思　应知此者自性清净喻
实则自觉等空菩提心　非念思境超离表诠也
自明不动光明广衮界　未作任运无广狭高低
法身菩提心藏中广大　因即妙力能显诸种相
显时无有显处与显者　仅名为显析则如虚空
无别广大平等均容聚　周遍无有二取之本界
自成本智法性流诸方　喻义因之决定表喻示
等空三大巨钉本性处　一切总集自性无分别
平等广大浩瀚界处内　一切本平无前后贤劣
普贤金刚萨埵之密意　菩提心如旭日之精藏
自然光明本来即无为　无遮障法通彻任运成
无有戏论无念法身状　空则法身明则受用身
毫光所化三身无分别　本来功德任运已成故
过失罪恶黑暗无遮挡　前后三时不变而唯一
遍满如来众生为一味　此乃名为自成菩提心

彼之妙力皆以何显现　证与未证现有与情器
有情诸种现相皆不等　虽现诸种自性无碍也
犹如阳焰以及梦乐音　变幻影像犹如寻香城
犹如眼遮虽无而明显　无基无依仅为骤现已
仅为某时骤然认知法　任运菩提心之自性中
游舞不灭轮涅神变现　彼诸神变容集于界故
应知原始之中未动摇　此乃一切菩提心状态
一圆普圆无作诸义圆　自性任圆自成本智矣
菩提心者由其显未显　虽无轮回涅槃内外法
由彼妙力动摇之自性　现有轮涅游舞不等现
当现之时自性空之色　本无生而显为有生也
由其显时任皆无已生　虽然无灭然而显为灭
为无灭而幻化空之色　当住刹那无有安住法
住者无基无来无去状　现之为何如彼不成故
谓无自性仅为假立法　所现乃为妙力自现故
为缘起法仅为诠自性　妙力所现当显之刹那

现与不现无有方偏故　妙力唯示无些许本体
一切永恒无有变迁状　菩提心中丝毫无动摇

法界宝藏论第三品·菩提心之表喻

普集菩提心之自性者　并非所现超越所现法
并非空且超越空之法　并非有者器物诠表无
并非无者轮涅诸遍满　并为有无任平元始界
无方无偏无基亦无物　无有中断觉性菩提界
无迁无变本然遍空界　自成本智原本无伴义
不生不灭摄于一明点　不等遍满无有方与边
任平无动金刚藏之胤　无即无离胜界浩瀚此
非为言词所表行境也　智慧彻悟各各自证境
远离言思戏论瑜伽士　无有表与不表而决定
修与所修之行未寻得　沉掉妄念敌人无需杀
本来住于总灌之法性　无有自他分别之妄念
此即三有自性平等刹　三时如来即自相清净

无有取舍一切合为一　无有丝毫他处所得法
万法心性广大界清明　平等义外丝毫无动摇
无有内外现灭无混浊　除边黑暗根本菩提心
任皆不舍自然断歧障　有情不等显相之世间
清净如来身与智慧也　证与未证妙力而显现
游舞不灭等同于虚空　法界之中仅为证未证
证则如来清净之显相　未证无明二取之习气
虽现不等界中无动摇　菩提心乃一切物器基
表诠不灭任谁诸种现　自明法性清净界中明
无有分别广大觉性行　通彻智慧自成界广故
未障无有内外而光明　自证心之宝镜光璀璨
满愿如意珍宝之法界　无需寻求一切自成故
自成本智所欲之如意　极大功德尽所有异门
界中现界方便不灭现　一切无生界中圆满故
镇伏器物空性菩提界　镇伏空分自证菩提界
菩提心者本来无现空　无二不耽生难思神变

三时无时无生之法界　不变未能分隔无为界
三时如来觉性智慧界　镇伏二取自证菩提界
无有内外法性自广矣

法界宝藏论第四品·菩提心之自性

即于心性菩提心本体　见地无修行持无所行
果位无成地道无行道　坛城无观持诵圆次无
无授灌顶誓言无守护　本来任运清净之法性
超越骤然渐勤因果法　此等皆为菩提心本体
云层黑暗不遮挡旭日　骤然无作界中自然明
任宣勤作十种自性法　妙力骤然迷惑者而宣
渐勤之根渐次入方便　阿底瑜伽金刚藏要义
非予如实通达瑜伽宣　渐趋具勤力之士夫众
为引入法性原始界故　声闻缘觉菩萨之乘门
宣讲三类小乘之次第　事部行部瑜伽部三乘
三类中乘落于自性成　玛哈阿努阿底三种类

三类大乘元始所显也　开启因果之乘法门故
具根有情度入三菩提　诸义终为金刚原藏义
当入无比殊胜大密故　一切之顶不变光明藏
立名现证菩提藏之乘　法亦由二取舍勤作也
妙力游舞所显之自性　为忏心与心所及习气
承许彼等心生习气净　无有取舍勤作之大法
自成本智菩提心之性　本体直置态中永不动
现前此义莫求于他处　置于自地不必寻他处
此乃日之本体真如义　许为置己光明不动住
他者清云除暗勤作故　述其同于方才成旭日
是故此二差别天地般　今者自诩阿底大象众
妄念聚思言为菩提心　此类愚者聚于黑暗界
其远于自性大圆满义　若未了知力与妙力显
菩提心之本体更莫言　此乃本来净之菩提心
胜义法界法性之真谛　离言绝思般若波罗蜜
自然未动自性光明刹　原本远离动散之戏论

本质犹如太阳精藏般　此者妙力显式均不灭
觉性通彻已离寻伺二　本来清净无有二取执
妙力而现觉性戏论识　彼生种种二取之习气
无境执为所境之五境　无我执为我之五烦恼
内外情器迷相尽所现　显为轮回依力复次显
未悟颠倒所取之所现　不由何来亦不何处去
显亦不住法性之大界　悟则三界诸解之密意
阿底任运金刚藏要义　普贤广大界中所显现
清净菩提心之本体中　无有见境以及能见法
毫尘无存所见与能见　无有修意以及所修法
无行行持二者任运成　无有丝毫所修得之果
无有之法无有所达地　本来无有所能行之道
早已成于光明大明点　妄念射收生起之坛城
念诵咒语灌顶誓言无　未缘渐摄等等无圆次
本来已成身与智慧故　有为偶然缘生因果无
若有此类非自成本智　若因谓曰有为之损害

任运无为法即何来表　是故胜义本界之本体
超越因果以及十自性　无有勤护心性真实义
应知超离有无戏论法

法界宝藏论第五品·超越造作因果

犹如旭阳之藏聚诸光　万法根本聚于菩提心
现有情器不净迷乱也　观察何现所依之住界
无基悉解摄于心本身　心性本界广大辽阔中
摄于越离迷不迷名义　清净自显尊身刹土与
本智事业不思议游舞　摄于自成状态无离别
现有轮涅总集菩提心　犹如日轮空明无为法
本来自成本界广大际　心性大界不变虚空中
游舞不定菩提心妙力　自在轮涅一切乘门之
唯一无行能镇伏一切　谓成边际他境别处无
法性菩提心中无动摇　一切普贤任运一现故
无余普集无比之殊胜　大之极大普贤之法界

犹如国王总集一切故　自在于诸轮涅任不动
一切普贤无有一未贤　无有贤劣唯一普贤王
成与未成一切一界故　一切任运无动一平等
一中诸显无余之法界　无作态中无修无须寻
勤修自界之外无他故　为何勤力何处行修持
无有寻境修亦无见得　无所修处亦无他处来
无来去故平等性法身　摄于任圆大明点界中
声闻缘觉以及菩萨教　断定无有我与我所已
犹如离戏虚空为一意　深密阿底最胜瑜伽教
自他无别广袤之虚空　自成本智如实至彼故
彼诸密意聚于胜原藏　事部行部瑜伽部三类
我与神尊等持供云中　三门本净欲求成就同
金刚之顶秘密教之王　显声觉性本净本神尊
三门清净成就现前故　彼诸密意聚于胜原藏
玛哈阿努阿底即三类　现有情器神与神母刹
界与本慧清净无别故　许为法性不动自成智

于此胜密一切本净故　未作本界宫殿大乐刹
无有内外一切已周遍　无有取舍行作之表法
一切诸平法身界中解　彼诸密义聚于胜原藏
一圆遍圆诸法聚集界　摄于自然自明大任运

法界宝藏论第六品·一切聚集于菩提心

自性任运菩提心之教　未作悉成山王之巅峰
超胜一切最佳胜乘王　犹如已达山王之巅时
低处沟壑同时无余见　山谷之处离见顶自性
同理阿底金刚之藏要　乘门最顶明见一切义
下类乘门无能见此义　是故任运成为顶峰时
犹如欲求摩尼大珍宝　祈祷之时九欲自然予
凡俗器物则非如彼矣　金刚藏要三身任运故
置己界中如来自俱成　勤作不成则为大殊胜
下乘门类虽勤行取舍　历劫无成只为疲惫因
本来任平觉性菩提心　如实自然法性之广大

自性法身平等元始界　众皆有也些者有缘境
如实安住态中自然成　周遍自明任运受用圆
众者虽俱见则些者境　所现自住离勤自然明
不灭游舞化身遍布界　众者虽俱当现之时明
如意功德事业神变亦　并非他处自觉清净界
犹如浊水置时自清明　寻而不得本来清净法
如来菩萨自成界中明　本来成就莫需现下修
极大住已密意法性界　不变任运成者莫勤作
本基自基菩提藏之基　自性态中从不动摇故
界明觉性义中莫动摇　一切以住自成之缘故
不变诸行遍主五智慧　五身五语五意五功德
五种事业首者如来也　无有始终此界任运成
莫寻他处自性本来成　一切如来法身菩提也
不变平等义外别无他　此亦自然态中任运成
莫寻莫修希忧均应弃　一切有情自成本智也
莫作莫寻法身任运故　莫执取舍置于法界态

未动未念任平本体态　不作义成基界极广大
未变遍行身与智慧主　王权净瓶自成大灌顶
现有情器本解任运故　不必作勤自性任运成
一切悉成印于大任运

法界宝藏论第七品·一切在菩提心中本来任运而成

一切一界自成之本智　无二乃为本体之住式
二现不灭妙力游舞现　现设无二命名菩提心
无有迁变觉性之菩提　无断得故显现有轮涅
无有二取瑜伽士本面　无有仍现稀奇真可笑
无有显现仍现不等相　虽空未无周遍中与边
虽无二取各自恋我执　无有根基生世不断现
无破无立行苦乐取舍　观彼有情所显实可笑
无谛贪着为谛似真谛　无迷贪着为迷似迷惑
无定贪着为定似确定　非是取之为是似是是
无理取之为理似合理　诸种无主外境牵引心

无义心识刹那渐接续　日夜月年耗时度一生
无二执为有二欺有情　瑜伽清净之心往内时
无依无基觉性离于名　不见表诠见修离次序
平等悠然广大周遍故　不知修持坐间无分别
一切放任平平离中际　身境无有因相而定执
虚空广界平然及平等　无有所谓内法而我执
观彼外之所显对境故　一切清然明然乃通彻
恍惚朦胧远离定执法　现声念思觉受如昔无
此是自性为疯之显现　犹如梦境自显真可笑
远离敌亲远近贪嗔想　日夜无别平等唯一故
定想诠释执着轮回灭　自成本智之态名无见
取舍断治帐幕已远离　若如是悟成为无二智
抵达自成普贤密意地　无有返回到达穷尽地
自成界中平等未证而　口称无二耽著于词句
任未缘取伺察立把握　彼即邪见倒妄无明界
故而自成无有变迁者　思圆国王而修习无二

三界普界轮涅无二义　自然内现自明法身域
如空清净离譬喻生显　此与此者分别各执间
住于二故自他迷帐幕　某时无谓此而相异偏
一切平等无有定向时　金刚萨埵宣曰悟无二

法界宝藏论第八品·菩提心无二

自性极大宽广唯一界　犹如虚空菩提心天钉
含纳关要提取之精华　大之极大普贤广密意
自之本体总纲立斩断　唯一大界证与不证及
解不解脱无二大平等　卵壳之中幼雏羽翼丰
破壳之时翱翔虚空界　降服神龙飞跃诸边崖
诸乘之顶金刚藏之义　如实通达具根瑜伽士
镇伏下乘轮回边处断　普解广大平等中置之
因果勤作之人虽不见　胜乘不动平等义承许
一切大乐等空法身界　法身界中无有不解脱
法性自起金刚藏之身　习气之身本藏力圆满

生死中阴之身丢失故　唯一觉性与诸无二别
任运到达如来之果位　无有偏颇无量现化身
无有歧障能入一切处　无作乘风瑜伽行径也
下类种乘无法得明了　阿底宣说觉性果要义
无生而生起生诸神变　执为因果有相意迷乱
阿底宣讲无有因缘故　下乘之门不明应明要
如来众生意行无二别　执为轮涅二者且迷惑
阿底无有二别而宣说　余诸下乘不明应明要
无有证与不证而解脱　承许证而解脱衰败敌
阿底唯一等性而宣说　余诸下乘不明应明要
未依能表方便之分别　未许无言证悟乃愚意
阿底胜义无别彼宣讲　于诸下乘不明此明要
广大圆满无底亦无边　言说无底尽矣愚笨意
阿底无边直断彼宣讲　下乘意境不明此明要
于一明点原因颠倒故　断除于果希虑等虚空
广兮大兮等空如来意　无有断得唯一明点界

本来解故无证无不证　瑜伽等空离作之道安
本来即佛觉性无境此　不转轮回越离诸迷基
谁亦不惑无有所迷处　均为唯一法界之明界
无前后偏等空广大性　本然任运轮回本清净
未入解脱亦未取涅槃　不变大界从未有轮涅
于此无存断得希疑念　本来菩提基界极广大
一切仅名实则离诠表　无解无迷超越轮涅故
何亦不寻莫行造作法　无有广狭高低之觉性
无有偏私偏袒舍缘向　无有行与来去之觉性
无时对治应弃执勤作　若有特定所缘束缚因
不立任何相执置平等　诸法本来可解可不解
实相自性可净可不净　心性戏论可离可不离
究竟本性可成可不成　轮涅自性可二可非二
一切言思可越可不越　破立迷失可灭可不灭
证悟见地可证可不证　法性之义可修可不修
无取舍故可行可不行　实相果位可成可不成

诸地道等可晋可不晋　一切歧障可离可不离
生圆法性可圆可不圆　解脱之果可得可不得
六道轮回可转可不转　自性任运可成可不成
恒断二执可缚可不缚　法性密意可达可不达
前贤后尘可随可不随　天翻地覆所显任现亦
平等悠然无基本透彻　无定凌乱依稀而恍惚
希忧无二犹如癫者相　见修无别刻执灭欲意
无贪纠葛无曰此勤修　任显随显任相令其相
任现随现任是令其是　任皆亦是任皆令不是
所行不定觉性顿超中　法与非法无所预计故
无定透彻越离宗义隙　食行坐卧日夜均等故
自性法性平等之状态　无所供神亦无所伏魔
无所修法凡夫平庸中　无作之王无傲均一故
平等悠然任运唯一行　不作本达离勤修故乐
无有见基且无修状态　无有行法无求所修果
一切无别平等周遍故　不需勤作无广狭而乐

无愿求故心修法穷尽　无所断故越离对治缚
任是皆是本无是非故　任显任现无择而解脱
不解本解自解无法故　均一无定越离决定法
广界广界大界广态中　隆钦绕绛界明遍界故
一界无二乐界漩漩绕　诣诸自解法性之尽地
不变任运善所求之顶　如我随于后之有情矣
如此本遍大界融为一　必定恒持普贤之王位

法界宝藏论第九品·诸法决定于菩提心界

自性原本清净菩提心　无有舍持来去之法性
因寻不成法性虚空界　自性置故现光明日月
不灭境亦亦不执持心　自性任平之中不动摇
便达普贤广大之密意　不放不摄自清明彻然
如清大海未动平等般　法性内明自成本智中
越离出入希虑而安住　以词难表无存盘结心
自然无有庸人之造作　融界法性无有凡征候

亦无修与不修之所法　沉掉放任自成现密意
以断不断诸念觉性力　法性状态无分异味故
以成不成法性界中现　轮回未弃自成本智矣
大界妙力瑜伽净故见　本来现心自然法性中
等持不动河流续现故　金刚之峰普贤胜密意
最胜广法等同虚空际　无有分别皆为殊胜修
本遍无上王者任运成　本然总灌光明水流续
无放无置之态自成故　轮涅自性法界胜密意
未动离言等空大界性　于诸有情本来自具成
我别现他相为迷乱心　尘许修欲勤为迷乱心
迷为法性自住平等刹　不变本来清净自性界
无行无作无有置不置　无有迁变任运之法性
超离念思寻察之自证　复次观时即见无所观
无观觉性乃为总灌见　无修觉性远离放与置
复次修时得见无所修　无修觉性乃为总灌修
无二远离取舍之实相　复次行时见得无所行

无行觉性即是总灌行　本成超离希忧之任运
复次护时得见无所成　无成觉性即为总灌果
平等态中于境未妄思　不执于心希忧出入息
安置于彼境心平等中　自然法性界中不动摇
表诠之境无境总灌住　本来无二觉性总灌故
轮涅无别大圆满状态　一切无有取舍而周遍
实与无实于界已平等　众生如来于界已平等
世俗胜义于界已平等　过与功德于界已平等
高低方隅于界已平等　自成界中虽任现游舞
当现之时等现无贤劣　对彼何需取舍或对治
安住之时等住无贤劣　当下自心何现自息松
解脱之时等解无贤劣　于念随后莫接破立续
一切基界菩提心性中　妙力游舞显式不定故
同等现亦原始界中现　不等现亦平等界中现
虽置平等自住法性态　不等住亦置于平等界
虽解平等自成本智界　不平解亦解于平等界

一切本平自成之觉性　现与不现界中本来无
住与不住界中本来无　解与不解界中本来无
不动广大平等之觉性　当现之时自现持自地
安住之时自住持自地　解脱之时自解持自地
不变越离戏论之觉性　现则本现住则本来住
解脱本解虚空之自性　现住解三现解无间断
无间断故不以因果止　无因果故断灭轮回崖
无险崖故怎会有歧途　本来不变普贤义之界
无有迁变金刚萨埵界　仅为了知实相之本面
亦唯取名称之为佛陀　若证此者无取舍法故
悉皆遍布唯一之法性　犹如金洲即无区分矣
不触其边歧障从根断　无险崖之菩提心本性
无勤无作三身虽任圆　谓之超离言思尽名言
放任所现觉性自成明　未遮无有内外透彻故
无作赤置明为大法性　安逸之地身心松然矣
意识安详无作士夫般　无紧松而身心任随住

如何坐亦坐于自状态　如何置亦置于自状态
如何行亦行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来去
无有来去乃为诸佛身　如何宣亦宣于自状态
如何言亦言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言宣
离言宣乃三时诸佛语　如何思亦思于自状态
如何妄念妄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思妄
离思妄乃三时如来意　虽无仍皆能现为化身
于己自享用为受用身　彼无实基故为法身也
果位三身任运自成界　菩提心之大界自状态
从不出现分别妄念也　意中从不动摇识诠示
彼即唯一如来之密意　菩提自性如同虚空界
无有妄念分别最胜修　己之自性不动亦不作
越离一切不念作意性　自然法性三时无迁变
若无浮射妄念最胜修　真如性乃何住亦贤心
唯一佛陀远离诸表示　不动法界尽越离执念
如来意界自性胜广大　身心造作束缚均应弃

懒散悠闲念思任浮动　置基法界状态若未动
一切均为普贤意广界　莫持莫放无聚集松紧
如实自然放逸自然达　不动平等无有广狭界
若能自然自息诸憶思　即是金刚萨埵虚空意
无作界中若具无涣散　融于妄念之境亦法性
刻意聚集造作法性也　无念如空仍为表相障
日夜不停修亦贪缚性　禅定等同天神如来言
是故无散离勤作之心　越离自然执勤极为要
自成本智无方无偏故　此即无诠自性息诸戏
彼故已断诸种作意后　当学离基广大之了义
唯一法性即自成本智　唯一见地远离戏论边
唯一修持无放置来去　唯一行为无取舍作为
唯一果位远离断得二　此即自成任运之密意
现有情器轮回与涅槃　有所法于法性密意态
自成本智之中不动摇　任皆置基当知为密意
诸种显为境之万物法　何处如何置而不妄念

自然越离收射坦然置　法性平等界中自然住
于之红白对境所现相　根门不摄眼亦未动故
于他不思于我亦不念　平然广大界中自明置
扩广推许心离收与射　诸平自成智慧之密意
内外无间似融虚空受　远离乐明之戏现等持
置基未动法性之密意　无有内外远离二取戏
无有谓境执他之心故　无所取法离情器显执
无投轮回之境如虚空　谓己于心向内不念故
无所执法息三有诸妄　已从根本断除轮回者
彼时如空内外迷惑法　何亦不念达法身密意
至穷尽处无来无去地　一切浩界普贤之刹土
殊胜法身宫殿已抵达　当下觉性若不从基动
串习于彼后时三有空　远离再生业与诸习气
超越因果言轮涅平等　不住有寂已达菩提藏
此亦专一寂止为关要　即是自性大圆满密意
态中动而伺察即轮回　曰彼即为因果而决定

谬之士夫由下走向下　彼故殊胜深密大圆满
于界不动诸力达于基　密意不动即是平等住
彼之状态无因果勤作　无有修持亦无见地等
无中边二诠为遮灭理　另外越于态外妙力中
种种游舞现有九显故　恒时莫要言说无因果
缘起缘生有为不思议　轮回迷相寂乐亦难思
彼皆因缘会聚缘起性　若量本质任皆不成般
以为道故性上不动时　任皆不念即于密意时
性上究竟任皆未能染　烦恼业与习气此大界
无意幻相变化行娱乐　彼中应脱当决定因果
彼之方便此外无更胜　是故法界密意莫动摇
此者乃吾甚深心语界　皆是皆非应越是与非

法界宝藏论第十品·密意法性中不动摇

一切等空唯一菩提心　取为二故迷因果三有
迷现无依如幻所现相　接触无迹离计较护持

不欲临头而生舍弃心　嗔与不悦嫉妒纷争怒
意生忧感沮丧痛苦心　生与死及诸种恐惧也
妙力游舞现时当了知　不弃不忏不变亦不取
不观不修自然皆同等　越离念之收射自然置
无迹自灭空界清净心　明而清彻具力由内现
无有是非觉性流十方　无朝向此接触所现时
无有持此态中自置故　无此解脱破立无迹灭
无有贪执经验由内出　此即如实密界本来广
如实欲求心意喜悦心　成乐亲眷悦言与受用
处所何方于彼心悦意　自性喜为庄严之心现
认定此者自然直定者　元始界中无作自然成
自性中庸行坐处慵懒　喜与不喜非二任出现
现时当知未经取舍故　自然法性无有差别者
即为愚痴解脱大光明　夜间等等因眠沉醉时
眠于自然远离收射中　因灭粗分现故执彼灭
细而更细执本消失故　平等无妄态中觉性心

出入希忧离而自性住　即是诸妄法界解脱时
此即名为轮涅均解脱　眠亦自成原始之大界
诸力于本质界融入基　执为游舞诸戏自然灭
此为无作自成本智意　如是欲求不欲中庸心
三毒妙力所现尽游舞　由界而生现于界状态
除界之外毫无动摇故　不行任何承受转变矣
认定界而置于其本中　自息自灭自解极重要
烦恼业力习气等一切　妙力游舞而现诸神变
对治行善虽为解脱道　妙力游舞而现诸神变
二者妙力游舞本现故　了知之中无作置极要
同平行平基中动摇平　缘生有为因缘不越故
自住定住珍惜定因果　此乃胜密诸乘之顶峰
对诸劣慧不言守秘密　诬蔑歪曲损灭原藏教
诬造导致相续行颠倒　何者失乱密门堕恶趣
彼故最密乘门王嫡系　于诸具根传授并托付
总之于诸任现境心缘　不入对治不以勤作断

自住直住自然觉性要　一切苦乐觉性显式时
执为取舍二者陷三有　所现境平仅为根上现
凡现心平仅为念无迹　二者偶平仅为破立缚
实则竟平仅为无基现　诸境序平若灭仅无迹
诸意则平觉察如虚空　境心无二唯如净虚空
如是知者普贤意嫡系　如来胜子高地之持明
如是诸法有平无亦平　现平空平实平虚亦平
摒弃断治勤作诸缚贪　盼于无境大平等均遍
盼于无心大觉性均遍　盼于无过大净平均遍

法性宝藏论第十一品·缘现等空清净

诸法菩提心中本解故　从未存在不解脱之法
轮回本解元始净而解　涅槃本解任运圆而解
显现本解无根基而解　现有本解菩提藏中解
戏论本解无边际而解　无戏本解不生净而解
安乐本解法性等而解　痛苦本解基平广而解

中等本解等空法身解　清净本解净基空而解

不净本解大普解中解　地道本解离而生圆解

见修本解无取舍而解　所行本解普贤王中解

果位本解无希忧而解　誓言本解大法性中解

持诵本解离言讨而解　等持本解无念境而解

有无本解离边际而解　恒断本解无根基而解

纯正本解越缘思而解　非正本解越方思而解

诸业本解无垢染而解　烦恼本解无缚解而解

习气本解无依基而解　异熟本解无受基而解

对治本解无所断而解　断取无二等空广而解

解脱本解无束缚而解　无解本解无缚解而解

松坦本解无所松而解　直置本解无所置而解

总之现而为有之万法　未现未有超越之所法

一切本来界中解脱故　谁亦不必复新再解脱

对此即便精勤亦无义　莫作莫作造作行莫作

莫观莫观意之法莫观　莫修莫修意之法莫修

莫察莫察随境心莫察　莫成莫成希忧果莫成
莫断莫断烦恼业莫断　莫持莫持清净法莫持
莫缚莫缚自相续莫缚　一切齐倒任皆无境故
无定与法无缘向认定　基倒道倒果位法倒故
善恶无有如尘失缘依　齐齐平等本断现有断
轮涅均倒界中皆无存　何是任是是此无缘指
尔等何作吾则位于彼　往迹现无于此谁何作
哈哈似此奇异真可笑　现有情器颠倒迷惑故
昼夜本醒自醒虚空醒　日与时醒年月劫皆醒
一醒诸醒法与非法醒　轮涅迷基元始界中醒
谓界词素意之法醒故　凡修任勤现下何希求
欲求定尽虚空不思议　无法乞者自性如是尽
大地珍宝虚空空间邑　无依本解密意自成故
三有情器大无境而解　无方执为方故被缚者
不知自性自我自欺故　与己昧己迷惑复迷惑
本无迷惑执为险故迷　迷与不迷菩提心之界

菩提心界本来无迷解　执彼所现游舞故束缚
因离缚解二故无境心　执无为有故盼莫虚诳
本为佛故彼解脱觉性　莫要缚于恒执法帐幕
本来无境诸种清净界　等空大乐基根菩提界
彼者无有轮回元始态　唯一明点无有分支之
执为一与异乃迷乱心　自成本智本无因与缘
执为轮回之道菩提障　任运无方远离边与际
贪于偏见之边傲慢魔　于之无实有相空无灭
施设有无现空颠倒知　彼故丢弃任求偏私帐
任运无偏应知虚空般　显声见闻六聚虽任现
一切自明无区分之界　本解平等之界要决定
唯一平等任随现之界　能生一切功德故为基
一切自成无差别之界　现为诸胜藏故菩提心
应知如空原始本清净　自成本智基界极广大
本来无垢未被轮回染　功德任运越离因果竟
自证之藏光明清净心　菩提心集一切诸清净

妙力游舞而现之本面　因证悟故骤然得佛果
因未证故无明现迷惑　遍基而生包括八识境
现有情器游舞现何相　菩提心之界中不动摇
若住心界不动平等态　轮涅拢集意界广而解
本质无有轮涅自性态　无有贤劣取舍自性态
无有断得执取自性态　无有五毒烦恼自性态
无有断偏堕方自性态　无有妙力与现自性态
仅方假立不止自性态　自成本智法尽而无名
妙力游舞所现无基性　缚解无存实相自性态
假立名解仅自灭无迹　皆是皆非何灭不相违
假立名为本解而诠释　无有区分任运界中解
无有合离明点界中解　任皆现亦无定界中解
现为色矣所现自地解　传为声矣传声自地解
感受为香香之界中解　受味感者自地态解脱
念觉生受无基无依解　于一解矣法性界中解
无有二矣境心平而解　自现解矣本智界中解

任运解矣基界净而解　诸种解矣唯一界中解
无方解矣任运界中解　一切解矣原藏界中解
光明解矣日月界中解　法性解矣虚空界中解
有法解矣大海界中解　不变解矣山王界中解
本来解矣无生界中解　一同解矣本清界中解
普解解矣本解界中解

法界宝藏论第十二品·诸法于菩提心中本来解脱之自性

于之万法任运菩提藏　若能串习无勤作之要
本来已佛复次成佛果　此是无上金刚藏之顶
九乘原藏菩提心大界　空中日月之轮虽光明
未证集云之藏普遮故　不见菩提之心俱已式
大云空中不动则自清　无勤作而离因果之云
空中菩提心藏由己现　根器次第故致异乘门
本体如日法界界中明　妙力如光诸现无区别
热温遍布地与湖水时　起生气相现为云游舞

本体性与妙力均遮般　本体性中自力未净故
游舞原藏本中遮自面　现有情器迷相不思议
宛如日光力动风云散　因证本面游舞庄严现
迷乱本解自地现解故　迷相迷执未放净于界
何去不定清净虚空体　身与智慧任运旭日昇
非他处来而仅自现净　大鹏卵壳之中羽翼丰
被壳遮挡当下虽未现　破壳之时翱翔空际般
取执惑妄诸漏虽昔尽　有余漏果卵壳破裂时
任运觉性自明现于己　身与智慧现相遍虚空
了知本面普贤界中解　十方大悲游舞无量数
显现幻化利益诸众生　直至轮回尽示现行益
此是自性自然本体中　妙力大悲无偏而显现
游舞诸种利他皆圆满　不净包括支分游舞息
于不净众显出化现者　如同导师如来之大悲
众生心净业愿净而现　此时刹土化身不思议
虽引无量众生达菩提　导师法身界中不动摇

自成本智无恒断偏堕　界中自现堂皇庄严处
持明空行十地菩萨众　受用圆满庄严难思现
彼亦由界导师悲所调　胜解善根任运现于己
法身本体自成本智也　诸种游舞悲力智慧海
唯一明点置于原始界　报身本体自性任运也
游舞之中五类五本智　现而遍满尽虚空之界
化身本体大悲之现基　游舞随机调化显于彼
广大事业自由而成就　此等不以因果勤成也
本来任运直置态中现　胜密上者即生得现也
此外他者中阴无欺故　金刚藏之顶峰乘门者
较众因果乘门更殊胜

法界宝藏论第十三品·无有勤护而复次成佛

如是法性金刚藏之歌　等空原始清净此自性
于之未变无基无根处　自现无迁变之游舞现
本平诸遍大界广大义　从未何去原始自性中

不动任运成之法性体　无有偏堕且越离堕方
诸义如是等空广大中　于彼自现大界之王者
永恒未动诸种自地解　曰此难表达于广大界
证悟当下等空瑜伽士　与己等同符合诸论义
根本心界二十一部义　符于三界窍诀四部著
此善功德无余有情众　无勤同时抵达原始地
普贤之地无有迁变故　祈愿二利任运法王位
十方诸处遍满乐祥财　犹如净土九欲皆自成
法鼓广传竖立解脱幢　正法不灭教法愿胜旺

法界宝藏论一切乘之殊胜瑜伽士隆钦绕绛（无垢光尊者）于雪山白额之处如是著作圆满结束。

法界宝藏论字释

光明唯一明点



法界宝藏论字释

光明唯一明点

以不退转心顶礼与上师意续无二之周遍原始怙主自貌现前的自成觉性！

普贤王与萨埵噶嗣尊，西日桑哈莲师布玛拉，
廿五君臣经藏继承者，顶礼密表耳传众师尊。
原始不灭究竟之刹土，成就身与智慧本来佛，
复显此刹色身赐妙法，无垢光尊足下敬顶礼。
布玛拉与毗卢之化身，尤现雪域圣地善知识，
圆满显现怙主法王尊，玛德萨嗣足尘敬顶礼。

原始怙主普贤王如来，在本净法性界中现前无上正等正觉。以任运大悲妙力之神变，于妙庄严之刹土中，普贤王如来幻化之自相——大遍照雪海佛，身中显现种种刹土之布局的显相。

其中，此如来的身、语、意之化身——所度能度三菩萨之一，名为“童子教法轮遍知无垢光”的尊者，曾经显为大班智达布玛拉、窝瓦巴以及印度班智达玛哈木扎等不同化相。于今，为了弘扬教法、利益众生，特别示现为度化五浊众生的本尊而降临雪域圣地。

华智额金吉美秋吉达瓦华桑波有言：“善说五明持者萨班尊，善宣显密泉源宗喀巴，圆满教法怙主隆钦巴，雪域三尊文殊幻化身。”

如上所言，雪域三文殊之首位——隆钦巴尊者所撰著的《七宝藏》之精髓，抉择一切法为唯一觉性大法界之本论的笔记，是根据大恩上师之口传而撰著，祈请上师与本尊赐予允许。

本论典总释了“心”“界”“窍诀”三部的密义，尤其是属于特别强调“密窍诀部”之密义的一部论典，此即麦彭仁波切所言。

总的来说，隆钦巴尊者所著作的广大班智达之法类——《七宝藏》和甚深古萨里教法——《四心滴》，以及俱全无谬阐释“深”“广”二者之要义的究竟大车——《三休息》《三自解脱》《三除暗》等当中所阐述的“本净立断”之一切要义均圆满摄纳于本论典。

若是有缘具根之人能做如理修持，即生获得“双运果位”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就连见、闻、念、触本论的一切众生，也都属于具缘者。

若欲了知本论著作者的殊胜功德，请详阅仁增吉美多杰所著

的遍知无垢光尊者之传记——《祈祷智慧云之妙音》。

那么接下来：

首善　入著作论典之因

中善　广释论典之体

末善　整论圆满结尾

首善　入著作论典之因，分三：

甲一、名义；甲二、礼赞；甲三、立誓写作。

甲一、名义。

梵音：达玛达德　嗣那果卡 拿玛

藏音：秋央仁波切奏吉夏瓦

汉语：法界宝藏论

凡属梵论，起首都是以梵语开显的，此具备以下几种殊胜缘起：具备表示对印度法源真实度的坚信之殊胜缘起；因有情共同认知佛陀以印度梵音转法轮，故与此语结缘，便具备相续中融入加持之缘起；具备意念班智达们的恩德之缘起等等。

而此论典属于藏论，那么或许觉得没有必要在论首加入梵文

敬语，但其实不然，此论虽不属于梵文原著，但其确实为所有藏论中之极胜品，且具诸多不思议之殊胜功德，是无别于梵论之最胜教法，与梵论具有等同之因。这就像鸡足花虽然不是真正的鸡足，但其形状却与鸡足极为相似，故而以鸡足为表喻一样。

如同任一论典的命名皆具备三大缘起般，本论典之命名亦具备三大缘起：当上等根基之人得闻题目时，便能够略懂从题目至结尾的主旨，就如同医术高明的医师给患者诊脉一般。当中等根基之人得闻题目时，便能够认知此论是诸乘中之大乘，且是大乘显、密两者中的密法，归属于六续部当中之“内部阿底瑜伽”，就如同给军人挂军衔一般。当下等根基之人得闻题目时，就如同药袋挂有标牌般的易于查找。

此外，为论典命名的方式迥然有别。有按照著作者本名而命名的，例如：《中观布达巴勒》或名《桑吉疆》；有按照闻者命名的，例如：《佛说达母经》《佛说老女人经》《佛说银色女经》；有按照经卷量而命名的，例如：《般若八千颂》《大般若经》；有按照地域名称命名的，例如：《南藏律经》；还有按照喻义双关，将所诠以能诠命名的，例如：《中观论根本颂》或《入菩萨行论》。本论就是依喻义结合的方式命名为《法界宝藏论》。此处的“法界”要理解成法界自成本智自性清净之心性胜义谛——觉性，而因由了知和不了知此义之故，起生了轮涅一切法，就像是摩尼珍宝藏能赐予九欲一样，所以称为以喻义结合的方式命名。

所谓的“法界”是指：原始界觉性如来藏之自性任运之如来。于此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如来、众生、轮回、涅槃、解脱、迷失、情、器、五大等任何。《觉性自现续》中云：“无我之往昔，无佛陀众生，何来道与成，非我现者无，我乃大空性，五大我中现。”

此外，号称为“法界”的自成本智自性清净如来藏之任运如来，是一切如来之首位，故称之为一切如来之元祖。《觉性自现续》中云：“我乃如来祖，无我之往昔，无所谓如来。”

倘若如是了悟此“法界”之了义，即是所谓的解脱为佛。若未了悟而迷失，则迷乱之众生亦依此而生。如云：“我乃诸佛之陵墓，不变葬地墓为我，我乃一切有情地，依此习气蕴身显。”又云：“我离形物法，我无所诠故，有情葬中度。”此引证是说，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丢弃肉体、化为微尘之地是葬地尸林。同样，觉性法界是一切如来之究竟解脱地，以葬林地为喻。而“有情葬中度”，即若如实通达此法界实相，则一切众生将能从痛苦的葬地尸林——轮回苦海中脱逃出来。

“宝藏论”是指因觉性自成本智法界中，轮涅诸法能够无余呈现，故喻为宝藏。此含义广讲的方式颇多，此处归纳统摄于“基”“道”“果”金刚三处来讲授。

“基”实相心性之自性光明法界中一切功德任运自成，故“基”实相俱住于珠宝般的原藏中。

现今修“道”之时，依止道成熟的觉性妙力灌顶和能解脱之

上师窍诀，而如是通达一切法之实相，故“道”光明实相俱住于珠宝般的原藏中。

如同这样，“果”自证离垢二清净之“法身”，是法界一切功德之现基，如同无垢的珍宝藏般；“圆满受用身”即任运功德自在圆满，等同于珍宝藏；“幻化身”事业满彼有情之所愿，等同于珍宝藏，故称为“果”宝藏。

甲二、礼赞，分二：
乙一、略说；乙二、广说。

乙一、略说。

顶礼具祥普贤王如来

“具祥”是指，原始怙主法身普贤王如来，早已现前自利法身果位。于界中不动摇而示现利他色身，直至轮回穷尽为止，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任运救度利益一切有情。因已圆满具备了一切断证功德故，号称具祥。“普贤王”是指，因原始怙主法身普贤王显为轮涅一切之上师，任运成就普贤事业，是如实引导“地、道次第”的本来自由圆满之首尊导师，故称之为导师圆满——普贤王如来。对此导师，著论者——遍知无垢光尊者，以胜解信作顶礼。

那么，此处是否仅是对普贤王如来进行顶礼呢？并非如此。因为三世一切如来皆于普贤王如来本体中成佛，所以此处，是以通达所诠分支的方式，同时对一切如来进行了顶礼。

不但如此，因为“基”“道”“果”一切法均圆满于“五普贤”本体中，故仍是以通达所诠分支的方式进行顶礼。那么，一切法是如何圆满于“五普贤”本体中的呢？《普贤意镜续》中云：“应了知诸法为五普贤之自性。何为五？‘自性普贤’‘庄严普贤’‘导师普贤’‘觉性普贤’‘见地普贤’，即五普贤。”即是，其一，诸法真如实相叫做“自性普贤王如来”或“基普贤王如来”；其二，法性觉性游舞而现的一切有法相，于法性界不动摇而现为觉性之庄严，叫做“庄严普贤王如来”；其三，诸如来在密严刹土，俱住于法身和报身本体之中，同时现为所需能度之化身导师，叫做“导师普贤王如来”；其四，自成本智如来藏叫做“觉性普贤王如来”；其五，以依止上师的恩惠而获得觉性实相的见地解脱之眼，叫做“见地普贤王如来”或“道普贤王如来”。这一切均含集于顶礼对境之内。

乙二、广说。

元始任运奇妙稀有法　　自成本智光明菩提心

现有情器轮涅所显藏　　不变离戏于之作顶礼

意思是说，法身基住的觉性究竟原始智，是不依于任何新生因缘而本来从未成立任何造作者的自成基之如来，其为无有任何迁变的法身如是性中任运自成之本质。此觉性法界之功德与四身五智等一切果位法，于觉空本自界中本来就无别而俱住，故称不可思议法。

因如是之法界是无作自成的本智，是远离臂貌表诠的心之自性光明，故名此为胜义菩提心。

未如实通达胜义菩提心法界大平等智慧实相之人，因无明、迷乱而导致执着现有情器，从而显现出了三界轮回之相，而当如实通达究竟实相之时，则显现出涅槃及身与智慧。由于未证或已证的缘故，导致显现出轮、涅一切现相。此呈现诸相的“宝藏”，即为“法界胜义菩提心”。

此实相三时无迁变、不动摇，远离 “有无”“是非”“一异”等一切戏论。如是之等空菩提心究竟原始智——觉性自现空明无碍，此觉性不但是本论之所诠，亦是顶礼的对境，故当赞叹顶礼。

本《法界宝藏论》是“心”“界”“窍诀”三部的总摄，是一部综合“续”“教”“窍诀”之要义为一的论典。外心部的见地，即一切法安住于菩提心明澈的觉性中，轮涅无余圆满于心中而观。内界部的见地，即现有轮涅的一切法决定为心性界，安住于心与虚空无别界中平等。密窍诀部的见地，即了悟一切法是觉性的妙力与游舞，安住于维护空明无碍赤裸之觉性中观看自面。

此即为摄“心”“界”“窍诀”之了义为唯一之论典。

甲三、立誓写作。

诸乘顶巅山王日月界　　光明任运金刚精髓界

无勤无作自性依然界　　本然浩瀚奇异宣谛听

所谓乘之顶巅：在未穷尽心之执取之前，不可思议的诸异乘门极难遍知，阿瑞班智达云：“直至穷尽心执取，诸异乘门不思议，犹如阶梯之缓台，各自暂成自乘果。”在此处若是按照九乘次第来说，在《阿底果巴》中云：“小类乃三乘，随顺各意法，隐疑声闻乘，寻思独觉乘，意趣菩萨乘。”所以对于意续狭隘的三种性相之因乘，佛陀出有坏则按照各自根基所需如是传授。对声闻乘之人，因其虽然通达粗略的人无我，但却认知微尘无分和意识刹那无分为实有，故而对此隐匿疑网者宣讲了此乘。对以十二缘起顺逆方式修持的寻思者，讲述了独觉之道。对以自他平等、自他交换和自轻他重等修持意趣者，讲述了菩提心之道。此三乘称作“小三乘”。

关于“中三乘”，在《阿底果巴》中云：“中等三类乘，极下者事部，下劣为行部，识者为瑜伽。”意思是说，对不以修持为主，而是强调“沐浴”和“清洁”之人，讲述密部三乘中最下

的“事部”。对以行持“行部”与修持“瑜伽部”同等的方式，并且认知佛与自我如兄弟般不分贤劣，相较上乘而言为下乘者，传授了“行部”。对不以外行为主，而强调内部瑜伽的此类认知佛与自心无二平等的识者，讲述了“瑜伽部”。此三乘叫做“密法外三乘”。

接下来讲述“密法内三乘”，也叫做“大三乘”。《阿底果巴》中云：“上大三种乘，不思心生起，心髓之圆满，极胜大圆满。”意思是说，对通达现有清净或佛与见地无别的不思议者，宣讲了观修“玛哈瑜伽”。对将修持方便解脱道持为心之精髓，以“界智双运”见地为主者，圆满宣讲了“阿努瑜伽”之乘。对极胜大圆满之器——利根者，宣讲了无上近道“光明大圆满”。

此九乘中无论入于何道，若想最终达成圆满佛陀之果位，那么除证悟心性自成本智之外，别无其他解脱法。

九乘之巅“阿底瑜伽”宛如一切山王——须弥山，以自威力映蔽诸余峰，成为众峰峦主。就像日月照耀的范围不仅广大，而且其光辉能够铲除四周的黑暗般，觉性智慧也能将无明之黑暗刹那间铲净，称为遍满轮涅之“广大界”。

如是，觉性本身之自性清净，是超越除暗之“光明”，以无作自成任运的方式而住，称为具备无动摇胜义不坏金刚七法的金刚原藏界之“住式”。以勤无有所成，超越勤作意境，是觉性自性自然界的“住式”或“实相”。而觉性本身本体在本来大清净中游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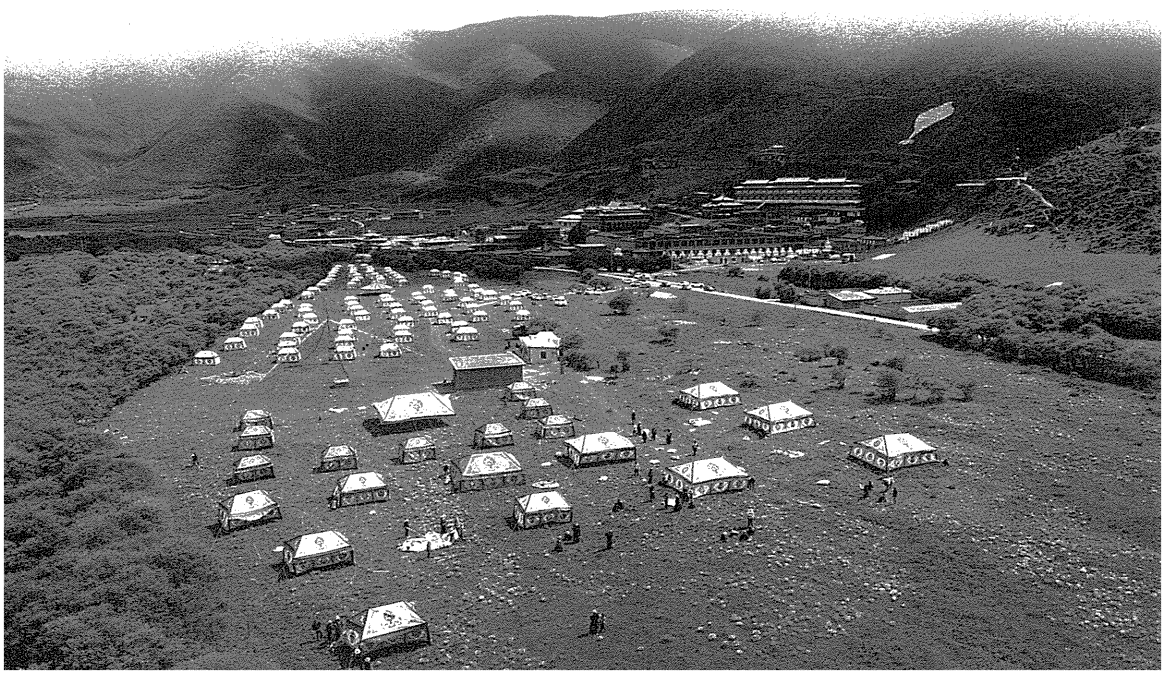
即是不可思议之实相。

《觉性自现续》中云：“一切见解之顶峰，宣说阿底大圆满，辽阔广大分明义，认知喻如虚空般，广大甚深无比义，深同浩瀚之大海，明亮光分聚集义，犹如杲日之坛城。”即是说，此乘辽阔如同虚空、广大与甚深如同大海、明亮如同日月，为周遍不思议之王——觉性菩提心阿底金刚藏等空之了义。

为了利于后世具器追随者而立誓写作，同时劝勉具器者善谛听。

此上完整讲述了立誓写作本论之因。

法界宝藏论·第一品字释



中善　广释论典之体——讲释十三品最胜密之处

第一品：轮涅于界中未动，一切法于等空大圆满中无迁变之讲释，分十四。

甲一、觉性于三身大任运之中虽现为轮涅，然界于任运中未动摇之讲释。

任运之界诸法所现基　　本体为空自性不灭故

任皆不成任皆现一切　　三身界中轮涅虽自现

界则不动法性安乐刹

意思是说，在觉性任运大珍宝界中，现清净如来身与刹土之相，亦现不净三有六趣之相，因为能现一切，所以此觉性任运大珍宝界是净与不净一切相之现基，是任运自成永恒不灭的大伏藏，叫做光明基住之坛城。因为此净与不净的一切现基是任运而自成的，所以叫做觉性任运大珍宝。

这样的觉性任运大珍宝本体性本净而空，其“本体空”即是“法身”，此空并不是顽空或单空，而是“自性自明的本质”，即是“圆满受用身”，其“大悲显式不灭而住”，即是“化身”。此即本来未寻而任运俱有之三身。《普作续》中云：“三身普作

我中具，何等显现诸种法，本体自性大悲三，三身自我本性宣。”

《觉性自现续》中云：“空性界显觉性日，不灭伏藏大坛城，不变五身恒显现。”觉性是三身无别之本体，因为空性中此空明不灭之觉性犹如骄阳般三时不落，是身与智慧一切法之现基，故称为“大伏藏坛城”。

虽然觉性本体性不成立任何，空如虚空般而住，但仍然能现一切，如明镜一般现境不灭、清明无垢。

觉性三身于界中从未动摇，无论是清净如来之自相还是不净众生之自相，轮涅诸法自相均为自现。《觉性自现续》中云：“皆为净地五蕴所陈设，所现不等神变我宣说。”就是说，未陈设于清净之地的轮回法五蕴等迷相，以及蕴界处所现的一切神变，无论现为何种，均是界法性之游舞而现。好比在梦境时，无论梦见贤劣何相，都于眠中从未动摇。如是，若能通达觉性法界中净与不净的相，无论显现为何种，皆于界中不动摇而自现大自解脱的话，即为“法性大乐刹土”。

甲二、正因如此，现有轮涅诸相皆为界之神变之讲释。

心性大界无变如虚空　　游舞不定大悲神变界

所现无它皆为界庄严　　内外集散菩提心妙力

任皆不是任皆显出故　　稀有神变不可思议法

意思是说，心之如是实相的住式，因遍满轮涅一切处，故称大界。因远离三时迁变，故称不变。就“喻”“义”“因”而言，喻以虚空来表示。《普作续》中云：“诸法即是菩提心，喻如虚空之自性，菩提心义亦复然。”

又云:“故如现有诸情器，无不安住虚空中，菩提心界广大境，凡圣器情皆安住。”即是说虚空界显情器之相和菩提心界显轮涅之相，虽然都在显现，但实际上“虚空”与“情器相”两者都远离了“一异”“有无”等一切戏论。同样，菩提心界中虽然显现轮涅相，但实际上菩提心与轮涅相两者均不超越于无基离根、本空平等之大离戏。如虚空界显诸情器相般，心性界中妙力游舞不定而呈现轮涅、贤劣、净与不净等显相，无论以何种姿态显现，皆是各自自证觉性智慧大悲神变而显，此因胜义菩提心于觉性原始大空界中从未动摇之故。

因此，无生界中不灭之神变而显的一切，就像天空的彩虹成为天空之庄严，大海的星影成为大海之庄严般，一切均成为界之庄严，此外丝毫无成。如云：“专注觉性之神道，容纳轮涅作观赏，皆显庄严妙力圆。”觉性界中六趣的一切境相，要认得皆为觉性之庄严。外所显器世界和内所显有情众生，皆是胜义菩提心之妙力。情器境相上的集散或散集，能知境的意识生灭，亦是胜

义菩提心之妙力游舞。

这样的菩提心本身无有“是非”“有无”“一异”等任何，是非为一切的空性离戏平等性。此空性是不丢失本质而能现一切的普作之主任运而成的，乃为极其稀有之处。因为是在显却从未存在的空性，而空性的同时相之神变又在显，故此显空双运觉空无二大平等之智慧是极其稀有之法，赞叹为奇妙哉！

甲三、菩提心之界中游舞显式之庄严广释。

有形而显内外有情众　　界之庄严现为身本体

所传无余诸种之语音　　界之庄严现为语言轮

念知动散无念不思议　　界之庄严现为意续轮

意思是说，觉性界中所显的现有情器轮涅一切相，无论显为何种，皆是如幻术、梦境、水月般之自性，除自相自现之外别无尘许他成。因此，内外六道有情所使用的世间有形而显的一切，本质上悉数为觉性法界之庄严，是自成本智身坛城或身不尽庄严轮之自现。《莲师七品祈祷文》中云：“如是眼根所现之外境，一切内外器情诸世界，显现亦无我执中安住，二取清净明空如来身。”

同样，在觉性界中所显现的世间一切有情所发强弱之音，皆

为觉性法界之庄严，现为自成本智语不尽之庄严轮。《莲师七品祈祷文》中云："如是耳根所闻之音声，持执悦意不悦诸种声，安住声空远离诸所思，不生不灭声空如来语。"

另外，在六道一切众生的意境中所显的具有定执的念想、本体实相的觉知、分别念的动摇、骤然启发的散念、远离散聚的无念等不可思议、无可言说的这一切，均为觉性法界之庄严，是自成本智意不尽之庄严轮之自现。《莲师七品祈祷文》中云："如是意根散射诸外境，五毒烦恼分别念何显，前迎后察无改中安住，动住自地法身中解脱。"那么，包括六聚之境以及我执之众烦恼在内所显现的一切，在唯一自成本智坛城中从未动摇。

甲四、界之神变摄纳于唯一及如何通达之讲释。

虽有六趣有情四生处　　法界本状尘许无动摇

虽显现有六境二取相　　法界本状无显幻相理

无依清明本空广大际　　自明如是法界庄严现

意思是说，三有六道有情众生之现相，以及胎生、化生、湿生、卵生即四生处显现的一切，于觉性法界中无有尘许动摇，皆是无有之上仅为明相之神变，即自续在显。譬如，魔幻师在道具涂上咒药时，在观赏者的显像中，出现了马、大象及许多妙欲等六聚

境相，并能真实感受、享用，但实际上当显之时并不存在，只是空者自形自现罢了。

如上述般，外器世界和内情众生等对六境以六聚取舍为各异的一切显相，实际上只是觉性法界中的空相魔幻自形自现而已。犹如梦境和寻香城般，无论其成、住、坏怎么显现，所现当下就已根本无存。《般若文》中云：“梦境乃魔幻，犹如寻香城，无论生与住，最终如实灭。”

所以说，觉性菩提心仅是以色相、声相、嗅相、味相、触相显现而已，除觉性之外，在外境上丝毫不存在色、声、香、味、触。《无字续》中云：“见者无灭我乃形而受，闻者无灭我乃音而受，香者无灭我乃嗅而受，味者无灭我乃品而受，触者无灭我乃意而受。”

若是通达此义，那么在觉性界中无论轮涅以任何形式显为何种，皆为无有之明相神变。在见相之当下，就已无存，无依、无本体、无基。故决定皆为一个觉性之范畴、一个觉性之自性、一个觉性之游舞、一个觉性之妙轮，所现的一切空湛明了、浩瀚广大。当认知所显不超越法性本空广大范畴时，就能够了知一切皆是觉性自明妙力游舞之自显自现。那时就如同空中彩虹、海中星影、镜中影像般，所显皆为法界觉性之庄严。

甲五、一切法摄纳于自成本智，于外相表诠法自相自显的当下，

将其全部平整于无作大平等性之讲释。

于此何之显声大法界　　任平不动法身菩提心

本然自空无有迁变故　　任显法性自成本智状

无有勤作唯一意乐界

意思是说，譬如，我等有情以色显之相、以声显之响、以味显之嗅、以触显之感等以六聚所显的一切境，从未在法界离戏平等的状态中动摇过。同样，现今维护觉性任运平等广大始终不动摇，即是法身胜义菩提心本面本体之住式。

如是之觉性本来无作大自然本身的本体，不成立一异、有无、是非等任何，是大本空三时不迁变之本质。此离戏大平等智慧界是未成任何而仍显一切的本质，因本来任运而成之故，所以无论显现轮涅何种相，若能如是通达于此法性自成本智中未动摇之实相的话，那么现今就不必掺杂新寻或勤作，而是丢掉一切疑虑，安置于自证大平等或大周遍乐空无二之大界，且融为唯一，此为最佳要点。

甲六、如是无有取舍之法身超离勤作之究竟本体，亦是觉性自成之本智，此自性自明是无掺杂之受用身的讲释。

自明不动圆满受用身　　凡显当下自性任运成

无作无变任运平等成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空是法身，此空是一种自性自明的本质，此“明”分并非一种时有时无的变幻状态，而是自性自明，因其三时无变迁之缘故，称为“圆满受用身”。而现今的觉性是依靠上师的窍诀所直指的觉性，此觉性于自明的本体中所显现的当下，其自性就已经是明而无作任运自成的了，如是任运自俱身与智慧一切法，叫做“报身”。

以显宗波罗蜜多乘的角度而言，佛陀具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以及不可思议的二十一种遍知。然以大圆满的角度而言，现今就算是初业行人，只要见得了自本性的法性赤裸本面，就知道它是三世一切如来之意续，至于所谓的十力、四无畏等仅是是否圆满妙力的分别而已。这是因为当今未远离骤然客尘的缘故，所以致使直到妙力圆满之前，都不会现前十力、四无畏等任运的功德。因此将现今的觉性之自性自明称为“圆满受用身”。

这样的“圆满受用身”未依所行而行，无有任何造作与改变，是住于觉性自成本智圆满受用身之本体，是自性自明，是无作自成任运大平等空明不变之自性。

甲七、觉性之不灭显式本来显为化身之讲释。

诸种不杂游舞显式中　　自成化身了义不思议

弃世普贤界中不动摇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空为“法身”，自性明为“报身”，在觉性中不思议之轮涅显式为“化身”。

觉性中净与不净的诸种相，各无错乱，宛若空中彩虹般显分不灭而显，这一切在觉性中不动摇的同时，觉性妙力游舞的显分向外显，这就是它的显式。就像无垢的明镜中各种像虽然不灭而显，但对于明镜而言却无有丝毫的垢染一样。觉性的妙力游舞无论显现净与不净何相，对觉性本体均无有丝毫的垢染，此即化身的显式，或者说是自成不思议之神变显式。《普作续》中云：“何等显现诸种法，自性本体大悲三，三身自我本性宣。”其实不但在基觉性中圆满具备三身，就连基相之时觉性而显的一切法，也具备于三身。

总之，觉性之妙力游舞所显的大海般之法相，实际上都是远离一切勤作的舍世普贤如来，于法界离戏大平等之智慧界中，三时从未动摇。

在讲述界之身与智慧等任运圆满的时候，闻思不净的浅慧者说到：“若当今众生已经具备如来的身与智慧，且当下已圆满的

话，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这点是不符实际的。”此类说法就如同太阳被云层覆蔽的时候，愚痴者却认为太阳根本不存在一般。所以对此类人不必费心与之辩论。法称论师有云：“邪道无边际，此类不悦宣。”但又不必因此而恐惧。因为若在相续中没有那些任运的功德，当获得如来果位时，也绝非是在他处寻得的。《菩提心释》中云：“无为却任运成。”《二观察续》中云：“一切有情本如来，然被客尘所遮蔽，此垢消尽显如来。”如上所述，我们从未言说当今被污垢遮挡的同时就具有自性清净的功德，同样也从未言说在不离于垢染的同时众生是佛。

甲八、觉性菩提心身与智慧无别之讲释。

无有怖崖菩提心本体　　虽无勤作三身自圆满
界中未动任运而无为　　身与智慧事业虽圆满
大资本圆大本现之界

意思是说，就像从未存在遇见歧、错、流的障碍和该果报导致堕入轮回与恶趣的边崖怖畏之处一样，依靠殊胜上师之甚深窍诀和加持转入法，安住于本俱于自性而永恒未离的元住觉性胜义菩提心的心性时，除维持觉性本面之外，不依靠刻意苦寻或造作之道，即是安住于无作无寻之自然中，这样就能圆满现前三身无

别之任运智慧。

那时，三身任运圆满的觉性，其本体身与智慧之一切如同太阳和阳光般无有迁变。于法界中不动摇的同时，身与智慧一切以无作任运无为的方式自成自显，这就是世间一切有情的身、口、意以觉性身、语、意之妙力和游舞向外之所显。《狮子圆力续》中云："乃至三千大千界，身之坛城有所显，一切无余显而明，乃至三千大千界，语之坛城有所显，一切无余声而空，乃至三千大千界，意之坛城有所显，一切无余证而明，身语以及金刚意，无显之上仍能显，如来身与智慧广，所显本体自面显，普贤如来本自觉。"

所以，本来元住的身、语、意、功德、事业，全部是以觉性自成任运圆满的方式现前其本身，并不是现今以积增二资粮等勤作的方式所生成的。因此要懂得本来在自成觉性本体就已圆满了大资粮于大本现界，且于此界中从未动摇即如是实相。

甲九、如是在身与智慧觉性界中圆满的觉性界之大海般的如来刹土和遍知受用，亦为觉性之神变的讲释。

本来任运无迁变刹土　　法性之中见观有所法

遍知不灭显为界庄严　　无作无立本来已安住

犹如旭日稀有殊胜法

所谓的获取二清净之菩提果位，即在本来自俱的本体本净如来之上现前骤然离垢的如来之时，就是获取了具备二清净之菩提果位。此是本来无作任运的不变法界无生觉空的究竟实相刹土。彼时，法身、圆满受用身、化身与智慧所显的一切相，皆显现于如来本身的觉性法界大空之平等智慧圆满界，这是因为除自相外无他处成的缘故。

法界中观看法性不灭是这样的：遍知不灭而同时观看遍虚空的一切有情众生的苦乐迷相等一切，皆是于法界中不动摇的同时自成自显为界之庄严而显的。那么身与智慧的现相，并非以累积“福德”和“智慧”二资粮来重新造作成就的，而是本现的二资粮圆满于空性之功德，这叫做任运。此二资粮本来俱住于觉性胜义菩提心之本体，倏然积累二资粮仅仅只是为了铲除垢染的缘，故命名为因积累二资粮。这就好比以浴布和除垢剂清洗如意宝之污垢是为了呈现珍宝之本色一样。

同样，因四身五智慧等具足于觉性之中，故觉性是一切身与智慧的现基。就如当旭日出现，辉煌遍满、光芒放射四周时，一切光集聚于太阳本体，而太阳又是发射一切光芒之现基般。觉性和觉性庄严而现的身与智慧的一切法，如同缘起幻化游舞般自成、自现、自解脱，此方式乃为奇妙不可思议法。

甲十、如是一切法于觉性菩提心中摄为自相自现，故以何显现即何无成立，如观赏幻境般之讲释。

本来任运成之此界中　　轮回普贤涅槃亦普贤
普贤界中本来无轮涅　　显相普贤空亦为普贤
普贤界中本来无显空　　生死普贤苦乐亦普贤
普贤界中无生死苦乐　　自他普贤常断亦普贤
普贤界中无自他常断

意思是说，虽然轮涅一切法从原本就如同虚空般不成立于任何处，而住于觉性唯一明点之本体。但是彼之妙力或游舞不灭而所现的一切，于任运自成法性离一切戏之大界中，一切轮回相均为普贤佛或觉性自现，一切涅槃之身与刹土相亦是普贤佛或觉性自现。

其实所谓的“普贤佛”，要理解为“相”，所谓的“普贤佛母”要理解为“空”。隆萨酿布云：“相乃法身普贤佛，空之本质普贤母。”又云：“相乃为佛空为母。”噶玛郎巴云：“当下觉知不灭之清彻，乃为原始普贤王如来。”如上所述，以相而显的一切法为普贤佛，空之一切法为普贤佛母。“显空无二”仅为佛父佛母无别双运之词汇表诠而已。所以，若轮回是普贤佛，则未成

轮回就是普贤佛母；若涅槃是普贤佛，则未成涅槃就是普贤佛母，故普贤佛父佛母界中，不存在轮涅之称谓，从原本就无根离基，从未超越无境通彻之游舞。

同样，若相为普贤佛，则未成相之空就是普贤佛母。因觉性菩提心如虚空般之本体不成立于任何处，故轮涅相空，亦无法成立于任何处。彼之状态或妙力抑或游舞全部所显不灭而为自显，皆如梦如幻，如水月般显而无自性。因此轮涅一切相于成相之处就未存在过而离基，于普贤佛父佛母之密意中从未动摇。

《普贤意镜续》中云："无一不以我而现，我乃能现普贤佛，无一不被我所导，我乃导师普贤佛。"就是说，觉性自成本智普贤佛父佛母无别，从未存在不以"我"而现之一法。"我"乃一切法所现之基，所以称作现基普贤佛。"我"引导了九乘之法以及"基""道""果"之一切法，故无有一法不为"我"所引导，"我"是一切如来之师，故称导师普贤佛。

如是，普贤佛觉性自成界，所谓的相与空，实际上本来就是无二大平等之智慧。觉性胜义菩提心如虚空般之本体，不成立于任何处，故生、老、病、死等一切相就是普贤佛，生死等空就是普贤佛母，苦乐之显就是普贤佛，苦乐等空就是普贤佛母。所以在普贤觉性自成界中，生、死、苦、乐之现相悉皆无存，乃为无二大平等之智慧。同样，觉性自成本智本体中，"有无""恒断""一异"等亦无有任何成立之处，故不成立自他之一切相处而空。因

妙力游舞而显的一切相皆为不灭之自相，如同寻香城和阳焰变化般显而无自性，所以自他一切相为普贤佛，自他无二而空为普贤佛母。恒断之一切相为普贤佛，离恒断之空为普贤佛母。所以普贤佛胜义菩提心界是无有自他、恒断的离戏大平等之智慧，现有轮涅的一切法，无一不是在普贤佛父佛母于觉性显空无二界中显现的。

《普贤意镜续》中云："普贤父母无二式，父母无二遍有情，无执普贤菩提心，普贤尊容观十方。"即是说，普贤佛为显之成分，普贤佛母为空之成分，故显空无二之智慧即是普贤佛父佛母无别的概念。显空无二之智慧无不遍满，故称父母无别遍满一切有情。此遍满轮涅一切之普贤佛或胜义菩提心，没有意识执着也没有所抵之道，亦无有所得之果位，是超越一切戏论之普贤菩提心。普贤佛或自成本智遍满了一切法，无有方隅、上下、中边，一切均容纳于唯一普贤佛意界，故为普贤尊容纵观十方。

甲十一、如是之状态中迷相如梦幻，相为自相，为一切有情自现之讲释。

执无为有迷失于假立　　无依如同梦境之自性

执恋轮涅自相诚可笑

意思是说，胜义菩提心任运大珍宝之觉性，空明如虚空般，不成任何，是从未超越空性之本性。若未认知觉性本体，而出现朦胧意识的时候，就叫做被俱生无明包覆。接着将朦胧的意识执着为真实，分别去定名，分别去执取，从此而启发遍计无明。由两者结合为缘，被二取迷失左右，就生成了执着轮回迷乱的种种现相，从而陷入迷失的帐幕中，去迷恋如海浪般出现的内外情器苦乐无穷尽的现相，此称之为束缚于迷乱之中。所以这就是将一连串的迷乱景现，并无实却执为实，并不成立却执为成立了。

譬如阿赖耶基识和我执两者结合，就如同无依梦境中的内外情器现相无实有却执着为有般，所贪着的现有情器之迷乱实有相，仅除无有之明相法外，没有丝毫成立于念境之上的。犹如见绳以为蛇而起生恐惧般，就迷乱苦乐相之自性而言，实际上是将“无”执为“有”“非”执为“是”而迷乱的。《珠宝鬘续》中云：“如是种种诸显现，犹如以绳作蛇观，非蛇然以蛇观故，形成情器二世间。”《密藏续》中云：“奇妙哉元始如来藏，因己分别缘而显。”就是说，是因为将觉性本具如来藏视为地、水、火、风，以及内外情器等而迷失的，所以将昨夜的梦境视为实有和将当今现有情器轮涅的一切现相视为实有而贪着，此两者从无实意的层面来说是没有丝毫差距的。因此将从未存在过的视为实有而迷失于苦乐迷相且无法抵抗，真是可笑。

甲十二、将如是之迷相视为轮回相之当下，实际上从未有过迷乱，皆如梦之自性的讲释。

悉数皆为普贤大任运　　未迷不迷亦不转为迷

三有仅名超越有无边　　任谁何处昔时亦无迷

当下不迷亦不转成迷　　此乃三有本净之密意

意思是说，正因为内外情器三界轮回的现相，悉数在无作大任运自成的普贤觉性中无动摇，所以轮回的迷相，无论何现，当现之下就已无有，然却明现。

无有则不可能迷失，故初期不存在迷失，此叫做未迷。若初期未迷失，则当今不可能新生迷失，所以叫做不迷。若当今不迷失，则将来也不可能迷失，此即是不转为迷之本质。譬如“石女生子”之空，导致其子无存，故无有成熟成长的过程，乃至最终老、死亦不存在。同此，情器之相实际上仅仅连相都从未有过，其表诠命名也已超越了有无之边。犹如将绳执为蛇而感到恐惧时，有些人认清其非蛇而是绳子，便消失了执蛇的恐惧。当执着为实有之绳时，观察抉择，将一根根毛分为微尘无分而空。这样，依着迷相而起生了迷执之识。当迷执之识通过上师的窍诀而证悟了然为空的时候，就如执蛇的意识消失般，执迷的意识从此就不存在了。那么，当观察所灭执迷之识和能灭无有之念两者皆无成立

时，就如同执蛇之根——绳无存般。

同样，无论是何者，无论投生于三界轮回何处，从无始至今，因过去无迷失或未迷，故现今不迷失，且将来也不会转为迷失。此乃一切法的究竟实相，决定为“穷尽无名”，称之为“三有本净”之密意。《珠宝鬘续》中云：“倘若细察仍绳性，情器世间本来空，胜义世俗之有色，此即见蛇见性谛，见绳乃为真实谛。”

承上所述，将绳子认知为蛇而导致恐惧时，他人指明是绳的刹那，则会消灭执蛇的意识，但执绳的意识仍然存在。当细微判辨其为一根根毛，且决定为无成分而空的时候，执绳的意识随即消失。同样，若觉性中抉择见得的情器原始为空，则觉性妙力而现的世俗有色之所现悉皆为空。

将花绳执为蛇，是因为未通过意识察觉，所以就觉得像蛇，而当见到绳子时，执蛇的分别念就消失了。这时候见到的绳子虽像是实，但辨析抉择后，执绳的分别念也随即消失。如是，当细微伺察一切情器后，能够通达本空离戏。此时，虽通达实际上无存，但词汇表诠仍未消失。若词汇表诠抉择为空基的话，就如同执绳消失般，能够通达相无存，此时词汇相无存的意识还存在，当对此抉择为刹那无分时，所灭能灭的一切法便离戏大平等。

《珠宝鬘续》中云：“譬如高空现鸟形，二种谛实之本质，唯是世间之世俗，与真实性无相属，对于空性界而言，彼之体性全解脱。”意思是说，如同飞鸟落在靶上时，认为靶子和鸟都存

在而执实。当鸟展翅飞走的时候，对鸟的执实随之消失，但对靶子的执实意识依然存在。当靶子倒下时，对靶执实的意识也随之消失。同样，从二谛之自性的层面而言，不仅世俗谛是假象，就连胜义谛的称号都是空而无存的。人世间二谛次第的一切方式，仅为世俗假象而已，实际上在实相清净了义的本质中，不但究竟上没有，连词汇表诠都从未存在。所以觉性法性空性界中，现有轮涅诸法没有贤劣之分，诸法于觉空平等之本面大自解脱。

《珠宝鬘续》中云："从未迷失无明根，未察本来已断除，往昔此类无人得，四大自然诸种相，本来无有乃自消，无有去处而自明，自身本来仍无存，无有始终乃为证。"对原始觉性本体而言，从未迷失，亦不存在无明。即使不抉择不观察，所谓的迷失也从未生成过，其原因是从未迷过，而在未直指或认知实相之前，是无法通达此实相的。宏观之地、水、火、风的一切从本初就是从未生成过的自消之本质，连自身肉体亦从未形成，故而无有。因为无法成立过去的体相，故将来亦不转为迷失，所以无有前后两者之体相，此从未超越觉性智慧。

其实对"轮涅一切法无有而执实的心识"认知是迷失，这一点较为易懂；但是将"此二取显相了知为无有的意识"也要认知是迷失，则比较困难。这就如同若以绳执的意识为正确，则蛇执的意识便为非正确般，这只是相较之下而形成的关系罢了。

从词汇的逻辑而言，见蛇之识为非正确，见绳之识为正确。

或者说，见绳之识为非正确，见每毛根为正确。再或者，执为毛根为非正确，执为无分为正确。实际上要知道，执为无分之识也是迷失。这些以比较而言，如云：“何法若为胜义谛，此仍他者世俗谛。”如上所述，按照有相乘的角度来说，下下乘所谓的“胜义谛”必定是上上乘的“世俗谛”。好比经部（小乘）和有部（小乘）两者的议论中，若执着微尘无分和意识刹那无分两者为胜义的话，则有部为“世俗”，心识自证自明认知为实即为“胜义”。若认知中观自续派的“胜义”为世俗，则不认知自证自明为实有即为“胜义”。但其又是中观应成派的“世俗”，而中观应成派的“胜义”是超越意识之境的。如《入行论》所云：“胜义非心境，说心是世俗。”因此上上乘必然是相较于下下乘而成立的，而究竟之义，是直至远离二取之戏论的觉性本净法性大平等智慧现前之前，无法触摸到的实相之义。

其实一切法因为各宗派以及个人根基的不同，而导致认知有所不同。声闻有部认为宏观的情器能被损毁，并且以意识能够觉察，故为“世俗”，若意识觉察不到的则为“胜义”。有部和经部在大体上是同样的，但经部将无所作用而空认知为是世俗，将有所作用认知为胜义。这点与因明观较为相同。如云：“有所作用物，则为胜义谛，此外世俗谛，是故续性相。”这一点是按照经部的观点而言的。至于论部与有部的说法，是相同的。

“唯识宗”将一切法定名为不自由，属三种他成。所谓的二

取相是因遍计而迷乱的，此现基的意识是被动的，此被动的意识是“二取两空的实有”，所以叫做“胜义谛”。隆钦巴尊者曾言：“凡是以二取为名的意识，就是执为胜义。对唯识宗自宗而言，若不存在所执境，则自然不存在能执心，因此二取两者皆无有的自证自明则为真实。”中观自续派世俗谛认为除缘起因果之外，仅为如梦如幻之相。中观应成派则认为其无有而显明如月影和阳焰般。

那么此处就会产生以下疑问，若幻化和阳焰两者相同的话，两派岂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了？

虽然自续派承认一切法在词素表诠层面成立，但以胜义觉知觉察时，却如梦如幻。对于应成派的认知，诚如月称论师曾言：“一切法在词汇表诠层面如梦如幻，但在胜义层面一切法要认知为空性离戏平等性。”

大圆满“心部”认知一切法为觉性菩提心之妙力游舞，所以是觉性本身向外显。“界部”则以觉性界中一切法自现为觉性之美妙庄严，仅认知为自性自显，不认知为是觉性本身向外显。从“窍诀部”的立场而言，现有在觉性中自明空显如幻化般，仅为空色。故这一切相既不是心，也不是心外他处所成，只是自相而已。之所以三界从未存在，仅为如影随形般本来清净之自性，是因为只要维护觉性本面，一切迷乱相就在觉性界中自地解脱。

甲十三、如是此无迷乱之名，相较无迷乱也从未成立之讲释。

无有迷失故无不迷法　　本来任运自成大觉性

未解不解亦不转为解　　涅槃仅名谁亦未解脱

本来无解是故无束缚　　等空清净远离私偏袒

此即普解本净之密意

意思是说，大圆满元始之实相是现有轮涅一切法无基离根，是如虚空般无境通彻之游舞，从未成立轮涅、迷解之称谓。

其实所谓的“迷失”和“解脱”，不过是“此”依“彼”而相对成立罢了。譬如所谓“迷失”是相较“不迷失”而成立的。所谓“不迷失”也是相较“迷失”而成立的。因为他处不成立迷失之基，所以迷失与不迷失的相较之法也无法成立于他处。假如相较法——不迷失之法不成立，自然就不成立相较之基——迷失之法。所以，轮涅两者超越了解脱与束缚。如《普作续》中所云：“从未言过胜义法即殊胜之地，也未言过迷失与菩提之道是以分别念所得，自成本智本来超越词素之边。”即是说，虽然是以此山而形成的彼山，但若无彼山也无法形成此山。同样，若没有世俗何来胜义。换言之，若不存在有为法世俗谛，就无法成立法性胜义谛——无上殊胜之实相。若没有迷失的本基，也就不存在所显乘类和入道之门等所修持的菩提之道，因此也就没有了通达此

道而最终获得的如来果位。

是故所谓的自成本智，即是远离“有无”“是非”“生灭”等一切词素戏论边的本来无有基之束缚与解脱的实相。包括“解脱”和“迷失”的称谓在内，都是无作任运自成之觉性，其广大辽阔远离一切戏论。此往昔未解脱，现今不解脱，将来亦不转为解脱，故其为远离三时迁变之智慧。不仅如此，所谓的“三时”也只是“意识”之称，实际上从未存在。如果所谓的“涅槃”连称谓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不存在往昔何人解脱之事是毋庸置疑的。同样，若没有“迷失”，就无法“解脱”，也不存在“解脱”。这是因为本来就是在迷失中说解脱与不解脱的分别。如是，没有迷失，本来就没有束缚，所谓的束缚与不束缚，是依着迷失中束缚与不束缚而分别的。《大鹏续》中云：“无有如来亦无成束缚，无有迷与无明有情轮回名，故而本来无解将来亦无解脱而现，无基何人执为道与果，此欲反成究竟解脱道之障。”所以说，“基无有解脱与束缚”的意思是指无迷失之如来原本从未存在过，是本净离戏之平等性。所谓“无有如来”是指若有不迷失的如来，那么此如来必定是从束缚中解脱的如来，因不存在束缚之网所以无有束缚，也就没有从束缚中解脱的如来。同样，从未存在迷失者，是因为不存在无明迷基，所以依此迷失的“众生”连名称也都无法存在了。而基无有束缚与解脱的意思是指，往昔未束缚，当今也无有可解脱之束缚，若这点不存在，自然就不存在将来之

解脱。如果本基无有迷失，那么也就没有从中修持而解脱之道。若此无有，则更无法存在推求而获得的如来果位。

倘若有人将“基”“道”“果”分别来认知，则此人的意识必定是迷乱的，并会依此导致遮蔽获得如来之道的见解。实际上，轮涅诸法超离束缚与解脱，如虚空般本净，是超离偏堕的普解本净之密意。

甲十四、无有轮涅之平等界中摄纳了义之讲释。

总之任运广大之界中　　游舞妙力轮涅现为何

当显之下轮涅从未成　　眠之妙力梦境现为何

实则无存自证大乐处　　任平极为广大周遍矣

于此处对第一品之含义总结，觉性菩提心之任运广大界中所显的轮涅现有法，均是在觉性任运之门，以妙力游舞之式不灭而显现的。无论现有轮涅等显为何相，当显之下或者当显的第一个刹那，轮涅的一切相就是根本从未存在过的无基大平等之自性。此时如同眠之妙力所显的梦境，无论内外情器如何呈现，当下就从未存在而无基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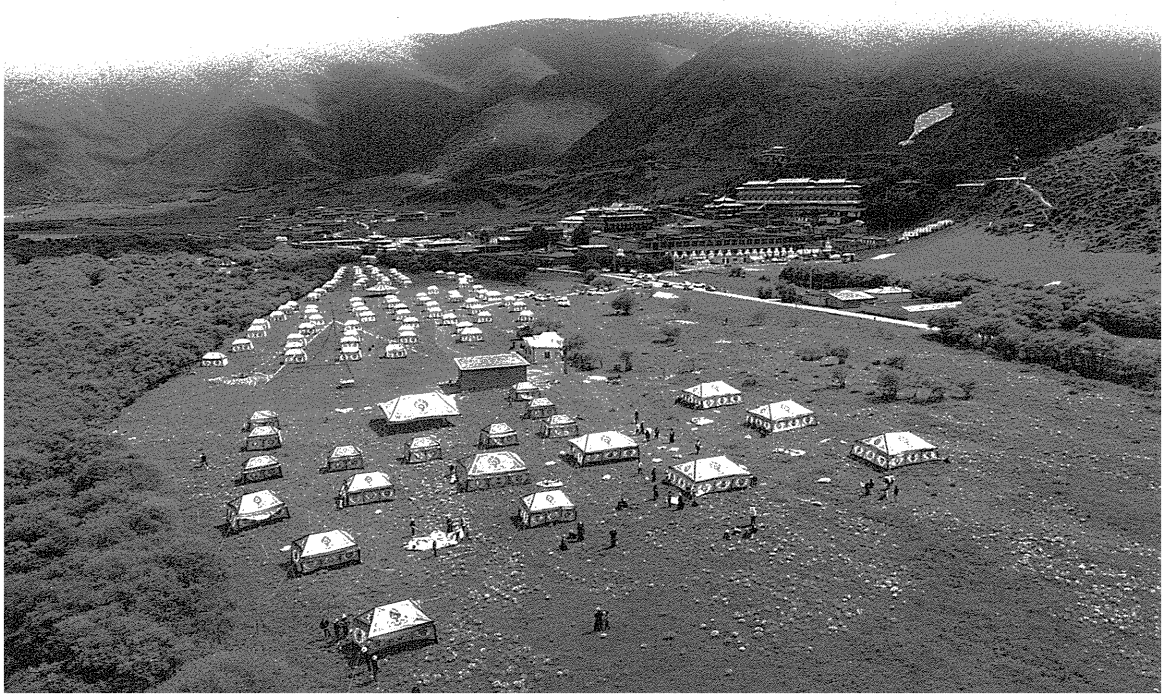
如《大鹏续》中所云：“本来无有偏堕心，轮回恶趣从未成，无实如梦寻香城，假相无有真实力。”也就是说，本来就远离偏

私偏堕的“胜义菩提心”，虽然以轮回与恶趣之迷失相，成立为实有而显，但实际上除了如幻化十喻般之外，无有丝毫的实有成立。因此说梦境是眠之妙力而显的，三有之相是游舞之妙力而显的。

总之，三界一切相实则无存，于自证离戏平等大乐自地中从未动摇，此决定为觉性本净任平广大界。

法界宝藏论第一品字释，即轮涅于界中不动摇之自性。

法界宝藏论·第二品字释



第二品： 如是抉择界之显基后，接下来广释界相本来显现为刹土之了义，分十三。

甲一、任运大周遍界如虚空般之讲释。

界之自性本来已任运　　无有内外周遍一切处
无边无际越上下方隅　　广狭无二觉性等空净
远离以念射收界本性

意思是说，等空菩提心远离一切戏论的法性界之自性，从原本就是本体清净任运而成的状态。这样的胜义菩提心界之本体本来清净，“无内外”“无上下”“无方隅”、远离一切、周遍轮涅、无边无际、远离中边，从未成立方位等的本体与认知之法，超离上下、方隅、高低等一切，此广狭无二之无作自成觉性如虚空般清净。

如《普作续》中云：“心即真如之本体，如实无二大乐中，具一切相相普无，离戏如同本安住，超念境与无一致。”即是说，本空心之实相无二大乐智慧离戏如虚空般，并非现今以觉察而来的空性和所执之空性，而是本空之空性或非所执之空性。此无有缘指缘依，超越念思之境，远离一异、有无、二或非二等一切戏论，于觉空周遍平等广大界中永恒不超离。

甲二、如是觉空中显现轮涅空之自色的讲释。

无生界中所生诸神变　　不定为何何处无偏断

此即无表为器无诠示　　遍满犹如虚空之自性

无生任运离前后始终

意思是说，犹如空中云集、龙啸、电闪、雷鸣、降冰雹等，无论显现为何种状态，天空本体本来不动摇。同样，于觉空原始无生法性等空界中，由神变而起生的大海般内外情器轮涅诸法，无论现为何相，觉性法界皆于状态中不动摇。

贤劣、苦乐、成败、希惧的一切相，以不定的方式显现迷相不灭，虽然其超越言说之边，但对于觉性法界本体性而言，没有任何损益而空，超离偏私偏堕，不存在“有无”“是否”“是非”“一异”等以此或彼来诠释或不诠释的器之表诠。

如是之觉性法界无余遍布于十方世间每一处的等空之本质，对于法性觉性本体自性之赤裸住式而言，没有丝毫掺杂和改变。所以，无生自成之觉性大任运，是远离“前后”“生灭”“始终”等一切戏论的无二大平等之智慧。

甲三、如是之任运超越来去之密意的讲释。

轮涅一切本体菩提心　　不显不生不定之任运

不由何来何处亦无去　　前后无别菩提心之界

无有来去遍满一切处

意思是说，此觉性自成本智任运珍宝，无有去境和来处而远离戏论，称之为超离来去之密意，所以能显无为涅槃和现有轮回之现相。

总之，法界大海相之本体是什么呢？

是法界觉空无生的胜义菩提心。因其没有所来之处而空，所以从未以现有情器诸法之相而出现，其远离生、住、灭三者，从来不以内外任何法而生，故而无生。

同样，此胜义菩提心不定于有无、是非等任何一面的本来自成任运之如来，不以情器四大、物与无物等任何而来，故为离戏平等任运圆满之智慧。

将来乃至时间空尽为止，内外情器境与境者等，与之相较，觉性菩提心从未去于任何处，是远离所去之处的本体本净之智慧。

同样，此无前后、无生灭，以及无有勤作戏论偏袒等任何的周遍觉性菩提心广大而辽阔界，轮涅诸法从未有过来或去的任何表诠，故为遍布一切的轮涅大平等之智慧。《普作续》中云："诸法根本菩提心中一，佛与众生现有诸器情，出生一切之藏菩提中，

一者无有计数说不尽，佛陀三身众生之身语，皆菩提心本离能所取。”

甲四、此为等空界定钉[1]之讲释。

无初中终法性真如性　　周遍等空清净之自性

无有始终超越前后境　　无有生灭亦无物诠示

无有来去亦无此表诠　　无有勤作所行法本空

无方所中真如元本基　　无念无间断也平等界

意思是说，胜义菩提心之觉性因远离了一切戏论之边，故无始终、无中边，是一切法之真如实相平等性，此号称远离三时迁变的法性平等性。

《六界续》中云：“无边中间不可得，无相亦无一切境，无有本尊亦无咒，无有法离一切常，无有怨敌亦无亲。”也就是说，觉性本体性无有中边，无有认之执，也无有识之境。无有所修之佛亦无能修之咒，无有法，亦超越一切以法为表名。觉性无有所怨之敌，也无有所助之亲。

这样的觉性菩提心之界远离了贤劣、希惧之分别，无有任何

1. 量等虚空之广大如是之大界中不变不迁称之为定钉。

散住。而此轮涅诸法等性之智慧如浩瀚辽阔之虚空般，为本净智慧本空离戏大平等之自性。其无有此或彼之表喻或自性，因无始终故三时从未迷失，所以超越了初、终、当下等的表喻之境。同样，因过去从未诞生，故将来无有灭之词素。此称为无有始终、前后、生灭等物之诠示的离戏无为法之智慧。

另外此自成觉性超离了千万戏论之网，所以无有微尘般的“有无”“恒断”“一异”“是非”“来去”等的诠示。

总之无法表示为此或彼，故超越了表示。超越勤作的觉性自成本智并非新生勤作而成的，而是原本就超越了勤、行、作之法，此称为法本空之觉空平等任运圆满的智慧。

如是，之所以此无作觉性远离一切表戏，无法以方隅作比较，是因其无有如四方四隅般的方分，也无有同此类的中边、上下等。白足尊者云：“再观空性有无中与边，若无中边再观内与外，若无内外觉性如空广，清彻明了周遍离偏袒。”就是说无有始终、生灭、前后、物质、诠示、中边、内外等任何戏论，也无有缘指、缘依的此自成觉性通彻如虚空般之状态，以不间断的方式永不超越于等空大界，这叫做等空界之定钉。这两个颂词是根据要义或科判而阐述的。

甲五、自性净平[2]了义之性的讲释。

一切法性平等之自性　　未住平等界者一亦无

一平诸平菩提心之态　　未生等空广大而周遍

于等性态无有间断故

意思是说，轮涅的一切现相在法性觉性界中从未动摇，实际上无有生、住、灭等任何而永恒不超越于法性平等之自性，所以无一不容住于法性觉性无生平等界中。现有轮涅之一切法在觉性菩提心中无差异而平等、无住而平等、无灭而平等，在无有来去之密意中无有尘许动摇而平等。

虽然九乘各自的见、修、行、果众多，但最终若未通达阿底瑜伽“本净觉性唯一平等”之见解的话，就无法解脱，此称之为“一平”。

大海般的轮涅诸法相不超越于诸平菩提心之状态，所以一切法于诸平菩提心中，往昔未生、现今不生、将来亦不转为生，于觉性等空广大轮涅平等之界中决定。通达彼了义后，则于法性大

2. 按照玛哈瑜伽的阿底观点，此叫做现有清净、情器平等。在此处按照阿底瑜伽窍诀的不共之观点而言，觉性本身之自性的光明本质就是清净，光明的同时，连细微的迷乱成分也不能垢染，于觉性空明不灭中融为唯一，是为平等。

平等轮涅一味中，一切法以本来不间断的方式无动摇。了悟此甚深了义，极为重要。

甲六、刚刚上述的概念于大平等任运金刚刹土中，法性无变一味，本来持纳于觉性金刚藏邑之讲释。

任运无有方隅周遍邑　　上下无间本界广大邑

无偏普容无生法身邑　　不变任运珍宝秘密邑

现有轮涅本邑同圆满

意思是说，就像为了胜伏伤害自己的怨敌，首先要为自己的安全做防范准备，即寻找一个坚固的防御邑，并持住此地一样。为了胜伏无明二取之缘而诞生的烦恼和迷相之敌军，而去持住不迷究竟智慧平等金刚界之邑，并稳住于邑中。

觉性自成本智无作任运遍布上下方隅、轮涅一切处之有寂平等邑，之所以超越了伤损，是因为任何一个迷失烦恼之军队都无法侵害，悉数于自地消失。在本界中无明二取的全部现相，均犹如霜露融入水般自地解脱。

同样，觉性菩提心超越方隅、上下等戏论。因离戏，故住于无间原始无作自成之大界。因本界中容纳轮涅一切，故称之为广大邑；因无偏堕，故现有轮涅之一切法普摄纳容于觉性唯一界，

称为法身邑。

《狮子圆力续》中云："广大菩提心，不变无言思，邑垒金刚碉，何亦不能损。"即是说，觉空广大菩提心是不变超离言思之邑——觉空唯一明点界，于此中垒修具备不变金刚七法胜义不灭金刚，称为不变金刚邑。

一切法于觉性普净自成本智不变性中，本来任运而成，此是一切如来不可思议之意续处，是珍宝般的四身五智等二十五种果法所现之处，所以也称之为珍宝秘密邑。

这样的觉空唯一明点界中，现有轮涅一切法自显自成自解脱，本来任运而成就，所以此邑也叫做本邑同等邑。

所谓同等邑是指，安住于一切法本来同等的如来果位之本体圆满中，叫做持大平等金刚界邑。

甲七、如是之法性界基，自成原藏宫殿布局[3]之讲释。

无偏漫布周遍之大地　　有寂无别菩提心之殿

广大法性顶峰极高耸　　未作自性四方宽广央

3. 将觉性比喻为一切圆满之国王，譬如国王拥有大臣、王妃、王子、眷属等许多，自成觉性如国王，智慧的妙力如大臣，自住之禅定如王妃，密意自显如王子与眷属等等。

超离渐勤入门极宽广　　任运富裕布局庄严饰

安居自成本智国王座　　集散相与智慧诸妙力

为大臣故自在于诸境　　自住禅定贤圣之王妃

密意自显子与眷属众　　大乐界央自明无妄念

此颂的意思是说，无作自成的觉性本体无有遮挡、掺杂，亦无有方隅，是遍布轮涅一切之周遍界，为内外情器一切法所依之基，故喻为大地。超越轮涅、无别周遍的觉性胜义菩提心之本体，超离偏私偏堕，故以宫殿或胜宫为喻。

此法性之真如大界，抵达了一切界域与认知见之顶峰，喻如宫殿之顶峰极巍然悦意。于原始中从未行持任何因果勤作的此法性真如实性之自性，超越常断等四边，喻为超越四方之中央或觉性广大界。

上等根基者入门时，超离渐勤的因果法，本来自然之自成就是菩提心之宫殿。具器之人若欲入此门，此门极为宽广辽阔。

彼宫殿的严饰布局：如是任运自成之觉性，是身与智慧无别之果法富裕圆满的布局庄严处，以宫殿为喻。

如是将任运而成之藏——觉性自成本智空明不灭的赤裸觉分鲜明现前的自之无作真如实性，比喻为国王入座或于座上不动摇。在觉性状态中，自妙力于境上显现的散集之识或智慧之妙力

游舞，全部成为了国王的大臣，降服了一切界域，守望各方，并且各自守护各自的百姓。因觉性本体性中，置于自地的自住禅定或住之成分与觉性本身永不分离，故喻为殊胜王妃。现今瑜伽士修道时安住于觉性之中，叫做自住之禅定。当“基”时，自成本智叫做本住之法界。当觉性真如实相如是通达时，受与见地的一切功德逐渐增上，成就的瑞相表诠显生于自续，比喻为王子和眷属。

那么，如同一位国王若要维护王政，拥有王妃、大臣、王子以及眷属，就需要令其全部被他驾驭和降服一样。当觉性自现遍满轮涅之智慧的内明现前时，觉性妙力集散、自住禅定、密意、受、见地的功德等就圆满于自续，并成为其庄严。若不正确了悟此意，则与疯子胡言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一切均于大乐普贤佛母或离戏平等智慧密界中融为一味，除觉空离言自证自明之外，无有隔立于他处的思索之执。

而自成本智与见境智慧两者有所不同，如《普作续》中云：“智慧本来慧，自成本智体，境而见得慧，境现无自成，无境时无明，是故自成智，本来智而慧，此乃称智慧。”如上所述，自成本智无论何时都是自住觉性任运之本体，都是不依着于境、不随于境的本来慧之智慧。而觉知妙力之智慧是念于境之智慧，显于境上、依着于境，故若能了悟是内自成，则其妙力解脱于基上，决定于本净法尽之中。若未了悟，则自成之成分变成无记，妙力

之念入于境，继而存在成为平常分别念的危险，这两者间有显著的差别。

所以，当觉知妙力之智慧显现于境上时，应了知是内自成本智，是自住智慧之禅定。此状态中不可能存在习气等等，这是因为一切如来之密意置于平等性智的缘故。《普作续》中云："无有习气之法性，此言三时如来意，三时一切如来尊，密意不依境而见，平等之上本来具。"如同这样，不认知自成本智为境，叫做自住之禅定。因其是无作而自俱的，故叫做瑜伽士的禅定或自俱智慧的禅定。当觉知妙力之智慧显于境上时，因未认知是妙力念入于境，所以叫做愚夫所行禅。因这种禅定执取外境，故而引生业与习气，此以境而生的意识，则为轮回心，这是种具足执取的状态。了知此两者的差别极为重要。

甲八、如是之界无有迁变之密意是觉性恒邸的讲释。

不变远离言思状态中　　自在权于现有诸情器

浩瀚法界之域极大矣

意思是说，法界如虚空般三时不变迁故，称不动。如是不动之自成本智或自住之界，超离了意中念思或言语表达等戏论之网罟，故于本空大周遍中从未动摇。

如果对妙力显分不灭的自显——现有情器等六趣之境的大海般有所相之外境均不执计度构画，而于觉性大法界中自然松坦而住的话，便犹如霜露融化于水或者波浪消散于大海般，自显、自明、自解脱，这就叫做法界觉性驾驭一切法。

如是法界觉性现有被驾驭于法身刹土时，就如于黄金洲无法得到普通土石一样，所现一切皆是广大法界的清净境域、身与刹土之游舞，广大而无边，此概念在《涅槃经》中云："无有是而成觉性，自相显式无所灭，现有均现法身刹，所现均解于自地。"这是极喜金刚躯体无余涅槃于法界中虹身时，文殊友哀叹"呜呼哀哉呜呼界……"等二十五哀叹之语的刹那，于彩虹光体界中，极喜金刚所赐之法，叫做《涅槃记》。此是大圆满续、界、窍诀一切之要义核心和等持们的密意精髓，比任何加持力都更为迅猛。当文殊友通达此了义的时候，师徒密意无二融为一体，后由昔日桑哈、加纳色扎、布玛莫扎代代相承。布玛莫扎尊者至今仍以虹身光体的方式住于五台山。

上述引证的含义是说，觉性智慧的本体未安立 "有无""是非""是否""一异""常断"等任何一面而离戏自觉自明。以不成为任何而能现一切之任运自显不灭的方式，于妙力中广显现有诸法。一切皆为法身之妙力而现，法身刹土清净身与智慧所显的一切自显自解脱，所显之相亦于觉性本体之上自地解脱。

甲九、如是之了义摄纳于法性菩提心唯一大乐界之讲释。

若住彼境悉皆为法身　　唯一自成智外无动摇

未作本成远离诸勤作　　无角边之圆圆明点故

如实无别界中均摄纳

意思是说，若如实通达觉性法身实相的话，则解脱为如来，若不通达，则迷失为众生，这取决于是否通达或认知。若未认知，且随于未认知而迷乱，加之无始以来烙印在阿赖耶基的习气，则只能导致于无穷尽的迷乱中轮回漂转，别无选择。若能认知，则觉性之上六聚之境所现的一切便能决定是法身妙力而现，均能自现大自解脱，也能懂得界之庄严或界现刹土。所以，若能安住于无垢觉性之本体——法身唯一明点本来住之原本处的话，那么法界大海相便除法身之外丝毫无有其他。

觉性自成本智在原始从未迷乱的层面上持住本位，轮涅诸法于觉性自成本智唯一界中无动摇，此是原始大空唯一界或遍善净妙之空性，或者说本空的空性，抑或称为大界大空。其本质从未被染垢，是超越增益损恼范畴的本净智慧。如是之觉性自现超越勤作念思之境，故是未作本成的智慧。此超越了勤作、遮护和希忧等一切戏论，其本质没有分别念的分支，于法身唯一明点界永恒不超离而诸圆。一切法的真如实相从原始中就无分别而于此诸

圆唯一明点界中遨游，此外别无其他。

《珠宝鬘续》中云："耶基法身自现体，传承根脉根本断，如意境界本地住，不动摇乃为自住，乃至原始无气连，原始至今无生死，本来功德已圆满，迷恋边际无修持，肢体无动本到达，所行之道原始达。"即是说，轮涅诸法的显基是法身觉性，此自现净与不净等的显基在觉性法界中从未动摇。而觉性本身的本质从未掺入轮涅任何染垢，超越了轮涅任何损益之境，解脱与迷乱等任何有戏法也都从未垢染。其本质从来没有以上师们的任何窍诀来传承，所以传承之根根本无存，也从未存在所谓传承的继承。其本质于一切如来意法界如意宝般的密意界中本来俱住。

对此，连如来和众生的名词也不存在，故起生的一切分别念自地清净，为自住大智慧之状态。若从未存在众生，则接续生命的气息就无处而来或从未存在。若此从未存在，那么生、老、病、死等也不会显现。因为妙欲六聚之现相，全部原本清净而本来圆满，所以就没有贪恋于六聚之境的所取。总之，无众生、无气息、无生死、无妙欲，肢体无动、从未行过、无有行道、本来无行，而俱住于觉性唯一明点中。

甲十、觉性本体菩提心中一切法为一味之讲释。

六趣各处乃至如来刹　　并非他处法性虚空中

自明菩提心中一味故　　觉性之中轮涅容聚矣

第一品讲释一切法于觉性本体中显现。第二品在此处讲释的是一切法于觉性本体中圆满。

那么，下至三界轮回六道众生之迷境所现的四生处等，以及处、身、妙欲，悉数在法性觉性界圆满。上至清净如来刹土和四身五智等一切果法，也除觉性胜义菩提心之外，无有尘许在他处成就的概念。犹如梦境之所现全部与眠一味般，法界大海相也在觉性法性中自显，与胜义菩提心合为一味。

《普作续》中云："诸法根本普作菩提心，如何显现皆是我本体，如何出生皆是我幻化，如何声词所发我本体，我乃本意发为词与声，如来身与智慧之功德，众生之体习气等一切，乃为现有情器诸含摄，本来含于菩提心本体。"所以在觉性普作菩提心不变的状态中，现有轮涅总纳的一切法，完全融聚于其中。

甲十一、如是之状态中一切法圆满故，涅槃法未寻亦大任运而住之讲释。

一切悉生此法界宝藏　　不寻涅槃本来任运故

不变法身无境皆遍满　　内外情器所现受用身

如同影像自显变化身　　三身庄严无不圆法故

一切现为身语意游舞　　善逝刹土无余亦无量

其本所显心性三身界

意思是说，轮涅一切法所生显之处是法界离戏自成大智慧。就像赐予一切九欲之基是珍宝库一样，于此处不但未寻而任运成轮回法蕴界处之一切，就连涅槃如来之地的智慧与功德等一切也是无寻而以自成的方式原始任运成就的。

所以说轮涅之一切法本来大空之法身三时不迁变、不动摇，无境大通彻，遍布于法界大海相，表示了一切法本体空为法身。如是之内外情器一切相并非单空，而是自性自明之相，称之为圆满受用身。如是之一切法如同明镜中显现影相般不灭，既明又不乱而自显，称之为任运而成之化身。《普作续》中云：“我性无改成法身，我体无改即报身，我大悲显即化身。”

《普作续》中又云：“如是所现诸法体，自性本体大悲三，三身乃为我自性”。意思是说，普作之王——觉性，无有不圆满庄严的三身之法，无论如何探寻皆无所得。是故，世间以色而显的一切，皆显现为觉性身无穷尽庄严之法轮。所发之声也均显现为觉性语无穷尽庄严之法轮。意识上所显的一切亦悉皆显现为觉性意无穷尽庄严之法轮。十方如来出有坏的无量刹土，同样是普作之王——觉性而现。所以轮涅净与不净的现相全部于心性三身

界中圆满，且于此中永恒不超越。

甲十二、如是菩提心界中，六趣刹土相摄于离戏唯一明点的讲释。

轮回自性六趣之城邑　　法界之中仅为像而已
生死苦乐诸种之显相　　心性界中如赏幻化戏
亦无亦有亦显均无基　　空中云般唯骤然缘出
非有非无自性超离边　　离戏明点之中均容聚

轮回自性中所显的现有法，尤其是迷相六趣之大城邑，这一切实际上于觉性法界本空大平等中，从未动摇而显现。仿佛镜中影像般无有而空显，除自色自显之外别无其他。当今的生死苦乐不等的显相，无论怎样当做实有而去执着、取舍、疑虑，实际上如通达心性法界中并无丝毫生死苦乐之表诠的瑜伽士欣赏的幻化戏般，皆为色空梦境之相。如幻术师的幻化，以及施咒魔术显现的影像般。又如服用达社罗后，将大地上的一切迷视为黄金般，无实有而显。《普作续》中云："六道仅为名而空。"因此这一切无有而显如魔幻空色般，若以此为实执之人，将陷入迷乱之帐幕。

这一连串的迷乱显相，实际上皆无根基、无本体、无自性。《大鹏续》中云："无因离缘自现无遮挡，离作唯一谁亦未曾作，

本圆本藏任运而受用。”又云：“异熟习气无基亦无依，虚空花朵无有诞生处，体内无心无处习气无。”即是说，六道轮回的一切显相无基、离因缘、无勤作、无异熟、无习气、无身心，就像天空的花朵没有诞生之基一般，一切除在法身唯一明点中容聚之外别无其他。

因此三界迷乱之相，只不过是无有而现。犹如虚空本体无法被云障垢，但由于因缘和合，刹那可以现为天空被云层遮挡的显相般。同理，法性觉性本体不被迷失染污，无法被染污，也不转为染污。除无有而显明，仅是骤然因缘而现之外，无有丝毫的成立。《珠宝鬘续》中云：“众生乃为五烦恼，实际从来无成立，如同虚空之云层，由于倏然之因缘，云从虚空而诞生，故则融入于虚空，认知无二而为一。”《释量论》中云：“心之自性即光明，染垢则为骤然相。”就是说，轮涅诸法除瞬间的因缘和合法之外，究竟上无存在，如同不成立任何的虚空般，既不是无有，因为法界大海相能不混杂而呈现；又不是有无、是非等，因为不存在自性而超越边际。所以远离一切戏论的自成本智诸圆唯一明点，容聚了轮涅一切。

甲十三、上述含义以大平等的方式总摄于金刚界。

心性乃为菩提心自性　　如空清净无生死苦乐

无偏实有解于轮涅法　　无以能表浩瀚广界故

不变无迁任运而无为　　光明金刚心要达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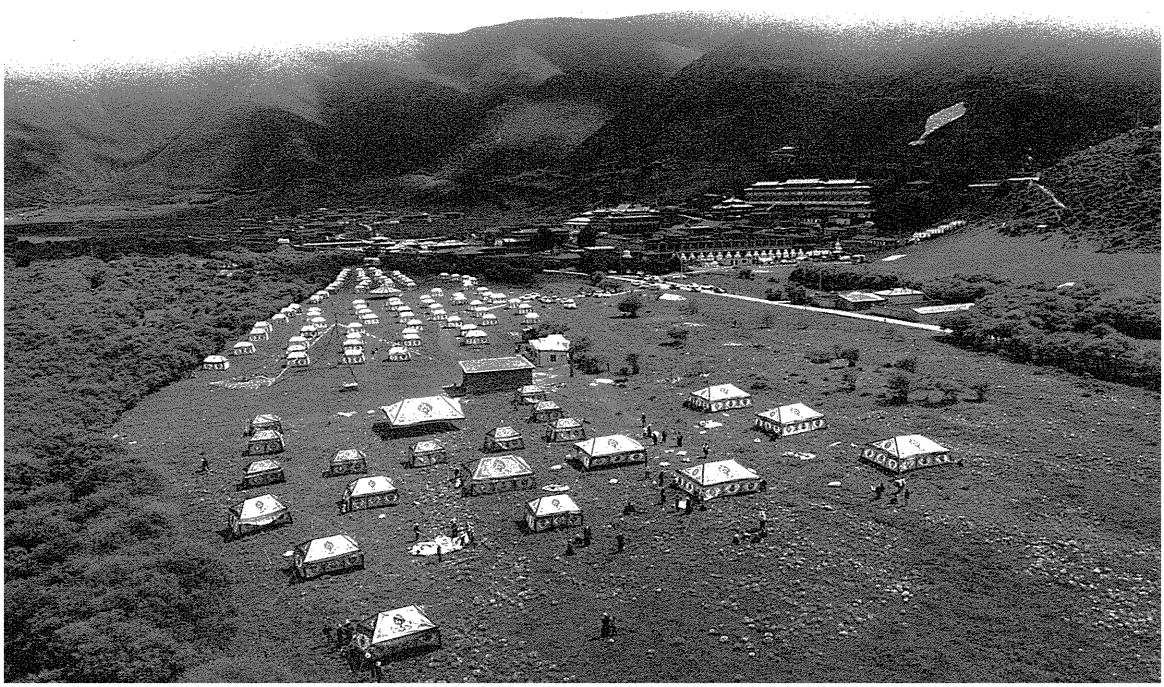
是故一切均为安乐刹　　任运平等菩提心性矣

心性自成本智是超离了一切戏论的胜义菩提心之自性，如远离三垢的虚空般清净。因本体清净故，以障碍无法蔽覆，三时无迁变。因是本来已解脱之智慧，故无有丝毫的生死苦乐之诠表，无法成立物、偏堕、法与非法等任何本体。因本来已解脱了轮涅一切法，故称为本解脱，亦为一切解脱之大普解、实相自性、真如实相之智慧，除此之外的究竟实相，即便如来也无法于他处寻得。《普作续》中云："心乃如是实相之本体，诸法亦如如是而成就，莫逾如是真实实相法，本体之外莫修他处法，此乃如来界中无所得。"意思是说，这样的胜义菩提心远离一切戏论，无法用此或彼的词素来表达。如浩渺虚空界，因浩渺而超越了界域方分，三时不迁变，以不变而任运成就，乃为无任何因缘起现之无为法。这样的心性是自性光明，具备金刚七法之原藏，以本来超离舍持的方式抵达了如来之果位。

对此实相而言，现有内外情器皆为原始自成大乐刹土身与智慧无分别而成之游舞。如是，于本来任运平等三藐三菩提中永恒不超越。

法界宝藏论第二品字释，即现有显为刹土。

法界宝藏论·第三品字释



第三品：菩提心之表喻的讲释，分十一。

甲一、在觉性中一切法圆满之自性的讲释。

一切普集集于菩提心　　不属菩提心则无法故

万法菩提心之自性矣

意思是说，如同一块红糖味道是甜的，就可以决定一切红糖皆是甜味一样。情器会聚于虚空，那一切如来之意法界密意聚集于何呢？本来就聚于觉性菩提心。正如《普作续》中所言：“三世诸如来，密意聚于我，我之自性体，密意身语聚。”而现今通达在觉性中会聚三时一切如来之意法界密意，并且于此中安住的功德比在世间建满金塔更为殊胜的原因也就是这一点。

所以，觉性普作菩提心本体中包含轮涅之本体，且一切如来之密意也聚于此中，九乘要义亦汇集于此，那么除通达胜义菩提心外，非胜义菩提心之法丝毫也无有。比方说，若通达了《法界宝藏论》之了义，就通达了九乘之法的所有要点。故要把《法界宝藏论》了知为觉性胜义菩提心普作之王，而轮涅诸法之自性就是胜义菩提心普作之王之自性。

甲二、如是之胜义菩提心以喻、义、因三种来了知之讲释。

乙一、比喻。

菩提心之表喻如虚空　　心本无因无所生境故
未住超离言思及念境　　谓虚空界唯仅以喻表
喻表本身即此无作为　　表喻之意怎能存言思
应知此者自性清净喻

觉性菩提心的表喻等同于虚空，譬如，虚空无有内外、生死，无有明暗与迁变，也无有物与诠示。同样，胜义菩提心也无有内外、生死，无有明暗与迁变，也无有物与诠示。因为无因之无所生境空明离戏，不住于任何处，无法如是以“此”来言表，无所思，超越念境。所以觉性菩提心的表喻为虚空界，就像虚空无色、无形、无所认知一样。

《狮子圆力续》中云：“平等离器如来义，智慧自现虚空净，离戏觉性等虚空。”觉性平等，是超离器之诠示的一切如来密意智慧自相之法身，此即清净如虚空。其心性即空性，仍以虚空为喻。因觉性本体空明不灭之觉分是自证自明的态式，而虚空是无觉分的单空，所以有所不同。白足尊者云：“虽将心性譬喻为虚空，此乃暂时空分之表示，心性具备明分空而显，虚空如若无明乃顽空，是故心性之空不能诠。” 意思是说，觉性仅是从“空”的层面来以虚空作为比喻，而所表喻的觉性菩提心实质上不成立

“有无”“是非”“一异”“恒断”等任何一面，无法如是以“此”来行作。故而所表喻觉性菩提心之义是无有意之所思、无有语之言表的离戏、通彻、无间、平等，正因如此，就不存在言思等戏论。以虚空为喻的心性觉性是自性清净的本质，不成立于任何，因无法表喻故暂以虚空为喻，应了知这一点。此概念在《普作续》中云：“诸法虚空之自性，等空之体无自性，虚空无有所比喻，乃至虚空无比较，诸法无余之了义，应当此为认知要。”同样，就喻、义、因三者而言，隆钦巴尊者的《心性休息》中运用了《普作续》的引证：“心喻如虚空，义法性无生，因能现诸种。”

乙二、此比喻所表示之义。

实则自觉等空菩提心　　非念思境超离表诠也
自明不动光明广袤界　　未作任运无广狭高低
法身菩提心藏中广大

如同上述普作王之引证般，觉性菩提心“喻”如虚空；“义”法性无生；“因”心性不灭。于其中，此处所言觉空无生之究竟实相是自证胜义菩提心，其超越上下方隅等界域范畴，如虚空般周遍广界，这是胜义菩提心之意义。此并非念思之境、无法以意相较、无法以喻表示，无法以语言说、超越一切戏论。这样的原

始大本空觉性是空之自性自明的态式，其圆满受用身之一切功德，本来不动摇不迁变，于光明广大界自俱圆满。

这样的自成本智是原始法身本藏任运而俱住的，称之为无作任运。无作任运之觉性无有广狭高低等戏论之网，永恒不超离法身菩提心藏诸圆唯一明点之界或大中央，一定要了知这一点。

乙三、抉择觉性菩提心之自性如虚空般清净无有偏堕之义的讲释。

因即妙力能显诸种相　　显时无有显处与显者
仅名为显析则如虚空　　无别广大平等均容聚
周遍无有二取之本界

意思是，在“喻”“义”“因”三者当中，此处讲的是“因”或“抉择义”。

譬如，把虚空般的心性觉性本体持为有法的争端，并且想用无生为所立法来证明心性无生，就需要把心性之妙力不灭而显的本空离戏之性作为抉择义。那么如是要立的心性本体无生之抉择义，是心性本空大离戏的妙力显式不灭而能显一切。这一点就好似镜中显影像，抑或清海中的星影般，一切显分不灭，似显一切，但实际上当显之下就没有所显之境处和能显的境者等任何，空而显，显而空。仅仅觉察显之名时，也除了在无有的同时显现之外，

实际上无基离根，喻如虚空。因为显解灭空无别大平等广大界中总摄的轮涅法界大海相，悉皆完全容聚于此，故而所显一切周遍无取舍之界，于究竟胜义光明法身唯一明点中容集，并且永不迁变。

如是，法性如虚空般无生为“立”，此“因”是不灭而显的无别大平等，以抉择义来证明。《自释》中云：“若觉性本体立为有法，能言便是无生如虚空般超越言思之词汇，这是因为与彼一个状态中妙力所显的心没有任何本体、认知，离戏如虚空般。”同样，在《普作续》中云：“因即诸诠菩提心。”意思是说，之所以心性“立”为无生，是因为彼之“因”遍计之所显的一切相，实际上不超越于菩提心，是为此抉择之义。另外，在《狮子圆力续》中云：“法性离名之虚空，无表境自显翔鹏，未改自觉持安乐，自成离戏法性海，无器金鱼则游行，自显法身合总摄。”此等诸多引证的含义也表示，觉性显于境上时，“显解无别而消失”的法性，以虚空或大海为喻，于此中容集。对“境者之觉性”无灭的成分，以大鹏翱翔和金鱼畅游为喻。

甲三、此上含义于法性无中边之状态中总摄之讲释。

自成本智法性流诸方　　喻义因之决定表喻示

等空三大巨钉本性处　　一切总集自性无分别

平等广大浩瀚界处内　　一切本平无前后贤劣

普贤金刚萨埵之密意

意思是说，觉性离边超越言思之自成本智的法性远离了偏私偏堕，因其无定向的了了无际之性质，称流诸方。所以若想通达如实的自成本智之真如实相，就要如上述般，以喻、义、因等来直指。通过依着此方便，如实了悟觉性智慧之意义，以此方便表示为彼之表喻。

《普作续》中云："若欲必定证此义，喻如虚空而观察，以即法性无有生，因即心性无有灭，犹如虚空之法性，以如虚空喻诠示。"就是说，若欲通达此觉性之了义，则以彼之"喻"为虚空的观察方式而观察，即如虚空无内外、无迁变、无生死、无遮护一般，自成觉性亦是如此而空；"义"为法性无生、空明无碍、离戏平等之智慧；"因"是心性无灭与觉性一个状态的本体中，妙力而显的心，没有任何本体、认知，如虚空般离戏。所以虚空般之心性可以以虚空为喻。

上述的"因"要了知为心性无灭的显分也于觉性本体无别。又云："无有念思之法性，无有念思而诠示，无有以词所言表，无所言之表所言，无念直指意本体。"对法性本体性而言，虽无念思，但其命名时，却以无念、离边、超意等的名称来诠示。法

性本体性虽不能以词汇言表，但当冠名时，却以无言、离戏、超意等名称来诠示。又云：“总摄讲述此了义，究竟了义无解要，此为通达我了义，此若未通我了义，了义声词何等言，与我永恒无相会。”通达觉性普作之王了义的方法，皆归纳于喻、义、因中讲述，而普作之王意义本体才是真正的诠释或真理，因此要懂达普作之王“我”之了义。

倘若以“喻、义、因”都无法通达普作之密意的话，则此外无论如何以词素宣说，都无法与普作“我”相会，抑或说无法如实通达实相。比如许多盲人群中有一头大象，让盲人们抉择大象的形状，就会各具己见一样。《普作续》中云：“与我歧路遮我本，法性本藏无见得。”要通达觉性自现周遍广界等空般的了义，定要通过以“喻、义、因”来诠示才能了知清楚的原因，是因其摄纳不变于他处的三大巨钉之本性本质。若能正确通达此了义，则能够了悟轮涅一切法于普作之王唯一觉性界摄纳的如是实相。

若如是通达的话，则轮涅、贤劣、苦乐等无分别，一切同持于平等周遍广大界或觉空离边大圆界，以原始本平的方式圆满。之所以轮涅一切法无有前后、贤劣而一切以虚空为喻来诠释，是因为通达了离戏超越言思之本体是普贤王如来与金刚萨埵之密意。而以虚空作喻，则能了悟觉性大空之空分为普贤王如来，觉性自性自明的反分为金刚萨埵，明空无二之成分，则是普贤如来和金刚萨埵无二密意之究竟。此概念在《普作续》中云：“普贤

密意之总义，为何所现之一切，无有贤劣及取舍，普作本体显而聚，金刚萨埵义聚故，不生不灭之密意。”一切相无贤劣取舍而现前普作大空之实相，号称普贤王如来之密意。之所以具备金刚萨埵之密意，是因为觉性不生不灭的自性自明即为密意。

又云:“七尊如来与本师，千尊如来等不思，身语意之饶益义，显乃身语意而显，身语意之法性体，身语意之饶益式，此亦摄为普作义。”即是说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此乃过去七佛，以及贤劫千佛和宇宙间微尘数之如来，一切无不含纳于觉性普作菩提心中。所以现今刹那安住于觉空离戏空明不灭之状态之中，便能够与上述诸如来之密意无别而融为一味。如是，身、语、意之一切功德无不总摄于觉性普作菩提心之中。

甲四、觉性喻为旭日藏之讲释，分二:

乙一、略说。乙二、广说。

乙一、略说。

菩提心如旭日之精藏　　自然光明本来即无为

无遮障法通彻任运成　　无有戏论无念法身状

本科判讲释的“觉性如旭日藏”之意是如上所述般的，觉性虽本体空如虚空，但自性明如旭日，觉性本体之空并非空如无茶无水或根本无有如兔角般，更不是单空顽空，而是自性自明而住，以旭日之藏为喻。

那么，觉性菩提心之本体空，虽然是本空离戏如虚空般不成立任何，但空的同时，空之自性自明却如同旭日之藏般。譬如旭日本体性之明，能以自力令黑暗自消。觉性菩提心也是以本体性之光明，令无明之黑暗无迹自消，此与旭日等同。

如是之明空无二的觉性本乃无为法，觉性本体从未被无明和业与烦恼等之垢所染污。觉性通彻外明内明，以无所遮之法本来任运而成，因远离四边之戏论等，故为无戏论法。如是之无寻思念之智慧或原始大空界，于周遍大遍布空明不灭的大法性中永恒不离别，以上即为本义的略说。此概念在《觉性自现续》中云：“远离四边大法身，光明无垢如晶球，离边法身灭暗身，无垢灭暗之日轮，四边暗明本任运。”

如同这样，超离四边的空之大法身，其本身自性自明，因无垢光明，故以晶球为喻。犹如旭日坛城般之法身，以任运而成了自力所铲的无明黑暗之铲除主。

乙二、觉性如旭日藏之广说。

空则法身明则受用身　　毫光所化三身无分别

本来功德任运已成故　　过失罪恶黑暗无遮挡

前后三时不变而唯一　　遍满如来众生为一味

此乃名为自成菩提心

意思是说，心性本体远离了一切戏论，如虚空般空，此成分为法身。此空之自性自明如旭日藏般明，此成分为圆满受用身。当晶球被日光照射的刹那，五光自然具备而向外发射，诸毫光不灭而显，此成分为化身，各个分明。但实际上三身并非各自成立，而是本来无别的。如云："直指三身分明宣，实际一界别无他，莫能执着而迷失。"《等持王经》中云："元始如来遍满有情众。"若引用下面的引证来证上面的引证，则如百姓入王位一般具理正确。

此是元始如来藏三身无别之讲释。

就基之本体而言，基之本体为空；就自性之成分而言，明空无别；就大悲之成分而言，觉空无别，此本体、自性、大悲即三身虽分明而言，但实际上除唯一觉性之外毫无分别。诚如《普作续》中云："普作菩提心之我，自性无作即三种，命名三身而显宣，究竟三身之自性，如是义中不动摇。"如同这样，觉性普作菩提心的本身无作为法身，自性无作为报身，大悲无作为化身，所谓的无作仅为称名而已，实际上于唯一觉性自性中从未动摇。

如是，虽然分别言为三身之命名，但本体本来无有丝毫分别成立的认知之法，三身不迁变、不动摇，法身密意功德以任运而成。《普作续》中云："名而称之为法身，自性本体无动摇，名而圆满受用身，自性本体无动摇，名而称之为化身，自性本体无动摇。"所以，觉性普作王远离三时迁变，因未迷、不迷、不转为迷，故轮回迷相之障和罪恶之暗的遮挡从未存在，而本解本净之密意无有前后等三时分别，本来无迁变而融入觉性唯一明点之状态中一味。

如是，此三身无别的觉性普作王之密意，遍满如来与众生或轮回与涅槃全部而一味。这样的觉性周遍平等，称之为自成本智胜义菩提心。

甲五、在这样的状态中显现现有之讲释。

彼之妙力皆以何显现　　证与未证现有与情器

有情诸种现相皆不等

意思是说，觉性普作菩提心之自性宛若明镜般的状态中，其妙力如色相般于任何能显之基而住。按照基、道、果三者而言，基觉性法性是本体，行道时是所修之法，获果时是现前彼。

那么依着证得基觉性之实相，便会现前清净如来之身与刹

土。即使未证得而陷入迷乱，显现不可思议的现有情器和有情六道之诸不定相，但觉性本体本来从未染污，其无迁变而一切清净。犹如影像无法染污明镜般，亦无任何迁变。

甲六、当现之下无自性之讲释。

虽现诸种自性无碍也　　犹如阳焰以及梦乐音

变幻影像犹如寻香城　　犹如眼遮虽无而明显

无基无依仅为骤现已　　仅为某时骤然认知法

意思是说，虽然以觉性妙力能不灭而显一切有寂之种种相，但无论如何显现，均除觉性菩提心之自性外，于他处无所成立，然无有之上仍能呈现。

比如将阳焰认知为水，实际上除阳焰之外，别无他成之水；同理，梦境界中所现诸相，除唯一眠界之外别无其他；石山中的回音，除石山之外别无其他；变幻自在的魔术师无论变幻出什么形象，除变幻者之外别无其他；镜中的影像无论如何显现，除明镜外别无其他；黄昏之地的寻香城无论怎样显现，除黄昏地之外别无其他；眼根凝视某物时，虽能变幻出许多物体，但除唯一当初的物体外别无他物，仅仅是于无有上明显而已，实际上均无基无依，只是骤然显现。

譬如对于梦境的表相而言，未入眠时和苏醒之时两者均无存在。正在睡眠期间，所现的一切迷境，于原始总基时就没有显现解脱的如来，也没有迷失的众生，最终涅槃果位两者均无存在。

现今某时，由于意识迷乱而显为实有，但当显之下已是无有而为显明之本体，仅仅显现空色而已，是故通达不成立任何法是很重要的。因此诸法自性无有生、住、灭三者。诚如《中观论》中所云："如梦及如幻，乃同寻香城，如生而如住，最终如是灭。"

甲七、这一切于此法中从未动摇之讲释。

任运菩提心之自性中　　游舞不灭轮涅神变现

彼诸神变容集于界故　　应知原始之中未动摇

意思是说，觉性本来无作任运自成的胜义菩提心之自性，虽然离戏如虚空般大空之自性中永恒不超离，但因无有任何却仍显任何的能量本来圆满，所以妙力游舞不灭而不定生显的迷乱之轮回和涅槃的诸种神变，就犹如彩虹和星影般不灭而显。

如同这样，内外情器轮涅等法界大海相的一切神变，在觉性大法性界完全容集，因此要了知其皆于原始大空周遍广界之状态中无动摇的概念。如《普作续》中所云："诸法根本普作菩提心，如何显现皆是我本体，如何出生皆是我幻化。"即是说，轮涅一

切现相，当现之下就于菩提心本体中不动摇。

甲八、一切于界中圆满之大圆满的讲释。

此乃一切菩提心状态　　一圆普圆无作诸义圆

自性任圆自成本智矣

意思是说，因有寂一切法于觉性普作菩提心大平等之状态中永恒不越域，于此觉性唯一明点本身自本界本来圆满，故称为“一圆满”。《无字续》中云：“我乃无有一或二，明点诸法皆圆满。”又云：“我乃无有自或他，觉性之法诸圆满。”如同这样，因为界大空界中，基时的迷失法蕴界处、修道时不可思议的乘之类别与道之入门、所获果的不可思议，包括果时的四身五智等二十五种果法在内，基道果的一切法皆圆满于此，故称为“普圆满”。这样的界大空之界中，不但圆满了有为法，连无为的一切法之甚深实相了义也均圆满于此。

《无字续》中云：“我无方隅别，密智诸圆满，我无显与灭，界之三法[1]圆。”又云：“我无生与死，无灭之法圆，我无内与外，明了之法圆，我无空与物，所显诸法圆，我无所念境，所见诸法圆。即是说，“我”普作之王不存在内外和生灭以及无实有成，

1 三法：外界、内界、密界。

其原因是内外和生灭等所现诸法皆无灭而现，宛若镜中影像，因其具备无有真实之要点，所以影像才能映现于镜中。而若镜中影像是真实的，则无法成现，这就好比是说极小的镜子中是无法容纳内外情器广大之色相一样。就词素而言，犹如一尘之上无法容住它尘般。若无实有，则能现一切，若实有，则无法显现。此是中观时，对空、缘起的理解。

《中观庄严论》中云："所知界中若有一真实，所知一切无法得呈现，正因所知无有真实故，无边所知诸法灿然显。"意思是说，若所知界中存在一者真实，那么彼者不但无法显现，而且其他也不得显。若所知界无一真实，则轮涅相能无穷尽显。所以在此处，普作我正因为无生灭，才能显生灭相。

如是，一切法之实相或自性，是无作任运圆满大自成之本智。也就是说，觉性并非如无实有之空分般，而是法性与实有法两者，因于三清净之本体中圆满故，称之为"大圆满"。《密藏续》中云："一因及词素，加持与真实，极胜四见解，则为诸圆王。"

甲九、本体不成任何但仍显任何，显式无生不灭而显的讲释。

菩提心者由其显未显　　虽无轮回涅槃内外法

由彼妙力动摇之自性　　现有轮涅游舞不等现

也就是说，觉性菩提心之本体不成任何，于空明大法身本来清净之本体而住。显与不显之本体，名为轮涅二者。因无有内外法成立，故其无有须臾之污垢。虽然本体本来清净，住于完全精妙之空性，但由于彼觉性之妙力证与未证之缘所动摇的自性，而显现了现有轮涅诸种游舞。如同无垢水晶球，虽然除本体之外别无其他，但由于结合了骤然之缘——阳光，就瞬显五光了。

甲十、觉性本身不成立任何，超越显空，非诠示之境故，在此状态中从未存在所现的假立之讲释。

当现之时自性空之色　　本无生而显为有生也
由其显时任皆无已生　　虽然无灭然而显为灭
为无灭而幻化空之色　　当住刹那无有安住法
住者无基无来无去状　　现之为何如彼不成故
谓无自性仅为假立法

意思是说，如眼之境为色，耳之境为声等六聚的境相，无论是哪一种，当初现的刹那就是无而显之自性向外显现了空之自色，此是本净无生空之妙力显为“生”的，若“生”是实有的，就无法显生。正如刚刚上述的一样，“所知界中若有一真实，所知一

切无法得呈现。”所以说正因为无法成立实有“生”，才能显“生”。譬如前方的宝瓶为有法，但应承认其无所生，是因为其显为有生，而正因为显为生是无有实生的缘故，所以叫做“无生之上显有生”。《集密意续》中云：“奇妙哉不思议法，圆满如来诸秘密，无生之上诸诞生，诞生本来无所生，奇妙哉不思议法，圆满如来诸秘密，无灭之上诸种灭，所灭本来无有灭，奇妙哉不思议法，圆满如来诸秘密，无住之上住诸种，所住本来无有住，奇妙哉不思议法，圆满如来诸秘密，无来去上行来去，来去本体无来去。”如此之言说在《大资粮续经》中也曾讲过。

那么，有寂一切法为有法，因其无生故以能生而现，因其无灭故以能灭而现，因其无住故以能住而现，因其无来去故以能行来去而现。若了知这样一点的话，初业行者感觉到的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也就不存在了。麦彭仁波切曾言：“非法而现乃词义，合法乃为最非法，见行窍诀之密意，抉择通达此了义。”所以说，正因为一切法无所生之缘故，从而显现了有所生之相。但从究竟实相而言，当现的刹那，就已是无基离根之自性住于无境通彻之状态。虽然以无所灭而显现了有所灭，但若灭为实，则无法显现出灭。正因为灭而显的原因是灭无实有，故而无有灭之了义才是究竟的实相，在词素层面如昨夜梦境般的灭相，只是幻化般无有之相的空之自色现为自相而已。同样，当住之下无有实有之住法，而住者本身，于无基、离根、无境、无来去之空性离戏平等之状

态中永恒不超离。

总之，轮涅诸法原始中就从未存在，是本空如虚空般之自性，因此从未成立任何显现，好似镜中影像、空中彩虹和大海星影般无自性，一切仅为名称而已。

甲十一、显为何相，如是皆无自性之本体的讲释。

所现乃为妙力自现故　　为缘起法仅为诠自性
妙力所现当显之刹那　　现与不现无有方偏故
妙力唯示无些许本体　　一切永恒无有变迁状
菩提心中丝毫无动摇

意思是说，净与不净的轮涅诸种显相于觉性法界本体性中，虽未成任何但仍能显任何之作者是任运而成的。正因为觉性妙力不灭而能显轮涅诸种相，并且以自成自显的方式在显，所以所现一切如梦如幻，悉皆依因缘而现，此外别无其他。一切除空性所显现外，别无他成。如云：“除非缘起法，别无其他法，除非空性法，别无其他法。”所以一切法缘起之自性和缘起相空双运之了义，以喻、因的方式显现，以词素言说为相，除此之外无有丝毫他处所成。

因觉性妙力所现的相——轮涅诸法，当为相的当下，就已经在觉性本体中无有其显处、显者、显与不显等任何偏堕，故要理解为显而空、空而显、显不挡空、空不遮显，显空无二而一味。如是，妙力之所显之缘起显空无别，或者说仅为表喻而已。因觉性本体性无有自性所成故，一切时于法性平等中不动摇，永恒不迁变，于觉空双运中不超越。宛若清澈的大海中，星影之形象虽然在现，但实质上无现，因为除现处大海之外别无其他。现者星辰于天空中从未动摇，只不过是大海与星辰两者的和合之法罢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同样，轮涅诸法于胜义菩提心界中无有丝毫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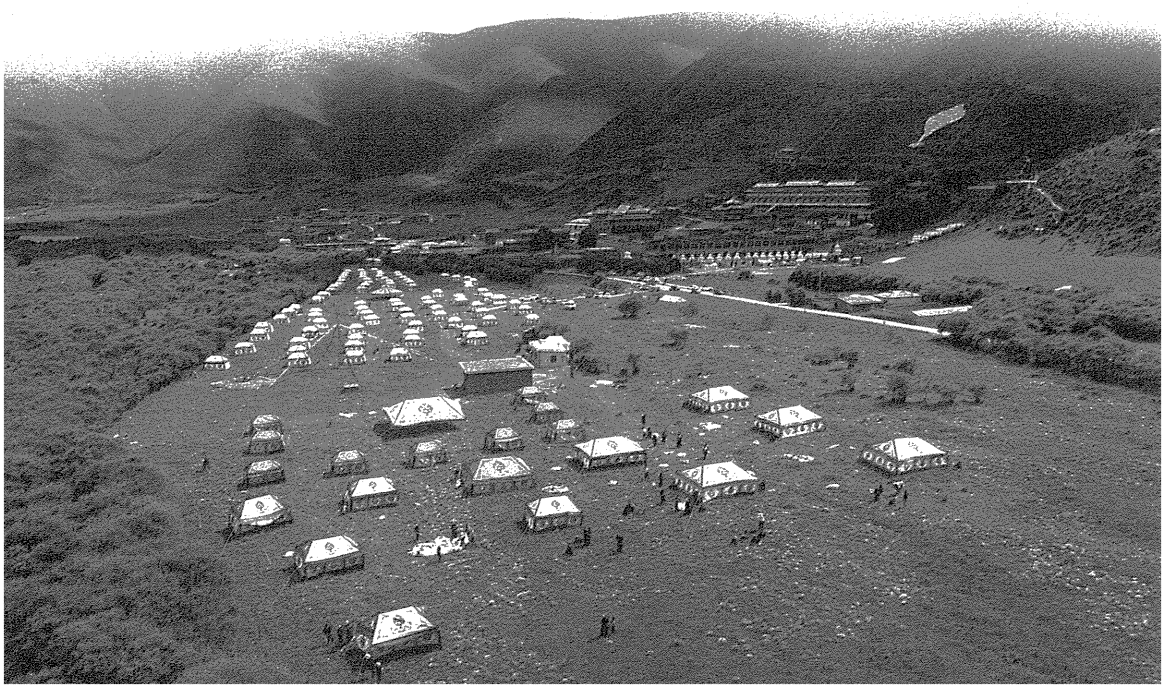
另外，在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论礼赞》中云："何依缘起现，无灭亦无生，无恒亦无断，无来及无去，无异亦无一，戏论之本基，圆满诸佛言，圣者作顶礼。"此颂词出自于《宝积经》，龙树菩萨将此颂词写作为《中观论》之礼赞，此为何因呢？因为《中观论》的全部含义总摄于此颂词中。故而在导师转法轮时，讲述了此缘起之道。此含义为诸法于觉性界不灭而显现，故无灭。虽无灭而显，但实际上从未诞生，故无生。本来无成如兔角般，并非成断。此并非断相续粗无常——曾有而后无有，故不存在"断"。对前后没有任何变化的状态虽言永恒，但因并非如此之故，无"恒"。因无有他处来和此处去于他处，故无来去。如云："所谓来去无所去，无去亦是无所去，未证去与无去故，所谓去乃无存在。"

这样，不是异义也不是一义，所以讲释“善灭”一切戏论，传授者本身是圆满断证一切功德之如来，此乃世间一切言说中最佳殊胜，故对此顶礼。

而人间的神、龙、天王、帝释天、梵天等许多曾经言说者只不过是在言表而已，如帝释天曾言，“四大于我而生”。《俱舍论》中云：“狡者帝天谎言故。”帝释天在佛陀前闻法时，声闻觉达陀问帝释天：“情器何人生？”帝释天因感到恐惧，故信口雌黄道：“我是帝释天，大帝释天。”像此等的言说者，仅是在言表而已，只有如来出有坏四无畏者所言才是无以比拟之无上殊胜。

法界宝藏论第三品字释，即菩提心之表喻。

法界宝藏论·第四品字释



第四品：菩提心之自性的讲释，分十。

甲一、如是为了以喻表示之义成熟于相续，而讲释觉性菩提心之自性。

普集菩提心之自性者　　并非所现超越所现法
并非空且超越空之法　　并非有者器物诠表无
并非无者轮涅诸遍满　　并为有无任平元始界
无方无偏无基亦无物

如颂所示，因为现有轮涅一切法无不总摄于觉性界，故觉性智慧周遍轮涅一切，这是大圆满自宗的观点。如云：“原始如来藏周遍一切众。”在此处有些未了悟觉性的初业行者有这样的忧虑，按照显宗柱子与执柱两者意识分别认知的理解，就认为“原始如来藏虽遍满一切众，但并非遍满土石山水。”就“法界为境”的反面而言，虽然遍满轮涅一切处，但就“自证自明”的反面而言，并非遍满轮涅一切。其认为基之“本体”远离一切戏论，并不属于了悟或不了悟之任何，与了悟时的自证自明两者有所不同，但自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原始总基和当今觉性两者是一样的，实则并非如此！因为原始总基是未成任何轮涅之前的初基，

而当今觉性则超越轮涅两者。总基不离别于轮涅两者之前的初基第三聚——无念周遍如虚空般，此如黄金染垢一样，存在明与无明的两种成分，倘若明分现前，则如普贤王如来般解脱，若无明的成分现前，则如同我等般迷乱。

当今许多修学大圆满者，把觉性与原始总基理解为是一个，其实两者相去甚远。虽然基周遍轮涅一切的方式是等同的，但当今修道之觉性本体无有丝毫的无明成分，所以法界境与原始总基不能理解为是一个。

针对上述有些人的疑虑，虽然认为法界境遍满一切，但认为觉性自证自明的反面非遍满轮涅一切和原始如来藏非遍满土石山水，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法界境与境者了了分明的智慧两者无法各自分别，这是因为他们未了悟柱子和宝瓶等的一切法均为唯一觉性的如是了义。若了悟这一点的话，则极易理解原始如来藏遍满土石山水。也就是说，这正是因为未了知一切法皆是自相的缘故，亦是未了知一切相无基离根，为唯一觉性游舞的缘故。

一切法之终究实相就是觉性自性光明，这是指得见的无谬赤裸现前的心之法性，也是自证自明的赤裸觉分。其实所谓的基就是以境之反面而分别的，而觉性所谓各自自证的智慧是以境者之反面而分别的。若在有经验者看来，彼基界与觉性无法分别，了知其为无二融聚，就不存在分别了。

按照“法语”而言，所谓觉性自成本智是窍诀部之“法语”；

所谓普作之王、菩提心，则为大圆满心部之“法语”；究竟之心为密乘之“法语”，但是因为心、界、窍诀之密意为一，所以上师们对各种“法语”无有分别，在麦彭仁波切《三部胜义心论》当中，称觉性为究竟菩提心。隆钦巴尊者在本论中，称觉性为菩提心或普作之王。但本《法界宝藏论》之究竟了义，强调主要按照窍诀部来讲释。引用的引证中大圆满心部和界部的词素居多，并以这些为附释。

以下导入主题。

现有轮涅一切法无一不容纳于觉性界，故称觉性为普集菩提心。那么此普集菩提心之自性是怎样的呢？

是不成立“现与空”“有与无”“二或非二”等任何一面，远离一切戏论之边的。

此觉性非为现，因为现为六聚的一切相当显的同时本来就从未有过，于本空离戏平等的智慧中永恒不动摇，所以超越了所现之法。

那么非为现，又是否为空呢？

普集菩提心之自性并非如同兔角般无有的“空”，而是空时所现不灭，此现者为任运成就，不堕于空分并且超越空之法。

如是，普集菩提心是否存在自性呢？

非也。如云：“非为有者如来未曾见。”又云：“非为有者从未成任何。”觉性本体无有物器、诠示、形状、颜色等任何戏

论，为空性离戏通彻之自性。

那么不是有者，是否为无者呢？

晋美朗巴尊者有言："并非无者轮涅一切基。"白足尊者亦云："并非无故清澈亦明了。"觉性原始如来藏遍满轮涅一切，如油分遍满菜籽般，无有不遍及之处，即便刻意寻找也无有不遍满之物，所以普集菩提心亦不属于有无两者或非两者。总之，此远离"有无两者""非两者""恒断""一异""是非"等一切戏论的无作任平原始大空界，是无偏袒之无二大平等无基离根的没有任何器物和诠示之智慧，叫做普集菩提心之自性。《觉性自现续》中云："无生即无灭，无执故自解，无念故离戏，无作仍遍满，无为清净界，执诠离所法。"

觉性自现菩提心之自性无生如虚空、无灭如彩虹、无执如水中画纹般自地解脱，无所念而远离一切戏边，不以因和缘等所行而行，于一切有情的相续中如油分遍满菜籽般永恒存在，是无为如虚空般之法性清净界，无有缘指缘依，超离了执着之词素。

如云："遍满一切为父界，一切起生如母界，不可言思之智慧，无有直指大引证。"就是说，遍满轮涅一切之觉性界中，造作轮涅一切为父之界，净与不净的现相在觉性界中起生为母之虚空界。此为超离言思之智慧，是无法以声词直指的一切如来密意精华之大引证，于自续中俱住。

甲二、自性自然清净，决定法性圆满之本体的讲释。

无有中断觉性菩提界　　无迁无变本然遍空界

自成本智原本无伴义　　不生不灭摄于一明点

不等遍满无有方与边

此自成界之智慧从原始以无中断的方式与己刹那未分离过，故称与俱生智慧觉性菩提心大界无别。其三时无迁变如虚空般广大，是本来本质未染污的轮涅大平等之智慧。

这样的自成本智是本来无法以喻表示的离戏觉空之义。此未曾依止任何因缘等而生，故不生。因曾未生，当今不存在灭，故无灭。如是总摄于远离生、住、灭的离戏唯一明点。这样的唯一明点现式不定，无有任何而仍现一切，为普作本来任运而成。犹如国王宝库是赐予所需之本基般，成为了周遍坛城大海相的散集之主——住于如意伏藏之源泉。

《珠宝镶嵌续》中云："一身显于一切众，一身利他均圆满，一身能导一切相，一身无有边际处，金刚原藏智慧身，禅定原藏超词素，乃为现前菩提身。"觉性智慧唯一明点本体空为法身，自性明为报身，大悲不灭为化身，三身总集之智慧于觉性智慧空之一个大法身界中。现有情器之布局均显于每一众生，一身利他均圆满，抵达具二清净之地——如来果位故，现前了自相究竟刹

土——具五决定圆满受用身。一身能导一切相，是于法界中不动摇的同时，诸种不灭的化身游舞现前，而永恒无间断的任运之利他事业。如云：“王族贵族百姓婆罗门，屠户女性幼童及比丘，末伽黎学处及吠陀师，因族得敬或者未得敬，被伤得赞病患念法者，鸟类兽类城市乞讨者，随器而显各需所显相，不等形相愿度有情众。”一身不住于轮涅二边为本体性身，一身具备金刚七法之义的原藏智慧身为不动金刚身，这一切实际上除是禅定藏之觉性菩提心的声词外，别无他处所成。

有云：“所谓断证功德圆满自在现前，实际上是指果位的现前——觉性唯一明点之身。”又云：“智慧一断离二相，金刚持身意不成，不住二边大自明，手印金刚无迁变，不动金刚而显现，清净之益胜指身，诸种明点身珍宝，具色坛城圆三身。”如上所说，迷乱而显的一切相，若于无乱唯一智慧界中直接断根而现前觉性菩提心的话，就超越了二相的诠执。此不灭具备金刚七法之觉性，叫做金刚持身。此身没有行为之益，故叫益不成。如是之觉性不住轮涅二边的任何一边，是自觉自明的大智慧，因以法界手印所盖印的觉性具备金刚七法，故而永恒不变。

刚刚所述的就是究竟真如之身，因其于远离生死伤损的不动坛城所起生，故称此如“清净之文”般的究竟之智慧，为恒稳不变之身。

所以一切如来的身、语、意之坛城，全部圆满于法身唯一明

点界。此唯一明点之一切妙力与诸如来之功德、事业的身珍宝，以摩尼宝或珍宝为喻。这样的具备能喻之大坛城，是三身任运圆满的觉性空明不灭之究竟实相。

总之，此法身唯一明点的显式不定，虽存在种种，但这一切于觉性周遍轮涅的智慧——无方、边之范畴，永恒不超越。

甲三、如是之界虽任谁都有，但却只属于少许利根者的讲释。

任平无动金刚藏之胤　　无即无离胜界浩瀚此

非为言词所表行境也　　智慧彻悟各各自证境

远离言思戏论瑜伽士　　无有表与不表而决定

修与所修之行未寻得　　沉掉妄念敌人无需杀

那么，于觉性无作宁寂的状态中永恒不动摇而住，并且通达自然大任运之人，是属于利根——持金刚藏之继承者。与法性实相契合之瑜伽士，当安住于无作的状态时，无论何时，恒常与觉性法界无别。故称此瑜伽士的觉性为三时如来之意殊胜法界。与此无别融一，即是觉受到了究竟实相之智慧。

这样的究竟实相智慧，只是瑜伽士自身的经验体会，并非寻思推理者们仅以声词表喻来向外宣说的意境范畴。

那么这是何者的意境范畴呢？

是属于极其利根的被彼专度之人。此了知觉性的刹那，诸境显为法性、见修成为融一的证悟智慧之人相续拥有的各自自证智慧，为彼之意境范畴。

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大鹏续》中云："不念迷乱消灭智慧体，离作愚相劲头心最乐，彼具离戏空者应灌输。"如同这样的具根者是身心所行不定、肤色发紫、双目定于一方、步履怠缓、言语突然、言说不连贯的话题、带愚痴之力、心极松然、分别念极少、无作任意之状态。

《应成续》中云："耐心沉稳自然慢，宁祥有所傻呆感，思量极少性格缓，恒离身语有所行，具备智慧亦奇妙。"这样的瑜伽士"意"超离了言思戏论的状态，其安住时，了义抵达其本上的自证之境，即觉性本体住于法性的状态就会现前。

当瑜伽士安住于觉性时，住于自地也罢、显也罢，昏沉掉举等无论出现什么，都除在自成本智本体性中游舞之外，无有垢障等新生，这是因为觉性本来法身大弃世现前的缘故。其如同到达金洲无法找到普通的土石般，所现不超离大法身之游舞。这样的智慧是各个分明自觉之智慧，并非言思境之智慧。《殊胜之王》中云："无有念思法性菩提心，非以念思言语而抉择。"

《金刚经》中云："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意思是说，法性并非以二取意识所能了知，也无法了知，而是各自自证智慧

者所能了达的意境。证悟如是智慧的瑜伽士，其三门自然松坦于自地，现前了无修如河流般自然任运之禅定，除了维护此状态外，不存在他处的名相与非名相，决定为本质抵达自性。没有任何所修能修等意识行作，于自然松坦中不动摇、不造作，为究竟之实相。《普作续》中云："觉中安住不动任运成，自性中住无有改造者，未作如是本中安住时，无所行之乃为殊胜行。"如是，没有名相与非名相、修与不修，当获得自然宁寂之禅定无修如河流般之等持的时候，所现一切皆为法性游舞。不必刻意去消灭强烈妄念等分别念敌，也没有散与不散，散境现为法性之游舞，因一切于法性游舞中不超越，故刻意寻找也无法寻得除法性游舞之外的强烈妄念之敌。

否则，愚夫所行之禅，以三门缘指缘依刻意束缚，就成了无色禅天的钉橛。隆钦巴尊者云："刻意分别束缚法性也，不念等空广大入诠帐，日夜不断只成束缚因，等同无色禅天如来言。"

甲四、因现有为刹土，故无贤劣取舍之讲释。

本来住于总灌之法性　　无有自他分别之妄念

此即三有自性平等刹

意思是说，其实轮涅两者本为一法性，此法性具备不属于任

何却仍能现一切的本质，故虽“显式”有净与不净的诸种相，但“住式”皆为周遍清净。

所谓的醍醐灌顶[1]要理解为速疾立断。所谓制胜醍醐灌顶是指，速疾了知觉性或无余了悟的灌顶。在此处，轮涅一切法本来俱住于自成本智之刹土，而当今醍醐或同时直接速疾直指后，在此中安住时，了知情器均为清净刹土之法性状态中，不存在自他之执迷障乱的分别念，一切于自成本智刹土本来自现。

故此三界除了法性大圆满——金刚界之自性平等刹土和如来之坛城外，从未有过些许的不清净相，现有均为清净周遍“三垫”圆满之坛城。如云：“蕴界善逝佛母位，根境菩萨父母位，肢体忿怒父母位。”《密藏续》中云：“金刚身之肢体相，名为圆满五如来，阿耶怛那诸大种，均为菩萨之本质。”隆萨酿布云：“身蕴毗卢遮那白，识蕴金刚萨埵蓝，受蕴宝生如来黄，想蕴无量光佛红，行蕴不空成就绿，五大佛母双运之。”

《密藏续》中云：“地水目与玛玛格，火风白衣誓言度，虚空界之扬秀母，三有无余有所法，一切无余如来刹，如来之外他处法，如来自亦无所得。”那么三界六趣之一切相，本来就成了自性智慧之刹土，所以实际上法性圆满实相的一切相，原本就是金刚界中成就之如来。

---

1. 此意解是作者仁波切在梦境中，紫尔玛护法化成一位庄严比丘，降临于前方而赐予的教言。

《应成续》中云："此外依缘诸有情，无有一者未成佛，自显本智之同法，是故轮回本非有，是故各自正等觉。"意思是说，如是迷乱之众生们以我执为因，分别念为缘，从而不间断的显现了迷乱的一切相。实质上，如来与众生两者，于自相觉性智慧中为一法，故觉性身与智慧的自性之住式，就是究竟的实相，除此之外无法寻得一个独立的迷乱众生。因此，一切众生与如来是等同之法，故称一切众生都是如来。若不懂得此同等法，就如同自跳悬崖一般，或如疯子胡言一样。

《应成续》中云："若悟生之体性者，胎中即住于法界，身心集即界觉联，住于身者即三身。到老法尽迷相灭，病即领受诸种法，死即空寂无认识，因此有情即是佛。"此意为，所谓的生之现相，与通达觉性智慧甚深实相为相对等同法；住于母胎与住于原始无别法界为相对等同法；在母胎身心结合与界觉无别为相对等同法；入于母胎而心识入体相与觉性住于三身为相对等同法；当今，生、老、病、死，其中老苦之感受，与当今有法之一切相穷尽于法性界，灭尽不净迷乱相为相对等同法；感受病苦及六趣所法和六识相会与觉受实相之了义为相对等同法；所谓死，与空性大离戏无本体、无认知现前为相对等同法。

甲五、如是，如同轮回本来即如来的觉性自相真如显现般，涅槃亦是仅除如来之自相清净之外别无其他之讲释。

三时如来即自相清净　　无有取舍一切合为一

无有丝毫他处所得法　　万法心性广大界清明

平等义外丝毫无动摇

意思是说，如同虽然虚空无法被云层染污，但当空中云集时，太阳被云遮挡而显，而当云散时，太阳便能够清晰出现。同样，觉性本面无有污垢，骤然的迷乱自地清净而获得如来果，被迷相之染污遮挡而显现众生，除此区别之外别无其他。过去、现今、未来三时的一切如来，因自现客尘之垢清净于自地，而现前远离因缘勤作的觉性自成本智，故称之为如来，除此之外无有丝毫他处独成之如来，一切如来即自相自明清净的觉性菩提心。

当今三门无作逸然松坦时，意识无有取舍散住，空而透、清而明、广安然，四分离三的赤裸觉分现前，这时在此状态中，一切法无有贤劣分别，如海中星影般不灭而现，显的同时，就于法性离戏大本空中从未动摇，若了悟这一点，就叫做获得如来果位。除此之外，无有丝毫他处能成的以五根之境所拥有的如来果位。《密藏续》中云：“十方四时为何处，圆满如来无获得，本性圆满如来故，如来他住莫寻找，寻亦如来亦不得。”就是说，四方、四隅、上、下即十方。过去、现在、将来，此即三时。无论于“三时无时”“四时平等”之任何一处如何寻找，除了觉性菩提心外，

所谓如来，无法存在。因此于诸法本性遍满虚空大界中安住时，（诸法）宛若海中星影般能够不灭而明澈无乱显现，但实际上于原始平等任运圆满之了义中无有丝毫动摇。《普作续》中云："现有诸法无显菩提心，心之本性而显真实义，如是未懂现为各分别，如是本质于界中寻找，三时如来寻也无获得。"

即现与不现之诸法于觉性自性本体而现，觉性自性也除法界之外别无其他。

甲六、通达如是之觉性本体，则歧障自然消尽之讲释。

无有内外现灭无混浊　　除边黑暗根本菩提心

任皆不舍自然断歧障

通达如是之觉性本体，即觉性本身无有内外，初无生处，终无灭境，除显明的方式之外，无存分别念之迷乱。总之无上下、无中边、无方隅，远离有、无、是、非等四边，一切边之无明顷刻消逝，此是离戏通彻的觉性妙力或本体本质之住式，也是胜义菩提心之本体永恒的存住。

《普作续》中云："菩提心之自性体，诸法无余之原藏，无生清净无障碍，超离行道无歧途。"即是说，觉性菩提心是诸法原藏，其无生、清净、无歧途、无有任何污垢，不成立任何一面、

不住于任何处，即为如是。

如是之觉性菩提心超离取舍勤作，烦恼与诸过失等不必放之而本来自地清净，乐、明、无念，与昏、昧、沉，以及强烈妄念等歧处自然根除，六根识之束缚帐幕自然解脱。《普作续》中云："本来任运无勤寻，诸法原藏菩提心，本一分别现歧途，无行所行只为障。"即觉性本体本来以任运自成的方式与己从未离别，故当今不必新寻。一切法除觉性菩提心外，无他处所成。而今唯一以二取来束缚，导致诸多因为缘起分别而出现的歧障，若不清楚此为无所抵达的原始王位，而另于他处寻找地道，则是出现了歧障。

甲七、觉性状态中所现均于界中不动摇之讲释。

有情不等显相之世间　　清净如来身与智慧也
证与未证妙力而显现　　游舞不灭等同于虚空
法界之中仅为证未证　　证则如来清净之显相
未证无明二取之习气　　虽现不等界中无动摇

也就是说，因未了知觉性自成本智本面，而显现贤劣、苦乐不等迷相的缘故，致使对六道之不等显相起生实执，陷入无穷尽的迷相，而迷失飘荡于世间轮回险处的所有显相之上。另外，觉

性自成本智自貌的力量所现的一切法，均显于清净刹土与如来之身，一切都是现有周遍清净之相。此两者也是取决于是否通达自成本智实相的缘故。

因觉性妙力所显的游舞不灭，即轮涅贤劣等诸种相，哪怕虚空灭尽为止，亦无法穷尽而遍满。若将所现一切了悟为自面的心之自性者，便获得佛果，若未了悟则为众生。在法界中连了悟与未了悟的词汇也是不存在的。身与刹土的显相与土石山水之显相，实际上两者间无有丝毫的贤劣之分，同为觉性自成本智平等性。

《普作续》中云："现有器情所摄之一切，佛与众生所摄诸一切，皆由普作菩提我所造，是故一切唯是菩提心，此外无他本来无有故，普皆说为菩提心之故。"所以，若如实通达此甚深实相了义，便会显现出有坏清净之相。若未认知，则导致显现不明二取之习气、净与不净之不等现相。不论显为何种，实际上若了知是本面，则是觉性自成本智，若未了知，也是觉性自成本智，这点没有区别。对觉性本体而言，根本从未迷乱，都同等于如来。例如：孤儿王子行乞而流荡他乡时，不认识他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乞者，但待将来回到王宫继承王位的时候，众人方识得王子，只不过是由于我们曾经没认出罢了，实际上认识与否，对于王子而言都没有任何区别。

正如秘密原藏窍诀中所言，了知也罢，未了知也罢，实际上就是觉性自成本智。故而贤劣或净与不净的显相，无论如何显现，

悉皆于法界无动摇。

甲八、如是之觉性大空明之讲释，分二：
乙一、略说；乙二、广说此自性。

乙一、略说。

菩提心乃一切物器基　　表诠不灭任谁诸种现
自明法性清净界中明　　无有分别广大觉性行

此偈意为，胜义菩提心是包含轮涅二者的法界大海相之一切器物的基大法性，如无垢水晶球般的本体大本空之轮涅一切之法界，是未成任何的无生，是妙力游舞能现一切之造主任运而成的，故表诠不灭。而净与不净的诸种相，无论显为何种，实质上皆是觉性的自性自明，仿佛明镜一般，是二障包括习气在内，从未被染垢的清净法界，以外明、内明的方式永恒不动摇。

《觉性自现续》中云："无有偏私与偏堕，无有内外而广大，清净无垢如晶球，显而自性言无存。"所以诸法实相超越偏执偏私、内外中边，超离范畴之对比，歧障和习气从未染浊，如通明湛彻晶球般，无分贤劣和轮涅等，一切不超越于觉性三身。

诸法无论何现，究竟上皆是无根大离基、无境通彻之范畴，

除于无定广大的觉性中翱翔之外，如何寻找亦无所得。

所以此颂词第二句表示显现不灭为化身，第三句表示自性自明为报身，第四句表示报身和化身两者本体空为法身，此为直指觉性三身不动摇或空明大无碍。

乙二、广说此自性。

通彻智慧自成界广故　　未障无有内外而光明

自证心之宝镜光璀璨　　满愿如意珍宝之法界

无需寻求一切自成故　　自成本智所欲之如意

觉性智慧超离一切“内外”“上下”“中边”“方隅”等，此透彻空明无碍之智慧不通过任何因缘，是原始无作自成任运而存在的。觉性广大了了无际，遍满如虚空之范围，是遍满轮涅一切之本质。

土石、山岩等见触所感之形态无法遮挡，此无有内外、外明、内明的觉性智慧光明，其状态如同日轮般。这样的觉性智慧之心，如明镜般明澈清净，远离一切染污，发射遍布轮涅一切之光芒，故称光璀璨。此喻为与赐予九欲的摩尼珍宝同法。此法界中，不必寻找身与智慧等菩提心之殊胜功德，无需念思而无余任运自成。因此觉性自现智慧所欲无余而呈现，与自由之王如意宝形同一法。

对于光明智慧觉性、妙力觉性、妙力游舞而显的觉性，此三种在其他论典中是有所详述的。

其一，如实认证觉性并于此中安住时，虽然觉性本体未成立任何，但仍然能现一切的造作者是任运而成的，此叫做光明智慧之觉性。

其二，觉性本体虽不等显现，但未融入境上的赤裸之觉分，叫做妙力觉性。

其三，在觉性的妙力游舞六聚之相所显现上，入意识而执境，称为妙力游舞而显的觉性。前两者是觉性，后者虽然是觉性，但一旦执境，则除命名为觉性外，实际上只是迷乱或心。

甲九、觉性菩提心界广大之讲释。

极大功德尽所有异门　　界中现界方便不灭现
一切无生界中圆满故　　镇伏器物空性菩提界
镇伏空分自证菩提界

意思是说，从未存在不摄纳于唯一法界之法，三千大千界一切现相均蕴含于唯一法界之中，所以说唯一法界摄纳了净与不净的诸法现相，以及殊胜功德的分支，此等悉数现于界中。无一不是界中显，界中生。

基时，将轮回众生蕴界处的现相执为我之人的相续的有漏和无漏等一切善根功德分支等，皆于界中显，界中生。修道时的入道者们，其相续中的五大文化、三大学问、九乘之法的见、修、行等，包罗的一切善根殊胜功德的分支亦全部于界中显，界中生。如同这样，获得果位时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二十一种无漏遍知，以及清净身与刹土殊胜功德分支，一切仍旧于界中显，界中生。

故此法界方便不灭，如同幻化、月影、阳焰般，显亦所现一切无生，于空之通彻法界中以无作自成任运的方式圆满。《觉性自现续》中云："幻化月影阳焰般，并非无有之径直，亦非一切皆有者，超越有无两者矣，觉性本体本无生，显之自性本无灭，觉性诠示无器物，觉性果位无改作，觉性三身本而言。"意思是说，觉性妙力游舞如幻化、月影、阳焰般显现，但实际上于原始中从未存在而性空。此空非为单空偏堕，而是缘起不灭之现。现而未偏执有者，一切于本体大本空中不动摇，总之是超越有无两者的离戏平等之自性。觉性本体无生而性空，所现自性不灭而现空双运。觉性之定义从未存在"有无""是否"等物器有戏法。觉性果位即是无作而三身无分别之本质。

当二取起生的三有迷乱之器物，悉数被无乱本净通彻空性大智慧降伏时，就直接能够认知，凡所显现从未超越空性大菩提心之界。所以，此并非单空顽空如无茶无水般，这是歧途偏堕的愚

浅之见。当被阿底瑜伽显空双运觉性智慧征服时，便抵达了一切见解之顶——自证胜义菩提心界之位。此与狮子勇持雪山，降伏一切兽类同法。

甲十、这一切了义摄纳于等空广大界之讲授。

菩提心者本来无现空　　无二不耽生难思神变

三时无时无生之法界　　不变未能分隔无为界

三时如来觉性智慧界　　镇伏二取自证菩提界

无有内外法性自广矣

意思是说，觉性胜义菩提心之实相，从未被戏论之网染污。早已超离现与空、有与无、常与断、一与异、二与非二等一切戏论之网罟，永恒不超越诸圆唯一明点，不成立现、空任何一面。若成立为相，则是戏，若成立为空，仍为戏，故现空任何一面本来都无有丝毫成立。

现空各自本体未成立，那么是否现空无二之本体成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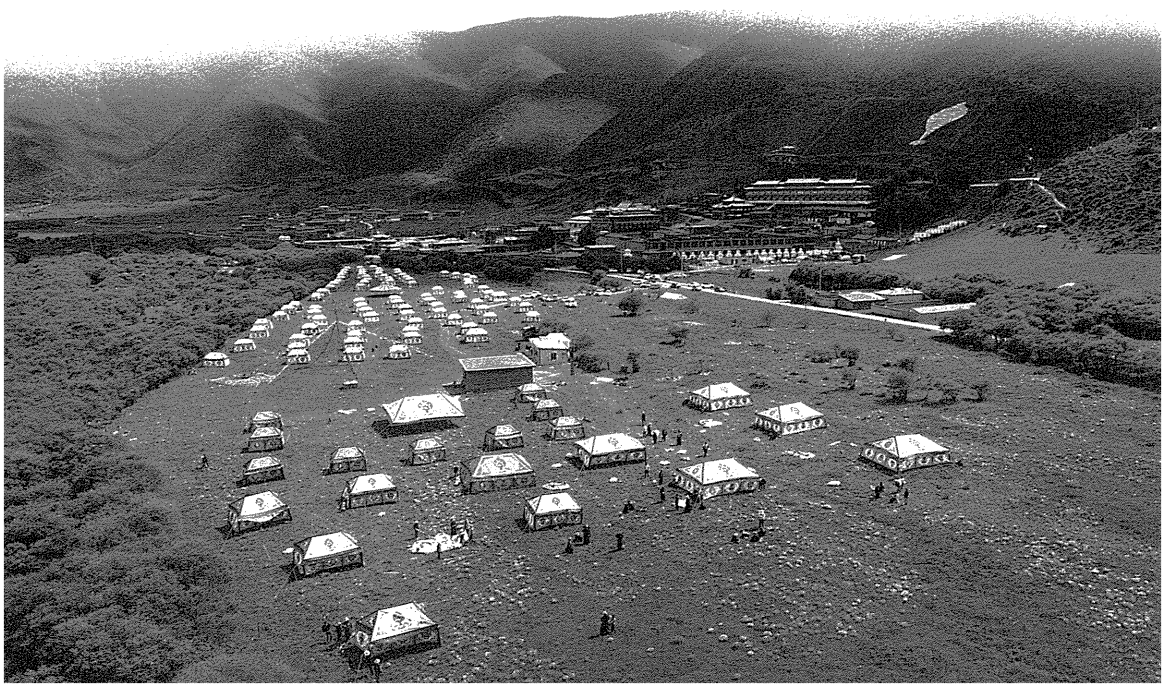
并不是这样的。若现空无二之本体成立的话，就存在是“此”之缘指缘依，故应了知此不可思议之实相。若不了知，而执于现空无二，也是戏。所以菩提心虽住于未成任何的离戏大平等，但仍能现任何，此是不可思议或超越念思的轮涅神变不灭而现。

《觉性自现续》中云：“无穷觉性显相何等现，无灭游舞觉性皆显现，无念义之密意大平等，三时如来觉性离二取。”意思是觉性本体不成为现或空等任何一面，也从未存在所谓的三时。因为无往昔，亦无有往昔解脱之佛，故六趣迷乱之众生也无法存在。同样，若没有当下之时，则轮涅、贤劣、苦乐从根本上便无可存。若此无有，则未来之际更不存在。那么现有成、住、坏、空等更无复存在，因此叫做三时无时四时平等之智慧。此无生法界离损，具备金刚七法，故不变。轮涅贤劣苦乐等不分别的觉性菩提心，于因缘无为界，称之为三时如来，也叫作觉性智慧界。

如是之法界平等任运大圆智慧镇压或降伏不净二取迷乱的全部现相，是不会迷之自证菩提心界，无上下、无内外、无边中。此三时如来意法界之智慧法性任平广大界中，轮涅一切现相如水中入水般无别融一，要如实懂达此了义。此品之意是等空广大界结尾之密意讲释。

法界宝藏论第四品字释，即菩提心之自性。

法界宝藏论·第五品字释



第五品：超离勤作因果之讲释，分十六。

甲一、如是之自性超越勤作之讲释。

即于心性菩提心本体　　见地无修行持无所行

果位无成地道无行道　　坛城无观持诵圆次无

无授灌顶誓言无守护　　本来任运清净之法性

超越骤然渐勤因果法

如颂所示，心之实相的真如原始抑或胜义菩提心之本体离超离了一切戏论，本空如同虚空，三时不迁变，超越勤作意境，超越定执熟恋，故而此本面见无所观，此超离所观能观的觉空无生是一切见地之王，除此之外，无有所谓它处独得之见地。所修无修，是因为觉性本色现前，远离所修的意识，此外亦无他成之定执修持。同样，所行无行，超离勤作、无作无执、坦然安住，即为一切行之精藏，此外没有所行能行之行为，更无有所成之果位。如云："寻而不得丢弃果之望。"又云："无求自住乃为殊胜果。"即是说觉性四身五智慧之本质本来无寻任运而成，是一切果位之顶峰，除此之外无有所求之果位。

地道无行是指，觉性法界中一切地道刹那同时圆满，除此之外，因之十地等无有所行。

坛城无观是指无作自成之坛城。此为觉性自成本智本来与己无别而住，此外无有能观之有戏心执的坛城。

咒语无诵是指，觉性妙力而现的所发之声是语法轮，其本来自成而俱，余外无有持咒之所行。

无有圆满次第是指，基觉空唯一界圆满轮涅一切法，称为圆满次第。除此之外，从未存在意觉心执之圆满次第。

同样，灌顶无授是指，超离灌式的自成究竟之顶即是觉性智慧，除此他处无存有戏之灌顶。

无有所护持之誓言是指，觉性智慧“无有”“平等”“任运”“唯一”，此外从未存在所护之誓言。

如是，见、修、行、果、地、道、坛城、观想、持诵、圆次、灌顶、誓言，叫做续之十实法，此是按照密法十自性或续之十实法讲述和修持的细微宣讲。但对阿底瑜伽无二大平等而言，除觉性自现之外无有所谓“续之十实法”。《普作续》中云：“菩提心乃犹如虚空般，虚空般之心性此法体，无有见修无守护誓言，不勤事业亦无智慧障，地道无修亦无所行道。”尊者隆钦巴有云：“勤作护持而成十自性，妙力骤然迷乱而宣讲，渐次意识入道之方便，阿底瑜伽金刚原藏义，非为讲予如是通达者。”即所谓名遍四方的续之十实法，也是根据根器的差别、道之入门、乘类分别等的角度而言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契合阿底瑜伽大味平而提供方便。在此处懂达平等大周遍之了义时，续之十实法等将在

法身唯一明点界无分别而平等。因此原本无作任运自成之本体清净法性，空而无我。这样的觉性超离表喻、十自性等骤然勤作的因果之法。

甲二、领悟何处亦无有勤作取舍的表喻之讲释。

此等皆为菩提心本体　　云层黑暗不遮挡旭日

骤然无作界中自然明

如刚刚上述般的十自性等从未成立任何，远离“现空”“有无”“是否”“一异”等一切戏论，是胜义菩提心之本体未经任何掺杂之实相。觉性本体从未被骤然的烦恼或迷乱因果等遮挡，其自性光明之本质喻如空中日轮般，永恒无变。瞬息之云层和黑暗无法遮挡，当眼前显现云层遮覆日轮时，此遮挡之感只是自己迷乱的显现而已，因为日轮和云之间由许多由旬隔开。

同样，心之自性光明本质永恒稳住，从未被不明迷乱和烦恼遮蔽过，只是从自我迷乱的层面而言，觉得觉性被遮挡了、清净了、起生功德了等，这是彻底的迷乱或真实的迷失。因为觉性本质本来从未被遮挡过，所以为了清除骤然之障，无论去行具有勤作、取舍、希忧等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劳的。觉性法界本来就是光明的本质，是自本自明的，没有任何缘可以遮挡。如云：“此

乃无有所清障，所住法亦从无有。”《般若经》中云：“虽心中无心，但心之自性光明。”此引证虽然是属有相乘，但讲述的却是无相之了义。

其实对于出有坏三转法轮的摄受，雪域四大法源宗派的祖师们对此“了义与不了义”密意的了解方法也是不同的。

第一转法轮共同认知为假立法。有些人不但视第一转法轮时候的“一切法实有之讲授”为不了义法，连第二转时的“彼之对治破灭实执的方便法——一切法无有之讲释”，也仍视为不了义法。虽然视前两转为不了义法，但第三转时，因如是传授真如实相，故视讲述的如来藏之一切经为了义法。又有些人以二转法轮时的般若“略”“中”“广”三大部作为了义法；还有一种认为第一转和第三转法轮都是属于不了义法。自宗则是按照遍智“容”——容怎玛哈班智达、“隆”——无垢光尊者两位尊者的观点而讲述。

第二转法轮时，色至遍知之间的一切法，是按照般若略、中、广三部之含义，强调以空性四合与空性八合的方式讲述，故此必然为了义法。

第三转法轮是属于了义与不了义两者。如《八楞伽经》《总摄密意经》是了义与不了义的结合之法。《如来藏释十经》《少女认亲请教经》和《英雄经》等是属于了义法。所以在此处自宗第二转法轮的经典《大般若经》中说道：“心虽无心……”即讲述了色至遍知之间的一切法无成自性之空性的意义。

所谓心之自性光明，就是按照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释十经》之含义，讲释了自性光明。讲释此含义的论典较多，但主要以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理聚五论》和《中论》等作为抉择第二转含义的论典。而弥勒菩萨的《上师续》等抉择的是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释十经》等的含义，故自宗以此类为重点。

对自宗而言，明确阐释本体空之成分或意义的部分为第二转法轮，明确阐释自性光明的部分为第三转法轮，主要强调明空双运的部分，为如是讲释的第二转和第三转共同之密意。

前译自宗的观点即是遍知无垢光尊者、容怎玛哈班智达以及上师麦彭仁波切之密意，其观点在《中观庄严论》中所述："此乃无所除，仍无所住法，真理观真理，若见真理解。"此引证主要是按照显宗因相乘来讲述的。在此处，前两个颂词讲释基，第三个颂词讲释道，第四个颂词讲释果，其主要强调的是明空双运。就自宗而言，"基"时就要有明空双运，若没有，当"道"与"果"时，就要承认是在他处所得了，如果承认此，就成不是自成而是他成的了，那么就与显宗因相乘的明空双运一样了。而若如是通达密宗最终的见地——觉空双运之实相的话，则必定会如百条江河汇集于一桥之下般通达显密一切。

甲三、觉性本体虽然如此，但针对下等根基者讲述的十自性法，却为阿底瑜伽者之障的讲释。

任宣勤作十种自性法　　妙力骤然迷惑者而宣

渐勤之根渐次入方便　　阿底瑜伽金刚藏要义

非予如实通达瑜伽宣

刚刚上述的见地、修持、行为、果位、地、道、坛城、持诵、圆次、灌顶、誓言等，即玛哈瑜伽以十自性的方式依着勤修勤练的十种法，也叫续之十实法。此十自性之讲解和修持所诠释的一切，是为了断除于觉性妙力本面的骤然迷惑者之意境所显的不净诠执的相。

中等根器和下等根器的道次第者，即依着勤修而入门的人们，按照其根器不同而修道的次第种类和乘门类别不可思议。故为了诸种入门的方便而讲述了此十自性勤作法。然而此并不是为如实通达阿底瑜伽无戏究竟实相不灭金刚藏之要义的瑜伽士们而讲述的。《普作续》中云："见解本来无修而安住，誓言本来无护而安住，事业本来无行而安住，此住乃为究竟瑜伽士。"

瑜伽士分为菩萨瑜伽、密续三部大玛哈瑜伽、一切行阿努瑜伽、殊胜阿底瑜伽四种。在此处，菩萨瑜伽、大玛哈瑜伽、一切行阿努瑜伽三者，不具备阿底瑜伽自成大智慧，故讲述了好似"道"有渐进抵达的修道方式。因为对守护誓言的方式——见修行等续之十实法的强烈串习，所以虽然按照有见行的方式在讲述，但这

些较于上上乘之下下乘是属于入于歧处的，这类缓慢的见行戏论，在此处的殊胜阿底瑜伽并不存在。

甲四、九乘之分别与着眼点，其中前首六乘的讲释。

渐趋具勤力之士夫众　　为引入法性原始界故
声闻缘觉菩萨之乘门　　宣讲三类小乘之次第
事部行部瑜伽部三乘　　三类中乘落于自性成

为了引见或入于无上殊胜阿底瑜伽之乘的方便，如来大悲善知方便，对如同梯步般之八乘，根据各自的根器次第分别讲述的是，如阿瑞班智达所言：“声闻缘觉及菩萨，则为性相因三乘，事部行部瑜伽部，父部玛哈之瑜伽，母部阿努之瑜伽，无二阿底之瑜伽，内续三乘即九乘。”就是说，今生是否能够快速顺利抵达元始怙主普贤王如来之果位，有远道、略近道、近道、极近道等道，此都是相较而传授的。

那么，为了渐进入道的精勤之人，能够最终抵达唯一胜道“阿底瑜伽之道”，在此以阶梯缓台的方式讲述了下类诸乘，其各自之道依止各自的行道而获得果位。但若想获得究竟果位，只有依止阿底瑜伽之道，阿瑞班智达云：“犹如阶梯之缓台，各自暂成自乘果，虽得然除各出离，未入唯道无真果。”因此下类八乘的

传授无非就是为了引见唯一阿底瑜伽法性原始界。而性相之因乘，是声闻和缘觉两小乘，以及大乘菩萨乘，此三者叫做三显乘，皆属于三小乘所传授的。若与密乘相较，其为小乘，故而相较于此三乘，密乘属于大乘。那么密乘相较于上近道，行部、事部、瑜伽部此三续则为小乘。此类之见、修、行，从大圆满上乘角度向下相较，未获得觉性本体而行“净垢两者”的一切均为愚夫之乘。外三部之乘属于性相之三因乘，当向上相较时，因较己高一等，故称大乘。因此若上下者只是相较而立名，那么三中乘就是自性自然而成。

甲五、内三密之讲释。

玛哈阿努阿底三种类　　三类大乘元始所显也

开启因果之乘法门故　　具根有情度入三菩提

那么玛哈、阿努、阿底三瑜伽之次第，称之为内密续三部。麦彭仁波切云：“强调生起次第则为玛哈瑜伽，强调圆满次第则为阿努瑜伽，强调双运则为阿底瑜伽。玛哈瑜伽之见修是真如等持、现位等持、因位等持，以如是三种等持为基础，加上依着五轨次生，念修四分支等，来铲除当今不净的四生处之习气，强调外器观为坛城，内情为圣尊等现有一切清净。这一点主要是以勤

作修持自心观为神尊，所以并没有通达自证无作实相阿底瑜伽的真如了义。”

如是，阿努瑜伽之见修，如晋美朗巴云：“身布局之胜无量宫内，三脉五轮放射五彩光，界与本智合一觉妙力，阿努瑜伽坛城……”就是说为了自身的三脉五轮之结能够解开，就需要依着方便道或解脱道其中之一，来修持界智无二的见地，也就是说集中于以寻觅勤作的方式打开脉结，故此要义仍然是没有通达心本来解脱之本解圆满的大圆满真如要义。

而阿底瑜伽是当下以无作自然的见地维护如实之本质。将有所法的一切相穷尽于法性本净界之自地，是最究竟的实相了义。犹如一切支流最终融入大海般，一切乘之最终抵达处或解脱源就是这个。所以说玛哈、阿努、阿底三者相较于下类乘，称为大乘或上三乘，这一点并不是刻意布局，而是以原始自成的方式显为如是。

总之，因果乘之法门有不可思议的类别，诚如阿瑞班智达所言：“诸异乘门不思议。”如同这样，诸乘之一切别类，其修练的具根有情也不可估量，可这一切最终是为了引见大、中、小三菩提之道，从而传授了此等九种的乘门别类。

甲六、一切入金刚原藏之门的讲释。

诸义终为金刚原藏义　　当入无比殊胜大密故

一切之顶不变光明藏　　立名现证菩提藏之乘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大圆满之声无法直入于相续的人们，根据其各自的根器，来以如缓台般的八乘之道的方式传授，这不但在前译旧宗的许多续部当中有提起，连格鲁派的《喜金刚》中也有提及："首先修学十戒地，居士沙弥及比丘，逐步依修密法后，金刚之义方寻得。"如同这样，根据各自的意续力传授下下乘，最终无一不是依着阿底瑜伽之道而获得如来果位的。

其实，一个修持显宗之道的人入进密法，分为基时入、道时入、果时入三种不同方式，有些人认为，如云："神变之足力不思。"以此引证为其了知的根据，认为加行道时已入进了密法，从此之上显密的见地没有分别。还有一种人认为在显宗时认可七日现前圆满正等觉之事，若此了义不被密法之殊胜方便所摄持的话，一个无量劫是无法在七日内圆满的，故而说到达一地才算是入密。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抵达十一诸光地才算是正式入密，有此等等众多说法。

对前译自宗而言，也有阿瑞班智达等认为果时入密，还有一些人认为资粮道是入密。但上师麦彭仁波切的观点是，抵达一地

时，若通达法性普贤了义的话，也没有比此更殊胜的密道。如果仅按显宗，抵达一地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现有清净或觉性自成本智，但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是成就了此事。所以一地时，清净刹土或轮涅平等的智慧等是由于修道的力量而现前的。密宗的现有清净和大圆满的自成觉性本智也在那时就会现前。那么当认知觉性本智的时候，就等同于抵达显宗的一地。另外以“义共相”的方式了知的也随处可见。

总之，如刚刚上述的八乘次第是为了下等根器的对治而讲释的，而阿底瑜伽乘是为殊胜上等具根之人而讲释的。

其实觉性本体虽然没有任何乘可言，但为了了知此义的方便而传授了许多乘门类别，一切最终归结于现前觉性的广大阿底中而融为唯一。所以许许多多的乘门别类最终要融入于光明大圆满金刚藏之要义乘或大密无上之道。若未通达大圆满之了义、一切乘之顶峰——十六本智上师地的话，则虽然在此大圆满的自宗，没有地、道、渐进或勤作等念修之行为，但是从自住本智和功德现前的角度来说，一地乃至十六地如何圆满，在《觉性自现续》当中有详尽说明。

总而言之，幻化无量十一诸光地、现相无量十二无贪莲花地、本智无量十三无字轮大资粮地，是阿努以下与密宗的共同观点。“十四大等持”“十五金刚持”“十六本智上师”是不共大圆满之地。以十六空性和十六喜乐如何对照的方法，在蒋贡共治仁波

切的《智慧论》中有明确说明。

这一切在成熟道之灌顶时如何圆满？在阿宗珠巴仁波切卓德化沃多杰的《隆钦心滴》中有言："有戏宝瓶灌顶时，镇压八地获得五身；无戏密灌顶时，十一地和果位五语；极无戏晶球灌顶时，十三地和果位五意；基无戏本净词灌顶时，十六地和果位五功德、五事业，即二十五种果法圆满于十六地，此即大圆满自宗的观点。"若未如实通达的话，则无法抵达光明自成唯一明点殊胜之地，所以此最终之乘，称作现前菩提藏之乘。

《秘密性种子续》或称《自成教独子续》中云："何人获得如来果，此人当显如是相，无未见此之如来，前后无有一显现。"若何人欲获大圆满如来之果位，无有一个不是通过见得自成教之独子或觉性自现而获得如来果位的，往昔未有，未来也不可能有。有云："无量金刚持诸尊，唯一意续一密意。"如是，贤劫千佛等无量出有坏金刚持们，意密意法性界中无作自成流露之法，是教法独子续——觉性唯一明点之此唯一密意。

甲七、如是勤作之次第。

法亦由二取舍勤作也　　妙力游舞所显之自性

为忏心与心所及习气　　承许彼等心生习气净

法有两种：一、下类八乘以心为道，以取舍勤作的方式求获果位。二、大圆满超离心之秽垢后，以本智为道。正如《狮子圆力续》中云：“智慧超离诸习气，心之不等习气集，心与智慧未分明，显境无法断根本，通达法性更为难。”

心是执着境之意识，为各种习气总摄的意识。而本智是觉性本体远离三时境之密意，超离了言思一切戏。心之根本在于本智，当抉择心时，未获得心之根本后，才获得本智。心内深处以本智的内明或妙力的方式存在，心之本面要以相较于本智“时”而认知。所以八乘中无论哪一乘，都是在心的基础上而抉择基道果的。仅以智慧为道的阿底瑜伽由上至下俯视的话，三种性相乘为一和密宗三续，加之玛哈、阿努共六部，均为大圆满之歧处。《普作续》中云：“通达了义之六乘，宣为大圆满歧处。”

所以依着一切下类乘，即觉性妙力之游舞而显的自性方便，以心为道是为了铲除心与心所所生的全部习气而传授的，故依铲除下类八乘心与心所之一切习气的力量现前清净本智。而阿底瑜伽自宗则未通过心与心所、净与不净、所修能修等，当下于自地便认知为自住智慧。

甲八、阿底瑜伽之密意讲释。

无有取舍勤作之大法　　自成本智菩提心之性

本体直置态中永不动　　现前此义莫求于他处

置于自地不必寻他处

意思是说，所谓涅槃之应取法和所谓轮回之应舍法无法分别存在，这是因两者都是觉性神变而现，故而平等。譬如在梦境中获得诸多金银珠宝和普通土石般，所现无有分别，都是梦之神变。而当今不净的现相和身与刹土的显相两者没有优劣，都是觉性的神变。这一切在觉性之外以分离的方式显现是等同的，实际上于觉性中从未动摇也是等同的。

那么无有取舍勤作之法性大圆满的了义，是觉性自现本智胜义菩提心以真如金刚藏任运之本体直指的赤裸觉空，于无作未有丝毫掺杂的状态中不动摇而安置，此为现前法身基之如来。除此之外，不必于他处寻觅，即便寻亦不可得。此概念在《珠宝鬘续》中云："圆满如来为觉性。"又云："超离因生自现无障体，何者丝毫勤作从未行，原圆本藏任运而成就。"《普作续》中云："莫看如来自性无作界，当见无有自觉本来明。"

如同这样，所谓的"如来是觉性自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是阿底瑜伽果乘的特别殊胜。不但如此，在其他续论中，也着重强调自性之外别无如来之理。按照显宗的《达噶耶西》中所言："如来不从他处寻找的意识要起生。"《金刚经》中亦云："若

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按照密法之见，是为心性圆满如来体，如来他处莫寻找。但按照显宗的理解而言，这些需要当今通过起生敬仰、坚信来集资净障，最终才能现前果位。

按照密宗父续，修持空性继而修悲心因之等持，在此中观想“阿”字和“吽”字等，在字中幻化出某种本尊，于此中现明而观修，而后逐渐修持手印游戏——五佛百佛，将来成就一切果位的时候，到达四等持之地，现前生起次第。这时候“心性圆满如来体，如来他处莫寻得”的了义才会现前。

按照阿努瑜伽方便道或解脱道，以脉、明、风三者为要点，长期修持，在不久的将来，会现前圆满次第。这时上述的“心性圆满如来体……”就会现前了。

若不这样而是按照阿底瑜伽自宗的观点，当今轮回的蕴界处不经过任何改变，在不褪色的当下，诸相皆为觉性，一切都是如来。所以所现一切安置于觉性状态中而现前无作觉性，轮涅无分别，一切皆为法身基之如来，无从寻找所谓存在头肢之如来。

甲九、两种乘的分别讲释[1]。

1. 阿努以下的声闻、圆觉、菩萨三种为一，密之外三部加之玛哈、阿努共六种都归纳于勤作下类乘，故称一种乘，阿底瑜伽无作之乘为另一种乘，共两乘。

此乃日之本体真如义　　许为置已光明不动住

他者清云除暗勤作故　　述其同于方才成旭日

是故此二差别天地般

也就是说，对前译自宗光明大圆满而言，此觉性任运金刚藏犹如正在照耀的日轮一般。当今本具的自证如来，无论认知与否，都是如来。就像无论日轮是否被云遮挡，其本体都是一样的，从未被云污染。同样，法性真如实相以如来而住，此了义就好似正在闪耀光辉的太阳一样。

觉性自成本智自然而住的时候，如同离碍之虚空般，光明自然发射，住于不动摇，称之为现前本住原始如来。如云："本来如来体，认知自本性。"

另外，依着勤作戏论而欲求如来果位之人，就像太阳从来未被遮挡，但却要依着消除云层或黑暗的勤作行，使太阳再次显现光芒一样。现今未成为如来之时，为了铲除二障习气，而去依种种能行之因缘勤作，最终方能求得如来果位，如云："性相之因乘，有情为佛因，密法金刚乘，有情即如来。"

那么就大圆满自宗而言，觉性自成本智承许当今如来就已经自成任运而具备了，然而下类乘是依着不净勤作之因缘，于他处新成如来之果位，此两者间有天壤之别。

其实吾等导师如来大悲善知方便，按照无边有情众生的根器，传授了许许多多的乘类次第，然一切均以上上乘相较下下乘为殊胜，尤其是密三部中的内三部，有许多更加殊胜之处。

若与九乘之巅阿底瑜伽相较的话，玛哈、阿努两者于初期抉择基时，好似基之实相本智没有现前。中期修练时，也好似依着如方便道和解脱道之缘一般。在最终讲释果位时，也是将大圆满修道时的觉性——法、报、化三身之本质认知为最终所得的果位，这就像没有真实通达大圆满最终果位——唯一明点一样。所以若按照这些承许的话，则报身和化身之相就是清净相，土石山水之相就是不清净相。可是按照阿底瑜伽实相来说，实际上化身释迦如来的相好之色身与提婆达多的蕴界处之相，此两者间没有净与不净之区分。对清净者的显现而言，提婆达多也是圆满相好之清净相。故此，道之显相和妙力之现相均不是觉性本身之本体，是因为觉性本体性是离戏之平等性。所以大圆满之见、修、行、果都比照下类乘更加殊胜。

但以词汇公认之意识面而言，如来相好圆满见无违逆之色身与提婆达多的以苦谛而成的不净之身，此两者间有巨大美丑之分别，天神身和饿鬼身两者亦有巨大的美丑之分别，这一切均来自于我等业相净与不净的差别。就如同海螺在胆病患者的眼前现为黄色，但当胆病消失时，海螺仍旧现为白色一样。如是正确觉察两者均无实意，是同等的。按“粗大细微”“细微极微”“极微

无分微尘”“无分微尘空性”而抉择时，也是任何都不存在的，上述的两者于偶尔也是一样的。

甲十、消除不懂得区分自成本智与他成妄念两者的愚昧之讲释。

今者自诩阿底大象众　　妄念聚思言为菩提心
此类愚者聚于黑暗界　　其远于自性大圆满义
若未了知力与妙力显　　菩提心之本体更莫言

现今时代有些人自以为在修持阿底瑜伽而趾高气昂，但他们只是对此乘感兴趣而已，并未得到通达了义之慧眼，故喻为大象，因大象自以为是兽类中首位而感到骄傲，以傲慢膨胀自续。这类人因未经过根本的抉择，而以愚昧膨胀自身，在相续中的嫉妒和邪见，如同以黄金装饰大象一样，故以此为比喻。如同这样，自以为学识高明的愚昧烦恼充满相续的人，不但自己步入邪道，连其他欲求解脱的福慧浅薄之人也被其引入此道。如云：“欲求解脱多人被魔欺。”意思是说，成为此乘的强盗之人，将妄念聚思全部言成胜义菩提心。其实并非如此，妄念聚思全部是因妙力而显的游舞或者说心识陷入于境，故此并不是觉性。觉性应当认知为妙力游舞或者说心识未入境上的赤裸觉分，此两者的迷失与解脱之差别相去甚远。因此将觉性与妙力游舞入境两者认知为一致

的愚昧之人们，必会陷入无明黑暗界而永恒没有解脱之时，或者说离自性大圆满之了义相去甚远。若以时间而言，好似以许多大劫相隔般，通达此了义的时间极其漫长。因此如是之人，连妙力与妙力所现游舞两者都区分不明的话，就更不必说能分明胜义菩提心之本体了。

那么妙力与妙力所现游舞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如镜中显影般，分别念不追随于觉性上所显之境相的清彻赤裸觉分是大悲妙力。妙力与觉性虽言为两者，但实际上为一者。因为除赤裸觉性外，无法另外形成妙力，只不过是将觉性之上所显境的成分定名为妙力而已。

当妙力境相现于觉性之上时，所要维护而住的是赤裸的本面觉分之本智。而妙力陷入境之心识，是因妙力而显的游舞而致，这两者间迥然有别。就像所谓五门平等五境不灭而现一样，当安住于觉性时，于五门平等的同时，五境在不灭而现。即便现亦不碍任何，无念的心识并不会没，也没有必要没。譬如眼前之斑斓色相和耳边悦耳之音声，都不用没，此类对赤裸觉性没有任何损碍。隆钦巴尊者有云："现为山不会灭，但是成为山的意念要灭。"晋美朗巴有云："无念的心识不用灭，但有念之心识要灭。"《应成续》中云："若未显现境之念，此乃三时如来义。"所以妙力是在觉性自明中不动摇的。妙力而现的心识是显于境上而执境贪境的，是一种境随于外的状态，此两者大相径庭。

《普作续》中云："自成本智本来智，因境所证之本智，成于境故自不成。"觉性自成本智是一种本来智，是与生俱来从未离开过的原始如来。法身觉性无作、清澈、明然、赤裸，是"不入于境""不执着境""不散于境"的状态。妙力而现的游舞是自成本智中大悲妙力动摇而现于境的心识，此称为妙力而现的游舞，虽然也叫做不念于境之本智，但并非为真正的自成本智。这是因为此是妄念依着于境而散发的，若无境，就无法存在因境所散发的念。因为以是否有境来决定是否随于其，所以当依着境而散发时，若被自显自解脱的方便所摄持的话，复次能转为觉性。如若不被方便所摄持的话，会起生业与烦恼，故此因境所生的妄念并非自成本智。《二谛》中云："心与心所之三有，乃为诠示妄念意。"陈那论师有言："妄念无明之大海，导致陷入轮回海。"即是说，随于种种分别念而积累诸种不善业，就会陷入无明之黑暗界，于轮回苦海中极难逃脱。

甲十一、指明"何为自成本智"之讲释。

此乃本来净之菩提心　　胜义法界法性之真谛
离言绝思般若波罗蜜　　自然未动自性光明刹
原本远离动散之戏论　　本质犹如太阳精藏般

此者妙力显式均不灭　　觉性通彻已离寻伺二

本来清净无有二取执

按照前译自宗所言，光明大圆满实相本质的住式，是觉性自成的本智，此本来无垢自地清净的菩提心——胜义界之法性谛，宛如明澈的晶球空明不灭，超离言思等一切戏论，称之为大佛母波若波罗密多。

此赤裸觉分空明的成分于境相不灭而现，此不抉择境的赤裸觉空，虽然是诸种能现之现基，但就本体性而言不存在现与不现，故某人若能在此空之清彻明了中永恒不动摇而安住的话，即称为自性光明、现空无二之本智，也称为光明本智或称胜义谛，还叫做本来解脱之法身或觉性菩提心。

总之，若能够通达这样的本体清净的通彻觉空的话，就冠以“立断”“赤裸通彻”“本来解脱”等诸种命名。但实际上，除了觉性唯一明点之外别无其他，这也是“宁提”的最究竟密意抵达处。在彼中无论动念何种分别，均无动与不动，在动散之上本来超离一切戏之四分离三之本智，认知此，并在其上远离执境的妄念是觉分住于本智，可以叫做无造作的觉性本体，如同日心般自光照射，已之黑暗顿除无迹。《觉性自现续》中云：“觉性本离戏，迷与不迷无，本智超离心，未被习气垢。”又云：“性相

空明之觉性，未被任何染自性，穷尽一切二取边，法性本体本清净。”

此觉性菩提心中，当以妙力的现式不灭而外现妙力时，不向外觉察、不向内思索、不住于中间的觉性通彻、赤裸、清明。若在超离觉察和思索二者的无思执中安住的话，即是胜义菩提心未经过丝毫掺杂的本质无谬之住式。如是之无作实相，于觉性赤裸清澈、明然、昭然之状态中维护时，即便诸种显相不灭而显明，但此未经过世间意识也未经过丝毫的二取之垢的觉性清彻的未转变之真实本体，是属于大悲显式不灭的，故所现一切应认知为大本智；其根本在自成本智之自地赤裸而住，应将此认知为本面；本体与妙力两者理解为无二唯一明点极为重要。

当某些人将觉性与妙力各自分别时，是把觉性本体认知为是一种住分，妙力认知为完全是一种显分，在这种状态下，把本体定为无念，妙力维护为自解，就导致了把安住分成两个部分，这完全是未通达要义而不了知真理的缘故，此在自释中已说明。

那么就自宗的角度，虽将本体与妙力言成各自，但本体是觉性本身的本体，妙力是境相显于觉性上时不观显分而清澈赤裸之识，以不起生分念为正。此两者虽言成各自，但所谓妙力也是觉性本体性中的境不灭，如镜中显影像一般，故此两者是一味、一本体，除赤裸觉性之外，无法在他处成立所谓的妙力，知道这点极为重要，此于自释中有所说明。

当起生分别念时，不随于分别念而维护赤裸的觉性，置于觉性之上时，觉性内明无灭而现分不灭的存在，这点如明镜中影像般，本来俱住的自地智和自成本智两者不认知为各自，而是于赤裸清彻本净唯一明点不超越。

甲十二、分别大悲妙力与二取妄念之讲释。

妙力而现觉性戏论识　　彼生种种二取之习气

无境执为所境之五境　　无我执为我之五烦恼

内外情器迷相尽所现　　显为轮回依力复次显

未悟颠倒所取之所现

其实觉性是“本体空”“自性明”“大悲不灭”之状态，觉性本身的本体通彻、赤裸、自明，如清净的明镜一般。现基觉性如明镜中显影像般，于大悲妙力不灭中，所现相无论显为何种，心识均不入于境，而于觉性自明赤裸中不动摇，此叫做大悲妙力，这两者本体为一。

那么，不执着于觉性境上显现，而了悟觉性赤裸，则为本智。所现为分别念，则为心，如是现基觉性如同清澈明镜般的状态中，大悲妙力形相不灭而显现时，若心识贪着于境上，就会陷

入游舞之戏论和执境，以及念与境等所起生的二取迷相的诸种习气、八万四千个烦恼等等千万幻象之陷阱，此两者的差距就如刚刚上述般。宛若明镜中的影像一样，境相显于觉性时，心识赤裸而不起生分别念，则为大悲现基之妙力。若未认知此，心识陷入境而往外的话，则为二取分别念。若被彼所左右，将外境迷失相无有而执为境，导致境之色、声、香、味、触五种与内心所执的我执之心识，虽本无基离根却执着为我，以此为缘，起生了五毒烦恼等内外情器三千大千世界尽所有迷相，在六道有情的各自不同业相中不定而现。

所以，觉性若在自面自地不动摇，则成如来；妙力游舞入于境上，则为众生，显现轮回之相而迷相无穷无尽。对觉性妙力游舞的显相未认知是觉空赤裸界自现自解脱的方便要义，而把觉性自相认知为各自的颠倒之相，就依着此而形成了三界迷乱之相。

甲十三、接下来，讲释通达者瑜伽士的动散之相仅为境相之游戏，其从不污垢之要义。

不由何来亦不何处去　　显亦不住法性之大界
悟则三界诸解之密意　　阿底任运金刚藏要义
普贤广大界中所显现

心与相法全部仅为自相自现，此外没有丝毫于境上所成。这一切当寻觅其来处时，无有来处而空，因无任何来处而为觉性通彻平等。同样，心与相法全部最终寻找去境时，亦不可得，因去之境空而为无何处去之离戏大平等之自性。如是而今寻找住地时，亦不存在住地和住者，没有任何住处而于法性本净唯一明点界从未超离，此概念超越了意识觉察。

对真实通达的瑜伽士而言，其本面所现一切皆是现前通彻赤裸之觉性。境之六相虽显于觉性，但觉性从不于六相之上往外显，这是因为所现不存在贪着与执护的缘故。

此时觉性成熟为界，无论观看何方，均与本净大界之密意无二，觉性通彻赤裸清明、断空了二取轮回之根本、现有均解脱，故此命名为三界诸解之密意。彼时，阿底瑜伽无作任运自成的本净法身——胜义不灭金刚藏之究竟密意，便于究竟之地现前了。此密意就在觉性普贤广大界中显现。

甲十四、觉性本体逾境如虚空般之讲释。

清净菩提心之本体中　　无有见境以及能见法

毫尘无存所见与能见　　无有修意以及所修法

无行行持二者任运成　　无有丝毫所修得之果

意思是说，见、修、行、果等一切戏论均已清净的胜义菩提心，其本体离戏平等，是无有所见境而离戏通彻之自性。若无境，则无法成立能见之法，更不可能有丝毫的所见能见，为均不超越所见境和能见境者本来无有的空之自性的范畴。

同样，此清净菩提心之自性无有所修意识，而所谓修者意之心识，当以刹那无分抉择时，也是无境空性之自性。因无有所修意识者，则所修境之所法便无基离根，不超离无境通彻之范围。

清净菩提心之自性所行之境和能行境者意识，此两者悉皆无存，以无作任运的方式于无二自成本智中不动摇，此为无为法之本质。同样，因无有所修果之行境和能修之意识两者，故无有尘许所修之果位。

所以，若要将见、修、行、果全部在一个觉性上分别的话，则会因觉性本身的本体是远离中边的无所成之空性故，而令见、修、行、果在觉性上无法分别，为离戏大平等。然而当见、修、行、果各自分别时，则需要通过许多刹那来接续见地、修持、行为、果位，即各自区分。本来一切法就是在每一个刹那生灭之法，故一个细微刹那中无法各自成立一个见、修、行、果。

同样，自证法身是从原本就已自成，往昔已成之事不必新成，若此事不必要，则为此专行的见、修、行、果就毫无意义。所以觉性超越了见、修、行、果。《狮子圆力续》中云：“觉性无作任运成，因修而修我不得，自成本来无有作，因行而行我不得，

法身本来离于边，因见行观我不得。”

觉性本来以已修的方式而住，故当今无有复修之事。自成本智之觉性本来超越行作，因无作自成之所行早已圆满，故当今不必依着新行取舍之行。法身本来超离一切戏论，故当今依新观是无法得见的。譬如虚空之高低、长短、形色、方隅，无论怎么比较，只能是成为自己掉入疲倦之因罢了，虚空是无法以意识进行相较的。同于此理，觉性早已超离有无、恒断、一异等戏论之网，故现今以见、修、行、果来束缚，则无法安住。

因此以三“因”来讲述见、修、行、果之许多引证，总结起来为三点：其一，觉性本体性超离一切戏论，无有见、修、行、果。其二，觉性本面本来早已成就见、修、行、果，所以不必复次勤作。其三，复次勤作见、修、行、果是依靠有为法，而觉性本来是无为法，用有为法来补助无为法，无为用有为来勤作见、修、行、果，是无法成立的。

甲十五、如是了知地道无练修等之讲释。

无有之法无有所达地　　本来无有所能行之道

早已成于光明大明点　　妄念射收生起之坛城

念诵咒语灌顶誓言无　　未缘渐摄等等无圆次

本来已成身与智慧故　　有为偶然缘生因果无

若有此类非自成本智　　若因谓曰有为之损害

任运无为法即何来表

觉性菩提心本体是本来无有的空性之法，若执着为有就是迷乱，这是因为空性离戏之无为法与所行之勤作物器法两者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地道等无有所达之地，故无所行之道。譬如虚空本体性无有所行能行而通彻般，觉性本体性光明不变，超离一切分别念之网，本来已成为大明点。

当今依止分别念起生的渐进勤作，比如观修坛城、持咒、念诵、灌顶、誓言等，实质上从未存在此类的任何行作，除觉性本身无观自成之坛城外，没有可依的表诠观想之坛城。同样神咒等持也是本身的妙力圆满，故不必于外处寻找咒语持诵。超离灌式的自成究竟之灌顶也于觉性本身圆满，无护持的誓言亦于其本身俱住，所以灌顶与誓言等不在他处，故不必依着方便生起次第。《狮子圆力续》中云："未能超越无生义，勤护誓言不得佛，坛城本来自俱住，画像坛城神无见，手印不变本具体，勤作手印无成就，原藏本来自明体，诵持咒语种子烂。"

总之，地所练、道所达、坛城所生起、灌顶、修道、守护誓言等续之十实法或者十自性，从未超越觉性无生之了义。若将觉

性离戏理解为有戏而求得佛果，就像为了清除虚空的云而清扫地上的灰一样。同于此理，觉性实相真如本体无有十自性，一旦认知此类存在的话，就与实相了义背道而驰，故不得佛果、不得见佛。即言称：种子腐烂。又云："坛城本来自圆满，观修坛城毁自显，大悲光芒自现体，修持现状灭自义，未观任运圆满体，观想祈请此不必，勤作供赞佛不悦，法身无执通彻体，表诠修持不得义。"觉性界无量宫等现有清净之周遍坛城本来圆满，除此之外，以表诠勤作而修的无量宫只能成为丢失自相任运之刹土的因素，此无有意义。

若未了知觉性法身大悲之光本来以神佛而显，而以表诠之佛父佛母等的状态来观修，则不得如来，亦丢失了自利法身之果位所得。觉性本来无观自成，以神佛之状态而住，当今重新修持祈请神佛或供赞，不会令无观自成之神佛感到喜悦，除觉性法身无执离戏通彻之自性外，以物器表诠的方式勤作修持，是无法成就自他利益的。故而方便生起次第在觉性之外不能寻得。

同样，对智慧圆满次第而言，所谓最终圆满摄受，将刹土之一切布局摄于无量宫，无量宫摄于神佛，神佛摄于本尊，本尊智慧勇士摄于咒轮，咒轮等持勇士摄于种子字，种子字摄于无念的法界觉性界，这样的渐摄等因不念，故无表诠之圆满次第。

因此本来自成的觉性和无别已成的身与智慧等一切果法，不必复次以有为法偶然生缘的集资净障、见修持咒等因果造作的方

式来求得佛的果位，此是无有所成的。若有此类，则非是自成本智。彼是本来无勤作、无取舍、无遮护的，身与智慧的现相全部是本来无作而自俱的，犹如火与热、水与湿般无别而住于任运无为法身唯一明点离戏平等之本体。

依着因缘勤作而修持如来果位是有为法，故若是有为法则必定是灭法抑或说无法超越无常之范畴。所谓觉性任运无为法——胜义不灭金刚藏之本体任运而成，故此两者迥然有别、无法相较。要通达超越一切表诠的要义，是要点之中极至要点，所以觉性自成本智超越了修持地道。

甲十六、以上之了义总摄于超越因果勤作之讲释。

是故胜义本界之本体　　超越因果以及十自性

无有勤护心性真实义　　应知超离有无戏论法

正因上述之了义，所以胜义界本体本质自成的智慧，没有所谓的轮回为劣，涅槃为贤，一切都是离戏自成之本智。此为超越了因果勤作之故。

见、行、誓言、灌顶、坛城等十自性，其任何无存的实相真实了义，仅属于上等根器之利根者的因缘。诚如《普作续》中云：“往昔无数之大劫，于我普作菩提心，具根胜缘瑜伽士，无修见

解无誓言，事业无勤地无达，地道无行因果无。”此含义在上面已经讲述过了。是故与此没有勤作的心性真实了义相较的话，当今以身、语、意、功德、事业的方式所出现的一切，除唯一明点之外没有丝毫余法可得。《觉性自现续》中云：“我乃身而皆圆满，我乃语而皆游舞，我乃意而皆了悟，我乃功德一切显，我乃事业无勤得。”就是说共成之身以眼所见的成分、语以耳所闻之成分、意以此类所成依之成分，其实对觉性自成本智本体而言，所现之色皆为身圆满，所发之声皆为语之游舞，所念一切均为意之本体，妙力相之一切成分均于功德事业之本体无勤任运而圆满。

如同这样，见、修、行、果与誓言、灌顶等，除普作觉性菩提心之外别无其他。《觉性自现续》中云：“我之见解明点身，我之修行超离意，我之行为超离境，我之果位唯一中，我之誓言无护持，我之灌顶无灌式。”觉性普作我之“见”是远离了念之支网的唯一明点之身；超离了“修”之有无、是非之意识；“行”超越了贤劣取舍之境；“果位”是超越疑虑之唯一明点；“誓言”是无所护之本智；“灌顶”无有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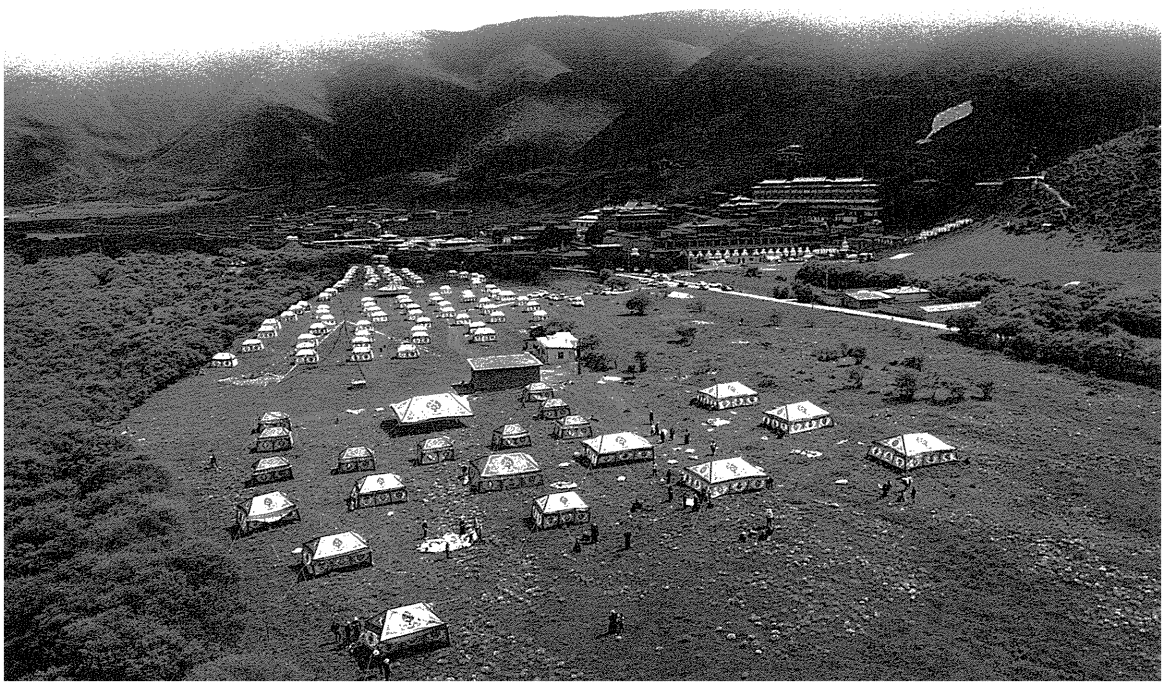
有云：“胜顶自非具，被灌无所得。”如是彼中又云，“我乃极大天葬地，如来众生一切葬，因我赐予大加持，显生三时诸如来。”当我们濒临死亡的时候，所去之地叫做天葬地。如同这样，将最终不入涅槃的究竟解脱唯一明点界，定名为大天葬地。当如是抉择觉性自成本智，其本体性有无、是非、一异等一切戏

论均已寂灭。此是自成本智之真如了义。

大家应明了这一点。

法界宝藏论第五品字释，即超越造作因果。

法界宝藏论·第六品字释



第六品：在觉性本体性之清净中含纳一切法之讲释，分九。

甲一、暂且于法性如是性中一味[1]的无生中总摄一切之讲释。

犹如旭阳之藏聚诸光　　万法根本聚于菩提心

现有情器不净迷乱也　　观察何现所依之住界

无基悉解摄于心本身　　心性本界广大辽阔中

摄于越离迷不迷名义

意思是说，旭日之藏或旭日坛城中所发射的一切光芒，其摄受者是旭日本身，因旭日所发射的光均摄于旭日，所以同于此理，法界大海相均起生于觉性菩提心，其万法之根本觉性菩提心摄于无生平等界。

《普作续》中云："显为何之诸法相，聚于此故宣原藏，显为何之诸法相，因起生故宣种子，显为何之诸法相，因所出故宣为因，显为何之诸法相，因分支故宣为根，显为何之诸法相，因

1. 轮涅一切法中无一不空之法，故一切法在法性如是性之界中均为空性，是一味或者一性，如云："阿雅待瓦，何者一法见空性，彼者诸法如是性。"又云："一者所成空性法，此为诸者皆空性。"就是说一切法是一个法性，所以通达此觉性菩提心之法性的话，也就能够通达轮涅一切法的法性。

住态故宣为基，显为何之诸法相，因是我故宣根本。”因轮涅一切法含纳于觉性本体，故称觉性为一切法之藏。因一切法于觉性而生，故称觉性为生一切法之种子。因一切法于觉性之状态中显现，故称觉性为一切法之因。因一切法好似觉性之分支，故称觉性为生一切分支之基的根。因一切法住于觉性之状态，故称觉性为一切法之基或根本。

所以现有情器不净迷乱而现的一切相，无论显为何种，当正确抉择时，皆如昨夜的梦境般。昨夜的梦境相与当今白日之相两者，无论时间长短、数量和虚实都是平等的。所以，轮涅如梦境之相，当觉察起初现于何源时，无有任何而空性，中期无住处而空性，最终无去境而空性，永恒无法超于此状态。没有所依能依，也没有住者与住境的本体不成立认知。一切除唯一法性虚空般之界外，无论如何观察，也仍不成立的无基大离根悉解之自性，均总摄于胜义菩提心的状态中。《普作续》中云：“诸法本来无起生，超越无生法而宣。”《觉性自现续》中云：“超离念境自性之万法，无有寻心均摄本智界。”

所以所现的这一切法，全部以依着中观四大抉择等来观察抉择也不成立任何是不必言说的。即便不抉择不观察，也是无有之空，超离言思。隆钦巴尊者有言：“察时无基未察亦无有，细微察时超越言思理。”就是说，如觉性无生般，一切法无生。当了悟心之本性觉性无生，就了悟了一切法无生，此密意中含纳了一

切如来之密意。

所以若了悟相之一切法均于法性本界广大或觉空无生中融为一味，则迷乱轮回之相与未迷乱涅槃之相便无区别。若了悟此事，则轮涅立名之义的词汇也不复存在而远离一切戏论，一切法均摄纳于觉性本体本空大平等界。

甲二、有所法显为何相，均如摄纳于眠之梦境中般的摄纳于觉性中之讲释。

清净自显尊身刹土与　　本智事业不思议游舞
摄于自成状态无离别　　现有轮涅总集菩提心
犹如日轮空明无为法　　本来自成本界广大际

意思是说，清净如来之自相身与刹土和本智事业等，总之，身之身、身之语、身之意、身之功德、身之事业，即五身，以及同样的语五种、意五种、功德五种、事业五种，即显为二十五种果法等神变不可思议之游舞，均总集于自成觉性之状态中而无分别。《普作续》中云：“如来三身我自性，三时如来我自性，菩提心之我自性，四种瑜伽我自性。”此处所谓的四种瑜伽即是勇士瑜伽、大瑜伽、圆成瑜伽、极圆瑜伽。

清净如来之现相和不清净众生之迷乱显相等现有轮涅一切

法，无一法不摄于总集菩提心。胜义觉性菩提心是如日轮般自明的，因己所铲之无明黑暗的铲者任运而成；因如虚空般无有而空的无我之本体任运而成，故空明无为法之本体本来任运。

所以一切法从原本就摄纳于觉性自现本智界周遍广大之状态中。如同这样，万法因觉性妙力而现，故空。就觉性空之无生的成分而言，万法无一不摄纳于觉性界。所现六聚和五毒妄念等正为显或正为相时，仍然无有丝毫非为觉性之法的概念。

刚刚上述时，妙力觉分之赤裸成分和显入于境上之成分两者，以及动之成分和通彻骤然之成分两者的立名，也是对于初业行者如何维护觉性而讲解的。若与究竟实相相较的话，唯独于觉空无生界中不动摇即可，一切相均于智慧空性界本来自解脱。一切空性无一不是以方便缘起之游舞而现之法。麦彭仁波切有言："所现周遍空自性，何空周遍相自性，相时无一不空法，空时无一非相法。"所以法性之一切相平等于无生界，有所法之一切相于法性界中未动摇而平等，故此为万法摄纳于觉性界之概念。

甲三、大界心之自性的讲释。

心性大界不变虚空中　　游舞不定菩提心妙力

自在轮涅一切乘门之　　唯一无行能镇伏一切

谓成边际他境别处无　　法性菩提心中无动摇

意思是说，心之真如实相是遍满轮涅一切的生轮涅万法之大界，是三时无迁变广大辽阔如虚空般之状态，这样的心性妙力游舞而现的净与不净之一切不定相，都唯是菩提心之妙力。那么虚空界是现有情器之所依界，情器分明而自在。同理，此心性不变大界是轮涅一切法之大界，是轮涅于诸乘门所现之基，轮涅一切迷是因此而迷，解脱亦是因此而解脱，故是自在于轮涅一切的普作之本质。之所以法性菩提心是轮涅之集界，是因为于未存轮涅之往昔，大周遍法性界本来就是俱住的。

《觉性自现续》中云："未有虚空昔，虚空无性相，未有法性昔，有法表诠无，无有如来昔，众生诠示无，无有涅槃昔，轮回命名无，是故诸如来，胜怙主为我。"所以觉性菩提心之界中，轮涅万法的现、住、解脱三者或生、住、灭三者，以及始、中、终三者，无论任何时候都从未动摇过。超越行作的无行之觉性离戏、平等、唯一，自在于现有轮涅之一切，并将之均镇伏于其下。所以没有觉性菩提心的边际者，或于此中不含摄者，也就是成立于外处的他境者，无论如何寻找也不可得，故轮涅万法摄纳于觉性本智唯一界中。《普作续》中云："任运法性广大之精藏，未动不动亦不转为动，现有情器总摄法性界，任运成故远离诸所行。"一切法在法性菩提心中无断边，了悟于此唯一觉性界不动摇，是

为殊胜要义。

甲四、一切含纳却不动摇之喻义的讲释。

一切普贤任运一现故　　无余普集无比之殊胜
大之极大普贤之法界　　犹如国王总集一切故
自在于诸轮涅任不动

意思是，内外情器的一切法，在觉性普贤王无作自成大任运唯一界中显，故唯一觉性界不但无余摄纳轮涅诸法，且具备自在于轮涅一切之力量，成为了任何无法匹敌的极胜之法。

三时一切如来是依着于普贤如来而解脱的，三界有情众生也依着于此觉性普贤如来而解脱，否则就无法解脱。故觉性普贤如来是大之极大、极大之无限大、藏之精藏、深之极甚深，一切所了悟之究竟，此即普贤大法界。所以此觉性普贤大法界如国王般是自在于一切的驾驭者。譬如，国王在自宫殿中不动的同时，便能镇伏自之下类的一切眷属。同样觉性于自性法界不动摇的同时，便能将轮涅诸法总摄于唯一觉性界中。《圆满总摄》中云：“等空菩提心之界，无余诸法总摄王，降服一切无动界，自成本智无迁变。”即是说，轮涅诸法于觉性普贤界中显现，为普贤如来而作，降伏轮涅一切者亦是觉性普贤，轮涅诸法永恒不超越于觉性

之游舞。所以情器四大等虽于虚空界中显现，但是虚空本体从未形成四大之任何。同理，轮涅诸法由觉性菩提心所作而现，而心性本身从未被任何造作，故超越行作。《普作续》中云："菩提普作一无作，普作菩提心性造，一者无作无需作。"一切法是胜义菩提心而作，但胜义菩提心本身从未被任何造作，也不需造作，即便需要也无有作者，故为离戏大平等之自性。

甲五、因一切法自性平等故无贤劣勤作之讲释。

一切普贤无有一未贤　　无有贤劣唯一普贤王

成与未成一切一界故　　一切任运无动一平等

轮涅一切法"基"无贤劣、"道"无勤作、"果"平等性，故现有轮涅之万法在净平大本智的普贤王如来之自性中从不超越。无有一个非普贤或非是普贤之法，故轮涅万法无贤劣、取舍、分别而为一普贤。虽然以词汇而现之诸法，全部无有而明显如幻化游舞般之相，但却是无贤劣勤作之平等。同样，胜义空之诸法，亦如虚空般空平无基离根，是无有贤劣取舍之平等。

因此，以器物而成的有为法，及色、声、香、味、触等未成为器物之无为法，均在觉性菩提心法性无生界为唯一，法界大海相全部于觉性无作自成大任运界中，未动、不动、不转为动，于

觉性菩提心之本体中平等为唯一。

甲六、因是界中所现故超越勤作之讲释。

一中诸显无余之法界　　无作态中无修无须寻

勤修自界之外无他故　　为何勤力何处行修持

意思是说，当今的苦乐、善恶、贤劣之相从未存在过。如梦境中显现的苦乐，若执为事实去勤作，则会感到疲倦。月称论师有言："犹如女子梦境中，显相生子而子亡，生而喜悦亡而苦，一切所法当认知。"就是说梦境中的苦乐无论何显何现，均无法超越于梦中。

同样，迷境的一切现相于唯一觉性界中从未动摇，在唯一觉性菩提心中，无论现有轮涅诸法何等显现，究竟上从未超越于觉空法界。当今无论怎样去精进重新去爱憎勤作，最终只能成为自己陷入迷乱帐幕之因，实质上对于法性觉性无有微尘般的损害和接近，除了于无行觉性之状态中安置之外，不必行疲厌之勤劳，因无所行故无法以放与治来寻觅。心性如虚空般无勤修，无法以因果改变。自成本智以万法之现基而住，万法现于彼中，但其却超越了善恶之边。

若自然安住于现前觉性本身之界中的话，实际上就是从未行

过任何勤作的，除法性真如之外别无他成，此是大圆满为专度具根徒众所运用的方便。若对下乘未具器之浅慧者不保密而宣说的话，就会启发邪见，成为自他堕入恶趣之因。《应成续》中云："实相安住式，声闻及缘觉，惊惧当下晕，是故护密要。"

在《入行论·智慧品》中，当言道世间凡夫的辩驳、声闻者的辩驳、唯识宗之辩驳等时，就像声闻者们的辩驳，首先将大乘法立证为经，道空性立证为对治一般，若首先不把大乘立证为经的话，声闻者们则不承许大乘是经，当声闻者们立证自宗时，《中论》中云："佛能灭有无，于化迦旃延，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意思是说，他的观点是佛言粗大非有，无分非无，即传授了法无我之含义。他只承认粗大的法无我，但不承认大乘藏中所传授的空性四合、八合，以及十八空性等，会言称大乘中所说的那些空性是对名言的极大邪见和极为恐惧之事，而并不承认是经。也会说如来从未有过此类言说。故首先不把大乘立证为经，即便引用一些大乘藏之引证，也会说其不是经而不承许。所以对如是不成器之浅慧之人要极为保密。

诚如上述，因觉性超越勤作，故何来勤行，也无所行之境。何处成修，也无能修之处，如是之觉性永恒不超越于通彻昭然之游舞。

甲七、是故超越因果勤作之讲释。

无有寻境修亦无见得　　无所修处亦无他处来

无来去故平等性法身　　摄于任圆大明点界中

意思是说，心性如虚空般之本体以十自性的方式找寻无法寻得，故无有寻觅之境。以所修能修的方式，无论怎么修持，皆无所得见。白足尊者云："无有可寻逾寻无有得，无修超越修持修也衰。"《普作续》中云："一切精藏菩提心，本来自性自成故，无需十性勤修行。"心性如虚空般之本体，无有所修之处，是周遍无为法，而若有所修之处和能修者的话，则为有为法，有为法和无为法两者本质是相违的，即便以三种原因来觉察也是不成立的，因心性本体性不成立十自性，就见、修、行而言，其是属于有为法，而心性是无为法，故两者相违。因为见、修、行、果全部在觉性本体性本来自俱，不必复行新修，所以不由他处来。此无来去之觉性平等法身是如虚空般超越勤作因果的。《普作续》中云："我自性喻如虚空，虚空普皆未勤作，虚空一切无所勤，虚空普作离勤作。"

又云："欲求见我我自性，如迈空中堕落地，以十自性行堕落。"如同这样，仿佛以手抓虚空而无得所持般，此觉性菩提心以十自性去勤作是无法了悟的。如在虚空中迈步只能坠落到地上一样。对觉性以执护勤作等贪着束缚的话，除陷入轮回迷相沼泽

之外，无法获得解脱。

所以见、修、行、果等勤作法，全部任运圆满于觉性平等法身唯一明点之大界。

甲八、觉性菩提心中含纳诸乘之讲释，分三：

乙一、如何含纳三小乘的讲释。

声闻缘觉以及菩萨教　　断定无有我与我所已

犹如离戏虚空为一意　　深密阿底最胜瑜伽教

自他无别广袤之虚空　　自成本智如实至彼故

彼诸密意聚于胜原藏

容怎班智达有言："下下类乘串习成的殊胜见地部分，在上类乘，自然就能够具备且了悟。而下下乘未了悟的相续过失，在上上乘自然破斥。"

同样，隆钦巴尊者有言："按照阿底瑜伽的观点，声闻、缘觉、菩萨、事部、行部、瑜伽部、玛哈、阿努，及接近实相了义的全部见地，在此境界中自然俱备。"

声闻者的见地是了悟了自相续的五身等我与我执全部空如虚空般，虽然通达了粗大的法无我与人无我两者，但未通达细微

的两者。

缘觉在上述基础上通达细微之人无我，但未通达细微的法无我。

在此上，菩萨通达了法与人两者的粗、细无我。

故此三种了悟的一切功德，在此处一切抉择于我与无我，并且若将一切法安置于离戏如虚空般之状态的话，则一切密意均含纳于此唯一中。

其实此大圆满觉性分为空明之本智、明空之本智、觉空智之本智，此即分别而言。所谓空明之本智，是以本体的成分而立名的；所谓明空之本智，是以自性的成分而立名的；所谓觉空之本智，是以现基不灭的成分而立名的，所以此为无二续阿底瑜伽或深密瑜伽大圆满之教，自他等内外情器之万法悉皆无分别，且于觉性广大界中如虚空般安置，称为觉性自现本智如实之了义。下下类乘门的一切密意，在胜义菩提心之原藏中以功德自然具备的方式俱备。如《普作续》中云：“普作菩提心之自性中，无余诸集等空离戏论。”

乙二、如何含纳三中乘之讲释。

事部行部瑜伽部三类　　我与神尊等持供云中

三门本净欲求成就同　　金刚之顶秘密教之王

显声觉性本净本神尊　　三门清净成就现前故

彼诸密意聚于胜原藏

意思是说，智雅即事续，欧巴即行续，要噶即瑜伽续，此三类即密之三部续，此三部无论是哪一种，均以“我”为誓言勇士、“神尊”为智慧勇士、“种子字”为等持勇士而修行云供或供养与赞颂，且当清净三门之过失后获得欲求的共与不共的成就是同等的。但是就智雅旦扎——事之续而言，以“我”誓言勇士为仆的方式、“神尊”智慧勇士为王的方式而修，我与神尊以贤劣而观。就额巴旦扎——行之续而言，“我”誓言之前方“神尊”智慧无有贤劣，以兄弟的方式观修而欲求成就。就要噶旦扎——瑜伽之续而言，前行未祈请之前和最终回送后两个阶段，我与神尊有区别。正行时，我誓言者于界中祈请坛城之圣尊，如水中入水般融为一味而观修，欲求成就。这一切的见地于阿底瑜伽中无余蕴含。

怎样蕴含的呢？

隆钦巴尊者有言：“无论外三部哪种，均依止自道的见、修、行、果而修持，欲求共与不共的成就，但是这一切要获得的最终果位或所求之成就，均于此大圆满中以功德自然具备的方式圆满。”

另外要知晓的一点，即事部以王臣仆的方式，行部以兄弟的

方式，瑜伽部则除前行和结行之外，正行以一味的见地修持。也就是说，相较于下下乘，上上乘自然具备其一切功德。但是要知道其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了悟实相见地的深度来说上上乘自然具备下下乘的功德的。

比如“中观者”不存在神尊本智之观修，是因为未了悟现有清净的缘故。而事部观修神尊本智成熟的程度，则比中观殊胜。行部放下我与神尊的贤劣执着和虚实分辨，以兄弟的方式修持比事部更加殊胜。瑜伽部正行时，我与神尊无二合一，如铁上染金般，与神尊无别，此比行部的我与神尊分别执更为殊胜。因此说这一切见地的高低，是上者较下者更为殊胜。萨迦班智达云：“相较般若见，若有本尊见，此见必为戏。”此对世俗见地而言有所区别，但对胜义见地而言是没有区别的。有所法见之见地和自觉见之见地存在区别，但法性见的见地没有区别。宁玛派大部分智者认同这一点，虽由于那些立论者学历深厚而不敢反驳，但实际上就自宗而言，法性见之见地和自觉见之见地都有所区别，这一点在《中观论》和《密解注解光明藏》等中有明确阐述，故在这里不再赘言。

在此处，若将一切秘密金刚乘续部之顶、一切教之王——阿底瑜伽的深密密意，了悟为显声诸法原始觉性大清净净平菩提心的话，就能通达本来即情器清净的周遍神尊坛城的本如来，故三门清净而现前果位成就，含纳密续三部之一切密意于光明大圆满

殊胜原藏。《普作续》中云："自成原藏殊胜坛城中，三门逸然如是安住时，普作自我密意任运成。"如若三门无作自然安住的话，就会现前觉性自现智慧原藏殊胜坛城，此界中以自成任运的方式含纳了诸乘的全部密意。

乙三、如何含纳三大乘之讲释。

玛哈阿努阿底即三类　　现有情器神与神母刹
界与本慧清净无别故　　许为法性不动自成智
于此胜密一切本净故　　未作本界宫殿大乐刹
无有内外一切已周遍　　无有取舍行作之表法
一切诸平法身界中解　　彼诸密义聚于胜原藏

意思是说，抉择"基"现有清净平等与'道'乐空无二而修持，是玛哈和阿努两者的密意，最终是为了现证了悟自证本智的密意。这一点在大圆满中以功德自然具备的方式俱备。

玛哈要噶旦扎即大瑜伽父续、阿努要噶旦扎即大瑜伽母续、阿底要噶旦扎即大瑜伽无二续，此密法内三部三次第的含义是这样的：

首先生起玛哈瑜伽是观基之坛城觉性和道之坛城现有情器、

神与神母、刹土与宫殿，于情器三坛城游舞中不超越之状态中，了悟圣尊与见地无别，或者了悟增上二谛无别，这是玛哈瑜伽的见地。为了三脉五轮之结解脱的方便，依着方便道和解脱道，即界与智慧无二清净之见地——方便智慧无二，或者承许现前与彼无别而修练的法性不动摇觉性自现本智，是阿努瑜伽之见地。

按照隆钦巴尊者的密意，总之以基净平无二别的见地为主是玛哈；以道乐空无二为主是阿努；以果位觉空无二为主是阿底，所以阿底大圆满殊胜深密无上的见地，是一切能了悟之究竟，殊胜中的极胜，因为现有轮涅之一切法本来清净于四身五智的本质。内外情器之一切法不以因缘所作而本来圆满于如来之坛城，故刹土与宫殿、身与智慧等本来无作而于大空觉性界乐空平等性之刹土中任运而成。

所以万法于无内外的觉性大空明通彻遍布一切之周遍中不超越，除大空性一个自性、大空性一个范畴、大空性一个变幻之外，没有丝毫的取舍勤作之诠示，一切了知为本来如来之坛城，于密意法性中不动摇，于本来周遍法身界中本来解脱。其下八乘的见修之成分或密意全部含纳于大圆满大密原藏中。

甲九、接下来，上述的一切摄纳于菩提心而圆满结尾。

一圆遍圆诸法聚集界　　摄于自然自明大任运

此“一圆遍圆”是普作王之引证的密意。

《普作续》中云：“此中全无不圆满，一圆二圆一切圆，所作成为圆满乐，一圆菩提心亦圆，二圆心所作圆满，遍圆圆满具足圆。”这里所谓的“一圆”是指觉性本身究竟上圆满于菩提心。所谓的“二圆”是指胜义菩提心所作的情器一切相，圆满于普作王之界。所谓的“遍圆”是指胜义菩提心与心所作圆满的法界大海相，全部圆满于觉性普作王之界。所以觉性普作王是诸法聚集之大界，以本来无作自然自明之方式而住，此觉性大任运聚集了现有轮涅之一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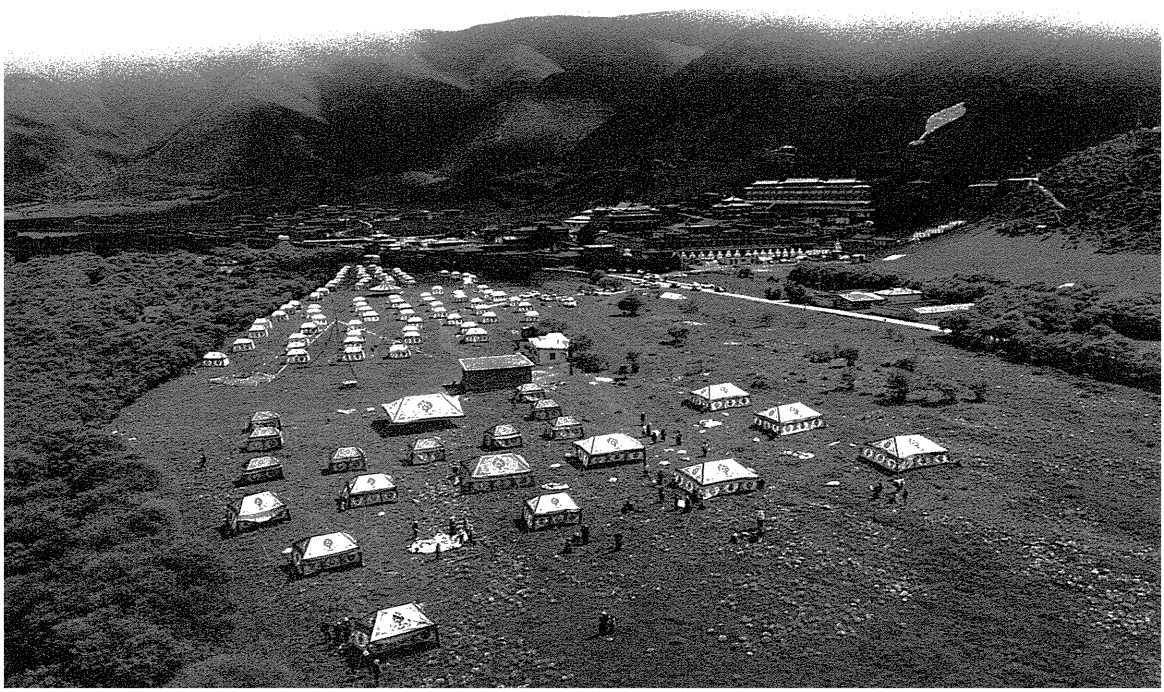
《普作续》中云：“以此一中圆满教，安住诸佛之密意，以此遍圆满之义，能令一切皆圆具。”若了悟觉性本身圆满于胜义菩提心的引证的话，一切如来之密意就住于此觉性。觉性普作王之界圆满一切法之了义，无论何者修持，此人必定获得一切如来之果位，故称如意圆满。赞叹如是通达之瑜伽士，如《狮子圆力续》中所言：“若见真实如来为佛子，见地融入相续永安乐。”就是说，若得见真实如来——觉性自成本智，即称为佛子持住了大圆满道。若能如是修持，上等者即生解脱，中等者濒死解脱，哪怕是下等者，中阴身也不可能不解脱。

又云：“此无作中住何人，身为凡体或者天，密意法性如来义。”就是说，无论何者于无作大圆满之见地中安住，即便当今为凡体或天等有形，皆能现为相好圆满之身，密意法性与一切如

来意大智慧无二融为一体。

法界宝藏论第六品字释，即一切聚集于菩提心。

法界宝藏论·第七品字释



第七品： 菩提心本来任运而成之讲释，分十一。

甲一、诸法摄纳于菩提心，也是任运而成之讲释。

自性任运菩提心之教　　未作悉成山王之巅峰
超胜一切最佳胜乘王

意思是说，觉性自性无作任运而成的胜义菩提心之教，不是以任何因缘勤作之行而成的，而是以自成的方式本来无别而住。此究竟四身五智等果位的诸义如意而成之觉性，就像须弥山顶峰相较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更加殊胜，威慑四边一样，胜乘阿底瑜伽是一切乘的顶峰之王，大之极大，为最佳殊胜。《觉性自现续》中云：“此为诸见之顶峰，阿底大圆满宣说。”

甲二、一切之顶峰的讲释。

犹如已达山王之巅时　　低处沟壑同时无余见
山谷之处离见顶自性　　同理阿底金刚之藏要
乘门最顶明见一切义　　下类乘门无能见此义
是故任运成为顶峰时

犹如登上山王之顶而俯视时，其下的一切山谷和沟壑能够同时明见，并且无有遮挡、一览无余。如果于下方的山谷仰望时，顶峰的自性或状况则无法得见。

同样，大圆满阿底金刚藏之乘是九乘之顶，同时能够明了下类诸乘之了义。而下类乘门只能明了各自之了义，却无法通达阿底瑜伽之究竟了义，此是因上下悬殊之故。阿底瑜伽任运金刚藏之乘是一切乘之顶峰，通达此之了义时，八乘——意识之乘，被自在胜伏。

甲三、复次讲释上下之差别及殊胜。

犹如欲求摩尼大珍宝　　祈祷之时九欲自然予
凡俗器物则非如彼矣　　金刚藏要三身任运故
置己界中如来自俱成　　勤作不成则为大殊胜
下乘门类虽勤行取舍　　历劫无成只为疲惫因

譬如获得如意珍宝之人，其原因是往昔许多明劫中积攒了大量福德，非为有缘之人是无法获得的。而能够了知觉性自成本智之人，同样是于往昔多劫中集资净障的少许之人，他人是极其难以通达的。犹如获得如意宝的人，将其清垢沐浴后放在宝幢顶去祈祷，九欲自然赐予。但拂拭其他凡木摩尼等凡俗之物，无论怎

样祈祷，都无法被赐予所欲求之悉地。

同样，觉性自成本智胜义不灭金刚藏要三身任运而成，具备三身本质的前世因缘之人，三门无作松坦而自地安住时，就能于觉性法界中无别而获得如来果位。此是当今觉性本体性以清澈明了无作赤裸的方式已成而住的，并且在觉性自现本智的拥有中得见。否则，以勤作修练则无法见得。这是因为觉性本身之本体不存在勤作，是胜义大菩提心之极大殊胜功德，所以下类乘门无论如何取舍勤作，皆如对木质的如意宝祈祷而无法赐予所需般，就算历劫勤作，不但无法成就实相究竟之如来，更除成为令己疲倦辛劳之因外，无有丝毫益处。

甲四、无勤作之觉性指为三身的讲释，分三：

乙一、法身自然之密意。

本来任平觉性菩提心　　如实自然法性之广大

自性法身平等元始界　　众皆有也些者有缘境

如实安住态中自然成

意思是说，从原始就自成任运大平等的觉性菩提心，其本质抵达本面的如是本然中自然安住的极广大法性，是觉性本身的自性法身空明离戏大平等原始大界，此在一切有情相续中如菜籽含

油般遍布。如云：“原始如来藏遍有情众。”虽然遍布一切有情，但只是少许上等具根之人拥有，并非普具之境。自之三门无作松坦的觉性，以自然本质如是安住的话，则会于此状态中以自然的方式现前成就。

《狮子圆力续》中云：“法身无念普贤佛母我，觉明法性之境外观时，远离诸种觉性内得见，自证诸种之境外观时，法身极大无念从内得。”法身无念无生普贤佛母我，向外观赏觉性空明法性之境时，超离一切贪执戏论的觉性空明清彻昭然赤裸从内得见。而自证离戏界以无有贤劣住散的方式向外观赏法界大海相之一切时，法身无念之自成大觉性便从内获得。

乙二、报身自然之密意。

周遍自明任运受用圆　　众者虽俱见则些者境
所现自住离勤自然明

意思是说，觉性自成本智之所以是周遍轮涅一切之有寂大平等智慧，是因为如是之周遍并非单空，而是空之自性明分任运自成圆满受用身，此自明报身自性也是一切众生相续中俱生的，但只是有缘或具根的少许人才能拥有此义。

因此当今觉性现为境的时候，境不灭而所现于此上不入执着

的显分住于自地，超离勤作，就会现前清澈广阔的明之成分，维持此本面称为报身自然之密意。

乙三、化身之密意。

不灭游舞化身遍布界　　众者虽俱当现之时明
如意功德事业神变亦　　并非他处自觉清净界
犹如浊水置时自清明

意思是说，觉性妙力不灭中游舞显于境上时，不追随于显分之识，显基之显分不灭的觉性通彻赤裸，称之为化身遍布界。那么此了义虽俱于一切众生，但却只是少许人能拥有的。所以当观置觉性本面，觉性显于境上时，不随于境而觉分赤裸明确现前，此为了义。

如此之觉性化身现基以不灭的本体而住，是如同摩尼珍宝以能予九欲之基而住一般，此功德与事业的诸种神变不定而现的现基，也是除觉性化身之外别无其他。

这一切要了知为自之觉性清净界从未动摇，觉性之中远离了取舍勤作，如同清净之水，若进行取舍勤作，则水成浑浊般，觉性本质不得现前。

那么，无有取舍勤作的觉性若安住于自清自明的话，慧眼神

通等一切便如清净水中的影像般，于觉性界中不灭而明了，此原因在《普作续》中所言：“犹如大海原具住，诸法不等而显现，功德等于虚空平，包含之处无所定，菩提原藏此当下，广大等持之王现，所显犹如大海般，不念广同遍虚空。”觉性自成本智不存在动摇如大海般，本来与己无离别而住。在此中安住时，显分之法虽诸种不定，如海中星影般显现，但尔时，若不贪执于所显之分，而维持觉性赤裸之分，就能够显而解脱、解脱而显，显解无二之相为觉性之庄严而现，其功德等同于虚空际。

总之，总述彼之要义，即不观置于妙力所显，而是住于觉性赤裸之成分的话，显分就不定而解脱。于菩提藏或觉性中安住时，因觉性妙力而显的一切分别念，当下就自地解脱；起生等持之王或觉空离戏之智慧；诸种显相广大虽如海中星影般显现，但不念于任何，觉性广如虚空际。

甲五、如是三身之密意超越勤作之唯一界的讲释。

寻而不得本来清净法　　如来菩萨自成界中明
本来成就莫需现下修　　极大住已密意法性界
不变任运成者莫勤作

意思是说，丢弃心性法身本体本来自俱之拥有，而在他处以

因缘勤作寻觅，是无法新得的。觉性是本来就从未被修障而染垢的本体本来清净之法。四身五智慧等果位之如来和当今道时的菩萨等自成于觉性界中自明而俱住，此是往昔无人成办而自俱已成的，因此不必于现今复次勤作修练。大之极大的觉性菩提心本来自住之密意于法性界中不动摇，故不变金刚七法之本质无作任运而成，因此莫要去勤作。

甲六、如是之觉性唯有自住之讲释。

本基自基菩提藏之基　　自性态中从不动摇故

界明觉性义中莫动摇

意思是说，本来于觉性本体离一切戏论之法身基住的觉性为“本基”；当今三门无作自然安住的觉性现前法身称为“自基”；如是之本基“基”之觉性和自基“道”之觉性两者，于三时如来意大法界成为无二一味，称为“菩提藏之基”[1]。

这一切的自性是本然自俱的见地，于觉空平等中不存在动摇，故觉性本体不成立为任何的收散。要于法性离动者之界明觉性了义通彻赤裸中莫动摇，此即作论者予后学者们的嘱托。法性离动者的觉性是无为法，动于境之分念是有为法，此两者相违。

1. 此颂词的意解是作者仁波切于梦境中，由紫尔玛护法所传授。

甲七、一切果位法成就于觉性界之讲释。

一切以住自成之缘故　　不变诸行遍主五智慧

五身五语五意五功德　　五种事业首者如来也

无有始终此界任运成　　莫寻他处自性本来成

意思是说，现有情器等轮涅万法，于觉性四身五智慧的本质界中自俱，在此中安住而不分昼夜的修持的话，就会获得一切果位成就。其原因是觉性三时无迁变，故不变；觉性是行于轮涅一切的周遍智慧，故称轮涅一切之遍主。五智慧等果位法于自住大乐界自俱，所以称为五智慧。

那么觉性不变则为不动金刚；赐予一切共与不共的悉地则为宝生如来；觉性超离中边则为无量光佛；一切如意则为不空成就如来；一切能见则为毗卢遮那佛，此即五身；觉性本体无言思，故自成菩提之言等五语；觉性自成离戏大平等本智之意等五意；觉性本体如珍宝般所需无余赐基等五功德；觉性本体中基之事业等，一切事业净平本质中圆满，故五事业[2]，此即二十五种果位法。

首位如来——普贤王如来或胜义菩提心无有始终之觉性大平等界本来任运而成，对此莫要于他处寻觅果位之法，即便寻找

2. 在他处，以身之身、身之语、身之意等来阐述。

亦无所得。此是因为一切果位法于觉性本身的自性中本来已成。《密藏续》中云："十方四时为何处，圆满如来不可得，本性如来圆满外，他处莫寻如来尊，寻也无得如来言。"

甲八、轮涅成于觉性，除法身心性外别无他处之讲授。

一切如来法身菩提也　　不变平等义外别无他

此亦自然态中任运成　　莫寻莫修希忧均应弃

意思是说，获得三时一切如来之法身菩提果位，即对所谓四身五智慧等得心应手，也就是觉性本体不变或永恒无迁变和现前无掺杂离戏大平等的如是实相之了义，除此外无有丝毫。故所谓平等不变之了义，亦是觉性自现空明不灭中，以无作自成的方式任运而成。除此之外，莫寻找所谓具有头肢的如来。除觉性自住之本智外，莫修他者果位——取境如来及忧境众生，其也并非在他处成立，而是于无作任运之觉性中安住即可。

甲九、因轮回心性成就于法身，故不必放弃之讲释。

一切有情自成本智也　　莫作莫寻法身任运故

莫执取舍置于法界态

意思是说，若一切有情能够三门无作自然安住的话，则一切有情的相续中没有一个不具备空明不灭的自成本智，故所谓有情，除觉性状态之外别无其他，此觉性无轮涅之别。《狮子圆力续》中云：“众生乃至如来二，觉性并非各分别。”《觉性自现续》中云：“众生觉性真如来。”一切有情的相续中俱住觉性法身。

故此，所寻非寻、所作非作的原始光明法身无作任运而成，若通达此了义，不以取舍疑虑之心捆绑，于诸平广大法界中诸圆平等的状态中安住，则此了义就会现前。

甲十、觉性超离动摇与勤作之讲释。

未动未念任平本体态　　不作义成基界极广大

意思是说，因觉性本体法身任运而成，故彼远离三时迁变，未动摇。因远离言、思、语等戏论之边，故未念。因身与智慧悉皆自成大任运圆满于本面，故成任平本态。此不以因缘勤作而行的觉性界，即四身五智慧等无寻自成圆满的一切之了义，无勤劳而成就之基——大周遍界，容纳轮涅，超离范畴，此是不可思议之处。《应成续》中云：“不可言思之智慧，曾无将无元始无，当今超离分别境，离边空之自性性。”

甲十一、任运注流灌顶觉性中本来圆满之讲释。

未变遍行身与智慧主　　王权净瓶自成大灌顶

现有情器本解任运故　　不必作勤自性任运成

一切悉成印于大任运

意思是说，觉性三时无迁变，故未变；净与不净之一切相，行且遍布于觉性界，故遍行。如此之觉性，以身与本智之本质而住，故称净瓶之灌顶。

其实所谓王权净瓶之灌顶是依着具德上师的加持转移道，而对自住之本智或俱生住之觉性的骤然直指，指明轮涅于唯一觉性界摄纳，是无戏自成了义之灌顶，是一种没有所灌方式的现前大本智之灌顶。若了悟此现有清净、情器平等性本来任运解脱的话，就能知晓除觉性之外无他处所谓的灌顶。

若能了悟自身清净金刚之身坛城——具三垫坛城本来圆满的话，则此为身无穷尽庄严轮之灌顶。

同样，语之风，以言轮本来自成而住，所发之声了知为咒之密意，叫做语密无尽庄严轮之灌顶。

无生觉性自现法身现前，轮涅三身之本质以未勤任运之方式圆满，叫做意密无尽庄严轮之灌顶。

此等悉皆于觉性本身本来任运而俱，当今不必行勤作，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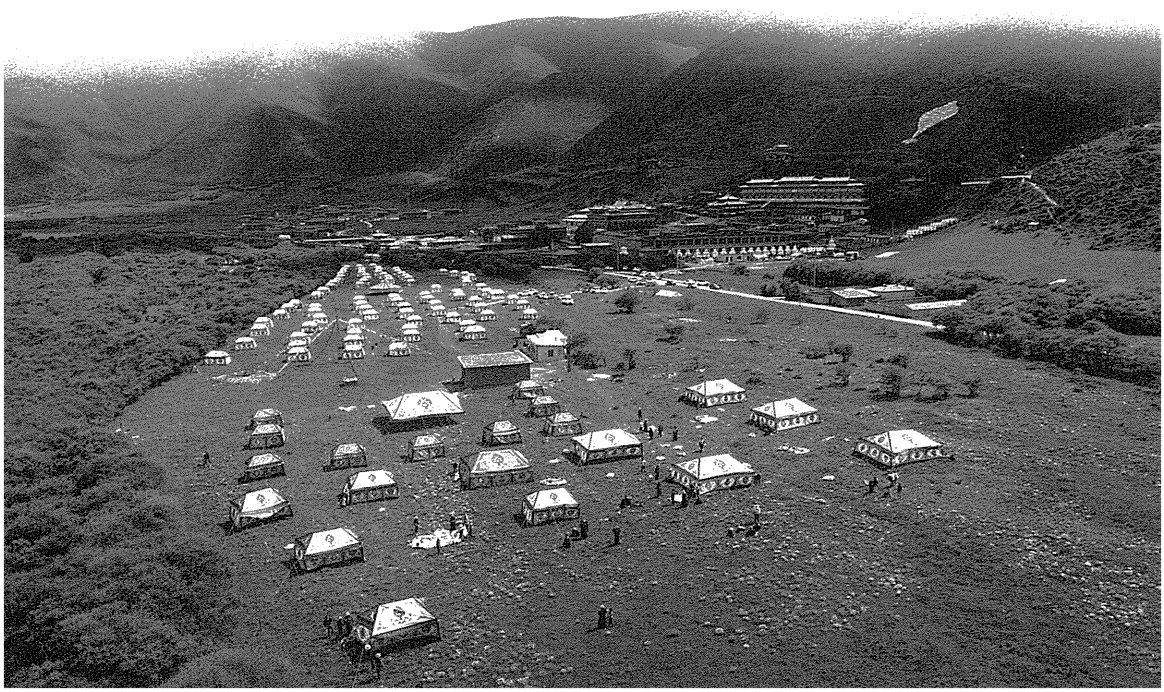
悟一切灌顶在觉性庄严自性任运而成，也不必勤作诠表物之灌顶。《狮子圆力续》中云：“本智自相大灌顶，基中如是本俱住。”《普作续》中云：“觉性之王明了本自由，诠示安乐之顶不必依，悟而不念义中如是住。”

所以，觉性自成本智界早已成就一切灌顶，觉性菩提心大任运现前了一切圆满。决定除此之外，从不存在他处之生圆灌顶；决定轮涅、取舍、行作、见修等当下即无境如虚空般于觉性之上，此极为重要。

总之，觉性本体未成立任何，故决定为本空如虚空般；于此中现式不灭，所现一切摄要为任运自成。此两者性相为一，认知其超离有无之边，这就是自宗大圆满要义之根本，故相未有而成，空未无而灭，了知为无二大任运之自性。

法界宝藏论第七品字释，即一切在菩提心中本来任运而成。

法界宝藏论·第八品字释



第八品： 菩提心无二之讲释，分九。

甲一、因唯一界中显故外显当下本体无二之讲释。

一切一界自成之本智　　无二乃为本体之住式

二现不灭妙力游舞现　　现设无二命名菩提心

意思是说，因现有轮涅之一切法除唯一法界之外无所成立，故唯一觉性自成本智显现出所谓的境和境者，或自他、内外、情器及被意识二取迷乱所束缚的各自单立之相，虽然如此，但实际上不超越于无二平等性之觉性状态，是胜义真如本体之住式。

万法不成立为各自，于觉空本净离戏的状态中平等性；诸现分如水中月影般无灭而显是平等性；觉性本面仅现就能发挥各自的义力，譬如火具备了热和燃的义力，柱子具备顶撑的义力，宝瓶具备盛水的义力等，能现之义也是平等性。一切相仅以依着与缘起之游舞而现亦是平等性，要通过此四种原因来了悟无二平等性。

因觉性本体是不成立任何仍能现一切之基，故境与境者两者、所取能取两者，即相不灭而现的一切，也是于觉性菩提心之妙力游舞而现的。但是妙力游舞而显的这一切，实际上没有现、设两者，称作无二菩提心所显。

依着三“因”来了悟是这样的：一个明镜中所显一切形影无论显为何相，均与明镜无二。同样觉性中所显的万法与觉性无二；一个眠中所现一切梦境皆不超越于唯一眠之游舞。同样一个觉性界所显的轮涅相，无论何相，均不超越于一个觉性之游舞；一个大海界所显的波浪，除大海外别无其他。同样一个觉性妙力无论显为何法相，除唯一无有而明显的法性之外，应知别无其他。

因此觉性妙力而显的轮涅一切相与觉性无二，如梦境之相和见得此相之人两者虽显为各自，但实际并非各自，而是于一个眠界同一刹那同时显现，此外别无其他。《现观庄严论》中云：“如梦与能见，不见有二相，一刹那能见，诸法无二性。”所以境、根、识三者也无有而明显，内外情器之一切相也无有而明显，一或异等无论显为何相，均无有丝毫的自相可成，实际上当显之当下就是无基空性离戏平等性，在唯一明点之自性中从不超越。关于此处的问题有许多引证，但为了避免文字的繁琐而没有引用。

在此处有些愚痴直言者认为，本来这一切不净的相是心，一切清净的相是菩提心，言成此类亦是唯识宗们承认为真实的观点。自宗隆钦巴尊者有言：“非心，也非心外。”如同这样，一切相并非心，也非是心外之他法，故而一切相均承认为心之妙力游舞即神变。所以所说的“相是心”和“一切相在心之界中直指本体为一味”，此两者有天壤之别。

如果说相是心，那么就像相有形有色般，心也会有形色等的

问题出现；当心想行动时，相也要随着心而行走的问题会出现；若说柱子是心，那么心要有顶撑的义力；若说宝瓶是心，那么心要有瓶口、瓶嘴、瓶颈等的问题出现。相反对自宗而言，未了知菩提心之自面，导致以彼之妙力游舞为我所的缘，而显现了这一切相，并承许这一切相与菩提心为同一本面。当觉性妙力游舞显于境上时，游舞显为自相和游舞显于境上两者、相和相境两者都非为心，也非心外，如柱子宝瓶等虽因心而显，但非是心。

此了义对唯识宗、中观应成派两者而言比较容易懂达。唯识宗承许相为心，应成派虽承许一切相因心而现，但相非是心，非成立于外，而是离戏空之自性，此亦与彼等同。诸如隆钦巴尊者的《如意宝藏论》《词义宝藏论》《法界宝藏论》《实相宝藏论》《心性休息》等中，否定了很多“相为心”的说法。

按照究竟的见地而言，若说相是心的话，就如兔角和石女胎一样，是因为相和心两者都根本无存的缘故。

但对当今的初业行者和次第渐入者而言，“相”直指为“心”，“心性”直指为“空”，“空”直指为“觉性”，此方便直指法在莲花生大士大部分窍诀中均如是传授。另外宁玛派的后学许多大德也是如是传授的，噶举派的玛尔巴大师、米拉日巴尊者等继承上师们亦是如是传授的。

同样，菩提心是一切法之现基，不成立任何，空如虚空般；对彼之妙力承许为显式不灭如同清净镜面一般，此与觉性无二；

彼之游舞是能显诸种法如幻化八喻般。此三者从空的角度来说不成为任何而无二，而从显的角度来说，则各自为觉性、妙力、游舞，即三者。

甲二、自成本智界中所显的一切法无别大平等而住，对瑜伽士而言，见为无有而显明之色空，故赞叹显为自相成熟之觉悟。

无有迁变觉性之菩提　　无断得故显现有轮涅

无有二取瑜伽士本面　　无有仍现稀奇真可笑

意思是说，轮涅万法从原始就决定无有性本体，而了悟轮涅净平的瑜伽士的无有迁变之觉性菩提心界中，一切法无论显为何种，均无断得，从不超越平等、广大、周遍之范畴。故对这样的人而言，无论现有轮涅万法显现为何种，皆已决定为本来无有，认知其为无有而现之游舞。因此当下所现之时，没有被二取左右而导致起生实执的此等瑜伽士，对无相空之自性认知成熟，对空之自色现已的这一切，均了悟是缘起不灭而现，所以感到稀奇可笑至极。譬如早已知道幻化含义的欣赏者来说，无论在显相为牛、马、男、女等何种时，对其起生实执爱憎的不知情者，都觉得可笑至极。所以轮涅一切相无论显为何种，仅除对唯一觉性实相明了与否之外别无其他。《深密径直续》中云：“啊！现有轮涅一

切法，一基二道三果位，明与不明皆神变。”《狮子圆力续》中亦云：“一者觉性圆轮涅，无执远离自相法。”即是说，虽然唯是依着是否认知唯一觉性而令轮涅圆满于此，但实际上是无执而了知自相显已，一切已远离有无、对错等的戏论之法。

甲三、法身当显之时已无有而现为无显的无相仅为空色之讲释。

无有显现仍现不等相　　虽空未无周遍中与边

虽无二取各自恋我执　　无有根基生世不断现

无破无立行苦乐取舍

意思是说，若思维法性之了义的话，有所法的一切相皆无有而现，的确是不可思议之事。觉性法性界中，以相而显的一切，在无有之上显轮涅情器、亲敌怨憎、贤劣不等之相，此皆为现空自色于觉性之上的如是相显。

如同这样，诸法本来无有而空现，空而无实意，此究竟之空现周遍上下、中边、方隅，未堕任何方，超越有无两者之边。二取所现的一切，皆不超越于无基离根无境通彻之范围。若于无有之上将自相认知为他现则迷乱，就像梦境中自他、苦乐、器物、贤劣、取舍、前世今生等的显相一般，于此等根本无有之上执着我与他的意识，继而由二取的现相而起生显现了三界轮回，各自

分别而迷乱。实际上迷现的一切，均无根无基。

但若认知为实意，心中就会起生种种烦恼，对无相去执着，将从中显现的迷境当做实相而受用，导致生生世世于轮回中无穷尽之痛苦不断。而无有破立之空性觉性通彻俱住，若未懂达此了义，则显现苦乐、取舍、勤作等一切，实际上此等皆为无有而空之自色显为己。

所以，在《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中云："诸法本体乃如来，愚夫意识执征候，运用无存迷乱法。"就是说，万法离一切戏论的觉空大乐法身与原始如来等同，然愚夫意识者们不懂达此了义，当做实意执着为征候去连接世间一切法，虽无有却执为实有而迷乱，导致去运用迷乱无有之法。

甲四、未因内外法而诞生，了悟等空清净之概念，分二：

乙一、决定显为外境即离基幻化之空色。

观彼有情所显实可笑　　无谛贪着为谛似真谛

无迷贪着为迷似迷惑　　无定贪着为定似确定

非是取之为是似是是　　无理取之为理似合理

诸种无主外境牵引心　　无义心识刹那渐接续

日夜月年耗时度一生　　无二执为有二欺有情

意思是说，内外的一切法于原始本空自性中从未超越，空之自色现己的这些缘起幻化如梦境般。未认知的愚痴者，却向外将无谛执为真谛、无迷执为迷惑、无理执为合理，此等有情之相，均可笑至极，就是这样的。

其实所现诸法实相从未超越空性，空之自色现己的这一切无有任何实意，实乃欺惑之法，如梦如幻。不懂得真如实相的愚夫们贪执为真谛，将迷相持为真实实有而成立，陷入无穷轮回的迷惑。

同样，觉性本质的本体真如实相是从未迷失的觉空离一切戏的有寂大平等之本智。但未了悟此义的愚夫们，将如梦幻般的迷幻当做真谛来贪着，因而导致无迷之觉性好似迷惑之相，从而感受无穷尽的迷惑。

另外，就像明镜中的影像，无论现为何物，一切皆以现基而住。同样觉性也是轮涅一切的现基，觉性妙力中无论轮涅诸相不定而显为何种，都是自解脱无二大平等之自性。未懂达此了义的愚夫们，把不合理之相当做真切合理之显现，于此中迷乱。

觉性本身的本体是超离有无、对错等一切戏论之无为法。未懂达彼之实相的人，将无主见之因实执束缚的迷乱层面，显为真切的主见而串习迷相。

同样，觉性本面所现的一切法非是有，因为空；非是无，因为不灭而显，故不成立有无的任何一边。没有懂达此之愚夫们，

承许为有无其中一边，因对此固执，所以就好似真真实实，而对此轮回处如旋火轮般的迷相进行受用。如同这样，本身轮回有情，尤其是浊世众生们的显相诱人、智力薄弱、易被妄念所欺，故诸相无论显为何种后，随入放荡无主见的意识者们，以境之迷相诱引心，在无迷基的同时无义迷惑。

所以若了知觉性且维护状态的话，则妙力而现的一切便如同蛇结自解般解脱。但未了知觉性本面，而被我执隔离，使无边的迷相接续，此概念就是这样的。

由于不了知刹那之识的本面而接续许多刹那，导致短暂的迷惑，而接续许多短暂，经过执迷之识而日夜迷惑，再由许多日夜接续成为月，十二个月显为年，接续许多年导致显现一生，渐渐串习而迷惑，迷相如串珠般连连不断。

总之，究竟真如实相从原本就于觉性胜义菩提心界摄纳总含轮涅万法，且不超越于无二平等性通彻唯一明点之范畴。可是，因不懂达如是本面令无二之觉性被无明遮挡，故将取舍二者、自他二者、境与境者二者，均执为彼而欺惑了六道众生。

《珠宝鬘续》中云："万法如虚空，骤然念所遮，未迷法性亦，意境陷入迷，因缘竟刹那。"就是说，原始总基不分别为迷解之往昔，虽然除了轮涅大周遍如虚空般外别无其他，但当觉性基中驱动时，显现任运珍宝之一切相未认知为自相，而被俱生无明和遍计无明等诸种分别念如云集般遮挡，无迷失之觉性大法性也在

意识二相的层面，执着为我而以迷失的方式而现。

如是，有情执着如真的一切迷相，在瑜伽士的显相而言，除如儿童玩耍外别无其他，这是因为迷失无基离根的缘故。若如是通达并日夜不停的维护其状态而精进，其殊胜结果是将来基相在法性界中，境之一切迷相如幻化空色自消般清净，彼时称作轮回无名如虚空般清净的瑜伽。

此颂前两句是决定了悟无外境而现前如虚空般之法性。

乙二、决定内执着无基之缘起。

瑜伽清净之心往内时　　无依无基觉性离于名
不见表诠见修离次序　　平等悠然广大周遍故
不知修持坐间无分别　　一切放任平平离中际

意思是说，以往昔生世中集资净障以及发了许多善愿为前提的缘故，当今才能够成为修持阿底瑜伽深密之法的具根之器——清净瑜伽士。这种人当内观自性本体的时候，觉察到“心”初时无生处而空性，中期无住处而空性，最终无去处而空性，离来、住、去故为无依、无根、无基、无源、无境之通彻。无有缘指贪着的觉性空明无碍、澄清、明晰、湛然、彻然、清明，体性无所

认知，因无言语故离于名，如是之状态在《应成续》中云："心即仅住无存在，无而空性所显现，念思不等处穷尽。"即是说，所谓心远离了来、住、去三者，念、知、执等分别念从未掺杂，如远离三垢的虚空般。

同样，觉性自现菩提心是无法以物表诠、以语言表的，虽无法以观得见，但在自然松坦安住时，即便无有所谓的见、修、行、果的各别念知，也如大海未间断缓流般，称为离次序。同样，无修如河流般的觉性自然之本质，其见、修、行、果全部融为一味，乃为离次序或无二融一。如是之觉性状态中，一切法不超越于同等、平等性。此自然无作悠然而住的觉性辽阔广大等同于虚空。于此界中，轮涅之一切法同一，没有丝毫贤劣、大小等的造作分别，故称大周遍。于如是之大周遍广大之状态中安住而修练，没有任何难知、难悟、难了的，无有坐与坐间的分别，任何时候皆能于无定宁祥中平然、广大、宁然，超离间、断而融入一个光明之范畴。

上述的第五段"了悟无二取之觉性是无偏大任运"是这样的：

身境无有因相而定执　　虚空广界平然及平等

无有所谓内法而我执

意思是说，周遍离戏论之觉性自现界所现的身与境之六趣

相，以及从中所显的其他物，如法界大海相般，无论现为何种，实际上均从未成立。没有任何缘指缘依，而于离戏大平等之状态中从未动摇。

因觉性本体不成任何，故如虚空界般广大辽阔，有寂平等周遍，此觉性空明、无碍、无依，异名为自成本智、菩提心、法身、界大任运、觉性自明赤裸等。但这些仅仅是诠示名言，或者是为了方便认知而定名的。实际上并没有定置成为心境的觉性。如果存在这一点，那觉性就必定不是离戏。

按照自宗而言，觉性本身也远离了有无、是非、一异等戏论。所以因内之心性法、内界觉性无所我执，故所谓觉性不住于任何内外、上下、方隅等处。

在此处，有些人将唯识宗时所阐述的自证自明和大圆满时阐述的自证自明承许为一，但并非如此，唯识宗云：“无所取而不见执，了悟三界仅心识，故而具智菩提心，承许此仅为心识。”也就是说，虽然远离二取的心识无处无依，称之为自证自明，但唯识宗将“自证自明”承许为实有，故此处并非同样。对自宗而言，无外相之境，无内执之心，远离二取，故不存在一个所谓密之觉空智慧的定依。之所以内之心的本体成立的自证无存，是因为无内外；之所以无有自之觉性，是因为无自他；之所以也无有远离二取之觉性，是因为无自证无自明。

那么能成第一“因”是因为若无自，自然就不成立自之觉性。

能成第二“因”是因为若无有明与不明二者，自然就无有所谓自明，所以与唯识宗的“自证自明”就自然不一样了，应了知离一切边之圆满大圆满之了义。

虽然自性大圆满离边离言的安住法大致上与中观应成派相同，但是中观派是将一切法逐渐抉择为空，而大圆满则是当即抉择，并强调觉性赤裸，就有这样的差距。

中观派以一切空如虚空般作为抉择之基，而物与无物两者立为空基而空。麦彭仁波切有云：“物与无物之二者，立为空基而得空。”而在此处将本净觉性赤裸清澈无成立和不灭而显立为基，此及此中而显的一切法抉择为遍解如虚空般，此遍解如虚空般也要了悟为空。

甲五、通达内外能所二者从未存在，是如虚空般之自性时，瑜伽士为了将一切法无定依大普解而显，讲释内所取消失的征兆，外能取之周遍解脱。

观彼外之所显对境故　　一切清然明然乃通彻
恍惚朦胧远离定执法　　现声念思觉受如昔无
此是自性为疯之显现　　犹如梦境自显真可笑

意思是说，虽然将往昔内外情器之一切执着为真切实有而串

习接续深厚，但是当今依着上师的恩德，如是了悟直指，将觉性实相如是现前，好似抵达了证悟增长相般成熟的定解。

彼时，引起兴奋而好似所现无定向，无论现为何相，因为自心上无所真执。故以此征兆，无论外界的色、声、香、味、触、山、石、房屋等现为何境，均成为自相智慧轮之庄严。在此状态中往外观之时，所显一切均是无所相的空之自色，并且从内决定均为觉性妙力而现，此时即获得了任何无法动摇的内在决定和成熟。

譬如通达魔幻现相无定之人，不可能去执着自显幻化之相为事实，而与自己相同的对魔幻有了解的人，也同时懂达所有的魔幻现相均无有实意。境现无论现为何，一切皆为如梦如幻之形影、阳焰般无有实意，此等假立的空之自色清澈澈、明了了、浩瀚通彻，贪实的假立从内坍塌，所现一切相朦朦胧胧，如同水面上的泡沫般，没有任何实意，当即这一切相就如同魔幻轮般即灭即破之觉受现前。觉得这一切相是否存在而对己生起疑惑，如同明知梦境是梦境之人观赏梦境之相般远离了定念之法，故而所现一切决定为除法性觉性之纷乱外别无其他。白足尊者有言：“境心模糊无论知不知，影影幢幢悉皆法性相，若能坦然而置普贤佛，密意界中当下便抵达。”

彼时，显、声、念、觉、觉受全部如往昔般无有而灭空，所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自相骤然显于基的觉受，外界所显的一切法，虽然在见，但感觉无法以手触之。白足尊者有言：“一切所显空

性明生起，外面种种形色诸显境，以手碰触觉得无有时，若能决定即为此正见，必定生起稳固之定解，此时即是获得见定解。”

另外，觉得一切有情之秉性有所转变之显相；我所懂达的见地，所有人都已通达之觉受；由于觉性周遍一味的缘故，无法生起分别念，此是为何之自性的觉受；好似一切分别念丢于何处之觉受，此是因为生、受、处、净清净于自地之缘故。自己感觉到自己已疯或他人是疯子？由于本性显入梦境之自性？或者是中阴身？当自相觉空赤裸通彻现前时，觉得一切不可能有一个不明觉性的。这为何所有人不通达呢？此是一切之最容易，了悟此不必辛劳！

当自我的一切行为和显、声全部无定的通彻之自性接续不断的时候，自己对自己便生起可笑的感觉，无定之行为无贪而行，所念一切均成金刚之歌。因觉性顿超的缘故导致行为不定，会显现出在石上踩出脚印、穿行于山石中等等，彼时我执之贪恋境尽于自地，所谓二取自灭的法身从内而现。

《珠宝鬘续》中云：“自性所显诸种法，无垢之上宏微境，无二取故迷乱尽，无动念故因缘尽，因通彻故物器尽，因明了故空性尽。”也就是说，自性而现之一切法从未存在过，故对此没有丝毫的实执之垢，亦不存在一切巨细的分别念。因无有二取之心，故无存迷乱之心。因为无有分别念之动摇，故因缘之风自地清净。因为所现一切是空性通彻范围之故，必然无存物器、山石

等一切。因为自觉自明的缘故，所以从未存在空或空执之偏堕。

彼中又云："本来圆满生圆尽，无勤作故行为仅，不寻而置所修尽，因自解故所相尽，本现明故见解尽，无声词故词素尽。"就是说，因觉性本来无观而任运之坛城自俱圆满，故有戏诠示的生圆次第早已穷尽。因觉性本体无有勤作，故一切有所勤的行为全部自地已清净。因觉性无寻而自置安住，故有所勤修之修练早已穷尽。因觉性中所现均自解脱，故迷乱疲倦之相早已穷尽。因现前超离所观之见，故所见、能见一切穷尽。因觉性超离言思声词，故一切词素诠示之戏论穷尽。此处有许多引证，为了省略，不多赘述。

甲六、如是了悟从内而现的一切相无定之其他讲释。

远离敌亲远近贪嗔想　　日夜无别平等唯一故
定想诠释执着轮回灭　　自成本智之态名无见
取舍断治帐幕已远离　　若如是悟成为无二智
抵达自成普贤密意地　　无有返回到达穷尽地

意思是说，在那时候，有所法之迷乱的一切相穷尽于法性大本净界的征兆，是日夜无别而融入于一个光明界，远离一切爱憎、贪嗔、远近的认知想。此征兆是因对敌人之不悦的执着自地清净

故，夜晚的分别念消失于法性中。因对亲友的爱恋消尽故，白日的一切分别念亦消失于法性界中。白日的光明和夜里的光明两者不被眠所间断，当入眠的第一个刹那，不出现黑隆隆的感觉，所以日夜无分别。一切皆在本净离戏大平等觉性状态之中决定，永恒不动摇；无有定想的诠示；二取的轮回消失于界中；爱憎无分别；烦恼的遮障自解脱；因超离强烈的对治意识之心，故所知障自地解脱，将此命名为自成大智慧普贤王如来密意界中解脱，现前了无分别念之究竟智慧。因超越取舍断治之帐幕，故苦与乐平等、黄金与秽物平等、虚空与掌心平等、轮回和涅槃味平等，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虚空般之瑜伽士。

若如是通达最终的解脱之地是一切如来之意法界无别之智慧现前，且与自成之王普贤如来密意融为一味，而抵达普贤法身之王位，此时称之为有所法的显相穷尽于法性界。

此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是于大圆满周遍之状态中决不存在动摇，犹如天花被治愈后便不会复发一样，不会再次堕入轮回。因为轮回已无存，就像太阳照耀时不存在黑暗般，二取基界中清净普解，故无法复次起生二取之相，这种瑜伽士也叫做普解脱瑜伽士。瑜伽士昂修代盖班扎曾云：“普解瑜伽如同旭日般，乃为法身显相奇妙哉。”这样的瑜伽士到达了究竟穷尽之地。

那么今生是否能够到达法尽之地，当由顿超和立断两个来判

断。也就是说，此时以顿超之光相相是否穷尽于法性界和立断的执空相是否穷尽于法性界来判断。

顿超的身与刹土一切相如同天空散云般，叫做穷尽相之法性。彼时内在的烦恼和有所实质之法全部穷尽，此是证明即生能够成佛的征兆。

立断的觉性本净赤裸，故彼之妙力将轮涅的贤劣贪念全部清净，若烦恼与分别念全部基解而清净的话，就不可能复次轮生，如太阳升起后不存在黑暗般。

这时候，在他人看来仍然存在烦恼般而显，并且存在些许的意中所念、口中所言，也会有少许的感受显现出来，这是因为他心不清净的缘故。对瑜伽士本人而言一切已然通彻，如虚空中无法置器般，烦恼于本地自消而清净，早已超离善恶的边际，已经现前了无有基之缚解。《珠宝鬘续》中云：“诸遍满故灭他现，自显明故净黑暗，原始藏故遍法身，明了现故得报身，母子合故现化身。”

也就是说，到达法尽之地时，轮涅一切因觉性本身而生，觉性本身遍满了轮涅一切，除此觉性本身之外，他生法之执着早已灭尽。如太阳照耀时不存在黑暗般，因觉性内之自明现前，故无明的黑暗连名称都无存而消失；因觉性是一切法之原藏，故一切相圆满于法身而周遍；因觉性大明空，故明而显的成分成就为圆满受用身具五决定之刹土相。虽然基、道之光明如母子相会般无

别融一，但觉性妙力却不灭现为化身，显现不可思议的利他事业。

其实所谓的法尽之地，按照顿超而言，叫做穷尽相之光明。按照立断而言，叫做穷尽空之光明。穷尽的方法即顿超从法性现前相开始，直至到达最后的觉性达量相之间，身与智慧的显相不停增胜，到法性穷尽相时，一切法性穷尽于本净界中，而抵达童子宝瓶身之如来果位。

当具备此等的瑜伽士涅槃时，肉身与附近全部遍满身相与光、彩虹、明点等，这叫做现前虹身大转趋。立断时不净的显相全部自地清净，于法性本净中持住自位。这样的瑜伽士涅槃时，天空会出现极其湛蓝等的瑞相。立断的解脱阶段应该包含在即生解脱和濒死解脱之内。当死后再次苏醒时，光明如秋季清净天空般显现而解脱，此属于濒死光明解脱。而顿超的解脱方法是法性中阴任运之相——身与智慧，及身、光、光线三者等显相出现时解脱。

甲七、放下以造作而显的相似基。

自成界中平等未证而　　口称无二耽著于词句

任未缘取伺察立把握　　彼即邪见倒妄无明界

意思是说，其实如刚刚上述般，通过依着殊胜上师的窍诀，

将自成的赤裸觉性如是了悟。在此觉性状态中，一切法因与觉性无二，故正确的通达无二大平等之见解极为重要。若不如是懂达，并且未通过任何窍诀，随便随于他人的言辞，说“因无生觉性如同虚空般，故善无助、恶无损、无因果、无行无定、无念无等持，声称此是无二大平等。”这种人根本不对照自己的相续，如同疯子般随便胡言诸多究竟了义之词汇并胡乱串习，行为好似弃世者般的随意随行；放荡随用烟酒女人等；没有任何真正证悟的见地而愚修；只是执着于伺察，这实际上与大圆满的甚深见修遥不可及，这类人大部分是走火入魔、被魔左右的状态。此人相续中的见解叫做邪见。

这种人下一世，再下一世都要在无明的黑暗界度过，极其难遇正知正见。即便此种人有许多眷属与徒众，亦是成为引领邪路或领入恶趣的引导者，因此一定要舍弃此类。《觉性自现续》中云：“若无有而出现此类，有些人虽抉择但却是未了悟深意的征兆，有时如疯子般出现，是因为陷入魔障，此时要行大量的积累资粮后行修练。”

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人来说，以修学去弃恶从善、集资净障、坚信因果等很重要，恒随具德的善知识，修学信心与敬心、慈心、悲心等很重要。

甲八、平等圆满基界广大的具根者如何了悟本面之教言。

故而自成无有变迁者　　思圆国王而修习无二

三界普界轮涅无二义　　自然内现自明法身域

如空清净离譬喻生显

意思是说，正因如此，自成基之觉性三时无迁变，叫做本住法身，此为阐释抉择基的方便。那么当修道时，心中所念、思及分别念无论何现，均自解于无别唯一而圆满，此是见地之王，显解无二而修练，这是阐释了如何修道。当如是修持时，现前三界迷乱相均普解于轮涅无二究竟义之果位，此为讲释如何现前最终果位。此三句逐步讲释了基边解法身、道见地自解、果自获如来位，以及对基、道、果之概念的讲释，此在隆钦巴尊者的自解中有明确阐述。

这里虽然将基、道、果三者各自相较，但实际上除一个自性外无法各各分别。当瑜伽士自续成熟而以修练的力量，便能够从内了悟。如是了悟如虚空般之自现，则叫做法身金刚域。彼时如虚空般清净无法以比喻言表，了知超越此类极为重要。

甲九、无所执之了悟，于虚空广界之唯一究竟藏中结尾。

此与此者分别各执间　　住于二故自他迷帐幕

某时无谓此而相异偏　　一切平等无有定向时

金刚萨埵宣曰悟无二

意思是说，比如虚空是否清净是以是否有云或雾等来辨别般，瑜伽士对法身觉性的了义是否了悟，是以是否存在贪执来区分的。萨迦班智达有言："若生执着不成见。"大圆满见解或修持是否正确，是以是否存在贪执来认证的。那么，若有见解的执着、贪恋对修的遮障、对行为存在以取舍辐射，就是见、修、行未达要点。

因此，当安住于觉性之上时，若未远离我与他、境与境者等此或此者的贪恋，便会导致执着为取与舍两者而存留于相续中。若存在此概念，则将在自他之帐幕中无法解脱。如帝洛巴尊者赐给那若巴的教言中有云："显相不缚执着缚，要断执着那若巴。"白足尊者亦云："显现不缚贪执却束缚，是故应除贪执我心子。"又云："若言此处是否有误处，此义从未存在错误处，误为贪执之人当下现。"格玛然匝云："是否懂达实相，以是否远离贪执来判断。"萨嗣哈道歌中有云："麦子皮般感知也，永恒续生痛苦相。"所以自相续中拥有如麦子皮般些许的贪执，都将导致起生迷乱的苦相。

那么，大圆满深密究竟瑜伽士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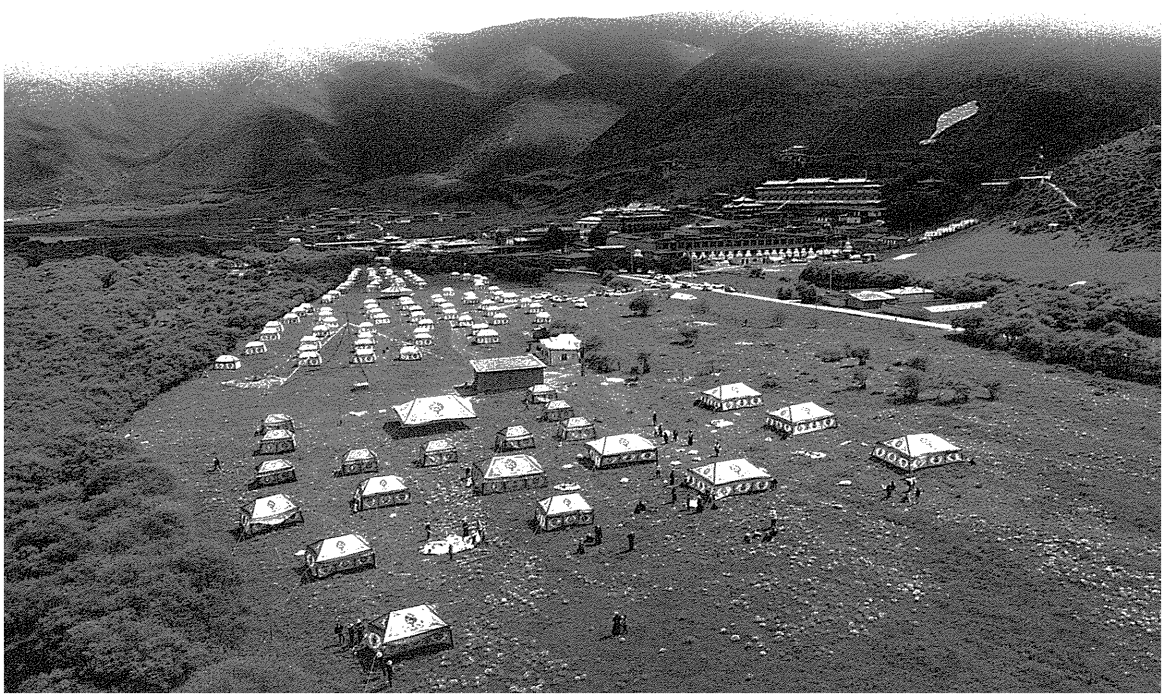
无论何时安住于觉性，都不存在丝毫的贪执。在众人看来，

能够明知法与非法的分别，超越百千宗派，丝毫不存在依自他的宗派或见、修、行的贪执所导致的此或此者的分别间隔。一切法于平等法性界，无贪执、无缘指缘依，均于自显大自解脱中普解，故而称此为如实了悟了大圆满实相无二平等本智之了义，此即金刚萨埵往昔所言。

所以说无论对自宗的见宗有贪恋也好，其他的贪著也罢，总之只要存在一个对外境的贪著，不分贤劣，对瑜伽士的相续捆绑而言都是一样的。《实相宝藏论》中云："犹如金链绳索同缠缚，法与非法缚心皆同等，如同白黑云聚同遮蔽，善恶二业同为觉性障。"《应成续》中云："胜者了义超意识，意识迅速解脱者，真实显明通达义，是故宗派执边离，为何无存贪欲执，究竟而得所若感，三有已净无依处，如虚界中融虚空，乃为最佳瑜伽士。"即是说，深胜实相之了义是远离意识贪著的，因通达此义的缘故，意境所显一切一同解脱于觉性界。彼时，由于觉性大平等之义真实现前的缘故，坍塌了对自宗的贪著之边，这是因为觉性本体对任何无贪无执而离戏之故。当感受到此究竟真理清净实相甚深法性了义的时候，无有分别念而安住，则三界轮回自解脱，并消灭了复次轮回之所依，如同虚空融入虚空般现前无二一味，最胜瑜伽士亦如是之。

法界宝藏论第八品字释，即讲述菩提心无二。

法界宝藏论·第九品字释



第九品：一切法决定于菩提心界的讲释，分二十二。

甲一、如是无二之菩提心心性等空，决定越意之讲释。

自性极大宽广唯一界　　犹如虚空菩提心天钉
含纳关要提取之精华　　大之极大普贤广密意
自之本体总纲立斩断　　唯一大界证与不证及
解不解脱无二大平等

意思是说，觉性自性广大辽阔，轮涅大周遍一界中，决定或抉择一切法无二大任圆而含纳。这样的觉性是无二离偏堕等空胜义菩提心之天钉或不动摇之实相。超离二取执着的觉性空明无碍，为自证自明之智慧，此乃觉分赤裸现前的时刻直指要点之总结，除此了义之外，别无其他。

到达一切法之究竟实相的甚深之地，是深之极深、大之极大的普贤广大意无二之智慧。此喻为如大鹏翱翔于天空般，超离一切意识抉择的污垢。因轮涅一切均包含于法身赤裸本身本体，故通达一切法为觉性本净法身大通彻，于究竟实相之上决定或抉择。

应对这样的大界法身唯一觉性无掺杂而赤裸认知，且在此中永恒无别而安住，除此之外，不存在所谓证与未证、解脱与未解脱等，一切法均无二大平等，抉择觉性为通彻、赤裸、唯一，此

乃究竟之决定。

《金刚萨埵意之明镜》中云："应知觉性之一切法远离悟我之意识。另外，一切法不灭而抵达；虽不灭但能见一切相而抵达；能见一切相无生而抵达；无生无来去而抵达；无来去无二而抵达；无二明大边解而抵达；如是对一切法不念于任何，不思任何而抵达；于一切法明而不散之本体中抵达。"

此引证之义，即本净法尽赤裸法身是最终抵达地或决定地。若不如是证悟，即便指引导师言称一切法无生超离言思，听者也觉得无言思的话，则导致无名陷入名。虽然口中言说无言思，但心中却存在言思，这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心中未了悟无言思，而分别念去于外，就没有真正了悟心之本面的时刻。《觉性自现续》中云："若未通达法身皆通彻，虽然承认其圆满无生，亦如认知狐狸为雄狮。"

接下来为附注：

在隆钦巴尊者的自释中，迅速直指觉性的方法分为通过要点直指和不通过要点直指两种。

第一种，三门无作松坦而安住时，分别念不外散，不内持，不中置，总之没有丝毫的造作，自然而然的当下心识远离生、灭、住三者，就会现前澄清、明晰、赤裸之觉性，此为加持转入直指觉性的方法。

第二种分为六，

其一、持意而直指的方法：身要点跏趺坐，风要点缓慢，心不念而安住时，清明而定置的明与住两者是属于受，此应弃之一旁。赤裸觉知的成分是法身，指应为此。

其二、心住而直指的方法：此方法并非故意持意，而是自地自然松坦而住时，住之成分应丢弃，清明觉知为法身，指应为此。

其三、断除根本而直指的方法：心随着追寻，觉察从何而生，于何而住，探索究竟不得任何而当赤裸清明存在时，现前的无所念应丢弃，赤裸觉知超离名义为法身，指应为此。

其四、追察物而直指的方式：当心陷入境上时，把境分析至微尘无分。拆散而追察心住于何处时，产生境心两者无存而不可言说之空朗朗。于此安住时，应丢弃不散于任何的住分，觉分赤裸清澈为法身，指应为此。

其五、境与识之间直指的方法：心识显于境上时，凝聚而住后，不往外思于境，也不内观于心，而无间隔之空隙时，应丢弃空隙之住分，明亮清彻之觉性通彻为法身，应指为此。

其六、丢弃散而直指的方法：短暂置于平常后，进行闲谈，令意识分散期间，如“‘哈萨嗣格’说什么，马上给我回答”等无意义的一些话语，将意识变成昏沉昧昧的状态时，应丢弃昏沉之住分，觉知清澈赤裸为法身，应指为此。或者是让他往外走，当走时令他往回来，复次循环时，应丢弃意识不生之分，现前觉知赤裸为法身，指应为此。

总之，无论是依着风、脉、明点而直指，还是心或散或持等各种其他方法，均不置于明上或空上，而是明空无二的赤裸觉分如晶球般越意裸体，此极为重要，于这一切见解之上的直指，叫做大鹏下降之见解的直指方法。

是故，一定要分明明受、不念受和觉性三者的分别。明受是住分清澈的单作为，不念受是不思任何而单空之作为，而觉性并非单明单住，是觉知赤裸通彻如晶球般。《应成续》中云："心乃持与住，断除根追物，境识间寻觅，以及丢弃散。"所以决定为觉性通彻赤裸唯一之上是要点。

按照自宗观点而言，觉性远离生、住、灭三者，以大不可言思、大法尽无名、原始大本净等来认知，其并非明相单作为或空之单作为。

另外大手印的直指法与外心部、内界部等的直指方法不同。此处是属于密窍诀部的直指方法。大中观将一切法抉择为空性而于空分之上直指，而此处是于觉分之上直指，故两者间有天壤之别。虽然心部、界部等的境相与心识全部从未存在，也从未不存在得见而直指，但这存在陷入顽空的危险，故歧处极大。此即内窍诀部较这些任何都不一样的不同殊胜。

甲二、如是了悟的瑜伽士将证悟置于河流般的瑜伽，故轮回无名而消失之讲释。

卵壳之中幼雏羽翼丰　　破壳之时翱翔虚空界

降服神龙飞跃诸边崖　　诸乘之顶金刚藏之义

如实通达具根瑜伽士　　镇伏下乘轮回边处断

鸟类之王——大鹏金翅鸟在卵壳中就成为羽翼丰满之幼雏，所以相较其他鸟类更具备不同之殊胜，即当破壳而出的刹那，破壳和翱翔虚空同步而行。然其他鸟类则是先破壳之后逐渐丰满羽翼，练习飞行才能翱翔天空，但大鹏幼雏却有着不同的殊胜，本具降服一切龙类的桀骜和逍遥，能将一切镇压于其下而自由翱翔，力量之大能迅速跨越空界，故称之为大鹏金翅鸟。同样对一切乘之顶峰光明大圆满金刚藏之要义如实通达的具根瑜伽士们，当上师直指觉性时证悟法身，而后日夜不停、接续不断的修习。此境界成熟之人，当今虽然身缚未破，也就是说肉体虽未成为微尘，但却如同在卵壳中羽翼丰满般，见地之力圆满，有待破离体壳的那个刹那，内界觉性、外界空性与三时如来意大法性融一而无二无别，本净大直解而获得佛陀之果位。其于法身界中不动摇，且乃至轮回穷尽止，二种色身亦永恒不停利益一切众生。

此在下类乘中无法成办，只有阿底瑜伽才具备如此殊胜的特能，所以隆钦巴尊者有言：“小鹿顺利爬石山，余畜不具仅为它，阿底直断万物根，余乘一切不等同，此为自成本智义。”因此，

阿底之乘镇压下类乘与诸种烦恼，因三界轮回本净而解脱故，称作断除轮回之崖。《普作续》中云："犹如大鹏翱虚空，无散以及无有持。"《狮子圆力续》中云："众生自身中，净智显现住，大缚不能现，如胎与卵壳，不现成障碍，自力圆满现，舍妄念此身，即遇自现境。"大缚不能现的意思是，今生存于肉体皮壳之时，无法显现破离而本净直解。

甲三、觉性本体超越因果之决定。

普解广大平等中置之　　因果勤作之人虽不见

胜乘不动平等义承许

意思是说，情器内外的一切法，因于本净离戏界本来自地解脱，故普解大平等而住。此是下类乘之因果与取舍勤作者们的意续中无法容纳的，因相续中不生其，故不得宣说。这是为何呢？当阿底瑜伽深密金刚十二笑语，以及不可思议大八话等的密意，被下类乘者们听闻时，因意识中无法容纳，导致生起恐惧，呕吐脓血而亡。若去邪见，则会导致堕入恶趣，多劫中都无法闻到甚深正法。同时传授者也犯有泄密之罪，使得勇士空行降罪惩罚，故应当保密。然对通达胜乘阿底瑜伽觉空离戏不动摇平等了义的具根者，则应赐予传授。

《普作续》中云："因与果报之乘者，普作我引莫能宣，若为我引莫宣者，善恶因果仍存者，真义我乃为邪见，真义与我永无见。"在此处有对疑虑者铲除疑虑的方法，但因本论为自释，故为简略而未详述。

甲四、抉择了悟如是超越因果勤作之觉性的成果之征兆。

一切大乐等空法身界　　法身界中无有不解脱
法性自起金刚藏之身　　习气之身本藏力圆满
生死中阴之身丢失故　　唯一觉性与诸无二别
任运到达如来之果位　　无有偏颇无量现化身
无有歧障能入一切处　　无作乘风瑜伽行径也
下类种乘无法得明了　　阿底宣说觉性果要义

意思是说，虽然内外情器万法在觉空大乐超越范围的等空法身普贤界中永恒不超越，但是未认识此义而迷乱的众生当欲达如来果位时，还是应需积增二资粮，清除二障，最终方能获得如来之果位，此即名言之假立。而实际上是当自住的本智现前时，觉性法身界中从未存在不解脱之法，也无有他处解脱而获得的如来之果位，最终解脱之地，是一切有所法的迷乱相在法性大本净不

依着因缘勤作而本来自起之金刚藏身，或者说是普贤如来解脱基界。

当其在我们不净的以实质习气而形成的肉体内存住时，通过上师的恩惠而直指觉性法身，在此上修练成熟到究竟的话，就能够在肢体中圆满本净原藏之妙力。无论是上、中、下等哪一种精进者，最终在生、死或中阴的某一刻，均会将轮回之体丢弃于轮涅解脱之基，而与觉性唯一界永恒无分别为一味，任运成就于童子宝瓶之地而解脱，此称作永持法身之王位而成佛。在本净初始界成佛时，二种色身永不间断而利他。在法身界中不动摇的同时，化二种色身，以随器而调的方式，永恒不间断的任运利他，这就是无障碍利益有情而现为怙主的概念。

这样的瑜伽士虽在本净法身如秋季湛蓝天空般之空性界中解脱，但由于任运身与刹土之相自俱拥有的缘故，导致就像晶球被日光照射时，五光自俱显现般。这是因为觉性是身与智慧的本质，五智慧内之光被具五支风起生，故本面身与智慧之相一切圆满；对他面而言，随调利益不间断而显现，叫做无行径乘风瑜伽者之行为。这种功德在下类乘之意识中无法见得，是为自宗阿底瑜伽究竟之乘的要点。

在此究竟本界中有三种不同的解脱方式。

其一，若是精进者或具根之人的话，则即生不见四大力之相而一切相清净于自地，连肉身都变为通彻，迷乱与取舍之分自净，

体壳自地消失，如雾消散于天空般，于法身界中即生解脱而获得佛果。

其二，中等根基之人濒临死亡时，肉体如同宝瓶，心如同宝瓶中的虚空，当宝瓶被打碎时，宝瓶内之虚空和外之虚空无二融为一体。同样，脱离体壳时，觉性与基法身大虚空无二融为一体，觉性赤裸现前，与诸法性无二而获得如来。

其三，下等根基者，如同十五的日月显落般，月亮落于西方时，太阳在东方升起，太阳落于西方时，月亮在东升起。如十五的太阳落山般于濒死赤裸觉性中，未灭的分别念往外消失，如月亮起生，法性中阴本来自俱智慧来前迎，这两者间不被其他分别念间隔，于觉性法身赤裸而存在的证悟之状态中不离别而获得如来。

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分别是雾云般解脱、宝瓶中虚空般解脱，以及十五月亮般解脱。

其实按照甚深窍诀来说，从断气时起，当意识跳向虚空的刹那，会显现离戏本净之觉性光明，此中融入五风中的地、水、火、风之四风，以及天空之风融入光明，当觉性从身中要现前的刹那，心识乘风之教言是当濒临死亡时，把心识观想为“吽”字或“阿”字以及明点等，冥想通过“贺”音从顶缝推向法身界，刹那间解脱于上方通彻法身。依着心识乘风于本净界中解脱时，是于立断之上的融入法或解脱法，这是属于勤作之道。

若融入身与智慧的话，则为身端直而安住或者是狮子卧，觉性通过双目与外界结合，此方式能够不经过中阴而刹那间获得佛果，此是极要之要点，也是大圆满的不同殊胜，亦是属于顿超的融入法。

另外，立断觉性从目融入的方法：觉性是心法界灯，经过远境水灯——双目跳向外界而融入，其实解脱的方法是一样的，但由于今生的串习力不同，导致此属上、中、下三等根器中的下等。其原因是即便对于刚刚认识觉性的人，当濒临死亡的时候，仍能够通过此窍诀解脱。当基光明现前时解脱是因由中等串习力，若今生道之光明修练不够接续，则不能解脱。这些是怙主大恩上师玛德萨嗣的口传。此概念在《日月吻合续》中云："体形姿态狮子卧，觉性乃定于双目，瞬间跳向天空道，界与觉性若未变，此人不必通中阴，获得佛果无疑虑。"此三种解脱法不论哪一种都是于本净中解脱的。所以说当获得自利任运自性密宝瓶法身果位时，便宛如月亮虽然于天空从未动摇，但世间的一切湖、海中均有其形影一般，利他之色身无间断的任运二利之事业，这在下类乘中并不具备，仅为金刚原藏任运胜乘之王的殊胜特能。

在此处附注上述义的四相标准圆满的概念。

立断和顿超两者的立名方式不同。按照立断，首先法性穷尽相，其次觉性达量相，再次证悟增长相，最后法性现前相，即四相逆之而讲述。

按照顿超，首先法性现前相，其次证悟增长相，再次觉性达量相，最后法性穷尽相，即顺之逐渐而讲述。

若按照隆钦巴尊者的“立断四相的次第讲述”的话，首先通过具德上师予己直指的觉性最终抵达地是法性穷尽相，而当今若能认证觉性，也可以称作法性穷尽相。

其次，无分别而精进护修觉性，当脱离一、异之边，觉性到达通彻赤裸之时，乃为现前了觉性达量。

再次，在不停的护修之上，于不久的将来，烦恼的分别念自地清净，觉受无偏堕而显现，一切所显自解、无执、通彻、普解，而明然然清彻之受，乃为证悟增长相。

最终，在此基础上护修，穷尽有所边的觉受，原始法身大本净赤裸现前，亲见究竟法性，乃为法性现前相，也叫做诸法穷尽，抑或称超越有所法。

此时神通和智慧无碍，四大自由降伏，不能被地所压，不能被水所淹、不能被火所烧、不能被风所动，空行如鸟，游水如鱼，就像曾经印度的八十位大成就者、藏地的二十五君臣、曲沃日的百位瑜伽士、耶儿维的八十位咒家、央宗的三十位瑜伽、谢扎的五位具德、光现虹身的二十五空行、七位空行成就的瑜伽母一般，此时，如同能够自由调换物器之行为一样，可随心调换远处的山或住处，自身如微尘，现前天眼和智慧等。

甲五、觉性超越因缘之讲释。

无生而生起生诸神变　　执为因果有相意迷乱

阿底宣讲无有因缘故　　下乘之门不明应明要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本面之住式，是于无生如虚空般之自性中不动摇。《普作续》中云：“我自性喻如虚空，虚空普皆未勤作，虚空一切无所勤，虚空普作离勤作。”就是说觉性之本体如虚空般的无生超越因果之状态中，若对妙力游舞而生的神变，以因果有相之帐幕取舍、疑虑等种种执取，是下类乘迷乱意识之人的二执认知。

在此处，九乘之顶阿底瑜伽的一切法，以空之自色而显现，但若认知其为因缘的显现，则为分别念。实际上本来无有，从不超越于觉性唯一明点界。

对下类乘的宗派执着者而言，意识中无法容纳，故对生起邪见者不能宣说，阿底瑜伽自宗不但明确承许此义，而且决定其为极其深胜的要点。

甲六、决定轮涅于觉性中无二大等圆。

如来众生意行无二别　　执为轮涅二者且迷惑

阿底无有二别而宣说　　余诸下乘不明应明要

意思是说，若了悟觉性本解之实相的话，则如来与众生两者在觉性大本解中意行无别一味平等，超离了取舍、希忧之边。

《狮子圆力续》中云：“轮回涅槃本自觉，并非各自无二义。”若不了悟此了义之人，去执着所谓佛陀即贤者，众生即劣者，执着为轮涅贤劣二者，就如同昨夜的梦境中，去执着轮涅为贤劣而进行任何疑虑般，当梦境苏醒的刹那，两者从未存在，只不过是迷乱的意识而已。所以，阿底宣讲轮涅无二而为唯一觉性，此在下类乘门的意识中虽不明，但应明白而承许为要点。

甲七、决定无有证与不证。

无有证与不证而解脱　　承许证而解脱衰败敌

阿底唯一等性而宣说　　余诸下乘不明应明要

意思是说，因一切法本来已解脱，故若是本来解脱，则不必复次证悟而解脱。若本来没有解脱，则证悟而行，无法解脱。若本来解脱则不必复次解脱，因为基之本体没有束缚和解脱，故不取决于证与不证。虽然当今以证悟而解脱和未证悟而迷乱之相而显，但实际上一切法本来就没有证与不证，而早已解脱。若承许

当今复次证悟而解脱，则是未认知基无缚解平等而住之义，就成为了无法平等之障敌。从世俗的显相而言，存在证与不证的贤劣是因名言而立名的，其实是不因证悟而变“贤”，不因未证悟而变“劣”的平等性。

所以瑜伽士安住时，法性本面之胜义超越“证悟”与“未证悟”的意识诠示。而出坐时，世俗所言的“证悟”，也纯粹是迷乱之见。因此阿底瑜伽乘连证与不证的命名都不存在，宣说均平等于唯一觉性，下类乘虽不见此义，但应见此义是要点。

甲八、无需通过智慧与方便之要点而决定的讲释。

未依能表方便之分别　　未许无言证悟乃愚意

阿底胜义无别彼宣讲　　于诸下乘不明此明要

于诸下类乘门，为了通达自心性之了义，而进行集资净障与脉、风、明点的修练等。若不依着诸种不同的方便，就不能通达实相了义的观点，此是愚痴者之意。

在此处，大圆满阿底之教不依着任何而直接直指胜义无别之赤裸觉性的教义讲释是于诸下类乘都无法明了的，唯独在此处，不但明见，而且是要点，这一点说明了有勤所行能行的一切道，只能最终成为束缚究竟真理之障，对证悟没有任何助益。

《大鹏续》中云："遮风闭目缚自心，无作而观无离基，身行造作障安然，偏堕莫断本无心，识觉戏论障实相。"就是说比如依着脉风的造作或猛烈屏息等遮挡之行；生起次第时的闭目而定于念，束缚了自然定置的自心法性。而觉性是没有任何造作，超离贪执相较的无基，当赤然安住时就会自然现前。否则，以身造作之类等的勤作之法，只能导致直接束缚觉性在明了自然安息中现前的相。觉性是远离偏私偏堕，不依二执执边，没有任何念思之心而证悟的赤裸实相。若不远离偏堕或二执念思等垢染，而存在伺察戏论的话，就束缚了心之赤裸实相。

又云："无有本解离作置，具念之受缚证悟，无有自地自置要，依因果教覆觉性。"就是说，本来解脱之觉性，应当是在远离三门的一切行，自然安住的状态中才会得见。若没有此把握，而贪着乐、明、无念等的受，就束缚了无作实相之觉悟。若想得见觉性本体，不可缺少的是不寻而自地安置的要点。若没有这一点，而依着勤作因果之教，必定束缚觉性自现。

甲九、讲释超越念思无边之决定。

广大圆满无底亦无边　　言说无底尽矣愚笨意

阿底无边直断彼宣讲　　下乘意境不明此明要

本颂意为，有些自诩属于大圆满的外心部和内界部的人们，认为大圆满是本来大周遍、无底边的，故此应超越觉境；若无底、边、尽，那么应没有在瑜伽士的意境中现前的一个赤裸觉性。此为愚笨之意，是掉入了顽空单一之意，也是安置于境界中时的极大错误。

阿底瑜伽自宗承许觉性不存在上下、中边、方隅等边际；觉性空明无碍的自面自明，赤裸得见的觉分通彻直断如晶球般。虽言超越二执心之意境，名为无所念，但各自自证的本智在觉境中，境与境者以不分别而得见，故绝非超越觉境。

比如“心”或称“意”或称“心识”，入于境者或执境者为“心”，而超越执境的各自自证之本智的赤裸觉分为“觉性”，了知此两者的区别很重要。

“心”是境随于外、执境、入境，如水滴落地般。而“觉性”是不随于境、不执境、不入境，如水银落地般。实际上远离一切戏论之法界境，是境者各自自证的本智境，而并非二取二相的平常境。所以此处强调的无边直断之赤裸觉性的讲授，虽然在下类乘自诩心、界部的陷入顽空、无边、单一的人们无法承许，但自宗不但明见，并且为要点。《普贤意镜续》中云：“见解无作智慧通彻中，修持无作不变虚空界，行为无作自成任运体，果位无作自显觉性中。”

甲十、讲释唯一明点决定为赤裸法身。

于一明点原因颠倒故　　断除于果希虑等虚空

广兮大兮等空如来意　　无有断得唯一明点界

本来解故无证无不证　　瑜伽等空离作之道安

此偈颂意为，内外情器之一切法决定于觉性唯一明点。在觉性唯一明点界中所现的轮涅一切法，因初时在觉性界中以顺行而显，故当今于初时显处以逆行的方式回收。彼时能够决定初时显处除唯一觉性之外别无其他，也能够了知轮涅除觉性的神变外，别无其他，连获得如来果位亦除觉性之外别无其他。所以能够决定，除了稳持觉性之外，无有所希求的如来果位。与此同时，轮回恶趣的痛苦除觉性之外别无其他，故于稳持觉性之上，能决定轮回于觉性本净中解脱。彼时，堕入轮回的担忧从根断除，轮涅一切相均不超越于觉空等空广大界。如是，轮涅一切均在大觉性一个自性，大觉性一个变幻，大觉性一个范畴。故而觉性广大大周遍界等平于虚空，故称“广兮”。因轮涅一切相均容纳于唯一觉性界，故称“大兮”。这样的法身基住的觉性等空广大界，是三时如来之意大法界。所以基本净大本解本体，没有放下轮回而获得佛果，是因为轮涅平等于唯一明点界永恒不超越的缘故。轮涅本来解脱的意思是原始本解宣讲无名，也没有当今新寻的依着

证与未证的迷、解之名。如是了知的瑜伽者们在觉性等空、远离勤作的任运广大之道上，无别自由而于本解大无名中决定，此是极其安乐的。《普贤意镜续》中云："无障本净菩提周遍界，无正觉故亦无佛陀名，无执着故亦无众生名，无分别故无有无明迷，无贪著故亦无分别境。"

甲十一、决定迷惑大无名之讲释。

本来即佛觉性无境此　　不转轮回越离诸迷基
谁亦不惑无有所迷处　　均为唯一法界之明界
无前后偏等空广大性　　本然任运轮回本清净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从原本就于无有迷惑之界中早已是如来，之所以当今不必重新获得佛果，是因为觉性无境、空性、离戏、平等。对此，迷相之轮回宛如昨夜的梦境，此外别无他处所成。往昔未转于轮回，当今不转轮回，将来亦不存在转，超越了轮回之迷基，从原本就没有存在过。

所以三界众生无论是谁，往昔未转于轮回，将来也无有转处，这是因为轮回本来解脱于本净的缘故。就如梦境在眠中从未动摇一样，眠于觉性中从未动摇，觉性在法性中从未动摇。如同这样，一切于法界唯一明界中从未动摇。

因此这一切轮回相显而无自性，如同了知梦之境相般，除无而明相——空色之自相自显外别无他成。此空色实际上也是无基离根的，往昔未迷，当下无迷，将来亦不存在迷，无前后分别。而所谓轮回是无基的，是等空广大觉性唯一明点之自性。所以本来就无作自然任运的觉性离戏广大界中，所谓的轮回原本就是自地清净的。

甲十二、决定轮涅无二之讲释。

未入解脱亦未取涅槃　　不变大界从未有轮涅

于此无存断得希疑念　　本来菩提基界极广大

一切仅名实则离诠表　　无解无迷超越轮涅故

何亦不寻莫行造作法

意思是说，因为基无束缚与解脱，原本为如来，所以当今无须解脱。即便需要，亦因无有解脱之行故称未入解脱。因为自证本来就是空性如虚空本体般清净，超越了所束缚和能束缚，所以轮回自地清净。因为无有解脱的缘故，涅槃也是超离了有无之边的本空大通彻之自性。所以不存在所谓轮回即断法与涅槃即得法的概念，连涅槃的名称都不存在。因为觉性周遍等空之范围，其

三时超离迁变之不变广大界本面本来解脱，所以从未存在过所谓轮涅。《无字续》中云：“非为轮回非涅槃，非为束缚非解脱。”因为轮涅于觉性本体本来已解脱，与觉性无二。所以基之觉性并非迷相之轮回，也非是未迷失之涅槃，而是轮涅之立名自地清净的大离戏。由于基本来无有束缚和解脱的缘故，非被迷相轮回所束缚，也非由未迷失之涅槃而新得解脱，所以对此基无解脱与束缚的本体，不去认知存在轮回即所舍和涅槃即所取，而是不念希求涅槃和疑虑轮回，因为轮涅二者从原本就在菩提广大基界的本体已是如来。所以说，所谓轮涅、贤劣、迷失与解脱等一切仅为词汇立名而已，实际上于越离了表诠的觉性本净大平等自性中从不超越。那么所谓解脱之如来和迷失之众生从未成立过，早已决定于轮涅本净之原始大法界，能够如是从内决定极为重要。

那么无论何瑜伽士，莫行任何以勤造作、以行更改，以及取舍与遮挡。当如是护持觉性本质时，没有勤作而三门无作中坦然安住，状态自然就会现前。虽然觉性本身不存在更改，但通过集中意识的造作，自然就会遮挡觉性的本面。

其实按照大圆满本身而言，觉性本身本体既不是轮回也不是涅槃，除觉性之外无有所谓的轮涅可言。如云：“兔角石女嗣，从未存差别，女嗣与兔角，从未存差别，此乃两者别，细微亦无存。”此偈虽是属于经词，但对于大圆满自宗而言，轮涅两者犹如兔角和石女嗣般从未存在，所谓轮涅平等也是在觉性通彻唯一

明点的本体之上而言的，并非从土石山水之上抉择的。也就是说并非仅为词汇或凭空胡言，抑或是领悟定于境上而外观所抉择的，而是与内之觉性本体本质相较而抉择的。麦彭仁波切言："外观遥视百种法，不如内观唯一法，恒时外观之心子，当今应向内而观。"此外，按照显宗而言，轮涅两者必然存在，对此有云："涅槃与轮回，无有丝毫别。"轮涅平等的安置法仅在大圆满之中，他处必定是相违的。"因为是在轮涅存在的基础上，言称存在轮回迷失和涅槃无迷失的，所以若是言称迷与不迷两者没有丝毫差别的话，必定是相违的。"此即晋美彭措仁波切曾言。所以显宗所说的"轮涅平等"和大圆满"轮涅平等"的说法有着天壤之别。

故此，大圆满之乘是一切乘之顶峰，也是一切如来之究竟密意，尤胜于余下诸乘也是因为此因。

甲十三、决定边解广大界之讲释。

无有广狭高低之觉性　　无有偏私偏袒舍缘向

无有行与来去之觉性　　无时对治应弃执勤作

若有特定所缘束缚因　　不立任何相执置平等

意思是说，觉性虽遍布轮涅一切，但其本身本体却越离了一切戏论，故不存在广狭或高低等的有戏。此觉性在不偏于任何也

不堕于任何的通彻唯一明点之本体而住，没有任何缘向执定之境，故而应舍弃缘向之念。如此之自成觉性是没有所行与来去的觉性，在《无字续》中云：“究竟本体觉性义，并非以行行者无，并非造作无造主。”对此觉性没有固定领悟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疑虑对治法，而是当一切执勤自地丢弃的时刻，本然实相自然就会现前。所以觉性是一种本来从未被缘依定执等的过失所染垢过的，犹如清净的虚空一般。

当今直观觉性本面时，若有刻意的念思定向，就像蚕作茧自缚一样，以心识自缚，除了成为觉性自面之遮挡外，无有丝毫的帮助，只能成为束缚。因此不定执于任何，而应该于平然广大中松坦安住。

甲十四、证悟等空广大，故一切法决定大无行之讲释，分五：

乙一、现前本质而决定法尽大越意。

诸法本来可解可不解　　实相自性可净可不净

心性戏论可离可不离　　究竟本性可成可不成

由于这些在自解中未讲解，所以正当不知如何讲解时，某晚仁波切在梦境中紫尔玛护法变成一位赤红面庞的少年，一髻佛母

转为一位美丽的女性，两位在进行研讨。此时仁波切对两位请问到此类的意义，少年答道，请你问这位女士，我到关靶那里守护，不让障碍进入。之后，那位女士讲了许多关于此类的问题，问仁波切听懂了没有？仁波切说现在听懂了，但是怕等我苏醒后遗忘。这时从佛母舌尖的一根珍宝管上出来一个“哈”字，徐徐融入仁波切的心间，等第二天仁波切苏醒时，一字都没有遗忘，直接手写了下来。此缘起只是对阿吾嘎陆一人秘宣。

诸法本来解脱也可以，不解脱也可以，赤裸实相本体不存在解脱与不解脱的分别，当无作平等大通彻之本体现前的时候，解脱与不解脱是一味的。

如同这样，实相自性清净也可以，不清净也可以，觉性实相本质在究竟上从未存在净与不净的诠示。轮涅住于觉性，觉性住于通彻，通彻住于赤裸，平然放逸，心识缚解无间而住。

心性远离戏论也可以，不远离戏论也可以，当通达觉性本体离戏大平圆而住的要义时，念时无心，住时无处，行时无道，观时无见，修时无定，觉性自解脱如水中画纹般无迹通彻而住。

究竟本性成也可以，不成也可以，当觉性本体赤裸通彻时，轮涅无间，通彻无迹，自显无别，自解无法，法尽无名，究竟之实相永恒无有变化。

乙二、证悟越希忧之意而决定安逸大内广的讲释。

轮涅自性可二可非二　　一切言思可越可不越

破立迷失可灭可不灭　　证悟见地可证可不证

轮涅之自性为两者可以，非两者也可以，当觉性无基离根，轮涅无诠示时，轮回无依基，涅槃本解脱，一切皆平等，所显自解脱，宽广、周遍、通彻、赤裸而安住。

一切言思超越也可以，不超越也可以，当觉性离戏不可言思时，念者无心，言者无语，行者无道，障者无垢，无基离根的真如实相现前而住。

破立迷失灭失也可以，不灭失也可以，当觉性本体无有破立之法而无行通彻赤裸，越离破立之造作法时，劣而不障，贤而不护，迷乱无基，迷者无心，迷乱无灭，迷相解脱于界，而于觉空离戏平等任运大圆满之自性中不超越。

所证的见地证悟也可以，不证悟也可以，当觉性自然本质本体无有证悟之如来，也无有未证之众生，无基，无道，无果，无行，无执，无歧，无遮，无护，无觉性，无非觉性，均遍布于本解唯一明点。

乙三、因内心证悟无行大本尽，故决定超越意念收射。

法性之义可修可不修　　无取舍故可行可不行

实相果位可成可不成　　诸地道等可晋可不晋

法性之了义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当证悟法性真如之义时，边解平等的觉性除现前远离偏私偏堕之外，以修不解，以寻不得，以观不见，以行不获，法尽无名之心识边解而住。

以取舍之法行抉择也可以，不行抉择也可以，丢弃意行勤执的觉性除赤裸现前外，抉择就是分别，修持就是意识，所言就是词素，所观就是二取，所行就是轮回，故自然本解脱无定放逸宁祥大周遍而住。

实相果位成就也可以，不成就也可以，当抵达本有究竟实相的本质时，无有已成之如来，无有未成之众生，无有对贤之希求，无有对劣之担忧，无有对中庸之不念，了知自明无间之觉性在直断直指之上不动摇。

地与道等一切前进也可以，不前进也可以，当觉性无有修晋的实相了义之果现前时，无所去地，无所晋道，无所达处，持住了本住法身王的永恒之位。

乙四、证悟觉性无障透彻，决定无断得之讲释。

一切歧障可离可不离　　生圆法性可圆可不圆

解脱之果可得可不得　　六道轮回可转可不转

一切歧障远离也可以，不远离也可以，当法性觉性如虚空般清净现前时，无所修之人，无能修之烦恼，无所修之业，无能修之对治，无所修之道，无能修之果，现前了无有任何的法尽越意的童子宝瓶身。

生圆法性圆满也可以，不圆满也可以，当觉性自然法性离行之赤裸实相现前时，生起次第无生，圆满次第无修，法无思，意无变，无前引，无后随，当今无所持之透彻骤现的觉性——远离一切择选之放逸智慧，于唯一边解广大界中住。

解脱之果位获得也可以，不获得也可以，觉性本体除越离断得的法性真如实相现前外，无有对解脱之果的希求，显即觉性，相即法身，显处就解，相处就空，动处就灭，于自性不间断河流般的等持中永恒不离别。

于六道之趣轮转也可以，不轮转也可以，若觉性本体越离迷解之无行法尽密意现前的话，轮回无转处，恐惧无生境，恶趣无担忧，痛苦无感受，贤即任其贤，劣便任其劣，因穷尽于无行无法，故现前了轮涅无断得之法性究竟实相。

乙五、证悟了法尽遍解大周遍，决定对任何不抉择而放逸之讲释。

自性任运可成可不成　　恒断二执可缚可不缚

法性密意可达可不达　　前贤后尘可随可不随

自性任运成就也可以，不成就也可以，在觉性自成本智之上，自作决定而决定于轮涅大平等之上安置的话，没有任何任运或不任运，虽现于有无，但无定于差别；虽现于苦乐，但从不接续；虽灭于法性，但不入意；虽无间而解，但不动质。无别自然的心识因放逸自地安置故，遍布于自解大法性之状态。

被恒断二执束缚也可以，不束缚也可以，对恒断等有无、是非之戏论均已远离的究竟了义本质而言，以认知“有”而修绝不恒常，以认知“无”而修绝不间断，以“有”“无”两者而观绝不堕边。有就任其有，无便任其无，显即任其显，空便任其空，是即任其是，非便任其非。总之，对任何无执，在法性等空广大中不超越于大自解脱之游舞。

法性密意界抵达也可以，不抵达也可以，无论观为何种，均不越于本净大界之唯一密意。故而，没有抵达法性密意的希求，也没有不抵达之忧虑，本来没有不解脱之基，也没有不明本体之道，亦没有自地不解之果，更没有不是实相之状态，于轮涅无别之大自解脱状态中永恒不离别。

前贤之后尘追随也可以，不追随也可以，当下觉性空明无碍的自证自知之大智慧的状态，是持住了三时一切如来之意大法界无别的证悟见地，此是前贤圣者们的究竟见地。除此之外，无须追随前贤之后尘，无须依止具德上师，无须于他处寻找窍诀，无须修持甚深教言，于彼中获得法尽本净童子宝瓶身之如来果位。

甲十五、阐明那些证悟之自性的讲释。

天翻地覆所显任现亦　　平等悠然无基本透彻

无定凌乱依稀而恍惚　　希忧无二犹如癫者相

见修无别刻执灭欲意　　无贪纠葛无曰此勤修

意思是说，对于一个有所法的一切迷乱相穷尽于法性本净界之显相现前的人而言，无论是显现出天翻地覆或天地颠倒般的何种觉受，对于这种瑜伽士来说都没有丝毫的慌乱与恐惧。这是因为所现均为觉性智慧之游舞现前的缘故，能决定为空色觉性之游舞妙力。如同了知除镜中显现影像外绝无其他般，绝不会在密意法性觉性平等悠然无基之透彻状态中动摇，且遍布于此中。无论显现出何种相，均无定向，“模糊非模糊、了知非了知、朦胧非朦胧、凌乱非凌乱、依稀非依稀、颠倒非颠倒”。就像了知梦境是梦境一样，又像了知魔术详情的人为了玩耍而欣赏魔术，没有

丝毫的疑虑和贪执一般。

对于这样的瑜伽士，无论显相为何，一切均决定于法性等空清净之觉性中无二，对任何也不作取舍，而于如癫者般的状态中行持一切。见、修、行、果无离别或无别而融为一体；一切刻意之欲意执相均灭于界；因不存在意贪的纠葛和缘指缘依，故无有此或彼的勤修；何相——空色之游舞；何动——本净之自性；所显自灭无迹，这样的瑜伽士具备了法尽无名而解脱的征兆。

《应成续》中云："彼之自成因境空，觉性非为见成别，彼者自上得解脱，了知一故皆得解，二三量执比较尽，不显悟而执之境。"

意思是说，自成觉性本身远离了"有无""是非"等的戏论，因于觉空无二界中解脱故，远离所见之境，为无境之本质。以词素虽言见得觉性，但实际上越离了所见能见，觉性非是与己各别而无二为一。

同样所谓解脱，也是除于觉性本自之上解脱外，无有所解脱和能解脱两者。如是，此觉性属于一悟悉解，所以了知了唯一之觉性，八万四千之分别念，就于一个觉性之上解脱。所谓轮涅二相，也除觉性唯一明点外，无有轮涅二者。所谓三界现量之相，不存在微尘般之量而于本净越识法尽界中穷尽，故而不得以分别念抉择或执着境之显相，是因为一切为唯一明点。

甲十六、证悟从内现前的瑜伽士所显无选择而解脱于法性之讲释。

任显随显任相令其相　　任现随现任是令其是

任皆亦是任皆令不是

意思是说，因大海中所现的波浪，皆是大海本身的妙力与游舞而现，故除大海之外别无他成。因显现一切波浪的基是大海，故海与波浪两者无贤劣而一体。因一切波浪自灭于大海界，故波浪与大海两者无法分离。

就像这样，对除了证悟所现是法性之游舞外，别无其他的人而言，在唯一觉性界中所显的一切相无法分别贤劣，所显一切相因于觉性界中所显，故于觉性外别无他成。这是因为妙力游舞一切的显基是觉性，故证悟了觉性与妙力无贤劣而一味。因证悟觉性之一切妙力游舞除觉性之外别无其他，故妙力之贤劣对证悟而言无有差别。因妙力与游舞全部于觉性界中自灭，故妙力与觉性两者无有分别。

对如是之所显自解，于密意法性中不动摇的人而言，任显随他显，显处、显者、此显与彼显等无有疑虑到哪怕当即濒临死亡，也无有恐慌。一切相不越离于觉性之妙力游舞，在唯一觉性中无动摇。

如同上述般，任现随他现、任是随他是、任对随他对、任非

随他非，这一切在觉性之上无有丝毫之差别。所现一切于觉性界中现，因觉性本身不变之本体等空而住，故现与不现无法改变。因所现一切除觉性之妙力外别无其他，故妙力之本体无有贤劣。因当现之下自现自解脱，故无有显与不显之差别。任是随他是，任非随他非。对这样的瑜伽士而言，不存在任何是与非，因念思自灭自尽，故对任何没有取舍的选择而现前法尽大无名。

甲十七、对于证悟无定悉解的瑜伽士而言，行为不定而显凡夫相之行持的讲释。

所行不定觉性顿超中　　法与非法无所预计故
无定透彻越离宗义隙　　食行坐卧日夜均等故
自性法性平等之状态　　无所供神亦无所伏魔
无所修法凡夫平庸中　　无作之王无傲均一故
平等悠然任运唯一行　　不作本达离勤修故乐

如同上述，对于证悟无定悉解的瑜伽士来说，所行不定，是属于平庸断续的行为。对衣食没有任何挑选；行为无有规律；随意骤行；任现口中直言；时而如癫者般示现神通，这一切证明是觉性顿超的征兆。

若说凡夫以非法之行而耗时，入道者以如法之行而耗时，那

么瑜伽士对如法之行或非法之行没有任何取舍和预计，是因为其证悟了法未行本成之了义，故当今不必新修。由于超越法的缘故，一切有法之事自然置于原地。由于定执贪着的一切戏论皆自净于无行本净之状态中，则不论暂时与永恒，住于何种状态，均在无定透彻之赤裸觉性状态中无法动摇；此是因为证悟了自他宗义究竟所证之无上见地，超越了一切宗派之障隙；无论是行、食、坐、卧以及昼夜的任何时刻都没有区别，均于现前周遍之义的觉性自性法性平等中不动摇。

因此，除了此离戏赤裸之自证外，没有应供之神；除了迷乱二执的分别念外，也没有可伏之魔；除了越离所修之意的本净周遍赤裸觉性外，无有他处所修之法。法本持、证悟本成、丢弃所法、超越法，故而没有任何法之所事，而于自然、平等、悠然、平庸之状态中享乐即可。

对此有些人的疑虑是，若如凡夫般平庸随意住置的话，瑜伽士为何不会像凡夫般迷乱？

下面为了铲除此疑虑而做回答：

因为瑜伽士远离三门所行，于本然法性中不超越，故不存在迷乱，当一切凡夫相透彻清明之时不存在束缚。这就如同草绳烧毁时虽然仍显绳相，但却没有捆绑之能一般，此是因为被火烧尽的缘故。同样，当心现前透彻时，存在的遮挡以起生而显；对衣食受用等，虽似意执而显，但了知如无基之梦境般，无法被束缚。

而世间人正因为不具此力，才贪着平常而束缚自心。如同未被火烧的绳索般，内外都存在护挡故自然会被束缚。萨嗣哈巴云："对何有贪当丢弃，当得证悟均为此，此外何人也无得。"帝洛巴云："现相不缚执着缚，要断执着那若巴。"

在无作自然安置的瑜伽之王心中，因为没有任何执念之垢，平然如秋季的清净天空般，故而于任运平等之状态中自然悠然安置，今生法尽越意的智慧就能够任运成就，那时便现前了一切为觉性唯一明点之状态。这样的瑜伽士虽然没有为了获得如来之果位而积攒二资粮等，但即便不行不修，也本来已成，这是因为本来成就而当今不必复次勤作的缘故，所以当本来越离勤作的法尽越意之智慧现前时，安然松坦即可。

关于这点，有些人觉得，随意安置有何意义，不如做一些集资净障，下一世通过人至人或神至神，而令将来能够到达佛陀果位呢！回答说："若丢弃无作自住的见地，而去勤作贪执之法的话，就像抛弃自己手中的摩尼宝，反而将木材合成的珠宝放向幢顶而对其做祈祷一样。"对此等疑问的解答诸多，但为了省略而不再赘言。

甲十八、讲授见修广大无境。

无有见基且无修状态　　无有行法无求所修果

一切无别平等周遍故　　不需勤作无广狭而乐

意思是说，当证悟通彻赤裸之觉性而一切法于觉性中穷尽时，便现前了法尽大越意之内明。此时除赤裸觉性外，没有任何见、修、行、果，这是因为抵达了最究竟的穷尽之地。其并非一种本无之断空，而是超越意境之识、越离取执、超越所观能观的状态，且于空明无执的赤裸觉分之自性中不超越，即称为无有见基。

如同这样，若抵达了所修穷尽究竟之地，便会所修远离掉举昏沉，所显自解无执、越离定执取舍、本体从基无存、越离刻定之意，除周遍之赤裸觉性外别无其他，即称为无修之状态。

抵达所行穷尽之地后，不被习气迷乱所左右，故行为无定、超越勤作、无作无执、六欲平然，除自解越边的法性外，即便寻找行持也不可得，即称为无有行法。

同样，当抵达果位穷尽之地时，因为果超离取舍疑虑，所以对是否获得果位无有希忧，除觉性自住外别无他果。果位除了未寻而本来任运成之法尽童子宝瓶身之外，无有欲成之果，即称为无求所修果。

如是，见、修、行、果全部，于无别大平等之透彻赤裸觉性而显现的状态中同等恒持。故而见、修、行、果全部既不需勤作，也不存在广狭，而于觉性唯一明点之状态中永享，乃为最殊胜的大乐智慧。

《六界续》中云："普作自我无见地，无见地故尽显相，同样所修亦无存，无所修故灭念识，亦无谓之所行法，无所行故尽业生。"意思是说，觉性普贤我乃见无见，因无见故，有所法的显相全部穷尽于法性界，即称见穷尽。同样，普贤我无所修，若存在修，便需意念接续。当超离所修之意时，因无修故灭念识。如同这样，觉性普贤我无有所谓行持，是因为抵达了行持穷尽之行，故穷尽了身之行食坐卧与手印等等。

甲十九、尽解广大之讲释。

无愿求故心修法穷尽　　无所断故越离对治缚

任是皆是本无是非故　　任显任现无择而解脱

意思是说，在此处证悟了一切法本来广大尽解，未解之法寻亦不可得，之所以不发愿祈求获得如来之果位，是因为果大本解本来早已成就，故当今没有任何新寻一个果位的欲求，因穷尽此法，导致对果无愿求。因为抵达了所放之迷乱法穷尽之地的缘故，所以不存在所放为了能放而依靠对治未迷的觉性之希求。这正是因为越离一切放执之贪缚，而抵达了穷尽之地的缘故。彼时自然会在三时法性中不动摇，无论住于何种状态，均是觉性；轮涅一切相均是觉性，也不存在是非等对立；无论现为何相，当现之下

即同时解脱；无论显为何种，当显之下即同时解脱；何显何现均无挑选而于觉性唯一明点界解脱，故而不存在不解脱之法。所以此解脱法极为重要。

华智仁波切云："所显之式如往同，如何解脱最紧要，无此所修皆谬道，具此无修仍法身。"如同这样，就觉性本体而言，没有任何取舍与是非，一切"现""识"都以具备四种解脱法为内则。《应成续》中云："自证超离诸种念，具备四种解脱法，一具四要解内则，不住轮涅任一边，未生无有造作者，本无基亦从无根。"对此向外阐释四种解脱法的本体，以及分别阐释内则四种解脱，即为二。

四种解脱法为：觉性赤裸而解脱、刹那无分而解脱、现识无基而解脱、驾驭诸法自空而解脱。

其一、证悟所现一切除觉性外，无有丝毫成立于他处，故现识现于透彻，而驾驭于唯独觉性之上解脱，叫做觉性赤裸而解脱。

其二、无论显现何种分别念，除了在第一个刹那显的同时，第二个刹那就解脱之外，不存在停留，无接续而解脱，叫做刹那无分而解脱。

其三、显现的六欲之境和执此之意识两者，由于无有而驾驭空色，故当置于自然直视时，无有贪缚而解脱，叫做现识无二而解脱。

其四、其实中观者以一法分为多等的方法寻找而获得的空，

叫做他空。此处并非如此，而是一切法本来自空，于越离行作意境的状态中，驾驭自灭赤裸而解脱，叫做诸法自空而解脱。那么所谓的驾驭法，即是如羽翼丰满的大鹏金翅鸟翱翔于虚空时，顺便驾驭跨越虚空一般。

分别出现驾驭解脱的四种准则："本解脱""自解脱""直解脱""尽解脱"。

其一、若瑜伽士具备证悟一切法本解之"驾驭"的话，则当今不必重新复解、复住、复修等，而置于自地解脱。

其二、一切法均为自解，因证悟了如蛇结自解般，故不需要依着其他任何的对治，而所现自解脱。

其三、因于所现之上直视觉性本体而解脱，故也称直解脱。因何见见地就解脱，故见灭无定而解脱，也叫见解脱。

其四、一切法无论显现何相，于觉性遍遍广大的状态中无有一个不解脱之法，均早已尽解脱，故叫做尽解脱。《应成续》中云："本来解故无趋基，自我解故无对治，直解脱故见地灭，尽解脱故无所勤。"

由于通达如是要义的缘故，灭尽了对治的勤作，超越了所放之境，无有念思贪缚，坍塌护挡堡垒，法尽、意尽，抵达了如虚空般之境界——平等离戏本净之穷尽地，此是自性大圆满瑜伽士的殊胜。

彼时，现前了远离取执之智慧，如天明日出时，昨夜的黑暗

自灭无迹、无影无踪般。当瑜伽士之觉性内则“驾驭”现前时，不净迷乱的现相便无存丝毫而自灭。

甲二十、决定一切法皆不成立，等同虚空之讲释。

不解本解自解无法故　　均一无定越离决定法

意思是说，如同能够证悟一切法本来平等大尽解而决定的话，则在现有轮涅诸法之中绝不存在一个不解脱之法。那么此并非当今复新证悟而解脱的，而是从原本就无一不是本解脱之法；此并非依着他缘而解脱，而是法本身本体无一不是自解之法；于一切法同一无定离戏而决定的本净唯一明点之中，要下好越离执为法而本平大本解脱的确定。虽说在本平大本净的决定中确定，但实际上所确定之法和能确定之境以及确定之人，此三轮从未存在，也未存在微尘般的主、系、宾三词之诠示，而一切决定于唯一觉性平等大法界界。

所以，在《觉性本解续》中云：“见地念索之执也，无诠示法自地解，此为自成声词素，有有边与无有边，两种词素诸种法，本净性中离见地。”意思是说，所谓最究竟的见地法若存在为此而念索，或执着在内心深处的话，则仍然是诠示之法。在此处必定要无有诠示之法而自地解脱，觉性自现之义若在言词声境中存

在的话，就仍然属于词素，故必定要丢弃，此事本无存在。所以无论是存在有有边和无有边的哪一方，从诠示的角度来看必定会成为一方，如是之一切法在实相清净赤裸了义的层面而言，是远离一切戏论诠示之见地的本解平等性。

甲二十一、总结于未作义成的密意之讲释。

广界广界大界广态中　　隆钦绕绛界明遍界故

一界无二乐界漩漩绕　　诣诸自解法性之尽地

不变任运善所求之顶

意思是说，外所现界无基而广大于大本空，内动之界广大于自净大无迹，密胜义菩提心之界在透彻大赤裸广大中周遍。而外现相、内执着、密觉性三者无基大本空、自净大无迹，安置于此通彻赤裸性而任运成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殊胜之乘的瑜伽士隆钦绕绛就证悟了自明赤裸，虽未放但轮回本净，虽未修但一切未来早已成办，其明界广大之见地，周遍无作自成任运界，将轮涅一切法于唯一觉性界中证悟为无二一味的大乐智慧界且漩漩享绕，此即是如来之尊王——隆钦绕绛。尊者即生已经抵达密意越意的法身之地；诸种法界大海相均于觉性本净透彻赤裸的状态中自地解脱；证悟并抵达了法性穷尽之地；

即生便任运成就了不变法身王之王位；永恒获得了善所求之顶峰。此密意在《宝聚续》中有言："自性大圆满之义，诸义纳入心意中，不现无境纵分别，不决自然本地断，未曾迷乱无明迹，不观即是本决了。"当抵达法性穷尽之地的时候，将自性大圆满的一切甚深要义无余纳入意境之中央，因不现取执迷乱之相而无境透彻的自由之故，取执之一切分别念即便不刻意间断也自地早已断灭，证悟了原本从未迷乱过的赤裸实相，故而不明之根本不必经过任何抉择而本来已经断除。

甲二十二、赐予如同我般跟随的利根者之教言。

如我随于后之有情矣　　如此本遍大界融为一

必定恒持普贤之王位

如来尊王隆钦巴尊者言道：如同我般修持甚深之道的与我同等根基之人，以及追随于我的具根徒众和代代不间断而跟随的修持者们！应如刚刚上述般，通达并成熟一切法均为无作本解脱之密意，于离戏大平等界中融为一体，而想修学的修持条件就是"引证"和"窍诀"。请参阅本人所著的《七宝藏》《四心滴》《三休息》《三自解脱》《三车论》《三本藏》等。若能把此等密意融入自续的话，今生必定抵达法身普贤王如来原始怙主之地。《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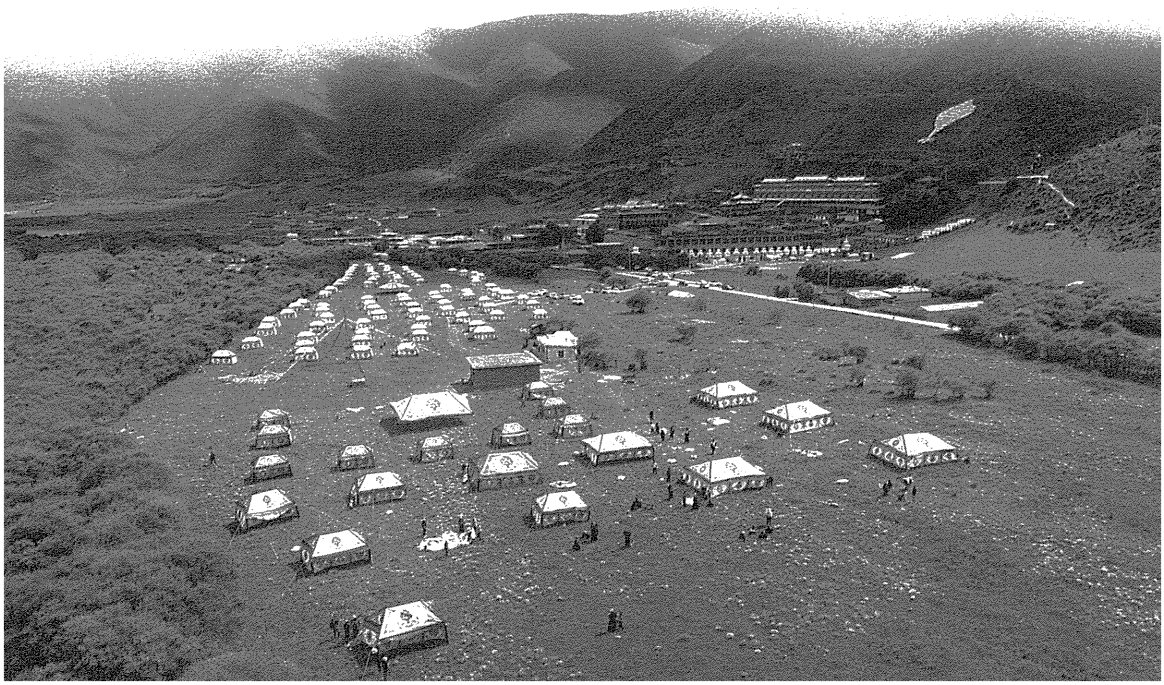
作续》中云：“呜呼！入此道而修持的瑜伽士，当今已达如来地。”《六界续》中亦云：“此义修持具根者，无有见得持身故，此乃与我等同缘，自我中央属眷属。”

因此晋美彭措大堪布曾言：《法界宝藏论》的第八品以上，讲述了修道的方法和修道的共同歧障。第九品以下，讲述的是修道时不共之方法。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品详细讲述了对“歧”“错”“流”之歧障消除方法。第九品讲述直指大圆满觉性之方法的要点、要隘、束缚、定钉等。因此第五品和第九品是整部《法界宝藏论》的心脏和眼目。

按照华智仁波切的口传，《法界宝藏论》实乃为隆钦巴尊者的见地像。第九品以上讲释见解，第十品讲释修持，第十一品讲释行为，第十二品讲释暂时道之果位，第十三品讲释究竟之果位，此记录在阿琼堪布的传记当中。

法界宝藏论第九品字释，即诸法决定于菩提心界。

法界宝藏论·第十品字释



第十品：密意在法性中不动摇之讲释，分八。

甲一、如是实相决定于觉性后，以自性自然禅定而修持的讲释。首先本体之共同抉择：

自性原本清净菩提心　　无有舍持来去之法性

因寻不成法性虚空界　　自性置故现光明日月

意思是说，觉性之自性是原本就从未迷失的自地清净之胜义菩提心。当今自我之三门无作而松坦安住时，若三时之一切迷乱分别念，全部于无有舍持来去的状态中等然安置的话，则法性觉性的透彻赤裸或四分离三之自俱光明，就会赤裸现前。这是因为一旦刻意寻找遮护、贪执、定念等戏论，就会无法成办。所以只要丢弃勤修，于法性虚空广大界中自然安置，就会自然现前日月般之光明觉性。就像空中日月显现时，黑暗自地消失一样，当自成觉性赤裸现前时，无明之黑暗就将无基而消失。

至此，在自释中关于“如何修持”的教言，分为禅定和修持之差别，以及如何修练三种，于此处略讲一二。

其一、如云：“修非重要串习要，串习成熟最胜修。”另外又有：“虽知觉性若不习状态，被念敌抢如同战场婴，无力治伏境缘如凡夫，觉受不增离弃修持绩，不修成佛如来未曾言。”《华严经》

中云："如聋奏音乐，悦彼不自闻，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譬如海船师，渡彼自死海，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渴者虽见水，不解干渴苦，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如同这样，单单认知觉性，不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应不辞辛苦地串习，如同母亲呵护婴儿般，这样最终才会串习成熟而即生抵达法尽之地。

其二、禅定与修持的差别。其实共同乘修持禅定的方法和在此处为了引劣根者入阿底之道而修持禅定的方法都很多。但总结起来均包含在"念有所依"和"念无所依"两者之中。"念有所依"就如同以木条或筛子作为心执和以"阿"字或佛像、法器等作心执一般。"念无所依"是意之境以风、脉、明点三种作为心执，或以光点等作为心执而修持禅定。而此处的禅定是在"心无所念"的状态中不散而置即可。

总之所谓修禅定的这个"修"，就是于存在定依的状态中安置叫做修。而本体为置心，目的是指此，作用是遮挡二取。《应成续》中云："成修乃置心，动摇从外断，遮挡二取执。"又云："风脉与明点，身要目与空，此许成为修。"意思是说身依着脉，脉依着风，风依着明点，称为依着风、脉、明点的方式，此方式有解脱道之依着法和方便道之"降""持""升""遍"四者即两种。总之依着身要、念、空，承许为修习禅定。

那么这类修持禅定的方法，主要目的是依着遮挡二取的有勤之道，而最终引入无勤究竟实相——大圆满而讲释的，这是属于

愚者勤行之禅定。通过坚持此，将来就会入于大圆满觉性自然之禅定。

其三、如何正式修持觉性自然之禅定。其实禅定是属于大圆满之尤胜法，如同火具热、水具湿一般。只要是大圆满觉性，那么彼者自然具备觉性自然禅定或恒具自住之禅定。所以认知觉性后，无论暂时与恒常，若都能安置于自然的禅定的话，则乐、明、不念等即便不刻意修，也会自然现前。当中阴身时，因为自己具备自然禅定觉性之内则殊胜，所以觉性内则具有的五大综合主体坛城；其本身显现的四十二尊寂静像和五十八尊忿怒像；法身中阴的身、光、线等，本俱于觉性的自俱像都会向外而显现。

如同这样，自性自然禅定也与觉性无别而一体永存。在此处略说引申义：即主要是以心为道用和以觉性之智慧为道用两者的差别之分；以及大修行者的“心无念”和瑜伽士的“觉性无念”两者的差别；另外，还有心自住之状态清澈和觉性自住之自然清澈两者的差别。

其一，以心为道用者，当修心置或寂止时，若以勤行而修，则有而存在“心置”，若不修则无而消失。以觉性智慧为道用者，若三门凝聚无作而自然松坦安置的话，则赤裸觉分便会现前，此称为自性自然之禅定。若如河流般接续不断而修护彼的话，觉性将会越来越清明。当以心为道用者的对治分别念放下时，虽然与骤然之分别念无迹消失是一样的，但与以觉性为道用者的觉性状

态现前之分别念悉解两者，仅仅在念思无贪而消失的角度是一样的。因为以“心无念”为道用未现前觉性，故未断心之根本，贪执仍平常现，显时却误认为是自心无生中显无遮，此为错谬。而以觉性为道用者，当觉性无念而赤裸时，平常贪执自然消失，因在显和显者任何都不存在，故心之根本已断除。因大悲妙力内明不灭而外显如镜中影像般，这只是影像显于镜中，而非是镜子显于影像，所以当境相显于觉性之上时，了知境相自空的智慧体如同太阳发射光芒般，此两者差距甚远。

其二、大修行者持住“心无念”的成分与瑜伽士觉性无念赤裸而现，这两者在无念的层面是一样的。“心无念”在身要不解散而置时存在，散时则无存，这是因觉性未成赤裸的缘故。而瑜伽士的“觉性无念”不需要依着身要等，是因为觉性赤裸现前的缘故，此两者间有天壤之别。

其三，心置之状态清澈与觉性自住之清澈，此两者仅在明而不念的层面是一样的，心之成分由于存在二取之定源，故此住分存在贪分。而觉性透彻，不存在间隔，故此两者差距甚远。觉性清澈，境相清分不灭，与心念思之识外散而执境两者，如水银落地和水滴落地一般，是随于境或不随于境的极大差别。

《六界续》中云：“无浊自心与，无念自证二，似同异极大。”意思是说，无有分别念浊的自心寂止无念与无念之自证自明的赤裸觉性现前，此两者的差距在于觉分是否现前，如有目与无目一

般，但由于在无念的层面等同，所以极易出现歧误。

如云："未遮内明相，有情贪续念，似同异极大。"意思是说，未遮挡的内明觉分赤裸相和有情念思于境上的接续贪两者，虽然从心识是否入境的成分上差距极大，但在存在明分之上却等同的，所以极易出现歧误。

如云："未寻而置修，风脉明休息，似同异极大。"也就是说，于觉性自然之上未寻而安置的修持在松坦上休息和风、脉、心执之上休息两者间，在是否存在勤行的层面上差距极大，但因从休息的层面来看极其相似，所以极易出现歧误。

总之，定念心之修习是二取定源，而觉性自然的禅定是自然法性之轮。因为起生世间轮回之因是修习上界之心，直接引入涅槃的如来密意是具备于自地的，所以这两者间的差别就在如此。《应成续》中云："无作自住之实相，如是彼中从未动，此乃诸佛之密意。"

在此处大圆满阿底瑜伽之见地是菩提心之道，其较于密之三续和玛哈、阿努等更为殊胜的原因有许多，但总结起来是以五种更胜的方式来略释的。

如《应成续》中云："心滴究竟总摄要，诸根本来无差别，穷尽意识察觉故，非因智慧因根得，以词不得法性义，此非共同乘可成，乃三身为道相故。见此三界均逆收，诸法平等为一味，非循基道果之法。"此大圆满心滴之道的殊胜之处有许多，但在

此处总结起来简单讲述：从觉性透彻的本身层面而言，证悟此并非有根基利钝之差别；穷尽了意识伺察等词素之戏论边，并非以智慧抉择而证，而是透彻自我意识直接得见或证悟；以口言词素绝不能得见法性赤裸之义，故而共同乘无法得见或成办此义，因为此是超越词素的觉性透彻之要义；由于所显一切均为三身道相而证悟的缘故，所以得见觉性后，绝不退转于三界轮回，此为不退转轮回之要义；因唯一觉性界诸法平等一味的缘故，故不必遵循见、修、行、果或基、道、果。

甲二、此殊胜道如何修持的方便讲释。

不灭境亦亦不执持心　　自性任平之中不动摇

便达普贤广大之密意

意思是说，当依着殊胜甚深窍诀之道而修持时，三门自然松坦，六欲之境相均不往外遮挡，也不往内收，对所现不行取舍而自然安置。心也是对分别念等念思不外散、不往内收而持。于所现无散收的平平广大界松然，并于自性任平离戏的状态中不动摇而住，即抵达了普贤广大之密意。今生便能够获得法尽越意的离意唯一明点之密意，恒持究竟之位。

《无字续》中云：“本来无作自成之直置，非被相动亦非识

造作，若置法性等空即密意。”也就是说，于内觉性明空透彻赤裸的本体中不动摇，而外，相之境不内收，内，念之心不外散，间，无二之修持不缚觉性，而清明透彻自然安置。

甲三、四种安置法和三等持融于觉性平然之讲释。

四种安置法为：大山直置、大海直置、觉性直置、显相直置。三等持为：大自住等持、大本然等持、大印定等持。当修练此类时，依次起生于相续。

乙一、大海直置之讲释。

不放不摄自清明彻然　　如清大海未动平等般

法性内明自成本智中　　越离出入希虑而安住

意思是说，其实按照续之记载，四种直置的顺序如上所述。但若按照窍诀于自续生起的角度而言，则首先是大海直置，后是大山直置。这是因为对初业行者来说，无法现前一种无迁变的大山般之证悟。

那么也就是说，三门无作自然松坦而住，双目不动如大海般向虚空直视，分别念不向外散放，意识不往内收摄，而应当安住

于赤裸觉分之上，自清明彻然。若这样安置的话，会存在一种原本的大海未被风所动摇般的状态，此时的大海置于自明平然。同样，在法性觉性内明透彻的清澈自成大平等本智之状态中，除了安置于越离出入希忧的赤裸觉分之外，永恒不动摇，这种安置叫做大海直置。譬如大海中显现星影时，星影虽显，但除水外从未动摇。同样，觉性之状态中，现境不灭而无论现为何相，皆在觉性清明的状态中不动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实相宝藏论》中云："显境不灭显现如星曜，不以种种分别心染垢，各自自证无有妄分别，当下抵达本智上师地。"

《无字续》中云："如海直置之密意，非为显现非能现，非是空性非有空，非明大明之对境。"也就是说，并非显现，因为无论何现，对此皆无执，故也不成为能现。非为空，是因为不住于单空之本体，故不成为有空，这是属于现空无二的含义。也并非单明，因为现空无二，故称大明之对境。《无字续》中云："并非念境偏堕者，犹如大海之星影，无执明分则无碍，密意住姿与此同。"

有些人认为四种安置法是专属于顿超的安置法，这是因为对续义不明了的缘故。虽然在《无字莲花绽开》中主要的词意是单独针对顿超而阐释的，但在《相珍宝地历》中是针对各方面而阐释的，此处则是针对立断和顿超两者来阐述的。

《无字续》《莲花绽开》《相珍宝地历》等是宁提子续，其

实所谓宁提子续和母续的根源是十七续。子续有很多，这是因为十七续都各自有五种子续。另外由昔日桑哈、嘉华寻尼、加纳色扎、布玛莫扎等讲解的十七续的很多义释也都属于子续。

总之，无论是立断还是顿超，觉性现前赤裸极为重要。如果不懂得此义，那么即便修持立断，也无法超越轮回；即便修持顿超也只能歧入色界，这一切原因就是不懂得维护觉性赤裸之分的缘故。其实无论是顿超还是立断的时候，都是以大山直置为果，大海直置为修，显相直置为行，觉性直置为见。

乙二、觉性直置之讲释。

以词难表无存盘结心　　自然无有庸人之造作

融界法性无有凡征候　　亦无修与不修之所法

沉掉放任自成现密意

意思是说，根据瑜伽士修道的次第和生起证悟的次第而言，通过依着大海直置来证悟觉性直置。譬如海中显现星影时，虽然显为星影，但于海中从未动摇。同样，觉性之状态中，现境不灭而无论显为何相，若也是于觉性清明的状态中不动摇的话，则称之为大海直置。在此基础上，现前自证自知的赤裸觉分，并且加强此事，以无间隔和无内外而现前唯一法性，叫做觉性直置。

顿超时通过连环套知为内明觉智，虽然是为觉性直置，但此处认知其为觉性透彻赤裸本身极为重要。所以当三门无作松坦而安置时，无法以言所表，也没有分别念的放摄执勤等意识之心，而是在意识自然平常庸人之界中松坦且没有任何造作，便将显现骤现透彻觉性的赤裸觉分，此叫做觉性直置。《无字续》中云："觉性直置之窍诀，此为秘密之要处。"又云："寻得觉性置之法，此为密之大深密。"即是说，觉性本身透彻赤裸才是觉性直置，彼是大圆满秘密中之极密，在共同乘的大中观见中没有立名为觉性赤裸的词汇，此为大圆满不共之殊胜。

所以，觉性直置是维护赤裸觉分的接续串习，直至究竟。将来一切迷相必定会融入觉性唯一明点界的征兆，是现今时的一切分别念无论现为何相，均在安置于赤裸觉分界时融入其中；法性无征候，越离不住于任何处的所修能修之法境；昏沉掉举等不必刻意遮挡，而于觉分赤裸界中自然消解。那么，能于本来自俱的自成法身之密意中无别而安置，也是来自于当今的觉性直置状态的显现。

乙三、显相直置之讲释。

以断不断诸念觉性力　　法性状态无分一味故

以成不成法性界中现　　轮回未弃自成本智矣

大界妙力瑜伽净故见

意思是说，觉性之妙力中所显的境相和烦恼的诸念等无论现为何种，按照共同乘般依着对治而断弃，无法得断。无论贤劣何种念，均认知为觉性妙力。觉性清明如明镜，无论显现贤劣何种形影，除明镜之外别无他成。同样，境相无论显为何，均是觉性显现的大悲妙力不灭，那时应当丢弃现分而直视在觉性之赤裸分上，此叫做显相直置。

安住于法性觉性状态时，虽然有些境处显现不灭而能得见，但那时对此不向外挡，不往内持，不存在差异与分别，而应直视于觉性之赤裸觉分。所谓的觉性赤裸也是除了在显相直置中松坦安置外，以其他勤作欲成，不可得成。故而无论显为何相，均无取舍而自然安置极为重要。

如同这样，若能认知法性显于界之未弃五身为五佛，未弃五大为五佛母，未弃五毒为五智慧的话，则轮回未弃而显现了自成本智。

这样的觉性大界之广大妙力，无论显为何相，都会显现为身与刹土等清净相，这是瑜伽士们清净的见相。而这一切相在显相直置的状态中，无论显为何种逆缘相，均显为觉性加固的窍诀相。故而这点对初业行者或中等行者以及略为坚固者来说都极其重要。但对极其稳定的人来说，即便寻找平庸的迷乱相也不可见，

所以不需要以逆缘相为觉性加固的窍诀。

其实不论是暂时还是恒常，护持觉性赤裸都极为重要，那么何为透彻骤现之觉性呢？

按照空自我心的层面而言，内、外、中间任何处皆不成立，与虚空般无别；在自性不灭的层面而言，越离一切贪执而自我赤裸得见智慧本体，叫做透彻骤现之觉性。所以麦彭仁波切所言的“为断空贪执，密法宣大乐”指的也是此事。而中观抉择的“一切法远离有无、对错等戏论，本空为根本”是其究竟见地，但在此处不仅仅抉择为空，如云：“空之自性自光明，明之大悲无有灭。”

乙四、大山直置之讲释。

本来现心自然法性中　　等持不动河流续现故

金刚之峰普贤胜密意　　最胜广法等同虚空际

无有分别皆为殊胜修　　本遍无上王者任运成

意思是说，本来所现境和执者心两者，于觉性无迁变之状态中无作而自然存在，若在此大法性的状态中获得不动摇之内明且于其中安置的话，则如是之等持便不能被任何逆缘相所动摇，就像诸山之王须弥山无动摇一样。因这样的法性，任何三时分别念

的逆缘都动摇不了，故叫做大山直置。

于大山直置的觉性无间断如大河流般显现的状态中，若能够显现不动摇之内明的话，因一切逆缘相，均成为觉性法性之密意而现，故为指明提升，如火上加柴一般。当所现一切均成为觉性大山直置时，分别念和动摇等悉皆自灭，在《无字续》中云："大山直置密性见，非为疑之均不变。"如是若觉性无动摇的大山直置之果能现前的话，便抵达了深密金刚乘之顶峰——普贤意之精藏。

这样，一切法于觉性极为广大界之殊胜法——阿底瑜伽平等性中融一无二，于觉性广界——等如虚空边际般之界，所现无分别而一切不变大任运——大山直置的状态中，现前所修的殊胜之果。此时任运成就了一切本来觉空大平等性之密意中所成熟的——殊胜诸乘王之密意。

上述《无字续》的引证所含示的大山直置是指见地，而隆钦巴尊者所阐述的三种直置法当中，大山直置的状态自然现前是指明了果位。其实所谓大山直置是一切分别动念自地消解，最终绝不起生分别念的大山般之觉性不动摇即可。但是若不依着串习坚固的方便，起初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态。

当维护觉性本体时，无论显出何种分别念，均应维护为自显自解脱。《噶当父子法》中说道："准请教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当出现分别念时如何为好？'阿底峡尊者答，'观看本

面就会自解脱。’又问，‘再出现怎么办？’阿底峡尊者答，‘再出现再次观看本面会再次解脱，若一日出现百次分别念，你就遇见了百次法身觉性。我上师阿瓦德德言，‘出现何等分别念，法身觉性同等生。’”

综上所述，当安住于大海直置的状态时，显境无论现为何种，均置于觉性清明之状态中。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觉性直置的自证自知之觉分赤裸而置。而后，显相直置的境相无论何现，一切为道，而诸现于觉性之上直视；现有五智慧等一切以清净而练；如是维护密意，是为了现前此法中不动摇之大山直置。

如是四种安置法的分支——三等持。

乙一、大印定等持分为讲释其本身，以及清除险关。

丙一、讲释大印定等持本身。

本然总灌光明水流续　　无放无置之态自成故

轮涅自性法界胜密意　　未动离言等空大界性

于诸有情本来自俱成

意思是说，对轮涅定觉性之印，觉性则无有未定自住禅定之印，故称大定印等持。当修习等持时，身跏趺坐，双目直视虚空，

心无有定念放摄，于界觉融一中安置，本来与己俱生从未离开过的自住之等持，当今依上师的骤然直指或总灌直指，而了知了光明觉性清澈骤然透彻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若能如河流般接续，那么在无有放置来去的状态中，大定印等持就能无作而任运自成，轮涅被觉性遍满和觉性被自性禅定遍满的殊胜法界密意就能现前。

如是，外显相和内动摇的一切均定大定印等持之印。在不随境心两者后，于觉性不动摇离言等同虚空际之浩瀚大海界的自住大智慧之状态中自然安置。《六界续》中云：“极大印定之等持，何者欲求修于此，为了能钉不变钉，身之要点如初置，意识丢于虚空界，与此同时将双目，同于大象之观式，无念置于大定印。”

那么就是说，于一切有情的相续中，与己俱生从未离开的本住之禅定或大印定等持，本来就以自然的方式早已成就。

丙二、清除险关。

我别现他相为迷乱心　　尘许修欲勤为迷乱心

迷为法性自住平等刹　　不变本来清净自性界

无行无作无有置不置

大印定等持的险关，就像陷入了自他分别执着的二取帐幕。

将境与境者两者、贤劣两者、希忧两者、佛陀与众生两者等断定为各自而显的一切，此均为迷乱之心，或者说是大定印等持的险关。包括将所修、能修和修者执为各自而贪执遮挡等的勤作，也仍然是迷乱之心或大印定等持之险关。

这样的一切迷乱，均不超越于法性自住金刚原藏界的越离损益之平等性的自性之刹土，且于此中永恒不动摇，从原始就于觉性本体无作自地清净的自性界中自然安置，此外别无其他。所行无行、所勤无勤，也无有安置或不安置两者，若证悟这一切是无别一味，则为真实大印定等持。若懂得如是分明，则就不存在险关与歧处。

《觉性自解续》中云："了知本净之本体，非有能所行觉性，此为陷入所执因。"对于一个如实赤裸了知觉性的瑜伽士而言，其觉性本体越离了所行能行之境，故不存在一个具有勤作之觉性，一旦被勤修执着所束缚，则必定是歧处之因。

乙二、虽然大自住等持超越了见修行果，但仍以见修行果四种立名来诠示。

丙一、无见超越见之见解。

无有迁变任运之法性　　超离念思寻察之自证

复次观时即见无所观　　无观觉性乃为总灌见

意思是说，三时无迁变故称不变，对觉性自成本智无作大自然任运成就的法性来说，因越离心之定念和意识之放摄、遮护、寻觅等一切戏论而透彻，故这样的自证之本体，以所见能见的方式无论观至何时，只能得见无所观之空性，除此之外无所得见。所以无观之觉性直接直断，是当今透彻赤裸骤然证悟的觉性总灌之见。《普作续》中云："若证见解无修者，无作等王任运成。"

丙二、无修超越修之修持。

无修觉性远离放与置　　复次修时得见无所修

无修觉性乃为总灌修

意思是说，无修超越修之无修觉性，远离了意识放置，无论以存在所修能修的方式观至何时，都只能得见远离所修意识之无修空性，除此之外别无得见。所以，无修觉性之总灌修持可以解释为醍醐灌顶或无余一例的教言修持，此义在《普作续》中云："修与不修不住边。"也就是说，修与不修无二的赤裸觉性是超越修持之修持。

又云："修与不修如与虚空辩。"意思是说，对虚空是否存

在无论辩解至何时，虚空都是离戏的。如同这样，对自成真如实相来说，无论如何抉择修与不修，实际上修与不修两者皆无存，为离戏平等性之了义。《应成续》中云："修之假立为显式，假立确为空明觉，自性何亦不融之，穷尽二取之边际，法性自体乃清净。"

丙三、超越所行能行之法性大界明之行持。

无二远离取舍之实相　　复次行时见得无所行

无行觉性即是总灌行

当轮涅万法以各自证悟的智慧抉择时，得见除觉性唯一明点之外别无其他。如是，究竟之本体无二、远离取舍之实相，此无作自成觉性之赤裸之智慧，无论以所行能行的方式怎样复次行持，均除得见所行无行的空性外，其他无有可见。所以不超越所行无行之觉空离戏平等性之范畴，乃为总灌之行持。

丙四、无成本来自成之果位。

本成超离希忧之任运　　复次护时得见无所成

无成觉性即为总灌果

意思是说，实际上四身五智慧等一切果法本来于觉性界中不必护修而早已自成，对于当今远离希忧能否复新获得果位的无作自成任运大觉性而言，以所护能护的方式无论复次勤护于何时，如来之果位仍然除离戏平等性之赤裸觉性外，无法得见他处之所成，此是究竟之果。而果位无成之觉性唯一明点——童子宝瓶法身是总灌之果。

乙三、大本然等持。

平等态中于境未妄思 不执于心希忧出入息

安置于彼境心平等中 自然法性界中不动摇

表诠之境无境总灌住 本来无二觉性总灌故

轮涅无别大圆满状态 一切无有取舍而周遍

意思是说，当于觉性无作平等的状态中无别而安住时，便是抵达了大本然等持之本处。彼时，虽然外境所现的六欲之相，均如海中星影般不灭而灿烂显现，但因为对此境不入执境之识，故无所念，平然而住；虽然觉性现为境，但内之心却对此不入贪执，其内识之妄念、希忧、出入等一切均止息，自然而住。

到那时，应丢弃住分之禅定，而直接认准在境心平等的状态

中本住的赤裸觉分清明、赤裸的要义，此极为重要是因为大本然等持本身的意义。如是之大本然等持是需要一种在现前觉性大法性界后，于其状态中永恒不被任何逆缘所动摇的状态。对此而言，无论是住分之禅定或动分之妄念，任何诠示之境从不贪着，这就叫做无境总灌直断而住的大本然等持。

若是这样，则必定是无谬的与己俱生本住的无二总灌觉性本身之要义。若能证悟此义，则于轮涅无别的大圆满状态中，一切法便无取舍而无别周遍于觉性大本然等持之中。

甲四、如是自住与自现两者无贤劣之讲述。

实与无实于界已平等　　众生如来于界已平等
世俗胜义于界已平等　　过与功德于界已平等
高低方隅于界已平等　　自成界中虽任现游舞
当现之时等现无贤劣　　对彼何需取舍或对治
安住之时等住无贤劣　　当下自心何现自息松
解脱之时等解无贤劣　　于念随后莫接破立续

器物世俗能现法与无物胜义空性法两者，显空无各自而于觉性大法性界中平等性；所谓无迷乱之如来——贤者和迷乱之众

生——劣者，迷与无迷无各自而于觉性本解大菩提心界中平等性；世俗假立之法和胜义谛实之法，虚实无各自而于觉性本遍大菩提心界中本来平等性；劣之过失和贤之功德两者，贤劣无各自而于觉性本平大法性界中平等性；高低、上下、方隅，即仅以意识假立为各自，实际上皆于无方离方之觉空本净离戏界中平等性。故而在觉性自现之状态中，无论显现任何贤劣之妙力游舞，皆如同不动摇之大海和动摇之波浪两者于大海界无贤劣而平等一般。

所以，轮涅诸法在觉性离戏大平等界中未生亦平等；未生的同时不灭而仅现亦平等；虽现但均是无有而明显空色之游舞亦为平等性；觉性住于自地与显现两者无贤劣，其自内明现前不动摇而置；妙力仅是示现于境上而已，但实际上却从未动摇。《金刚蓬》中云："心现何时止，至彼自怙主，海浪非彼此。"即是说，乃至胜义菩提心之本体于法性状态中不动摇的同时，彼之妙力分别念如何显现为止，一直都是怙主之本质或觉性之本质，故而虽然海与浪两者各自而显，但实际从海中从未动摇。只要在觉性状态中不动摇，妙力自然会融入本体。

所以觉性大法界游舞中显现的净与不净之相，当显之时均于觉性唯一界中等显，无丝毫贤劣。对此不必取舍，更不必对治造作，所显一切均应安置于无作觉性周遍浩瀚之状态中。如同这样，在觉性界中显现的净与不净之相，当中期住置时，也是于觉性唯一界中无存贤劣取舍而等置，亦无有丝毫贤劣之分。当今，在心

中贤劣和净与不净的一切相均应任现、无掺杂、自然而置，犹如食盐溶于水般自消，故应自地安置。

另外，在觉性界所显的一切贤劣相，最终解脱之时，若能于觉性唯一界中无作而自地安置的话，则一切皆为大平等解之自性，无有丝毫贤劣。若不随于念且意识不作任何前引后随等护遮接续，而安置于自解大平等状态中的话，便会解脱于无二唯一明点。因此应当丢弃安置与不安置的一切贪念定执。《普作续》中云："无余本净之等持，修与不修非依缘，所修诸法何等现，若无何处安住法，无寻自地住为修。"无作自成的修持，应当是一种丢弃修与不修等戏论，而越离所修之识的状态。

甲五、上述含义总摄于法性大平等之讲释。

一切基界菩提心性中　　妙力游舞显式不定故

同等现亦原始界中现　　不等现亦平等界中现

虽置平等自住法性态　　不等住亦置于平等界

虽解平等自成本智界　　不平解亦解于平等界

意思是说，现有轮涅贤劣净与不净等一切，皆于本基觉性界——胜义菩提心中从未动摇。与此同时，大悲妙力与妙力显门不灭而以游舞的方式显式不定。故而于彼之示现无论显出何相，

一切皆了知是平等大智慧之游舞，虽然等同现，但除于原始大空觉性界中显现外别无他处所成；虽然在词素界持为不等同而现，但实际上因于觉性平等浩瀚界中显，故没有丝毫的差别；四身五智慧等趋至涅槃之法和五毒等堕入轮回之法之所以平等而住，是因为于自住法性广大之状态中均是平等性；虽然显为不平等而住，但于自住法性广大平等界中均从未动摇而住。

总之，一切法以有贤劣而显也好，以无贤劣而显也好，实际上均是平等性。以有贤劣而住也好，无贤劣而住也好，都是平等之法性。同样，虽然一切法无贤劣而证悟平等后解脱，但其是在自成本智大平等界中解脱的；虽然好似有贤劣，以不平等的方式解脱，但其是在法界浩瀚之宫殿或无生等圆广大唯一界中解脱的。

就像一切梦之境相全部摄定于唯一眠界，也如空中星影皆摄定于唯一虚空界，亦如水中的月影全部摄定于唯一水界一样，轮涅万法均摄定于唯一觉性界中。《觉性自解续》中云："犹如虚空之空性，本态摄定日月般，法之广大宫殿界，诸摄于智慧游舞，清净究竟广大界，觉性摄于空智慧。"至此即是对超越修之安置，包括等持分支在内的完整阐释。

甲六、在了知总摄要点的同时，明确自之要点，分二十二。

乙一、诸法摄定于本来平等广大界。

一切本平自成之觉性　　现与不现界中本来无

住与不住界中本来无　　解与不解界中本来无

此颂意为，轮涅万法从原本就于平等法界自成大觉性中从未动摇，此是因为在觉性之状态中以本来摄定的方式存在。当今所显六欲贤劣之相，现与不现两者均无有分别，于法界中本来从未有过现，也从未有过不现，从未有过有，也从未有过没有。现与不现或有无等无差别而于无二大平等的状态中本来已摄定。

同样，因为觉性、觉性之妙力、现心一切，本来远离了有无等戏论，就像初期无有现与不现一般，中期也无有住与不住，此两者没有任何差别。在觉性法界中本来就从未存在住，也从未存在不住，从未存在现，也从未存在空，从未超越于离戏大平圆之状态中的不住之智慧。

同样，所谓解脱之如来和未解脱之众生也从未存在，在觉性法界中从未存在轮回，也从未存在涅槃，从未存在解脱，也从未存在迷失，这是因为此等均离基如虚空般本已清净。觉性与觉性之妙力以及现心之游舞一切，皆越离了有无之边，在任何不念于意的状态中遍布，是法尽大无间本已摄定的平等性。

乙二、摄定为如蛇结般自灭自解脱之讲释。

不动广大平等之觉性　　当现之时自现持自地

安住之时自住持自地　　解脱之时自解持自地

意思是说，因三时无迁变故不动摇。轮涅大平等之觉性赤裸界中，无论其显为何种贤劣之相，当下了知其皆为赤裸觉性本身界所显现的，并且决定所现与赤裸觉性本身无二。因由此力量所显无取舍，于觉性法身界中本净赤裸而住，所以在此状态中无别而住于自显自解脱之自地，当自显的刹那，应摄定为觉性自解脱。

同样，当住之时，应了知是自住在赤裸觉性本身界。住摄定为与赤裸觉性本身无二，无论住于何种皆无取舍，于觉性本净法身界而置，且在此中与本身无别而持住自住自解脱之自地。当自住之时，住处摄定为赤裸觉性。

而后当解脱之时，所解脱之地决定为赤裸觉性本身自解界。无论以何式解脱，皆在觉性法身界本净赤裸之状态中无别而解脱，此为持住自地。

乙三、摄定为本解离根之讲释。

不变越离戏论之觉性　　现则本现住则本来住

解脱本解虚空之自性

意思是说，因觉性三时无迁变故称不变。越离有无、是非等八边戏论的觉性本身本体，从未存在过“显”“住”“解脱”，当今以有而现，就如同虽迷乱于阳焰相显为水，但阳焰之上从未成立过水一般。当今正在将阳焰迷乱为水的当下作觉察的话，此阳焰从未成为水，即便当下显为水，其原本也不是水，本来早已解脱了“是水”。

如同这样，法界大海相全部对于我等虽以有而现，但就等同于将阳焰成立为水而现一般。同样，因为万法从未有过、万法本来就不是法、本来就解脱了“是法”，所以此义为万法早已解脱。

如是，外显现与内意识等无论如何显现，这一切初期从未诞生，故为无有生因而空。好似以有生而现的一切本来从未诞生，决定为从未显过的大本解脱。中期意识之本体虽以有而现，但因本来无有住法而空，故从未住过。因无有而明显是不真实而假立之本质，故扫除住之险关，最终灭而解脱之相，实际上也是因灭和解脱自本体本来无解脱法而空，故而从未存在过解脱。所以摄定为从未存在过现、住、解三者的本解离根。

如同从未存在过阳焰之水，此阳焰之水初期诞生，中期住置，最终消灭，此三者都无法存显。那么因阳焰之水不是水，故阳焰是水为空，本来解脱了“是水”。同样，一切法原本无有、本来为有而空、早已从有中解脱，是本解如虚空般之自性。若一切法本解，那么现今就不必依对治护送而复次解脱。《珠宝鬘续》中

云："非以勤修解，原本已解脱。"

此类真正摄定的落实，在《大鹏续》中云："有相本净普解基，无勤离世灭意识，三种意会游舞障，所显不散境心摄。"即是说，执着为有相之一切世物本来清净，是诸法悉解之基。若欲持住无勤离世大本解之内明，则当今要扫除具有有相之一切意识险关。

如何扫除呢？当外五境与内五识意会而显时，不灭意识，不觉察境，境心间觉性意会，若能现前透彻、赤裸、浩然、清澈的话，则为三意会时的游舞于境的摄定方式。

总之，外境与内意识二者相会时，于赤裸觉性的状态中，境、心、觉性三者无二融一，是无论显现何种，均不散乱而在境心两者间被觉性摄定的方式。当相上显现意识时，直视直置间，了知现前透彻觉性是极其重要的要点。

乙四、摄定为赤解大见灭之讲释。

现住解三现解无间断　　无间断故不以因果止

无因果故断灭轮回崖　　无险崖故怎会有歧途

当安置于觉性无动大平等不间断如河流般之状态时，其妙力不灭而似意识现于境上，觉得绝不会在现、住、解三者其一中超越。彼时，无论是现、住、解中的哪一种，现、灭于觉性之上或

者解脱，同时无接续如水纹般，第一个刹那现，第二个刹那即于清澈明了的觉性赤裸之状态中自地消灭。在此期间，根本没有迷乱的空间，因现与解脱无间断而现，故不被因果所间断，从而证悟裸露之觉性，此叫做穷尽轮回之因。

因无因果故无有歧处与遮障，而成为了现解同等，歧障灭于法性。若无有恶业之因，何来流转三界轮回之果，这叫做断灭轮回之险崖。所以在觉性之上无论境现何种，只要直视置于本现处，当下的第一个刹那便自灭无迹而解脱，此称赤解大见灭。

其实无论三时的何种分别念，当显之上，觉性直视直置，绝无不灭之法。当灭之时，清澈之明分、无所念之无念分、显分、住分等皆丢弃，持住透彻赤然赤裸的觉性，并了知其是自宗的无上要点。如是维持者，应不存轮回险崖，故何来歧处。

乙五、摄定为边解越离言思之讲释。

本来不变普贤义之界　　无有迁变金刚萨埵界

仅为了知实相之本面　　亦唯取名称之为佛陀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本来不变，越离一切戏论之边，不住于有无、是非等任何一处，当下识觉不灭清明清澈的赤裸觉分，即是原始怙主普贤王如来之密意界。如云：“当下识觉不灭之清澈，

即为普贤原始之如来。”如是，无迁变之具备金刚七法的觉性本体，叫做觉性胜义不灭金刚，此乃金刚萨埵如来之密意界。

总之除自之觉性外无有如来。《金刚经》中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坛城续》中亦有云：“十方四时至何处，未能获得如来果，本性圆满如来故，他处如来无获得。”《帕巴达噶耶西》中云：“心性圆满之如来，莫于他处寻如来。”就是说，了知心性真如实相之了义未经过丝毫掺杂的赤裸觉分之本体，并对此仅立名为如来。按照中观派之见解，是将一切法抉择为空性，其安置于空性之状态中。而对大圆满自宗见解而言，外，不外念于境；内，不内念于心；中，无生不置自地，而是直指了知觉性透彻，于唯一赤裸觉分之上安住。对此，龙树菩萨在《无生珍宝藏》中有言：“何处未念为何亦不思，莫要造作自性松坦住，无作乃为无生珍宝藏，此为三时诸佛涅槃迹。”

乙六、赞叹边解法性之了义。

若证此者无取舍法故　　悉皆遍布唯一之法性

犹如金洲即无区分矣　　不触其边歧障从根断

无险崖之菩提心本性　　无勤无作三身虽任圆

谓之超离言思尽名言

若如是通达一切法无基离根如虚空般之此了义的话，则因没有任何贤劣取舍之法，故得见平等性。彼时轮涅诸法于唯一法性本净之觉性中遍布而现前。这时候如抵达金洲无法找到普通的土石，一切都是黄金一般，此乃为一切法边解大圆满唯一赤裸觉性的周遍。所以即便刻意寻也无法获得不净迷乱的现相，一切无有贤劣之分别，于唯一觉性中不超越。其超离有无、是非、一异等一切戏论之边，任何边垢不能染，歧障之习气自然断根，迷乱动念自解脱，从根本上无存流转轮回之果，现前了觉性菩提心。无有因果、取舍之勤作而平等广大的觉性三身之自性以任运自成的方式圆满。但是对此仅仅是以词素命名为超离言思，实际上，是决定为超离言表，且是密意大越意任运而成的。《觉性自解续》中云："越离边与污垢法，四边垢染自净性，已离执之方分性。"

乙七、因一解摄无比故摄定于透彻赤裸之讲释。

放任所现觉性自成明　　未遮无有内外透彻故
无作赤置明为大法性　　安逸之地身心松然矣
意识安详无作士夫般　　无紧松而身心任随住

一解的意思是并非每个人都根据各自根器而有各自的觉性。一切之觉性为唯一，此唯一之觉性就是法身唯一明点。无论何人

证悟彼，皆必定获得解脱，故称为一解。

因此若对显相不入任何念思定意而放任的话，赤裸觉性就能够现前。那时，不念任何境相和境者心而置于自地，便能够了知自成透彻唯一之觉性，且于认知之上了悟法性自明自面。

当如是安住时，觉性本体则无法被任何境缘遮挡，这是因为觉性无内外而通彻之故。在此中无作而于本体之上安住，即是觉性法性唯一大解脱自明而俱住。彼时，于意乐宁祥的状态中，身心自地放松而安住，自己的意智宁静，就像已成就大事的无作之人般心安理得。

这样于觉性唯一大解脱中维持时，紧松适当而安住，身心随乐而安住，这是很殊胜的要点。这样修持时，觉性透彻的妙力、现相、意识三者结合，当意识现于境时，若不思境与现分两者而维持赤裸觉分的话，就像一切束缚的唯一钉橛突然松懈般，境、念、意识三者普解脱，此为无基清澈的意尽法性自成之智慧。《大鹏续》中云："无现离空之智慧，不持不舍不掺地，一者染三皆为障，无假无真赤置式。"无外现之境，无内执心空，远离二取之赤裸智慧不应持为内之心，不应舍为外之境、不应掺入中之念，而于鲜明的自面状态中安置。因唯一觉性摄定境、根、识三者的缘故，所以无论何者，当直断证悟赤裸觉性的当下，境、根、识非为虚，因为能现，非为实，因为是空，即不住于虚实、有无、对错等任何。而是住于唯一赤裸觉性的本体，此方便不超越于轮

涅一切离根之赤裸觉分。

乙八、立一解之承许。

如何坐亦坐于自状态　　如何置亦置于自状态

如何行亦行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来去

无有来去乃为诸佛身

意思是说，譬如在梦境中，行食坐卧、伏敌护亲的快乐、痛苦、平等三者的一切现相，无论现为何种，虽均于唯一眠之状态中显现，但对眠之本体而言，这一切从未存在过。

同样，现有轮涅诸法好似真真切切存在般显现，这一切虽于唯一觉性状态中现，但觉性本身本体却从未存在过。因此将六道一切有情如何“坐”而显现的迷乱相，这一切除了均“坐”于觉性本身状态之外，别无他“坐”之处，而觉性本身本体是越离了所坐能坐的觉性大一解。

虽然无论将内外情器轮涅诸法如何“置”而显现，但除了“置”于觉性一解本身状态外，无有他处所“置”之境。觉性本身本体不存在“置”与“不置”之诠示，所置之基和置者两者无分别是觉性大一解。

同样，无论将一切有情以行住动摇的方式显现为何相，这一

切不超越于觉性本身状态之外，虽以行、无行、明相、行住而显现，但实际上一切行住均是觉性大一解。

所以在胜义菩提心之界中，无论显现出何种来去之戏论相，自然就于光明大法性平等任运广大界中消失而无存。如是，在觉性一解法界中，当没有任何来去等的戏论而直置时，即为停留于一切如来之智慧法身本地。

乙九、一切言宣不超越于觉性无言之状态，故实际上无所言之讲释。

如何宣亦宣于自状态　　如何言亦言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言宣　　离言宣乃三时诸佛语

意思是说，世间的一切人对他人所宣的或悦耳或不悦耳的诸种言语，全部是觉性本体妙力游舞于己显为声的，也是觉性一解本身的状态中所宣的法性自声。

同样，如是的一切有情于己所言说的贤劣之声，仍然是觉性本体妙力游舞于己而显为声的，是觉性本身状态中所言的法性自声。

所以觉性菩提心之声词戏论和一切言宣，全部于法界离戏平等性之智慧界中自然消失而无存。言宣与世间所发的一切声，均

从未超越过觉性法性界、声空如来语金刚，实际上其是一切如来之语无穷尽庄严轮，对于我等显现为声与言宣之相。莲花生大士有云："如是耳根所闻诸声音，特执诸悦意不悦意声，安住声空远离诸所思，不生不灭声空佛所说。"即是说，超离一切言宣乃为三时如来之究竟语。

乙十、念觉不超越于菩提心之意义，越离了念思基根，并且从未存在念觉之相的讲释。

如何思亦思于自状态　　如何妄念妄于自状态

菩提心界自然无思妄　　离思妄乃三时如来意

意思是说，因一切有情众生无论如何念思，均如同昨夜梦境的念觉从未存在般，于觉性本体从未动摇，故而是在觉性妙力游舞之境上显现的念思。一切妄念无论妄为何种，妄念无境，均于觉性本体状态中消失。虽然当觉性之游舞陷入境上时为妄念，但若能证悟本义，就是与觉性无二。因觉性菩提心从未存在念思、妄念，无基离根，所以远离妄念的赤裸觉性是三时如来意无穷尽之庄严轮。莲花生大士有云："如是意根散射诸外境，显现五毒烦恼分别念，前后伺意无改中安住，证悟本体法身自解脱。"

乙十一、三身包括刹土在内皆为唯一自证之讲释。

虽无仍皆能现为化身　　于己自享用为受用身

彼无实基故为法身也　　果位三身任运自成界

意思是说，觉性本体无有任何却能现任何的现者任运而成。任随能现任何，且现境之门不灭，清净离垢如明镜一般的大悲现式不灭而现，称之为化身。其非为单空，亦非为堕空，证悟通彻觉性的觉性本身本体之空性具有自性自地任运而成的自享用，其自地现前的自明之基，为圆满受用身或报身。此觉性本体无有器物或诠示等的言宣戏论之基，是本空如虚空般之法身。果位三身于唯一觉性之上的任运大界中无别护持是极为重要的。《幻化密续》中云：“不思议身与坛城，非为他处自成智。”

所以轮涅于唯一觉性中不动摇，若唯一觉性得以解脱，则轮涅一切解脱，此要点极为深胜。

五种解脱之方法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因此而得知：之所以一切法非以当今复新的对治护送而解脱，是因为本解；之所以如蛇结自解般于赤裸觉性本身上解脱，是因为自解；之所以无论在觉性之上显现何境，当下丢弃显现，便同时自灭无迹而解脱，是因为直解；之所以大见解远离了有无、是非等一切戏论，是因为边解；之所以一切有情除唯一觉性外别无异样，只要证悟觉性唯一

明点，就绝不存不解之事，是因为一解。《珠宝鬘续》中云：“因本解故越依处，因自解故尽因缘，因直解故净显现，因边解故灭四边，因一解故越异样。”

乙十二、摄持为等空超越言思。

菩提心之大界自状态　　从不出现分别妄念也

意中从不动摇识诠示　　彼即唯一如来之密意

意思是说，因为于觉性胜义菩提心之大界——遍满轮涅的觉空离戏之内明现前的状态中永恒不超越，故诸种分别之妄念等消失于此界且不存在任何起生。这一点是因为，具有定念贪执的心和分别念等意识诠示，从不在意中动摇。没有任何分念、收射、出入、希忧的觉空，离戏如虚空般越离言思，此是一切如来之唯一密意——法身大空性。

《大鹏续》中云：“未修置于自地之自证，越于声与一切意之境，胜义意置自地莫改作。”即是说，不经过定念集中的意识修练，而置于无改作的自然地，若是具备此安住法的话，则赤裸自证必然得以现前。此自证非为词素所言之声，也非是心之念思，其抵达了一切迷乱之彼岸。这表示了此是未迷乱之真如实相，也宣明了胜义之意是觉性本身的新初本质，对此莫行任何改造，而

自然安置才可现前。《普作续》中云："无有取舍菩提之法性，等空般住身心无改造。"此颂宣讲的是，本体、自性、大悲三者中的本体空为法身。

乙十三、摄持为觉性大明空之讲释。

菩提自性如同虚空界　　无有妄念分别最胜修

己之自性不动亦不作　　越离一切不念作意性

自然法性三时无迁变　　若无浮射妄念最胜修

意思是说，此觉性胜义菩提心之自性自光明，如同辽阔的虚空中无遮挡而显现的日月一样。觉性本体并非单空或单空无明分的朦胧一般，而是自性自光明的本质赤裸现前，在此状态中安置时，无有分别妄念和浮射而存在于清明，乃为修持之最佳殊胜。

如是，在觉性本身自性自明的状态中不动摇而护持明空无二的状态，且于其中不造作而自然。彼时不念思任何，在超离意之选择与诸行的状态中，名为昭昭、清然、湛然而置。自然之法性自性自明，是三时无迁变而本来已存的，故而应于彼状态中安置。安置于此状态时，分别念内动或外射似的迁变妄念两者统统丢弃，若安置于此觉分赤裸之状态中的话，一切妄念将如水中画纹般自灭消散，故此称为一切修行之最佳殊胜。这是妄念自灭的教言，

是摄持觉性大明空自性之方式的明确阐述。

乙十四、摄持为显解赤裸无别之讲释。

真如性乃何住亦贤心　　唯一佛陀远离诸表示
不动法界尽越离执念　　如来意界自性胜广大
身心造作束缚均应弃　　懒散悠闲念思任浮动
置基法界状态若未动　　一切均为普贤意广界

意思是说，觉性法性真如性是究竟实相性，在此状态中永恒不离别而安置，即是贤者之心——唯一如来之密意。此除各自自证的智慧所受用外，远离了具有妄念意识的一切表示。所以这样的法性如是性之状态中不动摇的法界，本来就同等无存执念等一切意识戏论。此是三时诸如来之意法界密意界——最究竟解脱之地，是普贤如来之解脱基，是自性广大的无上殊胜法。

而今我等初业行者们若欲求安置于此状态的话，首先要统统丢弃身心造作的束缚，若三门无作、自然、平然、广大而松坦、悠闲或随意懒散安置的话，便会现前无遮清明如远离三碍的虚空般广大浩瀚的觉性本智。此时，大海般的觉性中显式不灭，意识内收和外散等无论动摇出何种念思，都如海与波浪般无贤劣，不随于所显之后，也不观于其本身，而是自地摒弃。了知其基之法

性大平等之透彻觉性之本体为通彻、赤裸、明晰、无间的大清明状态，且于其中不动摇。若是这样，就如波浪融海时无二而一体般，妙力所显一切均会自解脱。此时，觉性、妙力、游舞一切皆无区别而于普贤如来密意广大界中无二解脱。

如同这样，将所显分别念安置于觉性状态时，若能自灭，则不耽搁任何动与显而自解脱。当这样显与解脱同等之时，称为动摇之缺陷是觉性。这是因为动摇自灭的缘故，阐释为大悲不灭。

乙十五、扫除密意法性广大之险关，即妙力游舞显式不灭而越意为一之险关。

莫持莫放无聚集松紧　　如实自然放逸自然达

不动平等无有广狭界　　若能自然自息诸憶思

即是金刚萨埵虚空意

意思是说，心莫内持、妄念莫外放、莫以定念聚集之意束缚，而于无有松紧的状态中放逸松坦安置的话，则觉性本身之本质——如实之空明不灭的赤裸觉分自然本存。若在此上不散或不丢内明，则其妙力即便放逸也无妨。就如同晶球没有失于手中，五光射于何方也无损，是因为即便妙力放逸，也于本体状态中自显自解脱，而此时持定觉性本身的赤裸本体之上的自地，是重中

之重。

所以，于觉性本身本体不动摇而周遍平等、无广狭高低的透彻状态中，通彻、澈然、不散而置。若妙力与游舞以及念思全部于觉性状态中自成、自现、自灭、自地消失的话，则能风散于上、觉性聚于前、内明反于内、妙力解于基，此时的本体于透彻唯一明点中聚集，若不离别于此状态，即称为金刚萨埵虚空之密意。此概念在《普作续》中云："法性界中一外无所行，原藏之义随亦无所散，聚于一明点故无去处。"即是说，因一切法当解脱于法界时，除法界唯一觉性之外别无其他，故除此之外无有地道可行；实相原藏之义因自成觉性本智与己本来无别而随故无所散；究竟解脱之地因集聚于唯一明点故，如来之果位也除抵达觉性本身之地外，无有以修练地道而所获之地的所去。对此为何称为扫除险关呢？ 因若不丢失觉性之内明，则即便妙力放逸亦无妨，故称扫除险关。

乙十六、讲释扫除证与不证即是缚解之自性的险关。

无作界中若具无涣散　　融于妄念之境亦法性
刻意聚集造作法性也　　无念如空仍为表相障
日夜不停修亦贪缚性　　禅定等同天神如来言

是故无散离勤作之心　　越离自然执勤极为要

意思是说，若在觉性无作清澈赤裸之界中永恒不离别而恒常不散之状态中不丢自质而安置的话，则彼之妙力游舞的分别妄念即便入于境或散乱也无妨，这是因为根本觉性于法性之状态中不动摇的缘故。

此要点是丢弃浮射之成分，而定持赤裸觉分之状态，则浮射就没有任何力量而自显自解脱。否则，若丢失了觉分赤裸的成分，则会起生心之贪执，而定念集聚的妄念和贪恋乐、明、无念之觉受等的掺杂就会接续融入，那时纵然法性本身本体不存在迷乱也无益。

虽然觉性本身本体是无念如虚空般广大辽阔，是超离一切戏论之空性，但若丢失觉性本身本体的赤裸觉分，则会陷入诠示的帐幕中。以这样的状态，即便夜以继日的一心精猛勤修，也只能更加贪执自心，如同于神修禅定一般，此是如来出有坏在《等持资粮品》中所言。因此，如是之修者无法超越三界，故称愚夫所行之禅定。《等持资粮品》中云：“勤宣等持义，对此贪执者，称为愚夫禅，无成涅槃寂。”

正因如此，大圆满的瑜伽士们即便妙力之识显于境，也在本体状态中不散乱而离一切勤作戏论，止息一切心识，故于觉性自然法性赤裸超勤作之本体中永恒不超越极为重要。《普作续》中

云："证悟自地解之见，无散自性置无勤，一切自成解自地。"所以，一旦摒弃了觉性赤裸之本质而以刻意定念的状态无论如何修持，均为修持之险关，故此处详细阐明了此事。

乙十七、密意之本体超越意之险关，摄于越离念思浮射之讲释。

自成本智无方无偏故　　此即无诠自性息诸戏

彼故已断诸种作意后　　当学离基广大之了义

意思是说，自成觉性之本智无方无别、无断无得，没有意识之勤作，也无法以此或彼之词汇与比喻来诠释，超越心境。如是之觉性自性寂灭了有无、是非、一异等一切戏论，于觉空越意无言通彻之本体的状态中不动摇。正因如此，应当摒弃念思、定缘、贪执以及妄念等意识作为，于其本体通彻赤裸的状态中不动摇极为重要。否则一旦丢失了本体自道，即便基本身本体无勤离戏，但当修道时若具有勤作断得的话，就会由于基道颠倒的缘故，而无法获得果位。因此修练基之本体远离戏论的广大周遍之了义直至成熟极其重要。

此颂词总结起来所阐明的，就是觉性本体超越意之勤作的离戏透彻。若被念思、断得所持的话，即是险关。所以这里主要阐明的就是扫除念思、断得之险关，以及如何置于自然本智之状态。

乙十八、对唯一离戏之觉性扫除可成任何假立之险关的归纳。

唯一法性即自成本智　　唯一见地远离戏论边

唯一修持无放置来去　　唯一行为无取舍作为

唯一果位远离断得二　　此即自成任运之密意

此法性唯一自成之本智，与词素而假立的见修行果等的名称相较，是这样的：

大圆满究竟之“见地”——自成的唯一本智，是远离一切戏论之边的离边大圆满法身唯一明点。

唯一“修持”是于觉性本体赤裸之状态中，无有放置来去，而自然松坦，护持空明不灭的自质，叫做修持唯一光明。

唯一“行为”是如是之自成觉性，取舍、贤劣无二而取舍自净的成分，此叫做行为唯一无二。

唯一“果位”是觉性本体因无轮涅二者，故远离所放之轮回和所取之涅槃二者的希忧，此果位是离戏宝瓶唯一明点。

对如是之见、修、行、果四者之本体而言，除唯一觉性外别无其他。但对词素的逆向之成分而言，此“见”“修”“行”“果”四者的立名方法是大圆满自宗无作自成大任运之密意。《狮子圆力续》中云：“行为越于贪执二，修持越于放置二，见地越于方与别，果位越于断得边。”

乙十九、扫除均为自成本智之险关，且归纳为基平广大。

现有情器轮回与涅槃　　有所法于法性密意态

自成本智之中不动摇　　任皆置基当知为密意

意思是说，好比在昨夜的梦境中，对现有情器轮涅法界大海相如同白日一般执着为实有而续续连接，并且对贤希求，对劣忧虑，对中平等等显现了诸多相，但现今一看，虽然这一切于唯一梦境中从未动摇而显现，实际上这一切却从未有过。

如同这样，而今与我等同缘所现的现有情器、轮回、涅槃及一切有所法的显现，感觉仿佛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事实持续不断的显现，并且觉得此情器是通过许多劫之成、住、坏、空等串联而现。实际上，其皆如昨夜的梦境般，从未存在过。于法性原始状态——自成觉性智慧之本位不超越，也不存在超越。无论以何显现，均应了知是基置原始怙主普贤王如来的意界——法性本净唯一明点之密意。《妙力功德圆满续》中云：“现有轮涅有所法，从始自成本智态，未动妙力任运圆，离器空性之自相。”

乙二十、决定在自净清净大海之光明中不动摇，以大平等而持住本位。

诸种显为境之万物法　　何处如何置而不妄念

自然越离收射坦然置　　法性平等界中自然住

意思是说，若欲得见清澈湖水中的月影，那么不搅不动此湖水，而置于本处，月影便会清澈现前。同样，当观于觉性本体时，不去分别因觉性妙力所现的诸种境——色、声、香、味、触等万法，无论在何境之上境者心识置为何，亦不念、不寻、不思，而三门自然松坦，越离念思等收射，于觉性自现任运的状态中，明昭昭、清澈澈、赤裸裸而安住。那时，四分离三之觉性就会现前，于法性离戏大平等本智界中不离别而自然直置。

乙二十一、归纳于自明透彻之赤裸。

于之红白对境所现相　　根门不摄眼亦未动故

于他不思于我亦不念　　平然广大界中自明置

意思是说，眼根之境所现的红白之色；耳根之境所现的贤劣之声；身根之境所现的粗软之触等六欲之境所现的一切均不去取舍。仿佛清澈大海中显现星影般自地安置，五根不内收，眼也不动而直视，境也不灭而诸种显相原状而置。心亦不念于己也不思于他，无收射而于平然广大之觉性自明透彻赤裸裸的状态中安置，

因此不可能不现前觉性赤裸之自质。

《珠宝镶嵌续》中云："觉性本体彼状态，不灭透彻直置喻，如同清澈大海中，显现星辰形影般，无有随而眠之时，诸种置于大透彻。"意思是说，觉性之本体空而自性明之本质，其大悲不灭而透彻置之比喻，是如同清澈的大海中显现星影般，在诸种显相不灭而以原状显现的状态中应松坦安置。若如是维护此觉性自之赤裸的话，不但粗大的分别念自灭，连细微随眠的毒垢亦不存在而自灭，所显诸种相均以大透彻显现而置。

乙二十二、普解广大而周遍之推许。

扩广推许心离收与射　　诸平自成智慧之密意

内外无间似融虚空受　　远离乐明之戏现等持

意思是说，首先攀抵一处视野宽广的高山之顶，身要点端直、展胸清浊、观式上提、双目直视于虚空、觉性扩广、将心推许，分念不散于外，念思不收于内，离言思之心——五根，自然松坦而安置，此时好似将轮涅万法于法身平等自现本智之密意中无别融一，在此状态中，内外无间、高低无别、方隅无隔的周遍透彻赤裸现前。与此同时，会现前一种自之身口意三门与虚空两者无别融一的觉受，超离乐、明、无念等一切戏论的等持同时现前。

此时，觉性通透赤裸之觉受；一切相清澈彻然之觉受；眼前的一切相即将消逝或散去之觉受；心识透彻、飞行无迹之见地的觉受；决定一切相普解空性；真切感受到无所有之状态中仍显一切之觉受；那时即便寻找分别念也不可得之觉受；为何有人言何为分别念多之觉受，总之会现前不可思议的透彻之觉受。

《狮子圆力续》中云："住于密意直置等持中，无物自相坛城诸首要，不变自明法性之诸境，自相不念唯独坦然住，越离觉察意之诸妄念，此为密法究竟大能立。"安置于觉性法性之密意不动摇之自地，称为等持直置。因为一切法为实有假立的执意自地消失，故而以无物无所有而仍现一切的方式证悟为自相，此是一切坛城之首要。觉性无迁变之胜义不灭智慧本体的自明状态，是一切法性之本体无二大双运解脱之境。一切自相无所念之本智，于唯一觉性赤裸的状态中明而不杂，清澈安住，超离各自执着觉察之意识分别，此为密法究竟之能立的甚深要义。

甲七、 扫除分辨之怀疑的推理之边，分五：

乙一、当置于自成密意时，如何分辨轮回之迷乱的讲释。

置基未动法性之密意　　无有内外远离二取戏

无有谓境执他之心故　　无所取法离情器显执

无投轮回之境如虚空　　谓已于心向内不念故
无所执法息三有诸妄　　已从根本断除轮回者
彼时如空内外迷惑法　　何亦不念达法身密意
至穷尽处无来无去地　　一切浩界普贤之刹土
殊胜法身宫殿已抵达

意思是说，于法性基之觉性离戏如虚空般的状态中安置时，在此上不动摇的法性密意越离了中边，彼者无有内外，远离了上下、方隅等取执戏论，无有境为彼之他境，亦无有境者心为此的贪执心。自证之本体空如虚空般，无执着之法，无论妙力与游舞现为何种，贪执均未入于境上，故妙力游舞而现的一切，对觉性没有丝毫的染垢，觉性本身本体在自地通彻赤裸而置。

所以在觉性之上，无论现何种情器相，都因现上远离了显心之贪执，故整个轮回破灭散去而无投生之境，无论观为何，均不超越于犹如虚空般的本净大界之密意。当瑜伽士将觉性妙力游舞而现的一切境相证悟为所现自解时，所谓自之贪执之心自灭，且当今心内无有所执，而于自地松坦任何不念的状态中自然放逸安置时，无有所执之法，解脱了现识之执着，因他空了迷相与执迷，故止息了轮回之妄念，因取执之迷乱止息故，投生于轮回的轮者或称迷者、入者从根本上早已断除。

当觉性通彻赤裸现前时，于一切法空如虚空般之本智状态中，不念内外迷乱之任何法，而已抵达法身普贤王如来之密意，或者说与彼之密意无别。有所法的一切相悉皆穷尽于法性界或抵达了能穷尽之尽，即现前了童子宝瓶身。此时，除法身唯一明点外，没有任何所谓来与去之现相。将轮涅一切现于周遍普贤刹土，而抵达了法身王之宫殿，并且永恒此位。

当觉性离于心时，因心远离迷相，故除唯一佛果之外别无去处。此觉性是越离取执之智慧，而心是具有取执或二执之诠示。当觉性现前的时候，因远离一切心之不净相，故便将心转换成了觉性。

总之，了知觉性本体时即为觉性，而未了知觉性本体而陷入分别念时则为心。心是一种累积诸种习气为基的执着取执二执的意识，其实是在根本无“基”的同时显现了色、声、香、味、触等五相；在无“心”的同时，起生了五毒烦恼等而迷乱。

对自宗而言，唯独就是以无“心”之唯一觉性智慧为道，而今生成就离心之法身。除此之外，大手印以下是以心为道而修持果位的，所以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曾有问：“那么，你们难道不以心现不灭或现解大悲之分为道？”答曰：“我们非以所现之现分为道，而是摒弃了现分后，去护持赤裸觉分，此时会显分悉解，这已经是再三言说过的。”

乙二、分辨自地之觉性和专一寂止之差别。

当下觉性若不从基动　　串习于彼后时三有空
远离再生业与诸习气　　超越因果言轮涅平等
不住有寂已达菩提藏　　此亦专一寂止为关要
即是自性大圆满密意

意思是说，在此处，寂止与觉性分明为各自。其实在专一寂止上，无论如何修练，也无法超越三有。而若能如是了知心远离二执的当下觉性，且在此上自我从内能够决定四分离三的觉性本体——基之实相状态中不动摇而安置的话，只要对此精进无张弛如挽弓般接续串习，最终所获得的结果是上等者即生解脱，中等者于濒死解脱，下等者不停留于法性中阴后而必定解脱。之所以“后时三有空”，是因为能够再生的业与习气全部已丢弃，若是无因，何来果。

轮涅基现——妙力显现游舞时，基除觉性外别无其他，仅除无有而明显外从未存在过。若能将因果与佛陀、众生、贤劣、苦乐全部抉择或决定为唯一觉性的话，则不存在所谓“轮涅”及“贤劣”而无二大平等。《狮子圆力续》中云：“轮回以及涅槃基，怎会存在立两者。”《菩提心释》中云：“轮回及涅槃，丝毫差别无。”

所以若在觉性之上串习始终的话，则由于“心”灭之功德而显现抵达不住于有寂的菩提心藏，现前了究竟之果位。故此处能够分明专一寂止与觉性两者极为重要。专一寂止是单单无有分别念止，而觉性要立于自证自知的赤裸觉分之分。此两者是明眼和盲眼之差别。

晋美朗巴在《三要见辨析》中云：“寂止犹如无目者，顽空掉倦雾朦朦，意识直置具定念，胜观如具五根者，明自性而见实相。”所以，如此之分别，证明了专一寂止和觉性两者相去甚远，此是自性大圆满之密意。

乙三、分辨阿赖耶与法身之差别。

态中动而伺察即轮回　　曰彼即为因果而决定

谬之士夫由下走向下　　彼故殊胜深密大圆满

于界不动诸力达于基　　密意不动即是平等住

在此处主要强调的是如何分明阿赖耶和觉性两者的差别。附带阐明了阿赖耶识和六欲之境所现的识根如何现于境。

觉性是本体空、自性明、大悲不灭，觉性本体如明镜般空，妙力具有明分，游舞虽不灭而现，但觉性本身本体以自证自知赤裸透彻而突出。

阿赖耶是非证悟透彻之觉性的无念无记，具有昏沉掉举朦胧胧的停止分别念。晋美朗巴尊者言："阿赖耶如浑浊水，于此随眠痴昏昧，觉智明分隐于背。"又云："法身如同无浊水，清净骤然障本质，悉皆功德藏本体，未来不会迷之智，是故浊与水离般，早已越离无记分，置于自证法身界。" 若停留于阿赖耶，则是属于无色界之禅定障。

在此状态中，阿赖耶识之识分和六欲显于境的根识，其向外所现的境即是在积累轮回之业，此两者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法逃脱于轮回。这是因为一切轮回法都来自于阿赖耶，所以若不懂得阿赖耶与法身的差别，则所行一切都只能成为轮回的添加。

阿赖耶识是识之清明的成分，明而不念，其本体本质存在细微的执着。《三要见辨析》中云："阿赖耶识如同水与霜，本体本质融入执之力，因贪执境之故多被欺。"因为阿赖耶识之识分为根识的显基，故觉性状态中大悲显于境，被阿赖耶识状态中的六欲之识起生的境执等替代。总之，串习于阿赖耶则投生于无色界，串习于阿赖耶识则投生于色界，串习于六欲之识则投生为欲界之人或于欲界六天，或于地狱等而打开迷乱之门。

所以无论何时，若能于觉性透彻裸露的法身状态中持住自地的话，则不歧于无念之寂止，故不迷乱为阿赖耶。因清明之明分不堕于一旁和不歧故，不迷乱于阿赖耶识。因分别念之外现不使为道，故不歧于六欲之识。

所谓的“便知明空无言之本体”“自证自知”“自面便自知”，这些是断除歧处的唯一智慧之眼。

于觉性法身透彻赤裸之状态中，若妙力与游舞动摇于境而随于后的话，则会被贪著、妄念、伺察等许多分别念的取舍、遮护、舍持等左右，而导致迷乱于三界轮回。若在觉性法身的状态中未持住自地的话，则阿赖耶、阿赖耶识、六欲之识等一切，就会成为轮回之业与习气等的积累。

因此，住式若是于法身状态中持住自地的话，则没有因果、轮涅、迷解等任何，但在现式词素的迷乱层面，从未言过无因果、无贤劣、无迷解，也从未作过此决定。这是为何呢？是因为直至未消灭二相之前，被火烧有灼热之感，被水冲有冰冷之感，被刀剑刺有疼痛之感，此即是此类感受不间断的缘故。如是在词素迷乱显相的层面，这些因果之显相从不存在欺诳，何者在未证悟甚深实相的同时，若言称无因果而邪见因果，则为歧者。这种人只能从下往下，堕入无尽的恶趣之处，故应当谨慎。

因为此是秘密中的深密、密之大密，故其为殊胜窍诀大圆满之了义密意。若于觉性法界中永恒不动摇而维护赤裸觉分的话，那么妙力所现的一切便以自现自解脱的方式融入于基觉性之状态，在密意法性之状态中永恒不动摇，且能够置于本净离戏透彻大平等之状态。

乙四、此类含义中具有分明了知因果之讲释。

彼之状态无因果勤作　　无有修持亦无见地等
无中边二诠为遮灭理　　另外越于态外妙力中
种种游舞现有九显故　　恒时莫要言说无因果
缘起缘生有为不思议　　轮回迷相寂乐亦难思
彼皆因缘会聚缘起性

意思是说，若相较于大圆满究竟见地——法身本智透彻之赤裸本面现前的胜义谛之状态的话，因果与取舍以及行持勤作等任何无存如虚空般的见地无见、修持无修、行为无行、誓言无守、坛城无观、果位无成等的续之十实法或十自性无所成，在此本体中一切法无有上下、中边、有无、是非等二执迷乱的显相，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无有的角度以遮灭的方式所言的。

另外，因未证悟甚深实相而阿赖耶和阿赖耶识的妙力诸种相迷乱故，于觉性之状态，意识散逸于外之六欲境上。因贪恋于觉性之妙力游舞诸种相，继而导致将现有之轮转“无有九有、无显九显”的万法，包括妄念在内均现为真切实有。对这一切恒时莫言无因无果之邪语。若言为此，就如外道顺世派般成为了断边。

在词素迷乱的角度而言，这一切应知是依缘起幻化梦境般缘

生的。如云：“依与缘起外，无有诸所法，故而空性外，无有诸所法。”那么一切法是缘起缘生的显相，因依于何“缘”呢？是缘于基觉空离戏虽无所有，却仍能显缘起之缘。“起”于何呢？是法性觉性与轮涅相两者无二双运而起。其又“生”于何呢？此轮涅一切相于无有的同时，以实有而显现生。

因缘起因缘所生的有为法之现相不可估量，超越念思之境。不净之刹土——六道有情之痛苦等轮回迷相不可思议，清净之刹土——身与智慧等安乐之相也不可估量、不可思议，等同虚空际。这一切皆来自于依着各自的因缘结合，而在词素的角度显现为缘起相，在觉性本体的角度虽无有任何而空性，但此空性也是能显现一切，现门不灭，而清明离垢如明镜般之法性，正因为这样才容得显现一切。

如同这样，一切法之特征未掺杂也是唯独由于缘起的力量。譬如，通过依着魔幻的道具和咒语，能够显现出马、象以及诸种受用等且显现如实，即便这样，就见地本身而言，没有任何因果勤作，但直至见地自由为止，一切因果取舍之诠示以无欺的方式存在。在见地的角度而言虽无因果，但在修与行的角度而言必有因果，了知此事极其重要。

在一个瑜伽士的境界中对持定修持的人来说，不会被善恶垢染。但对初业行者而言，虽然对见地实相有所了知，但在自我的证悟经验未自由之前，千万莫言无因果，一旦言此，必定成为邪

见。《等持王》中云：“积业永恒不得灭，轮回承受黑白果。”《宝积续》中云：“善因生善果，见诸如来刹，恶因生恶果，堕恶受众苦。”

乙五、分明超越因果之讲释。

若量本质任皆不成般　　以为道故性上不动时

任皆不念即于密意时　　性上究竟任皆未能染

意思是说，若相较于究竟智慧本身俱住的密意本质的话，则不成立任何轮涅因果等的诠示，越离了一切戏论之边，均不超越于法身唯一明点。

当今若能认知无谬的觉性，并且为了修练此了义而修持四行，在加强觉性本体之内明而于法性本质之上不动摇时，不念有无、对错、一异等任何戏论之诠示，不丢失本然本质之自道，此是属于停留于法身普贤王如来之密意状态中。若在此本质之上不动摇而接续始终，才叫做越离善恶因果，这才是因果超越于大圆满。

因为烦恼等显为大自解故，任何业与烦恼均无法染垢，将来直至恒持本地之前，觉性不被恶缘染垢极为重要。《珠宝鬘续》中云：“此乃圆满如来尊，本质之中不动摇。”所以若在本质之

上不动摇的话，叫做不离别之大禅定。《狮子圆力续》中亦云：“法身无念修自明，无有念境自得义，永不离别大禅定。”

所以一旦在本体本质之上丢失自道，则为颠倒因果，就会导致轮回与恶趣的痛苦不求自临。比如当地、水、肥、温等因缘和合的时候，无论种下任何种子，其果实不求亦会生长。若本质中迷分入于外，则不分是否瑜伽士，任何一个都会陷入歧途。

甲八、总结为超越因果勤作之法性。

烦恼业与习气此大界　　无意幻相变化行娱乐

彼中应脱当决定因果　　彼之方便此外无更胜

是故法界密意莫动摇　　此者乃吾甚深心语界

皆是皆非应越是与非

意思是说，三毒五毒烦恼等八万四千业与习气相，量既大时又长，无穷尽如大海界。境与心所显的这一切迷乱相，实际上是从原始就从未有过的无基大离根无境通彻之游舞，无依、无基，是无相空之自色自现，恰如魔幻者行幻化娱乐和昨夜梦境所现的内外情器之相般，此外别无其他。

所以若欲从此迷乱之相中逃脱的话，应越离此因果。那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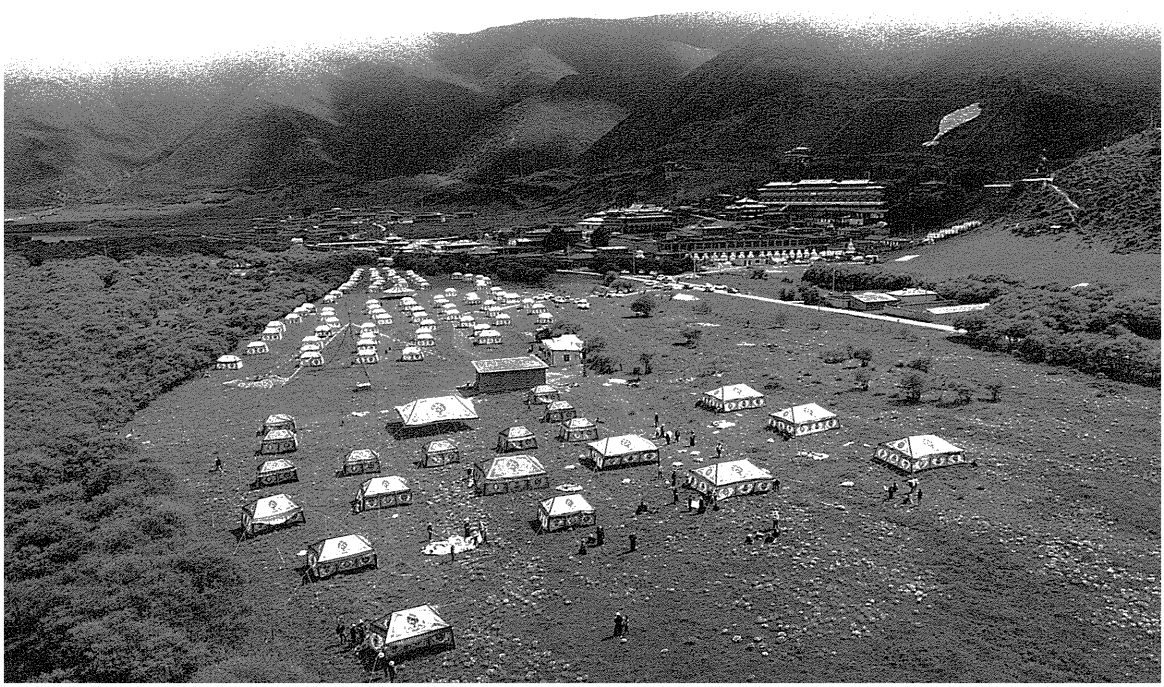
何越离因果呢？

从因所显的一切烦恼相，原本就从未有过，若能决定于基本净唯一觉性的话，即叫做越因果。果即是随于因后而行抉择，譬如若灭掉灶里的火，那么房顶上的烟就自然会消失。“因”之种子若不存在，那么“果”之苗芽便无法起生。同理，“因”即烦恼若能断除，“果”即轮回与恶趣的痛苦就无法起生。如云：“诸法因而生，此因如来言，如是若断因……”意思是说，苦谛来自于集谛，“如是若断因”是阐释集谛。所以因果之颠倒迷乱相断除的方便，没有比此大圆满甚深法更加殊胜的。正因如此，在法性觉性的密意中不动摇是极其重要的关要之宝。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在密意法性之状态中不动摇，是作者隆钦巴尊者的甚深教言或称密意界的窍诀父宝的传代之宝，尊者以无比大悲之心赐予了我等后随之人。

所以我们将此当做窍诀中的精髓，除了法性究竟实相——远离一切戏论的觉空唯一明点之外别无其他而作决定。此外，欲求另有他事，则为迷乱，一切为“非”也是迷乱。故而远离有无、是非等一切戏论，于法性究竟密意中不动摇而作决定，是一切教言的精髓之心宝。

法界宝藏论第十品字释，即密意法性中不动摇。

法界宝藏论·第十一品字释



第十一品：恶缘等空清净之讲释，分十三。

甲一、接触自地解脱之天钉。

一切等空唯一菩提心　　取为二故迷因果三有

迷现无依如幻所现相　　接触无迹离计较护持

意思是说，所谓的“接触”是指，如境即柱子和境者即眼识般，在两者进行接触间，若能现前觉性空明赤裸的话，就是接触自地解脱的天钉之义。现有情器之内外一切，实际上均摄纳于等空菩提心之诸圆唯一明点界，虽然不超越于诸圆唯一明点，但若不如是证悟此实相之见地的话，迷乱之众生们就执取为情器两者、境和境者两者、自他两者、取执两者，故而将无欺之因与果迷惑为自然规律，而存在了三有的苦乐相，这一切如同水之纹路般显现无穷。

此为三界轮回之迷乱相，但这一切实际上除了无依如幻化相之外，无有他处所成。因此，无论显现六欲之何种相，当与此执识接触时，将此接触认知为自证赤裸的话，就如同前述般定置、直置、自置而放逸，此时远离一切计较，便会现前自之本体大自解脱，故应当护持此事。《珠宝鬘续》中云：“不变法性极稳定，自现自解自之境，自性自净自内在，定置直置及自置，觉性三时

无迁变，法性超离损伤，极其稳定。于觉性界中所现一切之上，定置、直置、自置而放逸，便能全部自现自相自解脱。能够持住法身自境或自地赤裸，所现一切于自性觉性界中自净，而永恒不超越内在觉性之内明，这就叫做定置、直置、自置。

甲二、讲释恶缘为历练觉性妙力之天钉。

不欲临头而生舍弃心　　嗔与不悦嫉妒纷争怒
意生忧感沮丧痛苦心　　生与死及诸种恐惧也
妙力游舞现时当了知　　不弃不忏不变亦不取
不观不修自然皆同等　　越离念之收射自然置
无迹自灭空界清净心　　明而清彻具力由内现

意思是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不欲恶缘之事，均不随于后而能安住于觉性法性空明赤裸的状态，为了不被恶缘践踏而能自现自解脱，在此处讲述了此历练妙力之天钉。

当今种种不欲自临之痛苦降临自身时，由于抵挡不住此恶缘，而生起摒弃之心或远离之心；由于他人对己故意歪曲，而生起嗔恨或不悦之心；当见他人受用等圆满时，产生嫉妒、愤怒、纷争、悲感、不安、身痛、心痛等感受之心；另外，还有濒死之

苦、生之恐惧、衰老之苦等。对此类无论如何进行取舍，皆如同大海波浪本无贤劣而唯为一个大海般。这一切是于唯一觉性自现之妙力游舞而显现的，彼时能了知此义并能决定妙力无贤劣之差别，不超越唯一觉性之游舞。

不像声闻般去“放”，不像菩提心般去以对治“练”、不像内外密法般去“转”为智慧，不像部分唯心者去刻意“持”于其中，不像有些人般“观为本体”，也不像有些人般“修于状态”。而是于觉性赤裸无作自然同等平然的状态中，远离收射，不以戏论造作，自成任运而安置。当安住于此赤裸觉性状态时，上述的一切违缘相如天空的乌云消逝般无基自灭。清净虚空界之究竟心清而明澈的本俱之力从内而显，觉性湛然裸露的本质现前。《宝聚续》中云：“有情感受痛苦时，我之大乐皆自显，彼时苦乐无二别，我之功德圆满此。”即是说，当感受痛苦时观其本体而现前透彻赤裸的话，则显现了我普贤王如来之大乐。

甲三、因所现接触即解脱，故清除四断治之天钉。

无有是非觉性流十方　　无朝向此接触所现时

无有持此态中自置故　　无此解脱破立无迹灭

无有贪执经验由内出　　此即如实密界本来广

如云：“证悟非有之境界，修持非无之见地。”即是说，没有任何是与非，当下觉性断边广大，无有缘指缘依，在此觉性通彻赤裸的鲜明本质中自然安住时，彼之妙力游舞显于境上，此时执此心识以接触的方式显现，应自然丢弃。于无有执此的状态中自地安住，不观于本体，不修于本体，不往外寻觅而放逸时，此处无有解脱与不解脱的分别。

当于赤裸觉性通彻的状态中平然安住时，因得见觉性透彻之本面的要义故透彻解；因本体本净故本解；因自住本体故自地解；因直灭故直解；因悉解故诸解。遮护无迹而自灭，没有插入贪执的时空，自地解脱而经验从内猛生。因第一个刹那现，第二个刹那解脱，故叫做时之刹那解脱。当觉性本质之密界如是现前时，就会获得一种于本来无作究竟法身自面广大之状态中不动摇的状态。

若是这样，修持大圆满的瑜伽士无论显现何种违缘，均因得见无损伤之要义，故能决定永恒于法性状态中不跳跃。《应成续》中云：“复言解脱之法性，要义解故尽勤作，本来解故无复行，自解脱故无对治，直解脱故尽见地，普解脱故净自性，时解脱故无串习，自性解故无造作。”

甲四、大乐自解之天钉总摄为透彻意之实有。

如实欲求心意喜悦心　　成乐亲眷悦言与受用

处所何方于彼心悦意　　自性喜为庄严之心现

认定此者自然直定者　　元始界中无作自然成

所谓大乐自解的意思，是当通过他人对己之名闻利益等恭敬、赞叹、奉承，而自心生起大喜悦时，若安住于觉性状态的话，则喜悦自地解脱而现前大本智。

当自己遇见如同上述的名闻利养等贪恋需求的对境时称心如意；由于自心生起喜悦的诸种境称心如意而自心安详喜悦；彼等对己言说欣悦之语，供奉许多受用，自己的住处富裕圆满，整个地方都充满悦意。总之自性无论相较于何，皆能起生利乐庄严的喜悦，此时应当将由此而生起的喜悦之心自地丢弃，认知显基觉性通彻赤裸之本体。这是在觉性自然的本质中无造作而安置的最佳殊胜之法，若是这样，在原始大空界中无作自成任运成就的觉性本智便会现前，大乐与喜悦之相就能全部自显自解脱。

甲五、原处与聚散之心识无二解脱于法性之天钉。

自性中庸行坐处慵懒　　喜与不喜非二任出现

现时当知未经取舍故　　自然法性无有差别者

即为愚痴解脱大光明

意思是说，不属于贤劣任何一方的自性中庸平等的分别念能生之境，当行食坐卧等随意慵懒或置于原处时，不属于喜悦与不喜悦两者的其间的心识显于境，此时无论显现何相，当显之时，不观“识”现于境而当知现基之本净觉性透彻赤裸。在此状态中因不经任何取舍，而自然安置故，外显现未放而解脱于现上，内动摇解脱于动上，两者同时犹如系缚一对驮子的绳子解开时，一对驮子同时解脱般，自然法性觉性无分别而解脱，这叫做愚痴解脱于光明大空性。

总之，觉性本体清彻赤裸时，彼之一切妙力无一不于此界中解脱的。而若被意识所持，则成束缚，不持则为解脱。因越离了解脱地与解脱境，故称超越缚解之边。

甲六、愚痴现为光明即梦境眠之天钉。

夜间等等因眠沉醉时　　眠于自然远离收射中
因灭粗分现故执彼灭　　细而更细执本消失故
平等无妄态中觉性心　　出入希忧离而自性住
即是诸妄法界解脱时　　此即名为轮涅均解脱

意思是说，无论是夜晚还是白日，当进入睡眠时，眠必然是愚痴之处，因被愚痴主宰故对我等凡夫而言，六欲之入融没有自由，而当心往内收持时，被眠所沉醉，入眠的第一阶段没有任何妄念而黑胧胧，而后明现之成分于阿赖耶识上起生梦境之相。此时虽然会如白日显相般执为实有而迷乱，但是对此依着梦境之自相自地消失的殊胜方便窍诀，即有梦境止持、习练、转变、断净等诸种修练的方便法很多。

在此处只是仅仅按照立断来讲释的，以唯独法性离戏唯一要点来修练，是入眠之前身作狮子卧的姿势安置于觉性，于自然没有分别念之聚散的状态中入眠，因无散乱护持赤裸心识之本面，故入眠时所现外境——粗略分别念相全部逐渐收于内，并且对此的执着心也渐渐消失，导致妄念越来越细微。此后，妄念愈加细微，包括执着在内全部消失于眠，以上为眠之第一阶段——黑胧胧之状态。

在此中会起生一种明分，逐渐显现出梦境时，对此不贪而平等，于无念的状态中，觉性“心”透彻赤裸而现前，此即是现前了远离出入希忧的赤裸觉分，于此自性的状态中安置，叫做持住了梦光明。

此时初期的状态，见围较小，并且对见境有所觉察，叫做眠之薄光明。反之，见围扩广，对见境不觉察，叫做眠之厚光明，这是最殊胜的。此时是抵达了眠之诸种妄念迷乱相全部解脱于觉

性法界之时，这叫做眠之迷乱轮回相悉解脱于光明涅槃之地。所以，梦境解脱于光明极为重要。否则，若将梦境之无穷迷乱隐藏于后，则必定会积攒细微的业。

总之，上等精进者即生解脱的征兆，就是白日之光明接续不断而直接融入夜晚之光明，此类人不存在眠之第一阶段的黑暗状态。其实上、中、下三等根基是各有不同的，如云：“上等显而中等断，下等梦境乃为善。”意思是说，上等根基者是梦境转为光明而现，中等根基者是梦境间断，下等根基者的梦境显现悉数为善业或吉祥之相。

甲七、阐释眠为自成本智。

眠亦自成原始之大界　　诸力于本质界融入基

执为游舞诸戏自然灭　　此为无作自成本智意

意思是说，若能将眠持为光明的话，则非同凡夫，而眠也是在自成本智原始大界与法身无别融一，此之诸种妙力消失于本体界而融入基界，现前基法性觉性。与此同时，妙力游舞而现的境相执之妄念戏论的诠释，全部自然止息。总之，梦之一切境相在无作觉性自成本智——赤裸通彻密意中无离别。这一切也是白日之心识因妙力游舞而现的境相从自成本智往外所显现的。

另外，夜晚时游舞之贪现融于妙力，当妙力融于基时，基除了觉性外别无其他之妄念，而于光明状态中安住，这叫做眠之自成智慧或者厚眠之光明。而薄眠之光明则是当入眠时，他人行走等虽清楚得知，但见围较小，也会对见境做一些细微的抉择，但仍在觉性之上，这是具德上师们的口传。

甲八、烦恼自地解脱之天钉。

如是欲求不欲中庸心　三毒妙力所现尽游舞
由界而生现于界状态　除界之外毫无动摇故
不行任何承受转变矣　认定界而置于其本中
自息自灭自解极重要

如上述般，依着悦意之五境而启发贪欲心，依着不悦之五境而启发不悦意心，以及依着中庸之相而启发平等之心。另外三毒、五毒烦恼等在觉性妙力游舞所现的一切原始就从未存在过，无依止地、无所生处、无所去境，只是无基空之自色现基而已。初期所生处是在觉性法界中不动摇而生，当今住处或现地亦于觉性法界本状态中现，最终解脱之地仍是于觉性法界中解脱。

故而，现、住、解脱三者的一切相无论现为何种，除在法界中行来去外，于彼中从未动摇过。不陷入执迷妄念之帐幕，或以

意识造作及以行转变等等。总之执心之妄念不作任何掺杂而应当自然安置。

如是，不应行任何改变，若对迷乱相行放，则无法摒弃，会如形影般跟随。行练无法练，好似白晶球练也是白色，不练亦是白色，故所练能练无别而无所练。行转变也无法变，不变如绿松石的颜色般，心无法自行改变或被对治解脱。就如水被搅混一般，一旦被对治改变，只能遮挡法性真如实相。《日月吻合续》中云："非为所放之放法，亦非所练之能练，被变仍无有所变。"又云："如晶石或绿松石，无法练或行改变。"

所以，所现一切在法界性中不动摇而认知，直置于唯一状态的同时，如百拴之橛绳解开般自地止息、自地消失、自地解脱，并且自清，为最佳要点。非如他乘般以勤作而解脱，在此处是证悟自证透彻并未丢弃要义而于界中清净，证悟此无作透彻之觉性的方法，即有勤自住之相——顿超和无勤自解之觉性立断，直指证悟此两者而解脱。

甲九、无有贤劣取舍之天钉。

烦恼业力习气等一切　　妙力游舞而现诸神变

对治行善虽为解脱道　　妙力游舞而现诸神变

二者妙力游舞本现故　　了知之中无作置极要

同平行平基中动摇平　　缘生有为因缘不越故

自住定住珍惜定因果

那么烦恼、不善之业、恶之习气等显现的一切是来自于何处呢？是来自于觉性妙力游舞显现的神变。因此不应把这一切当做是应放之法去精勤，而是应于觉性无作赤裸状态中自地安住，且懂得自解脱之要义极为重要。

同样，所放之法——业与习气的对治——集资净障等，进行白善业之因而寻求解脱之道等，也仍是觉性妙力游舞而现之神变。于烦恼之对治，三门无论积累多少善业，若将三有执着为实有的话，只能成为轮回之添加，所以应摒弃一切。而若安置于觉性无作赤裸的话，则一切便将普解。

正因如此，所放之所显现的诸种妄念相和能放之对治贤念，此两者皆为觉性妙力游舞之本现，一切均于认知唯一觉性的状态中无作自置广大而平然安置，此即为要点。贤劣二念因初时现于觉性之觉性，故同等同行。中期现于境时，在执着为境的角度也是同等同行。最终灭时，于自灭的角度亦是平等性。

同样，贤劣两者分别念从基中动摇，而现于妙力游舞的状态也是平等性。贤念即对治之分和劣念即应放之分在词素迷乱的角

度，是缘生也为等同，是有为法也是等同，缘起缘生在不超越因果的角度亦是等同。

但是，于道之对治，贤念即见、修、行、果和所放之迷恋劣念，以及三毒五毒等缘生有为因果的一切相，实际上均无基离根。初期，现于何处当寻无际；中期，当下八万四千种妄念等不觉察也本已存在般显现，若觉察则不超越于无境透彻。最终，无来去之本体，越离所得之边，且不超越于离戏透彻。因在心之自质状态中自地安住，故称自住。在觉性通彻的状态中直接安置的大直置中，无有任何因果诠释而决定或超越，此是极为重要的要义。《狮子圆力续》中云："无基何者认为道与果，是故解脱之道此无成。"又云："何者欲寻边际者，与盲鸟寻天际般。"

甲十、如何继承诸乘之王以及对劣根者保密之天钉。

此乃胜密诸乘之顶峰　　对诸劣慧不言守秘密
诬蔑歪曲损灭原藏教　　诬造导致相续行颠倒
何者失乱密门堕恶趣　　彼故最密乘门王嫡系
于诸具根传授并托付

意思是说，密中之密的深密大圆满密藏九乘之顶，此诸乘之

王的无上嫡系，应当传授给具缘者们，并托付给具根金刚胜子。否则，此甚深法若是对无缘的平常凡人，以及续狭意低的如共同乘道者们摄受的话，则其意续不但无法容纳，而且意生恐惧，故对此类人应当保密。而保密的对象是不具根器之人和虽属于具根但时机未到之人。因为不属于此法根器之人就会对此甚深之法作污蔑歪曲，甚至邪见，从而导致原藏教法失乱密门，更甚之可能绝灭此法。

《上师续》中云："何者复次随于恶友以及对佛怀恶意，杀害父母及阿罗汉与破和合僧之行，何人若悟真如法性于此恶中速解脱，何人意续损害于法彼者无有逃脱时。"即是说出佛身血、杀害父母与阿罗汉、破和合僧，此等为五无间罪。但若能依止四对治力而忏悔，且同时修持甚深了义的话，便能够获得脱离。而若某人于意续恒持对甚深之法的邪见，则此人无有解脱之时。故此，污蔑歪曲者不但会堕入无尽的恶趣，还会由于陷入对甚深密意的颠倒之行，即便从恶趣之中逃脱出来，也会于许多生世无法闻得甚深密法。不仅如此，泄露密法而乱失密门之人，亦会堕入无尽的恶趣。而在无间地狱，舌头变为五百由旬长，以烈火燃烧之铁犁耕之。《狮子圆力续》中云："随意泄露密法者，言语舌上铁犁耕，感受极大之痛苦，是故应秘深密义。"

因此对不具根器之人，若不保守秘密，就会丢失正法的威望，令加持消失，为此也会受到惩罚。这并不是密法有所缺漏而需要

保守秘密，如《狮子圆力续》中云：“密法方便而摄受，并非密法有缺漏，大悲度化与善巧，未成器者意下劣，无缘者等保守密。”又云：“密法并非有缺漏，为利有情而保密，保密为守成就业，是故命名为密法。”云：“密法之所称为密，并非法有所缺漏，意狭之乘应保密。”所以不但对不具器之人不能摄受此法，甚至包括此法的法名、文字、要义，以及有关的词素都不能言说。对时机不成熟、对此无意乐之地，以及如边鄙地等连与此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言说。就算有些有所了解的人提问，也只能说不会或不知道，或者说因本人未修过而不了解等等。《狮子圆力续》中云：“是故真实义应秘，仅仅风向也不宣。”

极密乘王嫡系不可思议之了义，是对无缘邪见者要保守秘密，而传授于具缘圣者，并对继承究竟证悟的证悟者进行托付。那么，此法摄受的具器对象是什么样的呢？

《觉性自现续》中云：“坚信力足大精进，智慧博大无贪执，具足敬仰修密意，无妄心中无散乱，坚守誓言勤修练，大方沉稳具情谊，恒常宁静勤修习。”也就是说，具有坚信、勇猛精进、具上等智慧、对妙欲无贪执、具有极大恭敬、密法极易融入相续、能于无念的见地之上安住、心无散乱之念、从不违背所承诺之誓言、对修持永恒无变而精勤、身极其安定而能够稳坐、心温和而沉稳、对道友情谊深厚、身从不急躁而沉稳、心无有猛烈之分念、宁祥而能够端坐，此类人的确堪为此法之器。

又云："善师所言如是行，誓言从不违犯故，行为与他易融洽，谦卑之心极清净，赐予一颂如是持。"即是说，从不违背些许善知识的指令教言；所承诺的身语意之誓言从不违越；行为与他人极其融洽；对于金刚上师具备敬相；对上师所言的话语从不失坏而求取其价值，能成为此法器者当需此等之人。如云："为自利益如是行，秘密托付从不虚，从不违越金刚义，只依博学之圣者，从不越于自利义，不说粗语言柔和，极度恒顺他人意，善知识与出有坏，无差别而是为一。"这样的金刚弟子从不胡作非为；谨慎善良；对所托付的密意如实守护；于上师直指给予的金刚之义中从不违越而修持；具备多闻、博览诸论之功德；一生中能够成办自利即生成就之大事；没有任何狂妄与骄慢，如兽王断角般；哪怕一句言辞也是有理有据的；与金刚道友易随如腰带般；无论何时都能做到随顺他人；对于自己的上师具有与如来佛尊无丝毫差别的净相心，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标准的金刚弟子。又云："具有如此功德者，即为大圆满法器。"这样的弟子在未正式求法之前，要观察其是否是具器之人。观察的具体方法：交代他做一些难以实现之事；以刺入内心的恶语来咒骂他；上师做一些违背常规的行为，观察其是否坚信；向他要这样或那样的贵重财物，来观察他是否博施。若是非具器者就会起生邪见，因对财物感到不舍而退缩。应了知对这类人无法饶益，即便上师自己无需财物，但也要接纳。《普作续》中云："为弃世间贪及观察续，身与受

用上师将接纳，是否肯舍能者若具根，赐予原藏普作之王义。”又云：“于身儿妻奴财宝，何皆不贪信喜供，此等乃信誓言相，故当布施具义法。”有云：“为元藏义丢命亦无惜，从未违犯名言具集者，赐予元义无生之教法。”

指引甚深之道的善知识之功德是什么样的呢？

需要是一位精通论义的智者，对他人具极大悲心；不但自续已解脱并具有解脱他续的加持力；对实修有相当的经验；能够显现出自续已解脱的征兆；与之结缘便能获益，并且恒时肩负教法之大业。《觉性自现续》中云：“具金刚义阿阇梨，秉性善良通学处，获得灌顶修密义，了达内外一切事，与诸本尊无合离，等持之中无散乱，具大圆满之窍诀，密宗密续皆精通，修诸内外修方便，毫不违越见解义，放下内外密琐事，功德犹如珍珠宝，享用无尽之宝藏。”即是说，赐予窍诀的阿阇黎——上师，秉性善良；通达解脱他续的善巧；获得灌顶或灌顶时按次序如是受持的誓言；持修四行等通达内外所行；已见得本尊的亲容；于等持中从不散乱；通晓甚深窍诀的了义；精通深密之义和续之密意；内、外、密之修法方便分明了知；从不脱离于见地的状态；摒弃内、外、密之琐事——九事；其功德无穷尽如敞开摩尼宝藏一般，即需要如此的善知识。

而造作形象的善知识是什么样的呢？

《觉性自现续》中云：“学者善师未持故，一无所知我慢大，

极为愚痴随词句，不思密乘之意义，伤他感情说狂语，步入颠倒之邪道，未见灌顶坛城面。”即是说，长期欲求获得一个精通佛学的上师之名位；虽然并不懂达甚深了义，但仍具有极大的傲慢心；极其易随愚者的言说；一切皆除了添加自我的世间八法外，不懂得甚深密法的见、修、行、果；恒伤平庸者之心；对法与求法者带有害心；被傲慢占满相续；行入邪道；无有任何灌顶与传承，即便获得过一些灌顶，但于此中的誓言也早已违越。有云：“所受誓言多违越，所疑之问无答案，得闻浅陋傲慢高，未察之师乃徒魔，并非传授密法者，无法摄受圆满法，此人莫要去跟随。”就是说，当向其请教大圆满的密要时，其无言以对，如同水洼中的青蛙般，闻思极少却骄傲满溢，此是属于应远离之上师。

对于所赐予窍诀的弟子，《应成续》中云：“见解修持持词义，具信上等精进者，慷慨布施敬上师，沉稳对恶极谨慎，不变永恒定稳持。”对上师相续中的见、修、行、果全部能够牢记于自续，这样的弟子对上师具有真佛般的坚信；对窍诀有极其猛烈的精进；为了上师的意愿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身语的承侍恭敬有加；具有修练甚深禁行之力；不忽视取舍要点而对恶行极其谨慎；意续从不变动，一心只想将法稳稳灌入自续，这样的弟子方为赐予窍诀的对象。

又有云：“或是耐心沉稳者，松缓好似愚者般，妄念极少性格稳，远离身语行琐事，因具智故易持义。”这种弟子性格尚贤；

相续柔和且耐心；谦卑且沉稳；身语所行不造作而自然松缓；不狡诈欺诳如愚者般；三门宁祥；分别念颇少；性格温和；对身语的许多闲行没有兴趣；聪颖且具备智慧，这样的弟子因为继承教法的征兆完全表现在三门之上，故而若对这类弟子托付原藏顶峰之教法的话，其能够恒住于世，并且会带领许多有情进入菩提之道，是众生共同的福德所成。

尤其是不共大圆满之法器，其无作自成之状态与他人迥然有别，在此处略说此类人之不同殊胜。《宝聚续》中云："肢体粗大黑，牙紧白而合，眼根少许红，头发有相胜，发根右旋黑，自然具坚信，对己无爱护，外表如凡人，言语现骤然。"其意为，肢体粗大；身色发黑；牙齿齐密而白；眼根发红；有些发根右旋；不喜好对身体过于清洁和讲究；外表如平常人；言语发声突然。又有云："或是所言之方式，何人无论言何语，彼便随于他之言，应赐圆满窍诀法，若人如是具此类，即便猎人或妓女，抑或清洁等之人，无论何等下类人，应赐窍诀之精髓。"综上所述，这样的人当言语时，要么突然，要么跟随他人的言语，若有人具备上述之标准，则此人必定是赐予深密大圆满窍诀的无谬之对象。这样的人无论是下等之猎人、乞丐、妓女还是清洁工等任何，都并不重要，不但不会考虑他的种姓，而且要把甚深窍诀托付于他。

甲十一、将掌握了窍诀之义总摄为法性大直置之天钉。

总之于诸任现境心缘　　不入对治不以勤作断

自住直住自然觉性要

意思是说，总之内外情器一切法无论现为何相，尤其是对照某种境而令心生起不悦的痛苦之缘，不应汇于此就像凡夫般依着对治而入，也不应依着勤作遮护而行断行。而是了知此是瑜伽士的解脱道，于觉性自住或直住的状态中无作自然，并于觉性自之赤裸中护持便能自解，是此之甚深要点。

《大鹏续》中云：“自住无作赤裸之觉性，本来自解无有破灭者，未解自解之故无需勤。”若能护持自住或直住之广大赤裸本质的话，则因一切法本来自解，并且本来成就于本净法身唯一明点之本体，故当今不必复次勤作而依着再次解脱之道，是因为一切本来就是本解或普解的缘故。

甲十二、讲释苦乐平等一味之天钉。

一切苦乐觉性显式时　　执为取舍二者陷三有

所现境平仅为根上现　　凡现心平仅为念无迹

二者偶平仅为破立缚　　实则竟平仅为无基现

诸境序平若灭仅无迹　　诸意则平觉察如虚空

境心无二唯如净虚空　　如是知者普贤意嫡系

如来胜子高地之持明

犹如一个大海界中现出的水和波浪两者，没有贤劣取舍一样。于不明的同时在唯一觉性界中，将所现的乐执着为贤而去取，所现的苦执着为劣而摒弃，实际上对此两者都不应去爱憎。因为爱憎和取舍两者都属于轮回于三界之因，所以是平等的。

因一切苦乐显现于觉性界，故觉性的显现方式不同，苦乐两者一个被认知为贤而执取，一个被认知为劣而摒弃，实际上正因是执着为两者才束缚于轮回的，无论执着为苦乐何种，在成为轮回之束缚的层面都是平等的。譬如从遮挡日月的角度来说，黑白之云无有差别。再如从马被束缚的角度来说，金索与绳索两者亦无有差别。《实相宝藏论》中云："犹如金链绳索同缠缚，法与非法缚心皆同等，如同白黑云聚同遮蔽，善恶二业同为觉性障。"《灌顶分明》中云："苦乐源于觉性之神变，执为取舍二者均迷乱。"《普作续》中云："莫取乐亦莫舍苦。"这是为何呢？所现外境之上显现的色、声、香、味、触等内外情器一切相，实际上皆是无基大离根、无境通彻之自性，从未成立于唯一觉性之外，故于觉空通彻界中平等；若能认知这一切在空的同时显分不灭而

显现于诸根之上，则“根识自明”之仅显也是平等的；因觉性本体未成任何而仍现一切之普作者任运而成，故所现心之本面而显的意识——苦乐贤劣的诸种妄念，如水中画纹般，若于当显之下能够认清的话，则自显自解大自灭而平等；一切妄念于觉性空明无碍界，如鸟迹无痕般无存而平等。

所以境与心识两者在平时未经过抉择和观察的层面，境与心所现的迷乱识真真切切而显现是平等的；如若去执护，就如同金索和绳索般，就当下束缚的状态而言是平等的；实际上境与心等内外情器之一切法均无基离根，在从未成立的根源上是平等的；虽然无基离根，但觉性妙力游舞不灭，如镜中的影像般显现，在仅为显分不灭而现的层面是平等的；六欲之境和能现彼之心识两者，在显现层面虽一味般现，但进行抉择时，境不成立于外，心不成立于内，仅仅空性如鸟迹无迹般住，于自灭自解空之通彻的层面是平等的；在意识迷乱的层面所现的万法，在未进行观察抉择而置时，在真真切切实有而显现的层面是平等的；在胜义觉察觉智的层面来抉择的话，除本空仅如虚空般外，无所有也是平等的；所谓的所取境和能执心，实际上无二而除仅如虚空清净般之外，无有而于觉空通彻赤裸之状态中本来即是平等性。

如同这样，如果何者了知此义，此人则成为法身普贤王如来传承之嫡系——如来之胜子，即是永持十六本智上师地的自由持明者。《精密》中云：“如是殊胜等持者，殊胜圣尊与圣人，如

子与兄赐加持，世间尊及眷属敬，胜地持明此人持。”如上述般证悟的瑜伽士是继承普贤王如来传承的嫡系持明者，此人因为诸如来加持为如同心子或兄弟一般，所以应当成为世间转轮王、梵天、帝释天等首尊与其眷属皆应礼敬的对境。《六界续》中云：“串习于此瑜伽士，普贤如来我身尊，具根之人得见此。”有云：“由我悲光摄受故，彼与我乃同等缘。”有此等许多阐述。

甲十三、诸平广大之天钉钉于自然法身清净之讲释。

如是诸法有平无亦平　　现平空平实平虚亦平

摒弃断治勤作诸缚贪　　盼于无境大平等均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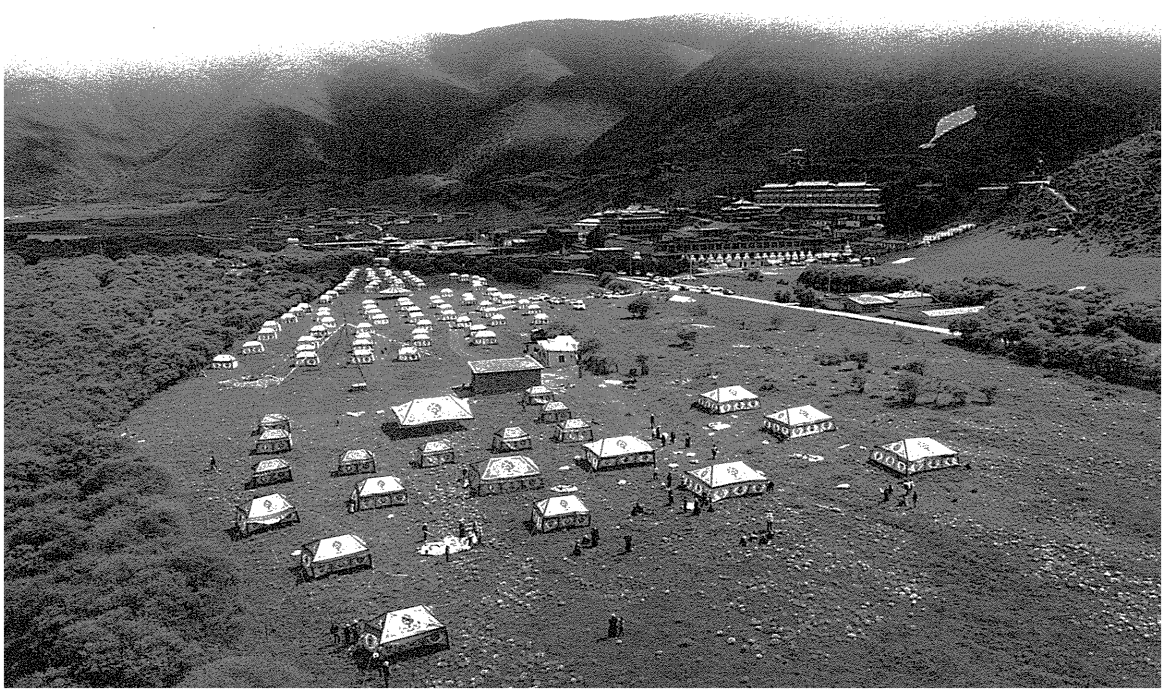
盼于无心大觉性均遍　　盼于无过大净平均遍

此偈颂意为，如是内外情器之一切法，在词素层面仿佛存在般显现，这一切其本体如幻化、梦境、水月般平等；实际上无有而自性空性之实质是平等的；外显现与内心识等的轮涅一切法，因无所有而仍显一切，仅以无有而明显的方式显式是平等的，故已经超越了断治缚贪；本来清净无尽如虚空般空之自性是平等的；一切法为实有平等、无实有平等等，于觉性边解广大界中，虚实之一切相均是平等性。故而以假立的方式立名的断治勤作等一切贪缚，皆无别放逸于大平等界之自地，盼轮涅一切法于本空无境

通彻大平等中同等均遍；盼无有心之妄念贪着的觉性于通彻离戏广大界中均遍；盼无有不净迷相之掺缘的现有清净情器于大平等中均遍。其实此处有关于阐明“大圆满之不共十五大殊胜”等的诸多引证，但此处为了文字的简略，没有详述。

法性宝藏论第十一品字释，即讲释缘现等空清净。

法界宝藏论·第十二品字释



第十二品：诸法本来解脱于菩提心之自性的讲释，分略说和广说。

甲一、略说。

诸法菩提心中本解故　　从未存在不解脱之法

此偈意为，比如以某种道具为因，以幻化咒语为缘，依着结合此两者而魔幻师幻化出各种男女、牛马等显相，其实这一切本来就在魔幻状态中早已已经解脱。当下虽无一不解，只是无有而明显之相，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的牛马等。

同理，以我执为因，以分别念为缘，依着结合此两者为缘起显现的现有情器之法界大海相，在胜义菩提心之觉性界中仅为基显神变而现，实际上诸法早已解脱于本净离戏大平等界，无有不解之法。故在所知界无有微尘般的不解之法。《大鹏续》中云："本来自解无有解因性。"

甲二、如何解脱之广说，分十五：

乙一、无基离根本来解脱之方式的讲释。

轮回本解元始净而解　　涅槃本解任运圆而解

显现本解无根基而解　　现有本解菩提藏中解

戏论本解无边际而解　　无戏本解不生净而解

如偈所示，昨夜梦境中的贤劣苦乐的显相无论以何显现，当梦境消失于界时，一个都从未存在过。如同这样，所谓轮回之迷乱层面显现的这一切，原本就从未存在过而已解故，叫做大本解；从原始因本体清净而早已解脱故，叫做大本净；所谓寂静涅槃之显相——四身五智慧等身与刹土的一切相，仅是基中显基而已，别无另外独成故，于本解自现觉性无作任运成之本体均已圆满而解脱；将轮回之显相执着为外境的情器两者，叫做现有。器之世界——山、河、大地、房屋等显现的一切本已解脱。那么解脱于何界呢？解脱于无基离根无所有之觉性通彻界；内之有情众生——欲界、色界、无色界，以及三界六趣中的因业与烦恼所致的苦乐相，一切仅是无有而明显罢了，从未成立任何而原本大自解。解脱于何界呢？是解脱于觉性菩提原藏界；有所戏论的一切世俗相，原本从未有过而解脱。解脱于何界呢？解脱于远离有无、是非等边际的离戏大平等界中；无戏空性之一切法原始就本解。解脱于何界呢？解脱于远离生、住、灭的不生清净觉空唯一明点之状态。

乙二、自显如梦似幻而苦乐净平无基本解之讲述。

安乐本解法性等而解　　痛苦本解基平广而解

中等本解等空法身解　　清净本解净基空而解

不净本解大普解中解

意思是说，苦、乐、中等三者与净与不净的相，所显一切均是无基大本解的概念是这样的：上一世的安乐和今生的安乐，以及下一世的安乐，无论是白日或是梦境显现的安乐相，全部为无基离根大空，是原始就从未有过的本解，解脱于觉性本净法性周遍广大之状态；从善趣人天之痛苦直至三恶道之痛苦等不可思议的不欲痛苦之差别相，一切均属无境通彻之范畴，是本来从未有过之本解。因为原始基界苦乐住于平等性，故于觉性广大界本已解脱；不属于任何苦与乐的中等之平等受的一切相，因本体无基而住，故本已解脱为本解大觉空等空广大之法身；清净身与刹土之一切相，因于本来本净觉性平等离戏广大之状态中解脱，故所谓净与不净的净基本体空而解脱；不净迷乱之轮回相因也是从原始就从未有过的离基，故在万法初期所生之“因”时，就未成立所生之“因”而为本解之空。中期当显现时如镜中现影像般，除自显自解之外从未成立，在显现的同时于空之显空无二中从未超越。最终显现灭相时，也是所灭无因无缘之自性，为本解大周遍。

所以一切法初期在无生法身界中显，中期显之内明不灭而住

于报身，最终无散而现为化身的一切虽显现为于自现自灭中显灭，但实际上早已远离生、住、灭三者。因轮涅一切法均解于普解大法性之状态中，三时未超越，所以无一不解之法，称之为普解本净之密意。

《觉性本解续》中云："宛如有相住所法，无所有相界中解，所行为物诸所法，无行空性界中解。无执自现诸所法，普净空性界中解。"就是说，所现一切有相法原本就于无相觉性界中解脱。以因缘所行的物器之诸法，实际上原本就于无行超越意识离戏空性中解脱。觉性超越勤作之状态中所显的自现诸法，于勤作戏论均清净的觉性大法性中解脱。

乙三、行道如虚空般清净之本解超越勤作的讲释。

地道本解离而生圆解　　见修本解无取舍而解

所行本解普贤王中解　　果位本解无希忧而解

誓言本解大法性中解　　持诵本解离言讨而解

等持本解无念境而解

意思是说，虽在觉性状态中，见、修、行、果全部各个分明，但实际上觉性是离一切戏论之无器物本空通彻而住的。当见、修、行、果各自分明而讲释时，使之为世俗器物法。因有器物与无器

物两者相违，故本解大无行，不存在见、修、行、果之各自分明。如是，觉性胜义菩提心不存在地与道之分别而本来自解。

《普作续》中云：“见地无修誓言无守护，事业无勤智慧无成就，次第无修道亦无所达。”虽然为了修习地道而讲释了十自性，但觉性法界本体从未存在依着十自性而地道修达之事。故所谓的方便生起次第和智慧圆满次第等执护具戏的次第法从未存在，若证悟此事，即是本解普贤王如来之密意。

如同这样，法身普贤王如来之密意界明了周遍而决定。觉性所显的一切相无有以任何执此的概念诠释，也无法抉择，原本就越离了一切戏论，亦无有所谓所修持见地而分别，是唯独在唯一无行之自地状态中，见地无观、修持无修的本解大法性，此是无法被见修所改变的。若存在改变，则所谓觉性越离见、修，岂不是诳语？《狮子圆力续》中云：“以念不得智慧义，若以念得智慧义，自成本智成诳语，以修不得见法身，若以修见真法身，自显法性成诳语。”意思是说，因自成本智是超越言思的，故以思无法获得智慧之义。若是能，那么超越言思岂不是成为了诳语；自成智慧远离所修之意，越离了所修能修，若能以修持得见真法身，那么所谓无修之见地岂不是成为了诳语。又云：“以观不悟觉性义，若以观得悟觉性，法身不灭成诳语。”意思是说，觉性远离所观能观，若以观能证悟觉性的话，则法身不灭越离所观能观岂不是变成了诳语。又云：“以法不断无明根，若法能断无明

根，本净智慧成诳语。”即是说，因是无所言之智慧，故以能言之法无法断除无明之根，若能断除，则本净智慧本来离戏之清净岂不是变成了诳语。

诸如此类的引证颇多，为了省略不便赘言。若想了解可详阅自释《引证宝藏》。

总之，一切见修本无取舍而解脱。如是因觉性本体不成立任何，离戏通彻赤裸而住，故所谓的行为或所行、能行、行者等一切戏论，悉数于本解觉空无迁变之普贤王如来界中解脱。《应成续》中云：“以行所行积诸障，异熟便为轮回因。”白足尊者言：“自证智慧唯一明点义，无有能行所行之二者。”如云：“超越勤作乃为最胜行。”又云：“以行不成应弃执幻意。”云：“若离取舍则为最胜行。”又云：“无所行故解断得取舍。”

其实，第十二品和第十三品是讲释果位的，在讲见、修、行、果各自分明时，已经讲过了无十自性。那么此处再次讲释是否重复呢？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讲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此处重要强调的是辨别分明而不混乱反法之分。

当讲释“见地”时，讲的是证悟了真实实相后，要做决断。当讲释“修持”时，讲的是正因实相如此，故不需勤作。当讲释“果位”时，讲的是因本来是佛故当今莫要疑虑。

同样，因现有轮涅诸法于本解本净唯一明点中不超越，故不必复次勤修，而于原始大本解本体中早已成佛。当下不必存在是

否解脱的疑虑，包括对获得的希求和对不得的担忧在内，都本解脱于如来果位。《珠宝鬘续》中云：“以行莫改现解脱，以修未寻解有法，以见莫察解恒断，以果莫缚解自性，所现印于本来定。”所以一切贤劣的行为都是未改变的法身基住大智慧，在此界中无论现为何相均能自显自解脱而住；从未被定念贪执之修练所寻觅的本然觉性自现界中，诸法有相的显现全部定置于法性大本解；不被偏堕之见所觉察的缚解本住之觉性状态中，恒断、有无、是非等一切戏论本已解脱；没有被“能否获得果位”的疑虑所束缚的觉性本净透彻界中，自心一切妄念本已大自解。

所以，一切法界大海相本来于自解觉性之本智印定。同样，无所守之誓言因本来具于自续自解故，于觉性大法性界中，密之千百万誓言悉皆本解脱而具。因一切声证悟为咒音之自俱密意恒住的究竟本质，故证悟了持诵之一切声词本解大无行的智慧，因现前此故离言讨而解脱。一切法于法性本净越意无言的等持状态中因本来解脱，故当今越离了念思境，或者说越离言思而解脱。

乙四、决定之要点。

有无本解离边际而解　　恒断本解无根基而解

纯正本解越缘思而解　　非正本解越方思而解

诸业本解无垢染而解　　烦恼本解无缚解而解

习气本解无依基而解　　异熟本解无受基而解

意思是说，若能证悟轮涅一切相为觉性唯一明点，则因一切法解脱于觉性唯一明点故，无一不解之法，因寻亦不得故悉解平等性。所以现有情器之一切相除如显幻化般之外原本就从未有过。若自心不胆怯，那么幻化军队是无法伤害的，虽不存在伤害，但若恐惧于幻化军队，就像曾经在名为杨巴建的地方被幻化军队追赶的很多人慌不择路而堕入悬崖一样，若是将损益执着为实有而迷乱，则苦乐之相便会不间断而存在。但若懂得幻化军队之立因，便如同无有起生恐惧之境般。

同样，一切法若能证悟为觉性唯一明点的话，则不成立任何业、习气、烦恼等的异熟；有无、恒断、是非、矛盾等无有任何而不超越于本解觉性唯一明点。所以，有所法之器物相和无有器物之空性法两者，如同在梦境的显现中，显空两者均超越有无边际般，当下有无两者本来解脱，于超越有无之边际的觉性本解性而置。

如是，“恒”而“有”之器物接续执着为我的，以及“断”而“无”之自性刹那无分之执着，此两者同样不存在。若从未成立所谓“时”的话，则时之接续和刹那前后之接续等无论如何相

较，本来就从未存在而为本解离戏之无基，如同在梦境中时之接续与刹那前后等从未有过般，一切法是本解空性之唯一觉性。

同样，纯正解脱之道的白善法之器物，也如昨日之梦境显现善之器物相般，从未存在而大本解，超越念思之境而于觉性透彻本体中解脱；非纯正的不善之众恶业，也如同在昨夜之梦境显现不善业的众恶相般从未存在，除于觉空大本净界中解脱之外，对不善之众恶无论如何观察抉择，寻觅于诸种方隅也无可得，超越意之思境而本已解脱；所谓业与异熟、习气全部如同幻化八喻般，在本解空性不超越。若从未存在所谓黑白之业的话，那么怎能被黑白之业所垢染，故而一切无有而于觉性透彻之本体中解脱。

如是，三毒五毒之烦恼等亦从未成立。若觉得所谓烦恼是依着心存在的话，那么，当把心通过来、住、去向而觉察时，均无所得。若能依心不存在的话，则所依烦恼怎能存在？即便寻觅也不可得，从未超越于大本解。若不存在烦恼，那么何来烦恼之束缚？若不存在束缚，何来于束缚中解脱？故本解无缚解而解脱于觉性离戏平等性界。

另外所谓习气也是从未存在的。若觉得习气是依着心而存在的话，那么如上述一般，所依能依都不存在。若觉得依着于身而存在的话，那么将粗略分为细微，细微分为微尘、微尘分为无分、无分抉择为无境而决定时，也仍然不可得，均于本解无基的觉性通彻本体中解脱。

包括所谓异熟也不存在于心上，亦不依着身而成立，均不超越于本解唯一明点。无异熟而置于无异熟基而本解。《大鹏续》中云："从基无有承许之心识，异熟习气无基依于何，犹如虚空生花无依处，若无心生之处习气依于何。"即是说，业、烦恼、习气包括异熟在内，皆从未存在而无基、无依，如同虚空之花无生处与无本体般，一切法本解离戏之平等性除了唯一透彻觉性外无所有。

乙五、道与对治超越贪缚之讲释。

对治本解无所断而解　　断取无二等空广而解

解脱本解无束缚而解　　无解本解无缚解而解

松坦本解无所松而解　　直置本解无所置而解

所谓的对治是以本解而住的。其实所谓对治是依着于应"断"而成立的，而此处的所"断"——轮回、业、烦恼等无有而本解，能断此之对治的所谓道谛，也是无基离根如虚空般不超越于透彻赤裸之觉性。

所断之烦恼和所取之对治两者都只能挂念于心，而心无基无依，远离来、住、去向如虚空般，所以断取两者无有而于觉性自

现之智慧等空广大中解脱而置。

所谓的解脱也是本来已解。其实所谓的解脱是对照束缚而成立的，从某种束缚中逃脱，称之为解脱。但此处因不存在束缚，故置于自解。除此之外的所谓解脱无法成立，且束缚与解脱两者也本解而为平等性。

所谓未解脱也是本来已解的，若存在所谓未解脱，则必定是法，若是法，那自然是自性空性离戏的。因此束缚与解脱两者无有而置于觉性透彻本净界。

同样，所谓松坦也是本已解的，因为言称松坦与不松坦的松坦是从本基中从未存在的空性，故置于觉性大自解之状态中自灭。

所谓直置也是本解而置的，因为不成立所谓直置的置处、所置以及置者，皆无所置而本解，于觉性赤裸无二中自解而置。《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密意见，未堕善恶方，越离是非边，圆不圆无二，圆满觉性态，迷不迷无存。"

乙六、了知要义之总摄。

总之现而为有之万法　　未现未有超越之所法

一切本来界中解脱故　　谁亦不必复新再解脱

意思是说，总之我等之意境所现的一切现有法之法界大海

相。其中暂且在凡夫们的二相意识中无法显现的，也在彼之意境中不会显现的，难以了悟的甚深之法，即是涅槃法。寂天菩萨云："胜义非为意境行，意识承许为世俗。"意思是说，只要是超越意识之法，一切必定在原始中已经解脱于本净离戏大平等性界，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必复新勤作解脱之方法。《应成续》中云："本来解故不必复抵达。"

乙七、立上述之承许也无需如是勤作之讲释。

对此即便精勤亦无义　莫作莫作造作行莫作
莫观莫观意之法莫观　莫修莫修意之法莫修
莫察莫察随境心莫察　莫成莫成希忧果莫成
莫断莫断烦恼业莫断　莫持莫持清净法莫持
莫缚莫缚自相续莫缚

觉性本体远离有无、是非等一切戏论，针对于此本体而言，重复两次否定是极为重要的，其含义深厚。《珠宝原基》中云："句有极胜了义时，一句复申极重要。"所以此处是在否定所取能取这两种法。对觉性本体而言，没有所行法之所取和能行法之能取两者，故对以所行和能修两者言"莫作莫作"之重复，是觉

性超越勤修之密意的深重复言。

如是因现有轮涅一切法本来已解脱于界中，故而对此无论进行取舍断得等的何种行作也是无意，所以莫作莫作任何亦莫作。为何造作行莫作呢？因为能寻之境和以勤能修两者无二而为觉性离戏平等性，其远离所寻能修，故本解如虚空般。

“莫观莫观”莫观何呢？莫观意之法。为什么呢？因为觉性本体远离了所观能观，故本解通彻而置。

“莫修莫修”莫修何呢？莫修意之法。为什么呢？因为觉性本体远离所修之意，故所修境、能修境者两者无有，而为本解本净法性离意察之平等性，置于任运大圆满。

“莫察莫察”莫何而察呢？莫随所显境和能执心后而察。为什么呢？因为境、心两者从未有过，而于本来自解于觉性周遍广大界之状态中无迁变。

“莫成莫成”莫成何呢？莫成具有疑虑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果位从原始就以无作自成任运的方式早已成就了，故当今无有由于希忧所导致的对获得之希求和不获得之担忧，而于自然任运大平等中直置。

“莫断莫断”莫断何呢？莫断烦恼之业。为什么呢？因为在觉性本体，烦恼与贤劣业等原始就从未存在过，而永恒不超越于本解唯一明点之状态。

“莫持莫持”莫持何呢？莫持执为清净之法。为什么呢？因

为在觉性本体，无有所谓清净之法而应持之事，所谓持者心识的境与境者相，皆无有而不超越于本解大净平。

“莫缚莫缚”莫缚何呢？莫缚自相续。为什么呢？因为觉性本体中所缚之执着境和能缚之执者心，两者本来无有而置于本解唯一明点。《觉性自现续》中云：“有与无之法中解，无有二取之心垢。”

此类的分别法虽有许多，于此处略分一二。《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觉性本体中，无有迷与不迷者，众生意之诸种心，词与文字无法诠，取决三种教言藏。”觉性本体没有任何迷乱与不迷乱之要义，总结起来的话，就取决于三种窍诀之藏，三种窍诀之藏即是本体、自性、大悲三种。又云：“自证法身之显相，以观无法获得见，住式取于三本体。”

觉性本体因远离所观能观，故虽以观不得见，但不观而安置于自地的依着是三种安住法，以此来证悟。

三种安住法：其一、觉性大悲妙力不灭而于外境上无论显现何相，丢弃显分而置于赤裸觉性之上，此是外显相之直置。

其二、内之心上三毒五毒等分别念的贤劣妄念无论显现出何种，将显分丢弃，而自地置于赤裸觉分之上无造作，此是内动摇之直置。

其三、虽自证自知之赤裸觉分裸露现前，但若强调此的话，则无内外间隔的唯一觉性法性现前，此是密觉性之直置。

另外，大圆满之行为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无碍之行性，以行无法得成办，取于无贪三自解。”意思是说，大圆满无碍自解之行为，无法以所行得以成办，故无行之行为需要具备三种无贪自解之要义。

其一、彼时无论显现何相，均不作取舍而于觉性本体坦然直置，故自地解脱，此叫做显相坦然解。

其二、无论动摇何种分别念，皆如同蛇结自解般自灭，此叫做动摇自解。

其三、觉性是本来无作而早已解脱故，此叫做觉性本解。

另外，串习大圆满之义的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串习本俱性，以修不得新起生，取于四种无动之离思。”对大圆满之义串习而行持的方法要有“本有”“一断”的四种成熟：一、“外”不执着显现。二、“内”心识不动。三、“密”对觉性不贪。四、于真如实相的状态中永恒不超越。

证悟大圆满之义的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二义难证悟，以相词汇不可得，取于两密窍诀髓。”意思是，证悟持于自明的两种窍诀精髓：其一、安住时要了知觉性之透彻。其二、动摇时仍要了知觉性之透彻。

另外，大圆满之大抵达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觉性无证性，以修不得见证悟，取于唯一大抵达。”觉性自然无证悟之唯一抵达处，是立断时的自现赤裸觉性之透彻。

了悟觉性甚深实相之义的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自现智慧性，以成无法得成办，取于了悟之二藏。"就是说，两种觉性任运成就的了悟藏，即是本体本净及具有自性任运成的两种了悟藏，由于此两种超越了恒断二者的边际，故了悟觉性为透彻赤裸。

大圆满果位的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果位一断性，以生不得现圆满，取于窍诀三离贪。"就是说，果位离贪任运之三种窍诀：一、觉性本体空如虚空般。二、自性自明具备明之成分。三、大悲不灭而显。具此三种。

大圆满瑜伽士的五毒妄念无论现为何相，接触之解的五个要点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显现接触性，以持不得获所持，取于五种净本体。" 烦恼五毒妄念与五境接触时，若妄念随于境，就会如同凡夫般积累业而堕入恶趣。当五毒妄念接触于各自境时，期间若能显现觉性透彻赤裸，则五毒自然转为五智慧而解脱，所以叫做接触自解的五种要点。

另外，空明密意之六种明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无妄内明性，依贪胜义不得证，取于六种真实谛。"意思是说，当大圆满无妄净明的觉性现前时，若对此贪恋的话，则无法证悟胜义之实相。彼之要点取决于空明内之六明或六种真实谛，具此极为重要。其一、因本空故无舍持；其二、因自空故自明而置；其三、因明空故境现不灭；其四、因本体空故于有之状态中不动

摇；其五、因有空故不执着为器物与征候；其六、因无空故觉性净明不灭而直置。具备此六种要点极其重要。

如同这样，最终抵达的八种法尽地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四种诠圆性，以察不达最尽地，取于八种无执诠。”就是说，大圆满基、道、果之一切诠示，圆满于基本净大法尽界的意思，是因当今不去抵达以意而思察之边地，故要证悟八种无执着诠示之义的要点。即有、无、现、空、轮回、涅槃、束缚、解脱，因此八种执着无存在，故边解广大界抵达了法尽无名之本净地。

另外，对大圆满自宗而言，一切显现证悟为三坛城，故无取舍，此在《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不变五道性，以练无法得抵达，取于三种坛城示。”大圆满不变之五道，本来一同圆满于觉性本体。当今若依着勤而修练则不可抵达，一切显现取决于证悟三坛城，即证悟显现为“身”、所声为“语”、念觉为“意”之坛城，所显无取舍而不超越于唯一觉性。

大圆满对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二十一种直指法，是如《狮子圆力续》中所云：“圆满果位自净性，以修不得获成办，取于二十一种法。”《直指综合续》中云：“二十一异根次第，光与智慧之本性，依指七种直指法，七种下根得解脱，身与明点之本性，依指七种直指法，七种中根得饶益，觉性与界各有七，为益上之七根基。”意思是说，依着光点与智慧而直指的方法有七种，

是对于下等根基之人的直指法。依着身与明点而直指的方法有七种，是对中等根基之人的直指法。依着觉性与界而直指的方法有七种，是对上等根基之人的直指法。总之关于二十一种直指法若欲详细了解，可于他处求知。

三制伏：在《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秘密本体性，以供不得获悉地，取于三种制伏义。”即是说，“显相”制伏如幻化八喻；“知”制伏自灭无迹，如虚空的冰雹般；“觉性”制伏透彻空性如虚空般。

三元藏：在《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空性智慧性，以思不得见自证，取于释之三元藏。”即是说，本解赤裸元藏空；自解赤裸元藏明；处解赤裸元藏不灭。

三显相：在《狮子圆力续》中云：“圆满自面明之性，并非以指所得见，取于义之三显相。”就是说，觉性自之内明显现为五光；觉性显现是属于清明；质之显现超越一切法尽之执着。

如同这样，五道结合任运四相。在此处“立断”时，颠倒而表示五智慧之显相诠示，是觉性法界本智道——证悟离戏透彻之本面现前，最终所证悟之义的法性现前，叫做法性穷尽相。

以串习此而觉性容显一切的大圆镜智之道，远离偏私偏袒，于自证大清明的状态中不超越的标准是抵达觉性达量相。

因在此基础上串习，故证悟轮涅平等性的平等性智道之觉受相日日增盛，叫做证悟增长相。

因对此串习，故“对觉受越离一切贪着之边际”的自相妙观察智之道，现前身与智慧之显门不灭的果位，此为一切法之究竟，叫做法性现前相。

“立断”时的四相相较于“顿超”时是颠倒的。布玛拉云：“此类颠倒故，自证达竟基。”

乙八、证悟之时刻确定为法尽大无名。

一切齐倒任皆无境故　　无定与法无缘向认定
基倒道倒果位法倒故　　善恶无有如尘失缘依
齐齐平等本断现有断　　轮涅均倒界中皆无存
何是任是是此无缘指　　尔等何作吾则位于彼
往迹现无于此谁何作　　哈哈似此奇异真可笑

意思是说，对已经抵达法尽大越意之地的瑜伽士之显现层面而言，现有情器等何现之一切法，因证悟均无实，故一切贪执之相同时倒塌，因六欲之一切相无有定念贪执之起生境，如同清净的虚空般，故于本净大界之密意状态中就会现前无迁变。

尔时无有善恶、贤劣、取舍、勤作之准备，也无有任何意贪与所修之法。一切缘指缘依皆因于觉性本净界消净，故置于无所

认知之通彻中。

因依着意之造作，故所谓边解之见地，即放在心底的心中念基倒塌。无有缘指缘依的边解觉性现前超越言表之境，具有心执之基住和具有边执之修持等戏论道倒塌，法性自成本智离戏平等性之密意裸露。具有希忧二者的所谓果位法，无有任何所成的果位坍塌，现前果位四身五智慧等，住于觉性自地的意乐从内而现。摒弃贤劣善恶之执着，对无有歧处、谬处、丢处、碍处、过患等的从险关中逃脱的果位，没有丝毫之希忧，而现前无所念之本净义之果位，显现境和境者心识两者无各自而齐齐平等稳置。

一切法于觉性彻然无实唯一界中一味而断险，一切迷乱相从未有过而本断，从内决定万法本为无有，无而明显，朦朦胧胧，除了如魔幻般外别无其他而决定故断现有。轮涅一切相因倒塌于觉性法界，故成为唯一法界周遍平等性。所以一切除于觉性法界本状态中透彻之外别无他法，包括证悟的此觉受也仍无存在或无有存在处，为无基离根性。是此是彼或是何等的缘指无有认知而无定，不超越于大放逸觉性周遍大界广大之范畴。

因外显相无执境故外空；因内心识无执心故内空，若证悟此事，则彼等现为与我分别相的一切我之显相，均除我相之外无有而决定。无现空之自色显于基的这一切除如玩笑游艺般外，无可作可行。对一切所行与能行法如同梦境得以认知般无贪执着而心生欢喜，因内实执心之钉橛解故，解开了我与我执之绳索，觉性

透彻之野马寻觅也不可得。此时感觉到我住于何处？住者我在哪里？那时我不可得。我住于我之住处也无基离根而透彻灭行灭空而置。曾经所谓自明赤裸法身不就是个维护自面吗！从而感觉到可笑。当今连可笑都丢失而无影无踪，所谓此是彼非的一切承许和观察法性实相的觉性之识也已经丢失。往昔之迹——法性之自地，当今亦无存在，对此谁？行何事？当观于外显现时透彻、清非清、浩非浩、灭非灭、成非成，无有是非之方别。因内觉性之识观于自地故，行尽、空灭、无性、妄净、无迹、周遍，也无有空之自性，哈哈！法性受之兴奋是如此之惊喜，如此之可笑！此等在《十二金刚大笑》中可明详其妙。

乙九、此时因显现证悟悉解故法性自现之游舞任运成。

现有情器颠倒迷惑故　　昼夜本醒自醒虚空醒

日与时醒年月劫皆醒　　一醒诸醒法与非法醒

轮涅迷基元始界中醒　　谓界词素意之法醒故

凡修任勤现下何希求　　欲求定尽虚空不思议

无法乞者自性如是尽

因上述的这些词句是属于续之甚深秘密之义，故若具根者有

幸得闻此类词句的话，便会积累多劫的资粮，以及清净业障。同时应有对大圆满的如来密意、持明、耳之传承上师们的相续之证悟必定会融入自续的净相心。这些是无垢光尊者根据自己的证悟境界，如同金刚骤歌般的直接所言。其中有些词汇是属于古词与大圆满无作自现之词汇，故意义难以释清。

若根据无垢光尊者的证悟觉受而阐释的话，则觉性界中现有情器之一切相，均远离迷乱贪执，均因于觉性本净法性界中倒塌，故“此为迷乱”“此为未迷乱”的识之觉受的缘指早已丢弃。所见一切相印解于任运平等大透彻。

从今至往昔的日夜显相以及时间长短之相等，于觉性无基透彻的本体原本本醒，自醒如虚空般醒，白日之显相自醒而“昭然”，夜晚之显相自醒而“无然”。未入执分的觉性透彻之本体层面，日夜两者相无二融一而平等，日夜之一切相于觉性状态中醒而“基然”为唯一平等性。日与月之一切相于觉性界中“醒然”，包括通过许多日夜连接为月继而合成的大劫等显相在内，全部于觉性界中自灭、自醒、印然。所谓“一”也是无基自醒，所谓“多”也是无境之醒。所谓有所法之显现和无所法之显现各自无别而醒于觉性大本净中裸露赤裸觉性。因轮涅迷解之无基而原始大空界自醒，故无有轮涅之名而置于空醒。

若一切醒于原始界的话，那原始界本身觉得如何而住呢？所谓的原始界虽在词素意识法层面这样言说，但实际上所谓界，也

是于觉空离戏透彻中自醒，无有法可成。因于空性之领域，或者一个大空性之变幻、一个大空性之自性、一个大空性之范畴中不超越，故而无有任何精勤的法性之谷或法性之范畴。

那么当下有何希求，因为穷尽了所求，故此是如一切如意之摩尼宝般。欲求之意所决定的一切穷尽于本净唯一明点界，如清净之虚空般。因自性不可思议，故此事极其稀有！隆钦巴尊者言道："我以无'法'乞者的方式，将我所证悟的真如实相之自性，若是毫无隐瞒而阐述的话，就这样穷尽了。"

乙十、因密意俱住于法尽邑，故三时无迁变之归义。

大地珍宝虚空空间邑　　无依本解密意自成故

三有情器大无境而解

意思是说，内外情器之诸法远离生、住、灭，也远离八边戏论，所依器之世界，大地、珍宝、石山、房屋等；能依有情归纳为三有的一切众生，实际上原本就是从未有过的空如虚空之空间般，于未成任何的本体之上俱住，就叫做虚空邑。这样的空非为单空，而是空之自性自明的无现空之形影的显现而已，此叫做明不灭珍宝邑。

此两者实际上都是无依本解的觉性自现赤裸之密意而任运

成就的，故叫做觉性唯一明点金刚邑。

所以因实际上三有情器的一切相无境大透彻本来已解故，不超越于本解唯一明点金刚邑。彼之意义因基不超越于缚解，故在《十二金刚大笑》以及《宝聚续》中云：“此类不思议之王词言语犹如自现般，即觉性超越善恶之要义；修与不修两者无差别之要义；二资粮能否积攒无差别之要义；道修与未修无差别之要义；佛与众生无差别之要义；证悟无我与观为我两者无差别之要义；与所行远离或不远离之两者无差别之要义。”即是不可思议之七大词义，若欲详细了知请详阅自释《引证宝藏》。

乙十一、清除与成熟证悟相违之教言。

无方执为方故被缚者　　不知自性自我自欺故

与己昧己迷惑复迷惑　　本无迷惑执为险故迷

意思是说，法界大海相的这一切，实际上于偏私偏堕的觉性菩提心之状态中为一味，未证悟如是之下类乘和平常凡夫，以及迷惑的众生——愚昧者们，将此觉性无方周遍广大隔于我执之中，因亲怨、自他、宗派、见修等偏执故，束缚于无穷迷惑的帐幕之中。那是由于不懂得一切法之自性越离戏边，无偏如虚空般，于一个觉性界中不动摇之义的缘故，所以就成了与己昧己。对自我

之觉性未了知是自面而执着为他，就如同自己恐惧自己的影子般。被掺入了取舍迷惑之染垢后，不知自证法身俱于自面而必将间隔周遍之觉性，将自相认知为他，而导致自我昧惑迷失在三界轮回之处，无穷尽的陷入痛苦，此被逼迫的现状若在一个证悟实相的瑜伽士看来，就像儿童在玩耍时，因建造的沙屋坍塌而感到痛苦般。寂天菩萨云："沙建房屋坍塌时，儿童伤感而哭叫。"萨绕哈云："当我玩耍时，儿童生绝望。"

也就是说，在这些迷惑的一切显相从未存在的同时，对此生起实执而被束缚，感受疲倦，是迷惑再迷。实际上三有迷乱的一切相本来就是从未有过而显现的，若此如梦境般无有而明显之相，被我执所执的人我执左右，则会导致将轮回痛苦执为险崖，故此迷乱乃为绝望至极。《狮子圆力续》中云："并非此类有情众，自我妄念逸与散。"又有云："有些执外而散乱，有些执内而散乱，有些修禅而散乱，有些行所行散乱。"亦云："未见自证智慧义，对此显相实执故，未得见得净现灭。"

乙十二、如此之迷惑也是无有，因由我执所生，故应摒弃贪执的教言。

迷与不迷菩提心之界　　菩提心界本来无迷解

执彼所现游舞故束缚　　因离缚解二故无境心

执无为有故盼莫虚诳

意思是说，因迷惑而显现的三有轮回相和无迷惑之寂静涅槃相，全部在觉性胜义菩提心界中从未动摇。故觉性菩提心之本体没有任何缚解或迷解，本来透彻而住。所以觉性本体无有任何但仍能显任何之力量自俱而圆满。

因彼之觉性妙力游舞而显现存在了轮涅二者和迷解二者，所以因妙力与游舞被执着或贪恋所束缚，故三界之迷乱相如幻化与梦境般，因因缘、缘起不灭而显现了。但是对究竟之本体而言，因无有束缚与解脱两者，故所执境之诠示和能执心之诠示两者无有，故除觉性透彻外，别无他成。所以觉性本体无有境与境者、自他两者、贤劣两者、缚解两者等任何，而被仍然执为有的二执掺杂了自我之觉性，导致变成了自我欺诳。如同这样，迷惑之根本取决于二取，当二取接触时，接触无境而解脱的窍诀之道极为重要。

其实，显、密包括大圆满在内，铲除迷惑的方法有许多，但此处总结于三类之中。

其一、迷惑从基铲除的方法：首先了知迷基之二取，就如同认清盗贼而直接指明，令其感到羞愧而不会再次前来，从此主人方能于自家安乐一样。包括分别念在内的二取迷相，若能不变、不减、不掺杂，而证悟为法身觉性的话，则迷惑便于基中铲除或

迷惑自除抑或自解，此为大圆满的殊胜。

其二、迷惑于道中铲除：当今依着于密法的甚深窍诀道，而将迷惑运用为道——五毒转为方便道。此是密法之共同法。

其三、迷惑从果中铲除的方法是属于性相因之乘，承许当获得佛果时，迷惑包括其成分在内悉皆被铲除，如同国王得到王位而降服眷属一样。

这一切意之力量和妙力不同，是由于宗派与道之深浅的缘故。那是因为上等能够了悟下等，但下等却不能了悟上等，故而若对大圆满的要义不作保密的话，则因下等类之意识无法容纳，导致失坏法之威望，也作了乱失密门之过。

《宝聚续》中云："对声闻缘觉等，此类词素等之内容尘许也莫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听闻此类词汇时，会感到恐惧而晕厥，对密法无兴趣而启发不悦。因彼之异熟必定会感受大地狱之痛苦，故莫宣莫令见，甚至连风向也不能吹向。"

乙十三、对此之含义略为广讲，分六：

丙一、本来已得如来之本面，未被迷惑掺杂之教言。

本为佛故彼解脱觉性　　莫要缚于恒执法帐幕

本来无境诸种清净界　　等空大乐基根菩提界

彼者无有轮回元始态

意思是说，因为觉性本体从原本中从未被轮回之垢所染，远离一切戏论而早已解脱，所以莫要缚于妄念等的恒执心之帐幕中，此为教言。

虽然关于觉性束缚与法之帐幕中的诠示有许多，但于此处略讲的话：陷于贪恋词汇之帐幕、陷于无念单掉之帐幕、陷于执着勤作之帐幕、陷于显相实执之帐幕、陷于究竟之义寻于他处之帐幕、陷于空色执相之帐幕、陷于在意分别念而丢失本质的空见之帐幕、陷于遍布妄念之帐幕、陷于修空堕暗之帐幕、陷于无处硬置之帐幕即十种。如果从如是之帐幕中解脱而懂得维护觉性自然本质之本体的话，则不存在任何帐幕。因为觉性是本来无境离戏透彻如虚空般，具有诸相的空性，本体本来于本来清净界永恒不离别，所以已于任何歧谬之帐幕中早已解脱了。

这样的具有诸相之空性的大本净，是本来于迷惑帐幕中解脱的断边离偏如虚空般之平等，是觉空大乐离根之胜义菩提心界。此界是一切法之究竟抵达地，是唯一明点之密意。对此无有迷惑之帐幕与所谓轮回之名，是原始本质之自然。若未获得这样的本来如来原始本质之自然的话，则会陷入迷惑之帐幕。关于陷入帐幕之十种不同之喻在《宝聚续》中所阐释的意义，由无垢光尊者在自释《珍宝藏》中明示。

丙二、战胜二取轮回之结的教言。

唯一明点无有分支之　　执为一与异乃迷乱心

自成本智本无因与缘　　执为轮回之道菩提障

任运无方远离边与际　　贪于偏见之边傲慢魔

于之无实有相空无灭　　施设有无现空颠倒知

彼故丢弃任求偏私帐　　任运无偏应知虚空般

觉性唯一明点无有任何有无、是非、显空、见修等戏论之分支，欲求为一本体或欲求为异，以及执着为有无、相违等，这一切均是迷乱之心，这是因为一切法于觉性唯一明点界中不超越而无二的缘故。觉性自现本智是离戏不成立于任何一方的，无有因缘勤作，对此歧为轮回与轮回道而显现迷惑相，并且将这一切执着为成立于自心，是不得证悟法性菩提心之了义的歧障。此觉性自现大任运是无偏离偏之智慧，当观于偏之贪边、有无、是非等的欲求时，因离戏本体被骤然意识显遮的缘故，而陷入种种戏论帐幕。

总之，因言思之念与执着一切是属于颠倒见之妄念，故叫做傲慢魔。在此处，未于应放之魔观中解脱叫做魔，一定要了知这一点。魔之本体是无明包括二取的迷惑，它的功能是断除解脱之

道，故称之为魔。分别来讲二取分支的分别的话，有强执肢体魔、夺命寿之魔、五毒烦恼魔、喜悦天子魔。若进一步分别的话，则分为二十一近根烦恼。若分别各种迷惑之状态的话，则妄念无边。也就是说，业之种类与烦恼之累积有多少就是多少。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一个分别念，若分别念解脱于觉性状态的话，则证悟觉性之真义透彻，而为从魔中获胜的瑜伽士。《觉性本解续》中云："若能证魔为觉性，因证此故诸种魔，态中无而自然伏。"

如同这样，觉性本体无有丝毫的器物与征候。虽然无有之觉性大空明分是诸种现分不灭的智慧，但是有无、对错、显与空等立于欲偏之所求，是对证悟觉性透彻的所遮——黑暗之轮回门，即颠倒之意识。所以各自根据己欲的宗派执着为偏面之贪敌、希忧、计较等，被这些左右而导致无法得见胜义本质之本面。要将这样的一切帐幕丢弃，而应当认知为觉性无作任运无偏大平等普纳如虚空般的自证周遍广大界透彻赤裸之本体。

《大鹏续》中云："身语造作意之定执着，必定遮挡法性真如义，较彼更胜对治为何者。"若身语被精勤造作，心也被缘指贪执所左右的话，则必定会遮挡法性胜义真如之自面，故除观于远离缘指贪执的觉性法身赤裸自面之外，即便于他处寻找更胜的勤作贪执之对治，也不会存在。

丙三、一切除法性菩提心之界外别无其他之决定。

显声见闻六聚虽任现　　一切自明无区分之界

本解平等之界要决定

意思是说，外，所执境所显的现、声、见、闻等六聚之相无论以何而现，所现一切均为觉性空明不灭之妙力与游舞。因唯一觉性的妙力与游舞无有贤劣两者之区分，均不超越于法界无生界，故并非言思戏论之境。

《狮子圆力续》中云："我乃远离空之词，我乃无有不明法，我乃自显大光明。"也就是说，因普作之王我乃不偏堕于现与空之一方的离戏，故越离空之词汇。因我乃自现大光明自证自明，故越离了无明之黑暗。

又云："我乃无有所行法，我是本来越离生。"云："我乃无有妄念边，我是越离是非法。"普作之王我——觉性自现之本智是离戏如虚空般，因越离了所行能行的勤作法，故本来远离生。因越离了妄念性相之边，故远离了是非、有无等一切执边法。所以轮涅之诸法并非当今依着修持去证悟空性而获得的复新解脱，而是从原始就早已解脱的本解平等性，决定为除法界觉性界外不超越。觉性自现本智——法尽大无名本来置于唯一明点，决定于此状态中为要点。

丙四、界之基界心之词义往外的阐释。

唯一平等任随现之界　　能生一切功德故为基

一切自成无差别之界　　现为诸胜藏故菩提心

应知如空原始本清净

于自成觉性广大辽阔的大空唯一平等性界中，所现的轮涅一切法，对成为能生一切的显基的住之成分，叫做界。这样的觉性法界之智慧，是一种无所有而仍能现一切的状态，因诸种相无灭无遮挡，而清澈展现于外，故此叫做胜义菩提心。《普作续》中云："无灭亦无遮挡故，诸法无漏外展示，我乃言称菩提心。"

这样的觉性法界是因能生任运珍宝之一切功德，故将如"母"般之基称为基。这就像大地是一切有行与无行之有情的所依基一样，觉性法界是诸法所生之基。

所以一切法均是自成唯一觉性之妙力和游舞，因为这一切妙力游舞与唯一自现觉性无二，故觉性和妙力游舞两者无贤劣之分别，不超越于本净唯一明点界，所以一切法为唯一法性觉性。《普作续》中云："一切如来乃法性，一切教法仍法性，轮处时仍为法性，无有一者非法性。"就是说，时、处、师、法、眷属此五圆满，也是此觉性菩提心。

《普作续》中云："起生一切之原藏，菩提心之自性中，三

位导师此中现，三种教法于此中，眷处时乃此中现，宣此一切能生藏。”轮涅诸法起生之“原藏”是此觉性菩提心，彼之自性中不但起生法身、报身、化身及三导师，而且教法如外性相因之乘，律、经、论即集聚招引三外乘——化身教；苦行明觉三内乘，行部、事部、瑜伽部——报身教；玛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即深密随转方便三内乘——法身教，此三教仍起生于觉性菩提心。眷属、处、时等一切也起生于此，故叫做觉性菩提心是一切法之原藏。

三种眷属：有化身眷属，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此四种；报身眷属即置于十地之菩萨；法身眷属即一切法显现为法性之游舞者和五智慧等大海众。

三处：法身处是超越言思之法界究竟密严；报身处是五方佛刹土和密严多层宫或老化报身刹；化身处是灵鹫山等不定之处。

三时：法身时为无所言；报身时为清净永恒之轮；化身时为生法顺缘圆满。

所以，诸法所生基也是此珍宝胜义菩提心，显现为诸法之藏本身亦是此胜义菩提心。《普作续》中云：“言为我乃藏，诸法藏是我。”即是说，胜义菩提心应了知为如虚空般远离一切戏论之边，从原本就未成立任何，越离一切遮障的本清净。

丙五、分别讲释菩提心之词义。

自成本智基界极广大　　本来无垢未被轮回染

功德任运越离因果竟　　自证之藏光明清净心

菩提心集一切诸清净

意思是说，自成觉性本智远离偏私偏堕，遍满轮涅一切之极广大基界，对此为何言称为菩提心呢？

因为此觉性自现本智从原本就已经清净，没有任何烦恼之障与轮回之障等，从未被现有轮回之迷乱相所垢染过，解脱于自地，称之为“菩”。《普作续》中云：“菩之义为此含义，原藏即是菩提心，自现本智诸清净，普作之王所作也，普贤性中已清净，此义宣为菩之义。”

如是之觉性本智将一切功德以自俱而置于圆满之本体，因身与智慧之一切相无作自成任运之缘故，成为了能显一切之现者。但彼之一切勤作不依着于因果，因集纳于超越勤作之本体故，称为“提”。《普作续》中云：“所谓提为此之义，藏乃自成之本智，显现与至尽现有，情与器来均归纳，三时一切如来佛，三有六趣诸众生，如是性之尽虚空，遍满一切而置之，此义宣为提之义。”总之，显空、情器、如来与众生等一切的一切，集纳于觉性界中而遍布故，称之为“提”。

这样的自证藏之本智并非堕边之单空，而是因大悲普遍而

住，故为遍布轮涅一切的一种光明清净的本质。因各自自证的本智或自证自知的觉知不颠倒灭故，谓之“心”。《普作续》中云：“所谓心为此之义，藏乃自成之本智，现有情器之一切，入而左右明而断，此义宣为心之义。”

因此觉性菩提心中，轮涅诸法以无二双运的方式聚集。彼是本来未被垢所染的原本清净。所谓胜义菩提心的“心”，要理解为各自自证的本智，而因妄念之心和心现的游舞妙力只能显不净相，故而此为迷惑，此两者本质是不同的。

丙六、了知原因之结尾。

妙力游舞而现之本面　　因证悟故骤然得佛果
因未证故无明现迷惑　　遍基而生包括八识境
现有情器游舞现何相　　菩提心之界中不动摇
若住心界不动平等态　　轮涅拢集意界广而解

意思是说，此胜义菩提心自现之觉性，是无所有而仍显一切如明镜般，觉性妙力游舞所现的净与不净之一切相，无论是哪一个，对于觉性本身本体而言，都远离一切戏论之边际而无所成。此之本面或甚深实相若能如是证悟，则依着此果位，以骤然离垢的方式便能复得佛果之显相，其仍然不动摇于觉性本身状态之显

式。

阿赖耶之无明，由无记所起生的叫做阿赖耶识，其无念清明而显。而后，五根之五识，即眼能见色、耳能闻声等起生了无念之五识。接着起生意识，意识有具有妄念且执境的和无念执于一处且不执境的两者，于此中起生烦恼识而起生三毒五毒等烦恼。如是起生的八识包括这些的境在内，总之现有情器尽所有无论于觉性妙力游舞以何显现，均不动摇于觉性菩提心界。

所以于菩提心界中不动摇的轮涅大平等性之状态中，轮涅尽所有法全部归纳、聚集于平等觉性广大意界中本解而置。妙力游舞而现的一切，觉性无有而显的幻化自色自现于己，觉性是任运而能显一切之基。

《宝聚续》中云："是故如是原本性，所欲皆赐牟尼般，所需皆有宝库般，所见皆现明镜般，无垢清明晶球般。"觉性自之本体任运具备一切功德，如同摩尼宝般；所需无经勤而自现一切，如同宝库般；显基不灭而能显，如明镜般；透彻赤裸之本体，如同晶球般。

又云："诸种能现如绸缎，无有舍持如大鹏，见地力满如狮子，内明遍满如大海，自成解脱如虚空，一切尽示如大地，较于诸境更殊胜。"即是说，此觉性现式不灭而灿烂能现的成分如绸缎；断灭险崖之觉性自住无舍持的成分如大鹏展翅；无希忧的成分如狮子；不分内外而均清明之成分如大海；不成立任何器物和有相

而空之成分如虚空；身与智慧等一切功德之所依如大地。

乙十四、正式讲述实相，分二：

丙一、讲释自然本质赤裸之本体。

本质无有轮涅自性态　　无有贤劣取舍自性态

无有断得执取自性态　　无有五毒烦恼自性态

无有断偏堕方自性态　　无有妙力与现自性态

仅方假立不止自性态

虽然觉性本体不超越于任何，是离戏透彻之赤裸，对其仍能显一切的状态假立了许多命名。但觉性本体之实相本质，没有所谓现有轮回的应弃之法，也没有所谓涅槃的所修之法，而是觉性自性之住式状态或自然之本体。

如同这样，觉性本身本体的真如实相，也没有所谓白善业即应做之贤事，以及黑不善业即不应做之劣事，故而不存在一切取舍行境，而均不超越于透彻赤裸之本体，是觉性自性之住式状态或自然之本体。

因应摒弃之业与烦恼，以及应获得之如来果位，此两者任何不存在故，所谓取执迷乱相也根本不存在，此是觉性自性本质之

住式或自然之本质。同样，若无轮回，则何来能轮之基的取执两者。若此两者不存在，则三毒五毒的烦恼也无法存在，而于本清自清的离戏平等性而置，是自性之住式状态或自然之本体。

因觉性本身本体之实相本质不断于任何一方，不堕于任何一边，故所谓断边偏方本来不存在，而于本净唯一明点中俱住，此为自性之状态。《六界续》中云："越离诸词表与戏，无有法逾诸觉察，无佛陀与无众生。"《应成续》中云："法性从无造作者，自性净故离戏论，越离诸种妄念境。"即是说，如是之觉性本体是何也不成之空，任运而成为仍显一切之主，以此而言称妙力与游舞。实际上，觉性本来就是本解的，因其妙力缚解而住，故称妙力。游舞无法显现而置于普贤唯一明点，是自性自然之实相。

因当今所显所相一切如幻化梦境般，仅仅依缘起缘生而显现假立为佛陀、众生之分别等单方立名，所以对此没有任何障止，将它置于自地就无所妨碍了。故而若能证悟实相，这一切相便自现、自灭、自解，也是自性之状态。

丙二、所得不寂灭而却无妙力显基是为何之讲释。

自成本智法尽而无名　　妙力游舞所现无基性

缚解无存实相自性态　　假立名解仅自灭无迹

皆是皆非何灭不相违　　假立名为本解而诠释

意思是说，若对所谓自成本智抉择观察的话，则自成本智是究竟之无本体的空，无论于何处寻觅其名，亦无所得而空。故此自成本智从名、意两方面抉择都不存在而通彻，法尽越意，既无名又无意，均不可得。那么所谓自现智慧跟名、义两者都是无关的，是因为两者都无存。所以若觉性无存，则何来妙力；若此无存，则所谓游舞而显也无存，而于此中显式不灭而现时，只是如是命名而已，实际上连此命名也是无基离根的。若觉性无存，那何来无明；若无此，那么依此而生的取执两者也无法存在；若此无存，那么取执迷乱之束缚也无法存在；若此无存，那从中解脱亦无法存在，此为实相自性之状态。

所以虽然在觉性本体寻找皆不可得，但其却以不灭的方式仍能显一切，当以各自显式显现时，各自之立名均如幻化相般，就如魔幻师本身、彼之能幻的咒药与道具、咒药之游舞——幻化之男、女、马、牛等，在不经过抉择观察的显相层面，虽然是不灭而不可思议之相，但依着魔幻师的咒药和依着此而幻化出的牛马等的显相，就是一中显一而显现的。

同样，依着于觉性妙力和依着于此而游舞显现的现有轮涅，在不经过观察抉择的层面虽如是显，但一旦抉择时均无存在。就如幻化的牛马无有而显、咒语声空无迹、幻化者之身微尘无分、

以一与异抉择心时，离戏透彻而无所有一般。同样，觉性妙力游舞而现的轮涅情器之一切也是无有而明显、妙力自显而空，觉性透彻大法尽越离言思戏论之境的。所以觉性、彼之妙力、游舞三者若不存在，则何来束缚；若不存在此，则所谓此中解脱，也仅仅是在不觉察的层面为了易于理解而假立为名而已，实际上自灭无迹。而透彻法尽之觉性，越离了一与异之边际，超离了言思戏论之境。所以觉性本体虽越离言思之戏论，但按照无有中显式不灭而显现的角度来说，皆是皆非等诸种分别的觉察与之并不相违。

所谓一切法本解也仅仅是词汇或诠示分支，是为了易于理解而言说的。实际上即便寻找也是任何迷、解都不可得。《圣者等持王经》中云："如是何者生子而，对彼假立名为某，此名何寻不可得，应知诸法亦如是。"《般若经》中云："须菩提！一切法仅为诠示而立名，此名皆为骤然性。寻觅彼等时，内也无存而无念，外也无存而无念，两者间也无存而无念，此是因为自性空之缘故。"

在此处略讲相关的题外之义。

有些承许显相为心者，认为因一切相由妙力之力而显，故显相均为心——识。那么，幻化之牛马等一切，均是由魔幻者的妙力游舞而显现，难道承许此类是魔幻者本身吗？若承许此，则当幻化之相坍塌时，魔幻者也要同时坍塌。另外当未出现幻化相之前，就无法存在魔幻者，那是因为幻化之牛马就是魔幻者本身。

所以，自宗不承许魔幻者随于是否存在幻化或是否坍塌之进退，是因为此两者非为一个本体。显相与自心两者非为一者也与此等同，显相不随于我而不行进退，我不随于显相而不行进退，是因为此两者非为一个本体的缘故。

那么若认为这些显相必定是我之觉性的游舞，所以应行“随于我而进退”。其实不然，共有的这些迷乱相不随于个人的独有而进退。比如，当我死后，山等仍然存在于原地。但是按照个人独有的角度而言，于我所现的山等之游舞，当我死时在我的显相层面已经消失了。因此各自的游舞与己行进退，但共有之显相只能与共有而进退。

那么，若认为当我灭时，虽然自相之山是灭了，但未灭的山之游舞不是留于后了吗？实则并非如此，因彼之留于后的山是共有之山，所以是后留之人的显相，而非死者的显相。

乙十五、广讲本来解脱之概念，分六：

丙一、显基之本体和妙力之自性本来解脱之讲释。

无有区分任运界中解　　无有合离明点界中解

任皆现亦无定界中解

意思是说，内外情器之一切法无有贤劣与取舍等区别，而在

觉性无作大任运界中本来解脱；觉性和觉性妙力而现的轮涅之一切相均无合离，而于觉性本空唯一明点界中解脱；净与不净之相无论以何现，均无定而于觉性本净大法尽界中解脱。

其实，觉性本体具有两种解脱法：自本体解脱于本净与万法解脱于彼之状态。

其一、自本体解脱于本净的方式：觉性本身之本体不成立任何有物、无物、一异、是非等，均以器物诠示法空之逆向，使自本体解脱于本净；所谓此觉性从轮涅法中解脱，仅是词汇假立，实际上越离了所解能解，是离戏大等圆智慧。

其二、所谓万法解脱于彼之状态的方式：证悟觉性透彻赤裸现前而万法无境之清澈，也就是说，觉性赤裸裸露现前即是此。

否则，如海底沉物般，在觉性状态中无法指明各自如何灭，各自如何解脱，这是因为觉性之本体无基离根的缘故。在觉性妙力而现的轮涅万法是无本体之空性，这是因为觉性本身也本来无本体的缘故，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解处、所解、解者，何来解脱？就像石女胎或阳焰水永无真实存在一样，只是仅仅在词素层面立名为解脱罢了。

因此，此处之直指、护持状态、修练妙力三者，也除了安置于自证透彻赤裸之上外别无其他。因为觉性是无区分、无作自成大任运本来解脱而直指的，在利根者的层面而言，除了觉性透彻赤裸现前外，无有其他之抵达地，这是因为一切抵达之究竟即是

此。

若如是于所证悟的觉性透彻赤裸无离合的光明唯一明点界中，缘指贪执全部自地解脱的话，就会对觉分赤裸清澈之自性任运之禅定坚信而抵达密意之尽头，此是直指也是护持其状态。那么觉性透彻清明分之妙力，就像镜中显影像般，无论妙力之相不灭而以何显现，除于觉性本净界中解脱外，无有其他之修练妙力。

若如是护持的话，就能够决定烦恼不放而自解，无迹无境，也能了知透彻究竟本智现前，这叫做坚信，也是决定。此是持住大圆满弃世任运广大之地的三钉。

丙二、妙力游舞而显的一切相自地就无自性，而解于界之讲释。

现为色矣所现自地解　　传为声矣传声自地解

感受为香香之界中解　　受味感者自地态解脱

念觉生受无基无依解

意思是说，觉性法性之妙力游舞所现的世间种种贤劣色相，都是色空无有而显明之显现。执色之眼识，就自之本体而言本来就是空的，显与识两者无依如虚空般于法性空之界中自地解脱而置。

同样，觉性之妙力游舞而显的世间所传之声，都是声空无有

而显明之显现。执声之耳识，就自之本体而言，本来就是空的，所传之声和执此之识两者本来就从未有过，无有丝毫所认的本体而空，于大法性界自地已解脱。

觉性妙力而显的贤劣之香等，总之世间的一切以香而嗅的一切嗅空，无有而显明之相不灭而显现。执香之鼻识，就自之本体而言，本来就是空的，香之受与现识两者本来就从未有过，于本体空之界中自解而置。

所以所显一切虽以实有而显，但不仅未成实，连以假而显的假从未成立。故而无论显为真假何相，应知均未成立。那么在边解大空界中无有而显明之空色如水月般显现时，就地就为无而现的空之自色，对此不需要有任何取舍与希忧，以及抉择。阿离野提婆云："何显各有其本体，对此莫要入觉察。"因为如何现，其本体亦是空性离戏。所以指明了不入觉察而置于其本体状态之自地。

另外，觉性法性之妙力而现的味受是否甜、触受是否粗的一切均是境现而显的。而味、触之一切，味受空，触受空，为无有色空而显明之自色，对执此之两种境之识，各自本体本来已空，现与识两者于自地本来就大自解，故于此中永恒不动摇。

因这一切显相无论如何显现，其自之本体空，状态超越真假，显相不定而显诸种。故而这一切越离了有无、是非等之戏论，不定诸现之一切相在妙力中无因无缘，只是诸种明显之缘起而显现

罢了。所以，念、觉、生、受等均于无本体、无基、离根、无依之本空大法性状态中已解而置。

丙三、觉察本身本体空而本解的讲释。

于一解矣法性界中解　　无有二矣境心平而解

自现解矣本智界中解　　任运解矣基界净而解

意思是说，因现有轮涅诸法从未生过，故于觉空离戏唯一明点界中解脱。所谓解脱无有解地与解者两者，除于觉性透彻界中解脱之外别无其他。

虽然将境显现六聚和境者执此之识两者认知为二者，但究竟之义上无有境心两者，此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境与境者心都无法超越于唯一觉性，于无二大平等中解脱。觉性自现智慧也是无有偏堕偏私而解脱于觉性自界，叫做觉性大自解。

所谓觉性自解归根结底也是解脱于法性究竟智慧离戏唯一明点界。所谓任运唯一明点也于通彻越离言表的界中解脱，此言称为无有所解能解两者。所谓通彻越离言表，亦于界基清净之普贤解基无二而解脱。

丙四、了知游舞法性中解脱之要点。

诸种解矣唯一界中解　　无方解矣任运界中解

一切解矣原藏界中解

意思是说，内外情器法界大海相般之诸种显相，一切于原始中以自清无基离根的方式解脱。这一切相于与觉性唯一明点无二界中解脱；以无方而显的一切法于觉空无生之状态中清净而解脱。

如何解呢？无方之一切相于无作自成任运觉性和无别大双运界中本解而置。所谓法界大海相无一余漏而解脱，即是于胜义菩提心之原藏觉空法身界融为一味而解脱。所以外相之境解，内执之心解，密觉之本体解，若是如是证悟则无有不解之法。《珠宝鬘续》中云："若证轮回义，无有未涅槃，若证五烦恼，无有他处智，若证痛苦性，无有寻大乐。"若如上述般证悟的话，则未放而业障清净，未寻而获得地道，未行而成就果位，即真实抵达了此义之地。六聚之境相和净与不净等一切所现所相，若懂得于其上自然直置的话，则于自清觉性无作自然通彻赤裸之状态中不动摇，此为了义实证而直指的无谬之要点。

《灵骨炽燃续》中云："若得未灌基圆之灌顶，指示直置自地之窍诀，修持无越离间受之法，自住唯一置为密意性。"即是说，即便未灌顶，觉性离灌之自成究竟之顶也圆满具于己。若懂

达直置自地之窍诀的话，则一切窍诀均如百河一桥之下般证悟。

若能证悟无有越离于誓言的无所受之誓言具住于己的话，即是三时一切如来之究竟密意。指示之正题是所现一切因直置而置故自解而解脱。当自解时，于直见觉性赤裸清然之本体中不超越。《圆满自成》中云："了知之时为四时，直置自解莫动摇。"了知之四时：了知显现无基、了知意识无境、了知觉性无依、了知法尽无名。

丙五、一切阐释为原始本解之自性，于其中不动摇而空明清净之讲释。

光明解矣日月界中解　　法性解矣虚空界中解

有法解矣大海界中解　　不变解矣山王界中解

意思是说，心之自性光明界中本来解脱，是指觉性非为单空而是空之自性自明，故以词汇言称日月界中解。如日月高悬般的九乘之顶，如日月除暗般。觉性本智将无明的黑暗从根本上遣除，故以日月为喻。

本来法性大空界中解脱，是指觉性原本越离了上下、方隅，此言称虚空界中解。如虚空无迁变般，觉性无迁变，具备金刚七法。如虚空离碍触般觉性亦越离碍触而透彻赤裸。

觉性妙力而显的有所法之相，一切本来于大法性界中解脱，喻为清净大海界中解。如大海清澈般，觉性也是现空无二，如大海现波浪般，觉性妙力游舞也是不灭而显现。

觉性从原始就不变或于无迁变界中解脱，喻为山王界中解。如山王无动摇般，觉性无有清挡迁变之见续，如喜马拉雅山为一切山之王般，此果位之乘是一切乘之王。

丙六、总摄一切等空菩提心即为佛之唯一法性之义。

本来解矣无生界中解　　一同解矣本清界中解

普解解矣本解界中解

轮涅诸法从原本就已解脱，那么解脱于何界呢？

未成立所解与能解之两者的本净智慧于无生的法身唯一明点界中解脱。这样的觉性本净无生，是以有而抉择也不成立任何本体的本净大空性。即便言称为无有也是自性不灭的一切妙力相如水中月影般灿烂而显现，此为越离见修的不可言说之大通彻。

此是何者能够证悟呢？乃为大界妙力之瑜伽士所能现证，此是不寻而得、不修而成、不观而见之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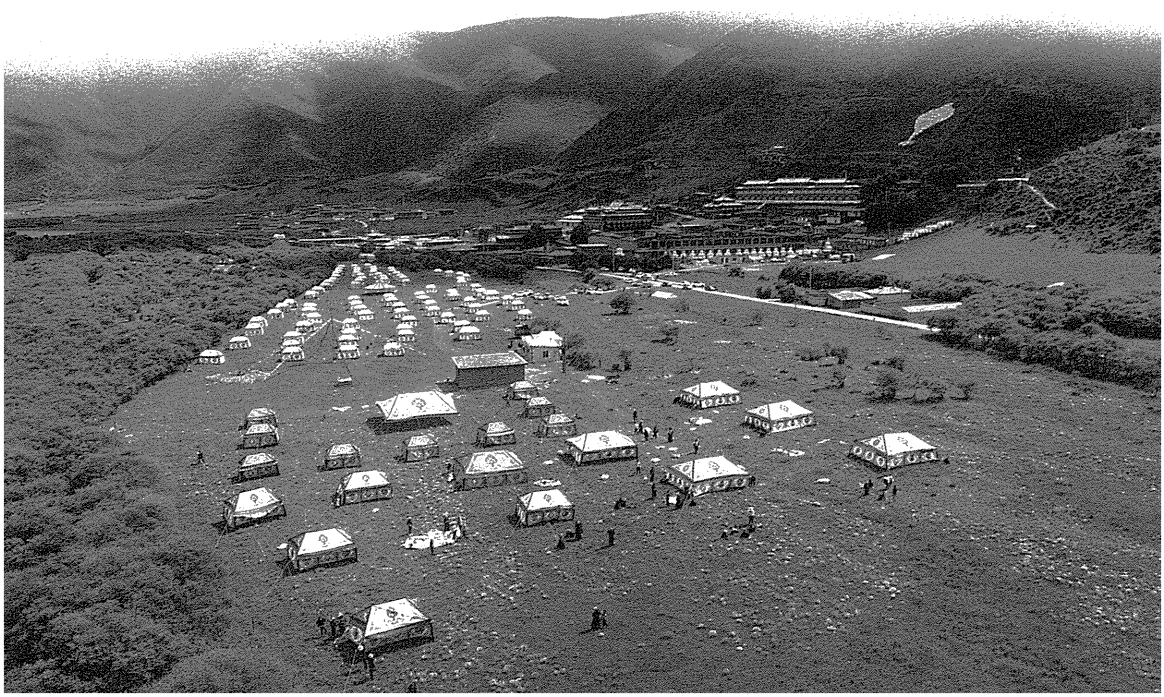
如同这样，现有情器法无一余漏而一同解脱，解脱于何处呢？

不成立解脱处和解脱者，连称谓也未成立，而是在已成如来的法身普贤解基界中解脱。如是之本为如来的智慧是因本体空故越离恒边、自性明故越离断边、大悲不灭故不堕于两者与非两者等单方的大本解之王位，未行而达、未忏而净、未习而知、未修而解脱，诸种显相悉数无余普解脱于大清净中。

解脱于何界呢？无有解脱与非解脱两者，于本来自为佛之觉性赤裸透彻界中解脱。此道如何修练能够解脱呢？烦恼不往外弃、觉性不往内取、以修不修、不以妄念遮挡、以心不思、以语不言，于鲜明自解本质实相透彻赤裸的状态中安置而解脱。

法界宝藏论第十二品字释，即讲述诸法于菩提心中本来解脱之自性。

法界宝藏论·第十三品字释



第十三品：一切法于菩提心中本来为佛，无勤作与修持而复次成佛之讲释。

如刚刚上述般，若现前具有二清净的果位的话，则法性如无垢摩尼宝般自他九欲任运而成。而自己仅仅具有摩尼宝并不足够，还需要清洗并置于经幡上祈祷，才能赐予所需。同样，仅仅于己具有觉性并不能解脱，若对甚深实相之了义不作修练的话，就不得现前四身五智慧等的果位。所以仅仅本解脱并不足够，还要复次解脱。

那么，法界离一切戏论之轮涅大总基中，以基中现基的方式显现时，未了知而由于被迷乱相所左右，而在我执之拗强习气中，轮回之心与心生的八识、蕴界处之垢障，骤然如天空集云般，将日轮般的觉性智慧遮挡而不明了了。

而当今依止上师的窍诀，远离集云般的骤然垢障时，自我己俱的觉性便如日轮坛城般显明，事业如放射光辉般遍满诸方量等虚空有情众生之相续。对此具有铲除无明黑暗的力量，是此之甚深妙道之果，这里广讲，分三：

甲一、总讲本体；甲二、分别讲释承许；甲三、正式讲释真正果位。

甲一、总讲本体。

于之万法任运菩提藏　　若能串习无勤作之要
本来已佛复次成佛果　　此是无上金刚藏之顶
九乘原藏菩提心大界

此颂意为，现有情器之一切法的本体，是自现之觉性身与智慧无余任运原本俱有的菩提心之藏。而令被骤然垢障所遮挡的“不明”现前的方法，即因三门无作自住大乐之本智，以无勤而护持的甚深窍诀之道的缘故，所以若长期在此状态中串习至终的话，当下骤然之垢障自地清净，原置的本已如来的自性清净之觉性法身复次成佛，骤然离垢的觉性如远离集云的太阳般现前，而现前究竟之果位。

这样的究竟果位是一切乘所求之竟——阿底瑜伽无上金刚乘之原藏顶峰，也是最终抵达地，亦是九乘原藏之精髓，一切法与法身唯一明点融一，而迷相包括妄念在内，均消失于界，于究竟胜义菩提心之大界——法性不可思议之界无别无二大平等，现前深之极深之要义、大之极大之究竟、藏之极藏之精髓而获得佛果。

如是，若本已是佛之十自性的法身和复成佛的骤然离垢之法身两者无二融一之智慧现前的话，则觉性妙力而现的一切相，在

觉性本身界中，如水中入水、油中入油、虚空入虚空般无别而一味，此乃为究竟法身。《灵骨炽燃续》中云："己之本体融入己，无而融一无分离，犹如水中入水般，也如酥油入酥油，亦如虚空入虚空，无二确为无认知。"《讨文甘露之滴》中云："犹如水中入水般，亦如酥油融酥油，所知能识离戏体，无二智慧融为一，此乃均为诸如来，命名自性法身体。"

尔时，身与智慧之一切相全部融入于界法身本净或内明细微本智，在此渗而不沉界中解脱，于内界童子宝瓶身获得佛果。在这时候，有些人认为不存在法身本智，但法身若无本智，则只能承许单空如虚空般，而自宗认为始终存在内明渗而不沉的细微智慧。

犹如晶球被光照射时，五光灿烂显现般，彼中身与智慧往外显现，就像上弦月从初一到十五，下弦十五到三十，当三十时月亮不显现般，实际上月亮本身之本体从未存在过上下弦之增减。如同这样，外明身与智慧之一切融入于内明细微智慧时，并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其中外明而显现的密严刹土具五决定，于此中幻化出五佛刹土，再在其中幻化之化身刹土等不可思议。

因此包括八识以及心、心生自灭时，其灭基是觉性显现为大智慧之身，法身外显色身之相，是未穷尽轮回前不停止利益有情。《入中论》中云："火光尽焚所知薪，尽寂诸佛之法身，彼时无生亦不灭，心灭乃为现前身。"所谓心灭是灭于本智法身界，现

前身的意思是现前法身而获得佛果，法身显色身而恒行利他之事业。

甲二、分别讲释承许，分三：

乙一、自现本智由自之妙力游舞而现的过患，安立清除此之承许；乙二、了知蕴聚壳中解脱的法身自俱而显，安立获得如来之承许；乙三、安立获得如来果位后，大悲利益众生之承许。

乙一、自现本智由自之妙力游舞而现的过患，安立清除此之承许，分四：

丙一、对己的自之觉性妙力游舞而现之障，如何通过要义而清净的讲释。

空中日月之轮虽光明　　未证集云之藏普遮故

不见菩提之心具己式

如来之自性或本俱如来藏、心性自性之光明，如辽阔的天空中显现的光明日月般，日月自俱光明能够遣除一切黑暗，令其无基而清尽。同样，觉性本身本质从未被染污所垢之光明，能清除一切与己不相符之无明黑暗，此与日月同法。

但是犹如未如是证悟觉性之实相的缘故，导致妙力游舞之现以执取所生的内外情器之迷乱相如浓厚的集云般，将如太阳般之觉性智慧藏彻底遮挡，由于依此缘，致使如太阳般之觉性智慧不见而现遮挡相。但实际上远离所挡能挡的觉性菩提心无有任何增减与“上下弦”等，其是因没有证悟其本体是越离盈亏而存在的概念所导致的。

丙二、如是之自俱法身因清除骤然之垢便得现前之讲释。

大云空中不动则自清　　无勤作而离因果之云

空中菩提心藏由己现　　根器次第故致异乘门

例如，云层于天空中原位不动时，不久就会于天空本体中自然消散。同样三门无作自然安住时，通达自然安住要点的瑜伽士或上等根基者，无所勤作，是故包括迷现因果习气在内的云层，全部清净于法界中，不放而自地清净。

彼时，如远离云层的虚空中央，太阳无遮挡而清澈明亮照耀般，远离骤然污垢的法身菩提原藏，自然而然于大自然之状态中刹那间现前，身与智慧的显相、具备二净的法身任运而自成。《狮子圆力续》中云：“若无现遮智慧尽边际。”

其实按照根基的次第，修道时各自除障的修练方法在各类乘

门中有不同的行持方法。但此处的上等根基之过患未放而自地清净于界，是最殊胜的方法。

就觉性法身本身本体而言，初期烦恼之障与众生之期；中期修道之期与过患半净半不净时；最终成佛果时，此三时无丝毫贤劣，就像被云层彻底遮挡、些许遮挡、彻底清净，对太阳本体而言，无有贤劣一样。

丙三、如何会被自之妙力游舞所遮挡之讲释。

本体如日法界界中明　　妙力如光诸现无区别
热温遍布地与湖水时　　起生气相现为云游舞
本体性与妙力均遮般　　本体性中自力未净故
游舞原藏本中遮自面　　现有情器迷相不思议

觉性本体如空中日轮明显般，觉性于法界中三时无有盈亏而永恒置于明空之本体，如日轮之妙力发射光芒般，觉性妙力与游舞中净与不净的法界大海相虽任皆显现，但这一切不存在有无显空等偏私偏惰性而遍满一切。所谓的日轮被云层遮挡，其根本也在于日轮之妙力，故而是日轮本身的妙力遮挡了其本体。当光辉之妙力照射大地、江河、湖海时，于此中起生温暖，大地和湖海

中的蒸汽在虚空弥漫，于虚空界现为云层之游舞，遮挡了日轮之本体。

如同这样，觉性本体之自妙力基相动摇时，未认知是觉性本身所现，便以我执而间隔了。依着此使本身妙力成为不净之游舞，导致遮挡了觉性本来解脱而住的身语意之原藏实相本面。

亦是说，若将现有情器执着为真实，则三有轮回之广大甚深不可思议的一切迷相便起生了。因此觉性本身之妙力游舞而现的一切，若认知为不净则遮挡觉性。《狮子圆力续》中云：“如来本体被己遮。”意思是说，若觉性是如来，那么其妙力游舞必然是如来，但若未了知此意，就会自己遮挡了自己。

丙四、为了清除觉性本身的妙力游舞之过，而显现了太阳本身之讲释。

宛如日光力动风云散　　因证本面游舞庄严现
迷乱本解自地现解故　　迷相迷执未放净于界
何去不定清净虚空体　　身与智慧任运旭日昇
非他处来而仅自现净

即是说，虚空之太阳无有乌云遮挡而光辉灿烂，取决于太阳

本身。光辉之妙力而射的诸方涌动之风本来置于自地，但由于骤然驱动，使云层消散于虚空界，方才显现灿烂而清明之太阳光辉。

如同这样，觉性法身本体妙力游舞不灭而显的现有情器等一切不净的歧障迷相，若依着证悟无我之智慧，认知而抉择其为无境之空性的话，则所显一切均为无基离根的空之自色，并且当了知其而置于无取舍的直置状态中自地松坦时，证悟了觉性本体如离云之太阳般无作而通彻，一切游舞均为无根离基之空性而现。

彼时，现心一切自己自解。显现为大智慧之庄严，证悟了迷乱本解，显现了任运自俱于自面等同时起生。与此同时因自地解脱故，迷相和迷执全部未放而清净于界。迷乱之一切相不知去向而消尽如虚空清净般，身与智慧等未修而自成，任运一切功德自俱而圆满，光明智慧如太阳般显现。觉性妙力游舞所显一切均在清净之范畴而显，这样的功德并非往昔无有而新生所获，而是仅为觉性自相之清净。

也就是说，上等精进者们，因今生内外之蕴聚清净故，三身现于自相。因本净基界与果位融一，故自面法身显现了自相报身，继而有情之二利任运而现。

乙二、了知蕴聚壳中解脱的法身自俱而显，安立获得如来之承许。

大鹏卵壳之中羽翼丰　　被壳遮挡当下虽未现

破壳之时翱翔空际般　　取执惑妄诸漏虽昔尽

有余漏果卵壳破裂时　　任运觉性自明现于己

身与智慧现相遍虚空　　了知本面普贤界中解

如同大鹏幼雏在卵壳中羽翼未丰满时，被卵壳遮挡，当今其正在迅猛地丰满羽翼，但并不显现。将来脱破卵壳的刹那，同时于虚空中翱翔一样。自性大圆满瑜伽士当今也是于蕴聚卵壳中成熟觉受与证悟，取执迷乱为我之有漏妄念，于卵壳未破裂前就早已穷尽，当下因未于蕴聚壳中解脱故，无法现前身与智慧之显相。将来蕴聚包括有漏在内的异熟所生之果，在剩余身壳破裂的刹那，将任运身与智慧等二十五果法，必定现于觉性自现本身。彼时，一切显相均为身与智慧之显相而遍布虚空，当了知是本面，即是于法身普贤王如来之密意界唯一明点之状态中解脱。《狮子圆力续》中云："我执穷尽相会法性母，四大之结解开执着灭，习气皮壳脱离法性界，智慧自相见得消大体，显相遮挡穷尽智慧明。"

又云："有情众生之自体，具备智慧清净相，犹如卵胎蛋壳中，无法现前被遮挡，自力圆满而成熟，思量自体丢失刹，自相与境便相会，与生本俱自明体，本体无念亲见得，智慧清净显相中，如来真谛获见得。"就是说，如是证悟的瑜伽士虽然身现为人，但境界却清净如佛，故称之为所行圆满之化身。当今除

某些眷属之外，余者无法见得利益，但将来必定能够利益遍虚空的一切有情。《普作续》中云："身乃凡人或天人，见解却为如来意，此人利益众生业，不必勤作安乐住。"《觉性自现续》中云："所行圆满化身者，自续解脱现如来，即将妙转奇化身。"

乙三、安立获得如来果位后，大悲利益众生之承许，分三：

丙一、外在显现之利益。

十方大悲游舞无量数　　显现幻化利益诸众生
直至轮回尽示现行益　　此是自性自然本体中
妙力大悲无偏而显现　　游舞诸种利他皆圆满

犹如瑜伽士死亡后，在法性清净中阴时，若能够将身与刹土等界显任运之一切相均了知是自相的话，便能融入本净法身界而于无别唯一明点界中解脱。《灵骨炽燃续》中云："而后本体本净体，犹如太阳具光般，自之化身具于己，自之本体融于己，无别亦无所差别。"

如是解脱时，于法身之状态中不动摇的同时，不可估量或无有边际之十方大悲之游舞以无量的方式，示现无数化身而利益六道一切苦难众生，于三千大千界不可思议之地，根据众生之所需

而应机调化。轮回不空，则方便之利他事业不尽。如云：“不净有情六道各所处，王族军族百姓乞讨族，困穷女性儿童及善师。”又云：“被欺被赞疾病说法者，鸟类兽类城市乞讨者，依各所需应机而调化。”即是永恒任运利他之事业。

此是在大圆满自性本然本体中不动摇的同时，觉性妙力之大悲显现无方，游舞一切有情众生的利他之业，无勤作而自然赐予如如意宝瓶、如意树、摩尼宝般的利他圆满。

丙二、成佛后如何显现大悲利益有情众生。

不净包括支分游舞息　　于不净众显出化现者

如同导师如来之大悲　　众生心净业愿净而现

当瑜伽士于觉性大法身界中解脱，获得如来果位寂静而置时，如来自相从未存在不净以及迷乱相之成分的游舞，此等悉皆消尽而获得了佛果。就如来本体而言，从未有过丝毫迷乱之情器相。

犹如于眠中苏醒时梦境显相消失般，抑或说如眼疾消失时，空中阳焰线无存在般，以及当胆病痊愈时，海螺显为黄之色消失一样。如来之自相中，情器一切相均不超越于清净。

所以，如来之本体虽然不存在迷乱现，但不净之众生为何得

见不可思议之诸种相呢？

譬如一则公案中，导师释迦牟尼佛身之光辉能够照射无量众生，令一切投生于三十三天为天子。这就是说，空性之藏即慈悲，故如来自然具备无勤作之自性大悲。于法界中未动摇的同时，能够示现无定想、不可思议之慈悲幻化。一切有情众生的各自净相与坚信的清净信之力量，结合清净的业与愿，当依着此力量时，如来大悲融入于其而行广大利他之事业。

若不如是具备此大悲，那么轮回断于下，如来断于上，两者间无有连接，也无法有任何利益。实际上并非如此，有轮回存在就存在利益众生。《应成续》中云："法身空性之自性，智慧遍知具圆满，自然射于众生续，若无轮涅无连接，遍知观明而清澈。"

那么如来之大悲是如何观照众生的呢？有些人是这样说的：通过众生的愿望和如来之加持力，在他人显相中显现如来之色身相，但是因如来本身不存在这些他相，故其余众生无法得见。这就如同大鹏金翅鸟之身躯能铲除水龙瘟，又如摩尼宝和如意树虽能赐予九欲，但摩尼宝与如意树本身并不存在显他相之事一样，所以不承许不知应度之有情。就如来本体而言，只有清净之显相，从不存在不净之迷乱，更不存在不遍知有情之他相。

有些人则过于两边，承许如来之迷乱相成立于自相而利益有情。但自宗绝不承许这一点！因为虽承许遍知有情，但不承许如来存在迷乱之自相。倘若存在此事，就变成了清净之刹土不圆满

的问题，也存在了未获得殊胜神变的问题。还有，若存在迷乱自相之显相的话，就存在了如来确有未清尽之过患等许多问题，甚至连在三清净将迷乱相神变为清净刹土的说法都存在，何况是如来佛陀。

那么自宗是如何呢？

如来于法身唯一明点界中不动摇的同时，如日轮光辉般，以任运智慧和大悲成分两种色身的方式利益众生，即是就如来本身之显相而言，现有不超越于清净。同时得见其余众生本体在无有而显明迷乱相时给予法是这样的，譬如以天眼观看时能够了知色相从未迷乱，不但能够认清其他人对空中的阳焰线和对黄色海螺之执着，并且自己所得见是未迷乱和他人所得见是正在迷乱，两者都能了知。犹如两个王子停留于宫中时，一者未入睡，一者入睡而起生恐惧之迷乱相时，未入睡者告诉他“莫要恐惧，这是梦境，是迷乱”。那时入睡者感到也许真是如此而渐渐苏醒，其恐惧无起生境而不存在了。

与此同理，如来只显清净之相，是因为原本就是如来的缘故，也是取决于究竟真如只有清净周遍。但是如来本身不存在不清净，只是在众生迷乱的本体因不清净而显现痛苦。当见此时就是利益了有情。也就是说，众生之迷乱本体的不净相在如来自相之得见层面，均是清净相。就像上述的两个比喻一样。

丙三、如何界中不动摇而游舞利他之讲述。

此时刹土化身不思议　　虽引无量众生达菩提
导师法身界中不动摇　　自成本智无恒断偏堕
界中自现堂皇庄严处　　持明空行十地菩萨众
受用圆满庄严难思现　　彼亦由界导师悲所调
胜解善根任运现于已

意思是说，以三门无垢清净的力量而现前三身坛城，如来于密严刹土中成就佛果，一切如来首次获得佛果之处是密严刹。此为一切法之上，此上无有他法，则为“密严”，此是不定于渴望之定向。

总之，界与智慧融为一体之地，称为密严。此处无存上、下、中、边等任何戏论。另外吾等导师释迦牟尼佛于普贤金刚持讲述了许多续论，于中之“密严”为一切处之顶峰，故称之为密严，此处有许多十地菩萨、空行、勇士等。

这两者密严有所不同的是，瑜伽士有所法的现相穷尽于法性本净界，而于法身唯一明点界中解脱。当童子宝瓶身现前时，犹如天空明月的笑容能够遍满地球上的每片湖水，以及十方不可思议之角落般。尤其是为符合六趣之各个显相和各自需要而现出种

种不同的方式无量无边，将一切有情众生引入大菩提之果位。化基导师之法身是于法界离戏本净唯一明点之状态中永恒不动摇而置的。

而自成觉性智慧远离偏私偏袒界，妙力游舞任运自显密严——具五决定之刹土，于此中幻化出报身五佛各自刹土，布局庄严，持明勇士众、母续空行、十地菩萨、大成就者等，幻化圆满受用之布局不可思议而显现；在此中幻化出三身幻化刹土、堪忍化身刹土等无量相之布局，各自于法界以导师大悲色身而显现；依着所度之坚信和净相等资粮、愿望、因缘之善业缘起，任运而显现于己之本体。

甲三、正式讲释真正果位，分四：

乙一、讲释法身及智慧。

法身本体自成本智也　　诸种游舞悲力智慧海

唯一明点置于原始界

“法身”的含义是究竟之义，所勤是空明本净之法，故法、身、智慧全部的显基之身或界，叫做“身”。如是之法身本体本来清净，具备二清净的自现之本智远离一切戏论之边，故此是身

与智慧无别，仅属于唯一如来之所有意，要定于本体唯一空之上辨别。《觉性自现续》中云：“不变不灭周遍三，则为法身之本体。”因法身本体远离一切戏论，故“无分别”。因妙力游舞遍满轮涅一切，为轮涅一切之“现基”，故法身于离戏唯一明点中永恒不变。

从功德的层面或依着某些逆向来分别的话，遍知智慧之功德大海相则是这样的：本体、自性、大悲中法身时，处、时、导师、法、眷属，即五种要理解为一个本体空之上。

法身之法身时，导师圆满——离一切戏论之大法身；处圆满——超越念思之法性；时圆满——不变于任何之法性；法圆满——不动摇之等持；眷属圆满——与法身本身无分别性。

法身之报身时，导师圆满——法身之报身空明无别；处圆满——远离过患之尘的无垢；时圆满——非为恒断之法性；法圆满——无所言之法性；眷属圆满——空之自相而行。

法身之化身时，导师圆满——法身之化身显基不灭；处圆满——不成立任何之现分住于现基；法圆满——等持不灭自明而住；眷属圆满——无分别之三身成就于觉性之状态；时圆满——实相原藏真如现前。

如同这样，从身、语、意、功德、事业的五个角度来分别，

也是空明越离性相戏论之法身[1]；远离声词言讨则为法身之语；远离念思动觉的不可言思之智慧则为法身之意；遍布界与智慧却无增益则为法身之功德；虽不因任何而生或现，但利益有情之义不勤作而自然起现则为不灭法身之事业，以上讲的是所依之法身。

那么能依之智慧是什么样的呢？于本净法性唯一界解脱时，基置之智慧本体、自性、大悲三者，变成了身与智慧外显的现基，以执因立的智慧清净众得以现前，所知智慧之不净众之所求如意，是智慧显现于外。至于法身智慧之分别，本体清净之智慧是离戏唯一明点，自性任运智慧之明分未成为功德之基，只能被大悲周遍之智慧显式不灭显现所开启[2]。如同这样，关于法身之功德相反的成分，即具有五圆满和身、语、意、功德、事业即五种智慧的次第，包括引证在内可在《自释宝藏》详询见妙。

这一切于原始界离一切戏论，是于法身唯一明点各自无别的本体中安置的，就是法身智慧。

乙二、讲释圆满受用身及智慧。

---

1. 这一切在唯一空分之上，安立五圆满即身、语、意、功德、事业之名，所以叫做圆满。

2. 关于法身的这些阐释，只仅仅说明内明之成分是以外明之显分而现的内明不灭，这一切都是属于内明，不能理解为外明。

报身本体自性任运也　　游舞之中五类五本智

现而遍满尽虚空之界

所谓圆满受用身的含义，是本体明、自性不掺、大悲遍布，称为“受”。五境之相无征候执而受用，称为“用”。于无念离戏之状态中，所现同等圆满，称为“圆”。无有任何而仍现一切之现分不灭的明之自性相各自因立，称为 “身”[3]。

觉性本体之空分为法身，觉性自性自明任运分为报身。本体法身与各自无分别是一个意思。所以觉性自性自明的报身本体是在自性自明的内明不灭任运俱有的层面而言的，虽然和本体法身是一个意思，但妙力游舞外显时，显现即是五方佛和五智慧之本体而显现的，这一切因遍布上下方隅等一切处，故称遍满尽虚空之界。

报身之法身时，导师——大遍照雪海佛，无内外、前后而观照十方，显现为大海坛城相之主相，彼之掌心层层显现了二十五个堪忍刹；处——清净密严布局；眷属——与己无别；法——自现智慧现于己；时——证悟现前之时。

报身之报身时，导师——虽在宣讲某续之时，但彼为各自之首尊；处——密严刹土；眷属——五方佛各自；法——五智慧；

3. 报身时所说的自相报身，是指无有他相，所以意要定于此。

时——显相内收而外射。

报身之化身时，导师——五方如来为主尊，彼之因立现而无自性，明而无妄念；眷属——天神与天女，十万不可思议受用于自相；处——任何未成之无为大乐杨柳宫，此杨柳宫是指五方佛的各自处，而并非指金刚手佛之处；眷属——自显如来与“堆”“堆”坛城；时——觉性自显之时。

报身分为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种。其显而无自性，明与能明全部被觉性遍满则为报身之身；以自显自相的方式而游舞则为报身之语；遍知妙力不间断而观照则为报身之意；现前相好之相的诸种缘起，明而了悟之妙力圆满，则为报身之功德；从自之舌尖以发射光芒的方式持明义表示于眷属，则为报身之事业。所依智慧之自性法性界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等，若想详尽了解，请见《自释》。总之如同报身具备五圆满般，身、语、意、功德、事业和五智慧之功德亦遍满了虚空大界。

乙三、讲释化身与智慧。

化身本体大悲之现基　　游舞随机调化显于彼

广大事业自由而成就

意思是说，其实法身本体之空分和报身本体之自明分，以及化身本体之不灭大悲诸种幻化是所显之基，此叫做化身本体。化身本体与彼之妙力游舞而现的幻化身，是为了随机调化净与不净之有情而以彼之所需不定的方式显于各自。

譬如六道导师、王族和军族，哪怕是鸟类、兽类、虫和蛇等畜生，直至轮回穷尽为止，对此等一切众生普利之不可思议大事业自由而行。《觉性自现续》中云："何需调服何导师，与他相同而显现，利他之益从不倦，永恒仍乃无所变。"

又云："金刚手，化身之了义乃为此类，应当认知，因按照人世间的一切有情相续所需而现之故，为幻化之身；因具实现其义，故为幻化之身；因能行一切之所行，故为幻化之身；因能度无量众生入解脱，故为幻化之身；因是一个刹土，时间短，故为幻化之身；因大悲无方贪而照射，故为幻化之身。"上述分别为三，即所行圆满之幻化身是未解脱的异熟蕴聚身；心成熟为法身之义的作为是异熟持明；所行能行之幻化身，于界中而显，远离生死衰老，与无量寿无别。

另外工巧化身、所生化身、殊胜化身，若以五圆满来分别的话，化身之法身时，导师——金刚持；处——三千不可思议刹土；眷属——以四生归纳之众；法——一切续之根本《应成续》；时——能住无量寿。

化身之报身时，导师——金刚萨埵；处——三千不可思议刹

土；眷属——三清净菩萨；法——究竟了义之乘；时——不定之时。

化身之化身时，导师——释迦牟尼佛；处——堪忍刹土千百万不可思议、灵鹫山、大山处、毗舍厘；眷属——天、人、仙等；法——因果之乘；时——断除大定苦疑虑之时。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种，也是身相好庄严，为随机现色幻化的化身之身；语六十支梵音转妙法轮，为化身之语；意一切所知法刹那间遍知，为化身之意。断得之功德不可思议之自由者，为化身之功德；内、外、密之事业无余圆满，为化身之事业。所依智慧分二，即如是遍知智慧是一切法之实相无谬无颠倒的遍知智；所得能见之遍知是因果显式不可思议的遍知智。

总之，化身也具备五种圆满，身、语、意、功德、事业以及包括二智慧在内的一切功德均已自由。

乙四、如是现前的身与智慧之果位如何产生的讲释。

此等不以因果勤成也　　本来任运直置态中现

胜密上者即生得现也　　此外他者中阴无欺故

金刚藏之顶峰乘门者　　较众因果乘门更殊胜

即是说，一切身与智慧之圆满果位，并非依靠世俗有戏之道，而行种种苦行，如集资净障般勤作因果而复新所成的。

那么如何而成的呢？其为原本任运无为法而置。《上师续》中云：“乃为无为任运成，并非依他缘而证，具有圆满悲智力，具备二利如来性。”《六界续》中云：“不念智慧而生体，不依寻之窍诀故，获得本有之如来。”当今瑜伽士于超越直置因果的状态中自地安置时，本地俱有的自住智慧便能现前。

深密大圆满之上等瑜伽士，即生有所法之显相穷尽于法性界，而现前法尽大本净之显相，即生获得佛果。中等根基者濒死时，现前法性光明大本净智慧而解脱。此外下等根基者，等到法性清净中阴身与刹土之显相显现时，了知是自相，而如母怀入子般不欺而解脱也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此深密金刚藏之甚深法——九乘顶峰之乘，其了义超越了下类因果之乘，故而如此殊胜。

法界宝藏论第十三品字释，即讲述无有勤护而复次成佛。

末善 整论圆满结尾，分七：

甲一、何处完成著作。

如是法性金刚藏之歌　　等空原始清净此自性

于之未变无基无根处　　自现无迁变之游舞现

如刚刚上述般，如是一切法之法性远离一切戏论的胜义不坏金刚究竟本质实相藏之了义，是毫无隐瞒与保留的展示之歌。此深密了义之含义，是轮涅一切法本空离戏等虚空之原本已成如来的法性本净之自性。

那么，此论典的“著作之处”，若按照世俗言词来说的话，则是许多成就者的加持之地，也是证悟与觉受等珠宝般的功德自然起生于自续的一个殊胜处，亦是自现莲花生大士所加持过的殊胜之顶，更为一个刹那显现百相之心性安息的诸峰之顶，实际上是正式论著此论典的殊胜处。也就是说，将本净不变越离根基的自现究竟智慧比喻为“殊胜处”之词素。此论典是于自现本智界中，无有现空之自色现己而已，实际上除在觉性无迁变之界之外，别无其他的妙力与游舞可现。

甲二、如何证悟论典所阐之内含。

本平诸遍大界广大义　　从未何去原始自性中

不动任运成之法性体　　无有偏堕且越离堕方

如偈所言，若能证悟现有情器之诸法本来平等性而一同周遍之广大界之了义的话，则所显为法性而现，诸相证悟为自现本智，无来去之法性现前，从未行过任何一方而一切勤作自地寂灭，原地就能证悟于原始自性法身透彻之状态中，永恒不动而任运所成的法性，是此处论典正题所阐释的含义。对入于此论典的具缘利根者相续，赐予了越离断边堕方的究竟本净了义智慧现前的缘起之加持。

甲三、因抵达任运广大界故论典之词意自由之自性的讲释。

诸义如是等空广大中　　于彼自现大界之王者

永恒未动诸种自地解　　曰此难表达于广大界

此处，如来之主——遍知无垢光尊者，将自性大圆满金刚之一切处，无有错谬与颠倒的一切含义如是证悟。其意续——恒持法性等空广大的如中央般的究竟智慧，自由了一切法之甚深实相，于任何含义之状态中其之自现觉性大界，永不动摇而恒持了究竟之王位。而且诸种显相均能自显自解脱，无有任何意识二取之诠

示，均已于法性本净透彻界之中央——即生抵达。之所以对本论的词义没有任何不知成分，是因为自由了究竟智慧，在此状态中撰著了本论典。故而意乐此胜乘的具根者，应如心脏与眼目般珍惜。

甲四、如何作论。

证悟当下等空瑜伽士　　与己等同符合诸论义

根本心界二十一部义　　符于三界窍诀四部著

本论的作者如来之主——无垢光尊者是大班智达布玛拉的无谬转世，在《应成续》中有预言：“每百年末，在藏地必定出现一位布玛拉的转世。于未来际转为精通韵律学者，名为华怎！”此正是隆钦巴尊者，彼尊向大恩根本上师——怙主格玛然扎的足尘行礼的当下，以上师加持的力量，令彼尊无颠倒无错谬而通达了一切光明大圆满的深密了义。并且由于此了义停留于相续，故平常凡夫难了悟的一切要义，迅速成熟于彼。犹如词界文海绽放的睿智莲花般，著论者撰论流淌出入自由，故变成了光明金刚藏之瑜伽士，而成就现前了自利法身果位，与此同时到达了行持利他事业的因缘妙机，因彼尊了悟证得了广大智慧，故变成了如虚空般之瑜伽士。

所以在此处，彼尊将一切自觉受与证悟之义归纳为一而撰著了本论。为了无比之第二普贤王如来——上师格玛然扎的殊胜教法再次得以弘扬，将上师所传授的一切含义，归集起来为了利益后学者而撰写于此。另外因续与窍诀的应寻处不可估量，所以彼尊将这一切归集为一，主要是为了不懂得总结这些的人，如同烹饪好的美餐般极易修持。但是本论并不存在任意自造的染垢，为了清除此事，故引许多经论为证。

主要是根本上的外心部、内界部、密窍诀部，完全符合于此三部而撰著的。其中心部有二十一种，《明布谷鸟声》《大力振动》《大鹏飞翔》《石金熔液》《不落的宝幢》，此五部是早期翻译的。此外还有《顶部任意》《天空王》《安乐装饰》《圆满总括》《菩提心明点》《无限安乐》《命轮》《六明点》《圆满总断》《如意摩尼宝》《明诸聚》《圣至尊》《修事成》十三部，这些后期翻译的组成了心部下续十八部，也叫作母子十八部，再加上《普作王》《殊异王》《十部经》也就是《大会集经》，这部经就在《甘珠尔》里面，共有二十一部。

法界部有白、黑、花三部。白法界有《天空法界》《海法界》《宝法界》三部；黑法界有《黑法界恩德部》《黑法界宏业部》《黑法界化身部》三部；花法界有：有说部的与心部相符的花法界、无说部的与自己关键部相符的花法界、与有无诀窍相符的花法界，合为九部法界。法界无限是所有的总纲，没有单独编列。

诀窍部有“外部”“内部”“密部”“殊胜无上密精明点”四部。其实续之要处虽然不可思议，但总集起来可以归纳为大密十七部续。这十七部是《应成续》所云：“自现以及自解脱，自显以及妙力圆，吉祥严及宝镶嵌，珠宝鬘以及无字，普贤镜及萨埵镜，日月吻合直指性，灵骨炽燃及宝聚，燃灯以及大六界。如是十六之次第，来源自于应成续，显于应度有情相。”即《觉性自现续》《觉性自解续》《觉性自显续》《狮子圆力续》《吉祥具饰大本续》《珠宝镶嵌续》《珠宝鬘续》《无字续》《普贤意镜续》《金刚萨埵心镜续》《日月吻合续》《直指本性续》《灵骨炽燃续》《宝聚续》《燃灯续》《六界续》，加上《声应成根本续》，称为宁提的十七续，再加上《一髻佛母忿怒续》，共十八部。

若将如是之心、界、窍诀部综合归纳的话，导师普贤金刚持将一切法分别归纳于密法生、圆两者，圆满次第也有大小两部。大圆满次第有六十四万颂、三万五千品、两万一千卷、一百八十钉、五百零二险关、三千总要，染垢于信障之束缚四十万、能立名之续二十千。一切毗支迦——藏之根本《大应成续》中云：“自性广大圆满中，显现词之诸分支，三部之中变九界，略词六十四万颂，以及五十千品类，亦有两万一千卷，所表等如虚空际，应度众生妄念断，这为能表作总结，又有一百八十钉，五百零二之险关，大要总摄三千类，财遮信障四十万，立名之续二十千，此言

次第著明了。” 以及依于此类而撰著的。

甲五、善根回向于菩提。

此善功德无余有情众　　无勤同时抵达原始地

普贤之地无有迁变故　　祈愿二利任运法王位

世间一切论典之精华——《法界宝藏论》，以无上精妙的方式撰著而产生的善根之力——累积大资粮之因，能令遍虚空的一切有情，不通过勤作等精进，而抵达无勤之上真实菩提原始之地，与法身普贤王如来无二，于注圆唯一明点永恒无迁变之状态中平等，愿能获得现前二利任运法身王如来之果位。

甲六、吉祥遍布一切处而起生福德之回向。

十方诸处遍满乐祥财　　犹如净土九欲皆自成

法鼓广传竖立解脱幢　　正法不灭教法愿胜旺

此论典的词意与如是圆满撰著的福德百光普照十方。赐予安乐、吉祥、财富之庄严，三界一切有情获得安乐及安乐因，远离痛苦及痛苦因，由于意乐解脱法之殊胜，而使相续日夜不停显现

吉祥，如同停留于极乐刹土、现喜刹土、莲花刹土等清净刹土般，九欲福德任运而圆满成就。于持、护、弘扬甚深此妙法及敲响妙法之鼓的一切处，将引导与之见、闻、念、触的一切众生入于解脱之道，现证遍知果位，无上藏之教法就如同天界的如意树摩尼宝幢竖立般长盛不衰。愿能弘扬广大甚深妙法不灭，令其遍满十方虚空界的每个角落。

甲七、圆满结尾阐释论名。

法界宝藏论，一切乘之殊胜瑜伽士隆钦绕绛——无垢光尊者于雪山白额之处如是著作圆满结束。

因心性自性远离一切戏论，故称为法界。因此法界无作自成任运而成，故以摩尼宝为喻。因是轮回与涅槃的一切法的起生之处，故以宝藏为喻，以此为论典之名。

论典之含义广泛讲述了自性光明大圆满基、道、果之安立，彼之概念的明确阐释于十三品之中，甚深与广大的词义法之差别产生于此，故称为界。因任运具缘词义，故与自性等同。

另外，因甚深广大法库之中，基、道、果之自性圆满布局如珍宝之妙库，故名为《法界宝藏论》。因所表之论典圆满、能表之义圆满，故此论典之自性圆满。

所谓一切乘之殊胜瑜伽士：其实果位金刚乘是一切乘之顶峰，果位金刚乘中，光明大圆满是藏或精华，在此中密窍诀部，强调了极密无上之妙力，是深之极深、藏之极藏，故称一切乘之殊胜。因彼尊是对此义无谬而真实证悟的瑜伽士，所以叫做一切乘之殊胜瑜伽士。隆钦绕绛是作者之名，此名真实表示了本论的整体含义。其证悟如虚空般广大的大界，觉性法性之轮越离了沉掉希忧，并在此状态中日夜不停而本然周遍，故称隆钦绕绛。

彼尊所撰著的论典，以名称不同，表示了含义的不同，以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等符合于所持三藏的不了义的论典常常会将彼尊的名称写成语自由慈诚罗珠。在撰著深密内之实相共同之论时，彼尊之名为金刚庄严。通过乘类来阐明甚深之处，以及阐释依于此之学处所布局的等持时，彼尊之名为无垢光。阐释不可思议之实相广界时，彼尊之名为隆钦绕绛。另外对乘门、宗派、如是性等作广大阐释时，彼尊之名为遍知语自由。本论圆满所造之处是殊胜之地——雪山白额处。

复言

极为难证究竟甚深法，如是享有睿智虽缺乏，
与我等同根基之某人，谨怀些许得益之心著。
心界窍诀甚深精髓藏，本论之义极为深广故，
未懂颠倒错谬尽所有，三传佛与勇士前祈恕。
因勤此善无边有情众，自住智慧自面得亲见，
不以勤作抵达原始界，愿能永持童子宝瓶位。
我亦从今乃至菩提果，依着上师以及殊胜法，
自续修持以及传他力，愿成无边有情之怙主。
此法弘于世界遍角落，犹如空日照遍十方隅，
量等有情无明尽遣除，愿能一切享有四身相。

以伏藏师秋尼郎巴和本寺院的堪布阿克华桑仁波切二位为主，在众多弟子供养缘起品而再次请求下，又因预言为嘎隆大伏藏师的语化身多杰活佛和我的外甥慈诚藏吾等有缘徒众的法缘，文智丹贝旺旭在十七胜生十月，于梵音为德达德，藏语为行持的鼠年吉祥之日，在大寺庙空性离戏院的闭关院——光明法性院闭关时，于白日中圆满撰著结束。善哉，萨瓦芒噶兰木！



三大护法



药叉紫玛护法



ཡི་གེ་ཉི་ཤུ་རྩ་བདུན་པ་འདི་དག་ཆའི་ནང་དུ་བཞག་ན་དག་ཅིང་འཕྲོ་
བསོད་ཀྱང་ཉེས་པ་མི་འབྱུང་བར་འཇམ་དཔལ་རྩ་རྒྱུད་ལས་གསུངས་སོ།།